列传第一百十一

盛应期 硃衡 翁大立 潘志伊 潘季驯 万恭 吴桂芳 傅希摯 王宗沐 子士崧 士琦 士昌 从子士性 刘东星 胡瓒 徐贞明 伍袁萃

盛应期，字思徵，吴江人。弘治六年进士。授都水主事，出辖济宁诸闸。太监李广家人市私盐至济，畏应期，投水中去。会南京进贡内官诬应期阻荐新船，广从中构逮应期及主事范璋下诏狱。璋筦卫河，亦忤中贵者也。狱具，谪云南驿丞。稍迁禄丰知县。正德初，历云南佥事。武定知府凤应死，其妻摄府事，子朝鸣为寇。应期单车入其境，母子惶怖，归所侵。策凤氏终乱，奏降其秩，设官制之。寝不行，后卒叛。与御史张璞、副使晁必登抑镇守太监梁裕。裕劾三人，俱逮下诏狱，璞竟拷死。

会乾清宫灾，应期得复职，四迁至陕西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讨平天全六番招讨使高文林。会泉江僰蛮普法恶作乱，富顺奸民谢文礼、文义附之。法恶死，指挥何卿等先后讨诛文礼、文义。应期赉银币，以忧归。嘉靖二年，起故官，巡抚江西。宸濠乱后，疮痍未复，奏免杂调缗钱数十万，请留转输南京米四十七万，银二十万，以食饥民。又令诸府积谷备荒至百余万。寻进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将行，籍上积谷数。帝以陈洪谟代，而奖赉应期。后洪谟积益多，亦被赉。应期至广，偕抚宁侯硃麒督参将李璋等，讨平思恩土目刘

召，复赉银币。朝议大征岑猛。应期条上方略七事，言广兵疲弱不可用。麒等恚。会御史许中劾应期暴虐，麒等因相与为流言。御史郑洛书复劾应期贿结权贵。应期已迁工部侍郎，引疾归。

六年，黄河水溢入漕渠，沛北庙道口淤数十里，粮艘为阻，侍郎章拯不能治。尚书胡世宁、詹事霍韬、佥事江良材请于昭阳湖东别开漕渠，为经久计。议未定，以御史吴仲言召拯还，即家拜应期右都御史以往。应期乃议于昭阳湖东，北进江家口，南出留城口，开浚百四十余里，较疏旧河力省而利永。夫六万五千，银二十万两，克期六月。工未成，会旱灾修省，言者多谓开河非计，帝遽令罢役。应期请展一月竟其功，不听。初，应期请令郎中柯维熊分浚支河，维熊力赞新河之议，至是亦言不便。应期上章自理，帝怒，诏与维熊俱夺职。世宁言：“新河之议倡自臣。应期克期六月，今四月，功已八九。缘程工促急，怨讟烦兴。维熊反覆变诈，倾大臣，误国事。自古国家偾大事，必责首议，臣请与同罢。”帝不许。后更赦，复官致仕，卒。应期罢后三十年，硃衡循新河遗迹成之，运道蒙利焉。

硃衡，字士南，万安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历知尤溪、婺源，有治声。迁刑部主事，历郎中。出为福建提学副使，累官山东布政使。三十九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奏言：“比辽左告饥，暂弛登、莱商禁，转粟济之。猾商遂窃载他货，往来贩易，并开青州以西路。海岛亡命，阴相构结，禁之便。”从之。召为工部右侍郎。

四十四年，进南京刑部尚书。其秋，河决沛县飞云桥，东注昭阳湖，运道淤塞百余里。改衡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河漕。衡驰至决口，旧渠已成陆。而故都御史盛应期所开新河，自南阳以南东至夏村，又东南至留城，故址尚在。其地高，

河决至昭阳湖止，不能复东，可以通运，乃定议开新河，筑堤吕孟湖以防溃决。河道都御史潘季驯以为浚旧渠便，议与衡不合。衡持益坚，引鲇鱼、薛沙诸水入新渠，筑马家桥堤以遏飞云桥决口，身自督工。劾罢曹濮副使柴涞，重绳吏卒不用命者，浮议遂起。明年，给事中郑钦劾衡虐民幸功，诏遣给事中何起鸣往勘，工垂竣矣。及秋，河决马家桥，议者纷然谓功不可成。起鸣初主衡议，亦变其说，与给事中王元春、御史黄襄交章请罢衡。会新河已成，乃止。河长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阳。未几，季驯以忧去，诏衡兼理其事。

隆庆元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骤溢，决新河，坏漕艘数百。给事中吴时来言：“新河受东、兖以南费、峄、邹、滕之水。以一堤捍群流，岂能不溃？宜分之以杀其势。”衡乃开支河四，泄其水入赤山湖。明年秋，召还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礼浚治旧渠，测量水平，计济宁平地与徐州境山巅相准，北高南下，悬流三十丈。故鲁桥闸以南稍启立涸，舟行半月始达。东、兖之民增闸挑浅，苦力役者百六十年。属者改凿新渠，远避黄流，舍卑就高，地形平衍，诸闸不烦起闭，舟行日可百余里，夫役漫无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请裁革，宜可听。”于是汰闸官五，夫役六千余，以其僦直为修渠费。四年秋，河决睢宁，起季驯总理。明年冬，阅视河道给事中雒遵劾罢季驯，言廷臣可使，无出衡右者。六年正月，诏兼左副都御史，经理河道。

穆宗崩，大学士高拱以山陵工请召衡。会邳州工亦竣，衡遂还朝。衡先后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费，所节省甚众。穆宗时，内府监局加征工料，滥用不訾，衡随时执奏。未几，诏南京织造太监李佑趋办袍缎千八百余匹，衡因言官孙枝、姚继可、严用和、骆问礼先后谏，再疏请，从之。帝切责太监崔敏，

传令南京加造缎十余万匹。衡议停新造，但责岁额，得减新造三之二。命造鳌山灯，计费三万余两，又命建光泰殿、瑞祥阁于长信门，衡皆奏止之。及神宗即位，首命停织造，而内臣不即奉诏，且请增织染所颜料。衡奏争，皆得请。皇太后传谕发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庙。衡复争，报闻。

衡性强直，遇事不挠，不为张居正所喜。万历二年，给事中林景旸劾衡刚忄复。衡再疏乞休。诏加太子太保，驰驿归。其年夏，大雨坏昭陵迍恩殿，追论督工罪，夺宫保。卒年七十三。子维京，自有传。

翁大立，余姚人。嘉靖十七年进士。累官山东左布政使。三十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苏州诸府。苏州以倭警募壮士，后兵罢无所归，群聚剽夺。大立得其主名，捕甚急。恶少惧，夜劫县卫狱，纵囚自随，攻都御史行署，大立率妻子遁。知府王道行督兵力拒之，乃斩葑门，奔入太湖为盗。命大立戴罪捕贼，寻被劾罢。久之，起故官，巡抚山东。遭丧不赴。

隆庆二年，命督河道。硃衡既开新河，漕渠便利。大立因颂新河之利有五，而请浚回回墓以达鸿沟，引昭阳之水沿鸿沟出留城，以溉湖下腴田千顷。未几，又请凿邵家岭，令水由地浜沟出境山，入漕河。帝皆从之。三年七月，河大决沛县，漕艘阻不进。帝从大立请，大行振贷。大立又请漕艘后至者贮粟徐州仓，平价出粜。诏许以三万石赉民。大立以下民昏垫、闾阎愁困状帝莫能周知，乃绘图十二以献。且言：“时事可忧，更不止此。东南财赋区，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京储可虑一也。边关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倾颓，何恃以守？可虑二也。畿辅、山东、河南，霪雨既久，城郭不完，寇盗无备，可虑三也。江海间飓风鼓浪，舟舰战卒，悉入波流，海防可虑四也。淮、浙盐场咸泥尽没，灶户流移，商贾至，国课可虑五也。望

陛下以五患十二图付公卿博议，速求拯济之策 。”帝留图备览，下其奏于所司。

当是时，黄河既决，淮水复涨。自清河县至通济闸抵淮安城西淤三十余里，决方、信二坝出海，平地水深丈余，宝应湖堤往往崩坏。山东沂、莒、郯城水溢，从沂河、直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奔走经营，至四年六月，鸿沟、境山诸工，及淮流疏浚，次第告成。帝喜，锡赉有差。时大立已升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为左。会代者陈大宾未至，而山东沙、薛、汶、泗诸水骤涨，决仲家浅诸处，黄河又暴至，茶城复淤。已而淮自泰山庙至七里沟亦淤十余里。其明年，遂为给事中宋良佐劾罢。万历二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就改吏部。明年入为刑部右侍郎，再迁南京兵部尚书。六年，致仕归。

先是，隆庆末，有锦衣指挥周世臣者，外戚庆云侯裔也。家贫无妻，独与婢荷花儿居。盗入其室，杀世臣去。把总张国维入捕盗，惟荷花儿及仆王奎在，遂谓二人奸弑其主。狱成，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久不决。及大立以侍郎署部事，愤荷花儿弑主，趣志伊速决。志伊终疑之，乃委郎中王三锡、徐一忠同谳。竟无所平反，置极刑。逾数年，获真盗。都人竞称荷花儿冤，流闻禁中。帝大怒，欲重谴大立等。会给事中周良寅、萧彦复劾之，乃追夺大立职，调一忠、三锡于外。志伊时已知九江府，亦谪知陈州。

志伊，吴江人。进士，终广西右参政。历官有声。

潘季驯，字时良，乌程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授九江推官。擢御史，巡抚广东。行均平里甲法，广人大便。临代去，疏请饬后至者守其法，帝从之。进大理丞。四十四年，由左少卿进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与硃衡共开新河，加右副都御史。隆庆四年，河决邳州、睢宁。起故官，再理河道，塞决口。明

年，工竣，坐驱运船入新溜漂没多，为勘河给事中雒遵劾罢。

万历四年夏，再起官，巡抚江西。明年冬，召为刑部右侍郎。是时，河决崔镇，黄水北流，清河口淤淀，全淮南徙，高堰湖堤大坏，淮、扬、高邮、宝应间皆为巨浸。大学士张居正深以为忧。河漕尚书吴桂芳议复老黄河故道，而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欲塞决口，束水归漕，两人议不合。会桂芳卒，六年夏，命季驯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之。季驯以故道久湮，虽浚复，其深广必不能如今河，议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又："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即桂芳所开草湾，亦可不复修治。"遂条上六事，诏如议。

明年冬，两河工成。又明年春，加太子太保，进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季驯初至河上，历虞城、夏邑、商丘，相度地势。旧黄河上流，自新集经赵家圈、萧县，出徐州小浮桥，极深广。自嘉靖中北徙，河身既浅，迁徙不常，曹、单、丰、沛常苦昏垫。上疏请复故河。给事中王道成以方筑崔镇高堰，役难并举。河南抚按亦陈三难，乃止。迁南京兵部尚书。十一年正月，召改刑部。

季驯之再起也，以张居正援。居正殁，家属尽幽系，子敬修自缢死。季驯言："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释。"又以治居正狱太急，宣言居正家属毙狱者已数十人。先是，御史李植、江东之辈与大臣申时行、杨巍相讦。季驯力右时行、巍，痛诋言者，言者交怒。植遂劾季驯党庇居正，落职为民。十三年，御史李栋上疏讼曰："隆庆间，河决崔镇，为运道梗。数年以来，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书功也。'昔先臣宋礼治会通河，至于今是赖，陛下允督臣万

恭之请，予之谥廕。今季驯功不在礼下，乃当身存之日，使与编户齿，宁不隳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报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季驯罪轻责重。诏俱夺其俸。其后论荐者不已。

十六年，给事中梅国楼复荐，遂起季驯右都御史，总督河道。自吴桂芳后，河漕皆总理，至是复设专官。明年，黄水暴涨，冲入夏镇，坏田庐，居民多溺死。季驯复筑塞之。十九年冬，加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季驯凡四奉治河命，前后二十七年，习知地形险易。增筑设防，置官建闸，下及木石桩埽，综理纤悉，积劳成病。三疏乞休，不允。二十年，泗州大水，城中水三尺，患及祖陵。议者或欲开傅宁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浚周家桥入高、宝诸湖，或欲开寿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张福堤以泄淮口。季驯谓祖陵王气不宜轻泄，而巡抚周寀、陈于陛、巡按高举谓周家桥在祖陵后百里，可疏浚，议不合。都给事中杨其休请允季驯去。归三年卒，年七十五。

万恭，字肃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南京文选主事，历考功郎中。寿王丧过南京，中贵欲令朝王妃，恭厉声曰：“礼不朝后，况妃乎！”遂止。就迁光禄少卿，入改大理。

四十二年，寇逼通州，帝方急兵事。以兵部右侍郎蔡汝楠、协理戎政侍郎喻时不胜任，调之南京，欲代以郑晓、杨顺、葛缙，手诏问徐阶。阶以晓文士，顺、缙匪人，请命吏部推择。帝乃谕尚书严讷越格求之，遂以湖广参政李燧代时，而命恭代汝楠。恭列上选兵、议将、练兵车、火器诸事，皆报可。明年，燧罢，众将推恭，恭引疾。及用赵炳然，恭起视事。于是给事中胡应嘉劾恭奸欺。恭奏辩，部议调恭。诏勿问。恭不自安，力请剧边自效。乃命兼佥都御史，巡抚山西。甫至，寇犯龙须墩，恭伏兵击却之。未几，寇五万骑至朔州川，恭与战老高墓。

列车为阵，发火器，寇少却。忽风起，火反焚车，寇复大至。诸将殊死战，寇乃去。事闻，赉银币。巡抚故无旗牌，恭请得之。滨河州县患套寇东掠，岁凿冰以防，恭为筑墙四十里。教人以耕及用水车法，民大利之。浃岁，以内艰归。

隆庆初，给事中岑用宾等拾遗及恭。吏部尚书杨博议，仍用之边方。暨服阕，恭遂不出。六年春，给事中刘伯燮荐恭异才。会河决邳州，运道大阻，已遣尚书硃衡经理，复命恭以故官总理河道。恭与衡筑长堤，北自磨脐沟迄邳州直河，南自离林迄宿迁小河口，各延三百七十里。费帑金三万，六十日而成。高、宝诸河，夏秋泛滥，岁议增堤，而水益涨。恭缘堤建平水闸二十余，以时泄蓄，专令浚湖，不复增堤，河遂无患。

恭强毅敏达，一时称才臣。治水三年，言者劾其不职，竟罢归。家居垂二十年卒。孙燝，自有传。

吴桂芳，字子实，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有崔鉴者，年十三，忿父妾凌母，手刃之。桂芳为著论拟赦。尚书闻渊曰：“此董仲舒《春秋》断狱，柳子厚《复雠议》也。鉴遂得宥。及渊入吏部，欲任以言职。会闻继母病，遽请归，留之不可。起补礼部，历迁扬州知府。御倭有功，迁俸一级。又建议增筑外城。扬有二城，自桂芳始。历浙江左布政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父丧归。起故官，抚治郧阳。寻进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未任。两广总督张臬以非军旅才被劾罢，部议罢总督，改桂芳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

两广群盗河源李亚元、程乡叶丹楼连岁为患，潮州旧倭屯据邹塘。桂芳先讨倭。以降贼伍端为前驱，官军继进，一日夜克三巢，焚斩四百余人。帝深嘉之，令与南赣提督吴百朋乘胜灭贼。而新倭寇福建省为戚继光所败，流入境。桂芳、百朋会

调土、汉兵，乘其初至，急击之。倭惧，悉奔甲子崎沙，夺渔舟入海。暴风起，皆覆溺死。脱者还海丰，副总兵汤克宽擒斩殆尽。因建议海道副使辖东莞以西至琼州，领番夷市舶，更设海防佥事，巡东莞以东至惠潮，专御倭寇。又进讨亚元、丹楼，平之。

降贼王西桥、吴平已抚复叛。西桥掠东莞，败都指挥刘世恩兵，执肇庆同知郭文通以求抚。桂芳擒斩之，进讨平。平初据南澳，为戚继光、俞大猷所败，奔饶平凤凰山，掠民舟出海，自阳江奔安南。桂芳檄安南万宁宣抚司进剿，遣克宽以舟师会之，夹击平万桥山下。乘风纵火，平军死无算，擒斩三百九十余人。参将傅应嘉言平已擒，后复云溺死。福建巡抚汪道昆奏闻，桂芳不肯，曰：“风火交炽时，何以知其必死也？”平党林道乾复窥南澳，时议设参将戍守。桂芳言：“澳中地险而腴。元时曾设兵戍守，戍兵即据以叛，此御盗生盗也，不如戍柘林便。”从之。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寻改北部。隆庆初，转左，以疾乞归。言官数论荐。

万历三年冬，即家起故官，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明年春，桂芳以淮、扬洪潦奔流，惟云梯关一径入海，致海涌横沙，河流泛溢，而兴、盐、高、宝诸州县所在受灾，请益开草湾及老黄河故道以广入海之路，修筑高邮东西二堤以蓄湖水。皆下所司议行。未几，草湾河工告成。是年秋，河决曹县、徐州、桃源，给事中刘铉疏议漕河，语侵桂芳。桂芳疏辩曰：“草湾之开，以高、宝水患冲啮，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复涨也。今山阳以南诸州县，水落布种，斗米四分，则臣斯举亦既得策矣。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属，臣何与焉。”因请罢。御史邵陛言：“诸臣以河涨归咎草湾，阻任事气，乞策励桂芳，益底厥绩，而诘责河臣傅希摯旷职。”从之。

其明年，希挚议塞崔镇决口，束水归漕，而桂芳欲冲刷成河以为老黄河入海之道。廷议以二人意见不合，改希挚抚陕西，以李世达代。未几，又改世达他任，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诏进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居职如故。未逾月，卒。寻以高邮湖堤成，赠太子少保。

傅希挚，衡水人。累官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隆庆末，户部以饷乏议裁山东、河南民兵，希挚争之而止。改总理河道。以茶城淤塞，开梁山以下宁洋山，出右洪口。万历五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已迁户部右侍郎，坐陇右矿贼未靖，论罢。起总督漕运，历南京户、兵二部尚书。召理戎政，以老被劾。加太子少保致仕。

王宗沐，字新甫，临海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与同官李攀龙、王世贞辈，以诗文相友善。宗沐尤习吏治。历江西提学副使。修白鹿洞书院，引诸生讲习其中。

三迁山西右布政使。所部岁祲，宗沐因入觐上疏曰：“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于兹，百余里不闻鸡声。父子夫妇互易一饱，命曰‘人市’。宗禄八十五万，累岁缺支，饥疫死者几二百人。夫山西京师右掖，自故关出真定，自忻、代出紫荆，皆不过三日。宣、大之粮虽派各郡，而运本色者皆在太原。饥民一聚，蹂践劫夺，岁供宣、大两镇六十七万饷，谁为之办？此可深念者一也。四方奏水旱者以十分上，部议常裁而为三，所免不过存留者而已。今山西所谓存留者，二镇三关之输也。存留乃反急于起运，是山西终不蒙分毫之宽。此可深念者二也。开疆万山之中，岩阻巉绝，太原民不得至泽、潞，安望就食他所？独真定米稍可通。然背负车运，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至寿阳，则价已三倍矣。是可深念者三也。饥民相聚为盗，招之不可，势必扑杀。小则支库金，大则请内帑。与其发帑以

赏杀盗之人，孰若发帑使不为盗？此可深念者四也。近丘富往来诱惑，边民妄传募人耕田不取租税。愚民何知，急不暇择，长边八百余里，谁要之者？彼诱而众，我逃而虚。此可深念者五也。”因请缓征逋赋，留河东新增盐课以给宗禄。寻改广西左布政使，再补山东。

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请开胶莱河。宗沐以其功难成，不足济运，遗书中朝止之。拜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极陈运军之苦，请亟优恤。又以河决无常，运者终梗，欲复海运，上疏曰：“自会通河开浚以来，海运不讲已久。臣近官山东，尝条斯议。巡抚都御史梁梦龙毅然试之，底绩无壅，而虑者辄苦风波。夫东南之海，天下众水之委也，茫渺无山，趋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龙窟宅。故元人海运多惊，以其起自太仓、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东，引登、莱以泊天津，是谓北海，中多岛屿，可以避风。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龙有往来而无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气与水气相搏，映石而成，石气能达于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浅，是其明验。可以佐运河之穷，计无便于此者。”因条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运米十二万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叙功，与梦龙俱进秩，赐金币。而南京给事中张焕言：“比闻八舟漂没，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预计有此，私令人籴补。夫米可补，人命可补乎？宗沐掩饰视听，非大臣谊。”宗沐疏辩求勘。诏行前议，习海道以备缓急。未几，海运至即墨，扬飓风大作，覆七舟，都给事中贾三近、御史鲍希颜及山东巡抚傅希挚俱言不便，遂寝。时万历元年也。

宗沐以徐、邳俗犷悍，多奸猾，滨海盐徒出没，六安、霍山矿贼窃发，奏设守将。又召豪侠巨室三百余人充义勇，责令捕盗，后多以功给冠带。迁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寻进

刑部左侍郎，奉敕阅视宣、大、山西诸镇边务。母丧归。九年，以京察拾遗罢，不叙。居家十余年卒。赠刑部尚书。天启初，追谥襄裕。

子士崧、士琦、士昌，从子士性，皆进士。士崧官刑部主事。士琦历重庆知府。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承总督邢玠檄至松坎抚定之。遂进兵备副使，治其地。寻以山东参政监军朝鲜有功，超擢河南右布政使。坐应龙复叛，降湖广右参政。历山东右布政使，佐余宗浚封顺义王，进秩赐金。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被劾拟调。未几卒。

士昌由龙谿知县擢兵科给事中。寇犯固原、甘肃，方议诸将罪，而延绥两以捷闻。兵部请告庙宣捷，士昌奏止之。改礼科。矿税兴，疏言：“近日御题黄纛，遍布关津；圣旨硃牌，委亵蔀屋。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且税以店名，无异北齐之市肆；官从内遣，何啻西苑之斜封！”不报。二十九年，帝将册立东宫，而故缓其期。士昌偕同官杨天民极谏，谪贵州镇远典史。屡迁大理右丞署事，与张问达共定张差狱。旋进右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归卒。

士性，字恒叔，由确山知县征授礼科给事中。首陈天下大计，言朝廷要务二，曰亲章奏，节财用；官司要务三，曰有司文网，督学科条，王官考核；兵戎要务四，曰中州武备，晋地要害，北寇机宜，辽左战功。疏凡数千言，深切时弊，多议行。诏制鰲山灯，未几，慈宁宫火，士性请停前诏，帝纳之。杨巍议黜丁此吕，士性劾巍阿辅臣申时行，时行纳巍邪媚，皆失大臣谊。寝不行。时行，士性座主也。久之，疏言：“朝廷用人，不宜专取容身缄默，缓急不足恃者。请召还沈思孝、吴中行、艾穆、邹元标、黄道瞻、蔡时鼎、闻道立、顾宪成、孙如法、姜应麟、马应图、王德新、卢洪春、彭遵古、诸寿贤、顾允成

等。忤旨，不报。迁吏科给事中，出为四川参议，历太仆少卿。河南缺巡抚，廷推首王国，士性次之。帝特用士性。士性疏辞，言资望不及国。帝疑其矫，且谓国实使之，遂出国于外，调士性南京。久之，就迁鸿胪卿，卒。

刘东星，字子明，沁水人。隆庆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大学士高拱摄吏部，以非时考察，谪蒲城县丞。徙卢氏知县，累迁湖广左布政使。万历二十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时朝鲜以倭难告。王师调集，悉会天津，而天津、静海、沧州、河间皆被灾。东星请漕米十万石平粜，民乃济。召为左副都御史。进吏部右侍郎，以父老请侍养归，濒行而父卒。

二十六年，河决单之黄堌，运道堙阻，起工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漕。初，尚书潘季驯议开黄河上流，循商、虞而下，历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桥，即元贾鲁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费巨未果。东星即其地开浚。起曲里铺至三仙台，抵小浮桥。又浚漕渠自徐、邳至宿。计五阅月工竣，费仅十万。诏嘉其绩，进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明年，渠邵伯、界首二湖。又明年，奉开泇河。泇界滕、峄间，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总督翁大立首议开浚，后尚书硃衡、都御史傅希挚复言之。朝廷数遣官行视，乞无成画。河臣舒应龙尝凿韩庄，工亦中辍。东星力任其役。初议费百二十万，及工起，费止七万，而渠已成十之三。会有疾，求去。屡旨慰留。卒官。后李化龙循其遗迹，与李三才共成之，漕永便焉。

东星性俭约。历官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天启初，谥庄靖。

胡瓒，字伯玉，桐城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都水主事。分司南旺司兼督泉闸，驻济宁。泗水所注，瓒修金口坝遏之。

造舟汶上，为桥于宁阳，民不病涉。河决黄堌，瓒忧之。会刘东星来总河漕，瓒与往复论难。谓黄堌不杜，势且易黄而漕；漕南北七百里，以涓涓之泉，安能运万千有奇之艘，使及期飞渡？赞东星浚贾鲁河故道，益治汶、泗间泉数百。寻源竟委，著《泉河史》上之。瓒治泉，一夫浚一泉，各有分地，省其勤惰而赏罚之。冬则养其余力，不征于官。以疏浚运道有功，增秩一等。二十七年督修琉璃河桥。三年桥成，省费七万有奇。累官江西左参政。予告归，久之卒。

徐贞明，字孺东，贵溪人。父九思，见《循吏传 》。贞明举隆庆五年进士。知浙江山阴县，敏而有惠。万历三年，征为工科给事中。会御史傅应祯获罪，贞明入狱调护，坐贬太平府知事。十三年，累迁尚宝司丞。初，贞明为给事中，上水利、军班二议，谓：

神京雄据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古称富强地，不足以实廪而练卒乎？夫赋税所出，括民脂膏，而军船夫役之费，常以数石致一石，东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变，运道多梗，窃有隐忧。闻陕西、河南故渠废堰，在在有之；山东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辅诸郡，或支河所经，或涧泉自出，皆足以资灌溉。北人未习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也。盖水聚之则为害，散之则为利。今顺天、真定、河间诸郡，桑麻之区，半为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泄于猫儿一湾，欲其不泛滥而壅塞，势不能也。今诚于上流疏渠浚沟，引之灌田，以杀水势，下流多开支河，以泄横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潴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筑圩之制，则水利兴，水患亦除矣。至于永平、滦州抵沧州、庆云，地皆萑苇，土实膏腴。元虞集欲于京东滨海地筑塘捍水以成稻田。若仿集意，招徕南人，俾之耕艺，北起辽海，南滨青齐，皆良田也。

宜特简宪臣，假以事权，毋阻浮议，需以岁月，不取近功。或抚穷民而给其牛种，或任富室而缓其征科，或选择健卒分建屯营，或招徕南人许其占籍。俟有成绩，次及河南、山东、陕西。庶东南转漕可减，西北储蓄常充，国计永无绌矣。

其议军班则言：

东南民素柔脆，莫任远戍。今数千里勾军，离其骨肉。而军壮出于户丁，帮解出于里甲，每军不下百金。而军非土著，志不久安，辄赂卫官求归。卫官利其赂，且可以冒饷也，因而纵之。是困东南之民，而实无补于军政也。宜仿匠班例，军户应出军者，岁征其钱，而召募土著以足之便。

事皆下所司。兵部尚书谭纶言勾军之制不可废。工部尚书郭朝宾则以水田劳民，请俟异日。事遂寝。及贞明被谪，至潞河，终以前议可行，乃著《潞水客谈》以毕其说。其略曰：

西北之地，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惟雨旸时若，庶乐岁无饥，此可常恃哉？惟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国家之全盛，独待哺于东南，岂计之得哉？水利兴则余粮栖亩皆仓庾之积，利二。东南转输，其费数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久则蠲租之诏可下，东南民力庶几稍苏，利三。西北无沟洫，故河水横流，而民居多没。修复水田，则可分河流，杀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旷，寇骑得以长驱。若沟洫尽举，则田野皆金汤，利五。游民轻去乡土，易于为乱。水利兴则业农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归，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则民均而田亦均，利七。东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赋繁而役减，北赋省而徭重也。使田垦而民聚，则赋增而北徭可减，利八。沿边诸镇有积贮，转输不烦，利九。天下浮户依富家为佃客者何限，募之为农而简之为兵，屯政无不举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

少。屯政举则兵自足，可以省远募之费，苏班戍之劳，停摄勾之苦，利十一。宗禄浩繁，势将难继。今自中尉以下，量禄之田，使自食其土，为长子孙计，则宗禄可减，利十二。修复水利，则仿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养民之政渐可举行，利十三。民与地均，可仿古比闾族党之制，而教化渐兴，风俗自美，利十四也。

谭纶见而美之曰：“我历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已而顺天巡抚张国彦、副使顾养谦行之蓟州、永平、丰润、玉田，皆有效。及是贞明还朝，御史苏瓒、徐待力言其说可行，而给事中王敬民又特疏论荐，帝乃进贞明少卿，赐之敕，令往会抚按诸臣勘议。

时瓒方奉命巡关，复献议曰：“治水与垦田相济，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垦者。畿辅为患之水莫如卢沟、滹沱二河。卢沟发源于桑乾，滹沱发源于泰戏，源远流长。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桥、白洋诸淀，大者广围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当夏秋淫潦，膏腴变为泻卤，菽麦化为萑苇，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浚河以决水之壅，疏渠以杀淀之势，撤曲防以均民之利而已。”帝并下贞明。

贞明乃躬历京东州县，相原隰，度土宜，周览水泉分合，条列事宜以上。户部尚书毕锵等力赞之，因采贞明疏，议为六事：请郡县有司以垦田勤惰为殿最，听贞明举劾；地宜稻者以渐劝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责其成；召募南人，给衣食农具，俾以一教十；能垦田百亩以上，即为世业，子弟得寄籍入学，其卓有明效者，仿古孝弟力田科，量授乡遂都鄙之长；垦荒无力者，贷以谷，秋成还官，旱潦则免；郡县民壮，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垦田则募专工。帝悉从之。其年九月，遂

命贞明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有司挠者劾治。

贞明先诣永平，募南人为倡。至明年二月，已垦至三万九千余亩。又遍历诸河，穷源竟委，将大行疏浚。而奄人、勋戚之占闲田为业者，恐水田兴而己失其利也，争言不便，为蜚语闻于帝。帝惑之。三月，阁臣申时行等以风霾陈时政，力言其利。帝意终不释。御史王之栋，畿辅人也，遂言水田必不可行，且陈开滹沱不便者十二。帝乃召见时行等，谕令停役。时行等请罢开河，专事垦田。已，工部议之栋疏，亦如阁臣言。帝卒罢之，而欲追罪建议者，用阁臣言而止。贞明乃还故官。寻乞假归。十八年卒。

贞明识敏才练，慨然有经世志。京东水田实百世利，事初兴而即为浮议所挠，论者惜之。初议时，吴人伍袁萃谓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无太尽耶？"贞明问故。袁萃曰："北人惧东南漕储派于西北，烦言必起矣。"贞明默然。已而之栋竟劾奏如袁萃言。

袁萃，字圣起，吴县人。举万历五年会试。又三年释褐，授贵溪知县。擢兵部主事，进员外郎，署职方事。李成梁子如桢求为锦衣大帅，袁萃力争，寝之。出为浙江提学佥事。巡抚牒数十人寄学，立却还之。历广东海北道副使。中官李敬辖珠池，其参随擅杀人，袁萃捕论如法。请告归。所撰《林居漫录》、《弹园杂志》多贬斥当世公卿大夫，而于李三才、于玉立尤甚云。

赞曰：事功之难立也，始则群疑朋兴，继而忌口交铄，此劳臣任事者所为腐心也。盛应期诸人治漕营田，所规画为军国久远大计，其奏效或在数十年后。而当其时浮议滋起，或以辍役，或以罢官，久之乃食其利而思其功。故曰："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信夫！

列传第一百十二

严清 宋纁 陆光祖 孙鑨 子如法 陈有年 孙丕扬 蔡国珍 杨时乔

严清，字公直，云南后卫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除富顺知县。公廉恤民，治声大起。忧归，补邯郸。入为工部主事，历郎中。董作京师外城，修九陵，吏无所侵牟，工成加俸。连丁内外艰。服除，补兵部，擢保定知府。故事，岁籍民充京师库役，清罢之。振荒弭盗，人以比前守吴岳。历迁易州副使，陕西参政，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并以清望，荐章十余上。隆庆二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未上，改四川。清久宦川中，僚吏惮其风采，相率厉名行，少墨败者。郡县卒岁团操成都，清罢之。番人入贡，裁为定额。痛绝强宗悍吏，毁者亦众。陕西贼流入境，巡按御史王廷瞻劾清纵寇。大学士赵贞吉言："贼起郧、陕，贻害川徼，即有罪，当罪守土臣，不宜专责巡抚。臣蜀人，深知清约己爱人，省事任怨。今蜀地岁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弃之！任事臣欲为国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论者不察，动以深文求之。顷海瑞既去，若清复罢，是任事之臣皆不免弹击，惟全躯保位为得计矣 。"疏奏，不允，命解官听调。清遂不出。

万历二年，起抚山西。未赴，改贵州。历两京大理卿，三迁刑部尚书。张居正当国，尚书不附丽者独清。居正既卒，籍冯保家，得廷臣馈遗籍，独无清名，神宗深重焉。会吏部尚书

梁梦龙罢，即以清代。日讨故实，辨官材，自丞佐下皆亲署，无一幸进者。中外师其廉俭，书问几绝。甫半岁，得疾归。帝数问阁臣：“严尚书病愈否？”十五年，兵部缺尚书，用杨博故事，特诏起补。遣使趣行，而清疾益甚，不能赴。又三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恭肃。

清初拜尚书,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带以朝。或嘲之曰：“公释褐时，七品玳瑁带犹在耶？”清笑而已。

宋纁，字伯敬，商丘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永平推官。擢御史，出视西关，按应天诸府。隆庆改元，再按山西。俺答陷石州，将士捕七十七人，当斩。纁讯得其诬，释者殆半。静乐民李良雨化为女，纁言此阳衰阴盛之象，宜进君子退小人，以挽气运。帝嘉纳之。擢顺天府丞，寻以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核缺伍，汰冗兵，罢诸道援兵防御，省饷无算。

万历初，与张居正不合，引疾归。居正卒，廷臣交荐，以故官抚保定。获鹿诸县饥，先振后以闻。帝以近畿宜俟命，令灾重及地远者便宜振贷，馀俱奏闻。寻迁南京户部右侍郎。召还部，进左，改督仓场。请减额解赎银，民壮弓兵诸役已裁者，勿征民间工食。十四年，迁户部尚书。民壮工食已减半，复有请尽蠲者，纁因并历日诸费奏裁之。有司征赋惧缺额，鞭挞取盈，纁请有司考成，视灾伤为上下。山西连岁荒，赖社仓获济，纁请推行天下，以纸赎为籴本，不足则劝富人，或令民输粟给冠带。又言：“边储大计，最重屯田、盐策。近诸边年例银增至三百六十一万，视弘治初八倍，宜修屯政，商人垦荒中盐。”帝皆称善。圣节赏赉，诏取部帑银二十万两，纁执奏，不从。潞王将之国，复取银三十万两市珠宝，纁亦力争，乃减三之一。故事，金花银岁进百万两，帝即位之六年，增二十万，遂以为常。纁三请停加额，终不许。

纁为户部五年，值四方多灾。为酌盈虚，筹缓急，奏报无需时，上下赖之。而都御史吴时来以吏部尚书杨巍年老求去，忌纁名出己上，两疏劾，纁因杜门乞休，帝不许。及巍去，卒以纁代之。巍在部，不能止吏奸，且遇事辄请命政府。纁绝请寄，奖廉抑贪，罪黠吏百余人，于执政一无所关白。会文选员外郎缺官，纁拟起邹元标。奏不下，再疏趣之。大学士申时行遂拟旨切责，斥元标南京。顷之，以序班盛名昭注官有误，时行劾奏之。序班刘文润迁詹事府录事，时行又劾文润由输粟进，不当任清秩。时殿阁中书无不以赀进者，时行独争一录事。纁知其意，五疏乞休。福建佥事李琯言：“时行庇巡抚秦燿，而纁议罢之。仇主事高桂，而纁议用之。以故假小事齮齕，使不得安其位。”帝不纳琯言，亦不允纁请。无何，纁卒官。诏赠太子太保，谥庄敬。

纁凝重有识，议事不苟。石星代为户部，尝语纁曰：“某郡有奇羡，可济国需。”纁曰：“朝廷钱谷，宁蓄久不用，勿使搜括无余。主上知物力充羡，则侈心生矣。”星怃然。有郎言漕粮宜改折，纁曰：“太仓之储，宁红腐不可匮绌，一旦不继，何所措手？”中外陈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辄曰“此沽名耳”，不罪。于慎行称帝宽大，纁愀然曰：“言官极论得失，要使人主动心；纵罪及言官，上意犹有所儆省。概置勿问，则如痿痹不可疗矣。”后果如其言。

陆光祖，字与绳，平湖人。祖淞，父杲，皆进士。淞，光禄卿。杲，刑部主事。光祖年十七，与父同举于乡。寻登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除浚县知县。兵部尚书赵锦檄畿辅民筑塞垣，光祖言不便。锦怒，劾之。光祖言于巡抚，请输雇值，民乃安。郡王夺民产，光祖裁以法。

迁南京礼部主事，请急归。补祠祭主事，历仪制郎中。严

讷为尚书，雅重光祖，议无不行。及讷改吏部，调光祖验封郎中，改考功。王崇古、张瀚、方逢时、王一鹗挂物议，力雪之。既而改文选，益务汲引人才，登进耆硕几尽。又破格擢廉能吏王化、江东、邵元善、张泽、李珙、郭文通、蔡琮、陈永、谢侃。或由乡举贡士，或起自书吏。由是下僚竞劝，讷亦推心任之，故光祖得行其志。左侍郎硃衡衔光祖，有后言，御史孙丕扬遂以专擅劾光祖。时已迁太常少卿，坐落职闲住。

大学士高拱掌吏部，谋倾徐阶。阶宾客皆避匿，光祖独为排解。及拱罢，杨博代为吏部，义之，特起南京太仆少卿。未上，擢本寺卿。又就进大理卿。半道丁父艰。万历五年，起故官。张居正以夺情杖言者，光祖遗书规之。及王用汲劾居正，居正将中以危祸，光祖时入为大理卿，力解得免。居正与光祖同年相善，欲援为助，光祖无诡随。及迁工部右侍郎，以议漕粮改折忤居正，御史张一鲲论之，光祖遽引归。

十一年冬，荐起南京兵部右侍郎。甫旬日，召为吏部。悉引居正所摈老成人，布九列。李植、江东之力求居正罪，光祖言居正辅翼功不可泯，与言路左。植辈以丁此吕故攻尚书杨巍，光祖右巍诋言者。言者遂群攻光祖，乃由左侍郎出为南京工部尚书。御史周之翰劾光祖附宗人炳得清华，帝不问。御史杨有仁遂劾光祖受赇请属，巍力保持之，事得寝，光祖竟引疾去。

十五年，起南京刑部尚书，就改吏部。率同官劾东厂太监张鲸，且乞宥李沂。已，言国本未定，由鲸构谋，请除之以安宗社。及帝召还鲸，复率同官极谏。入为刑部尚书。帝尝书其名御屏。吏部尚书宋纁卒，遂用光祖代，而以赵锦代光祖。御史王之栋言二人不当用。帝怒，贬之栋杂职。时部权为内阁所夺，纁力矫之，遂遭挫，光祖不为慑。尝以事与大学士申时行迕。时行不悦，光祖卒无所徇。时行谢政，特旨用赵志皋、张

位，时行所密荐也。光祖言，辅臣当廷推，不当内降。帝命不为后例。

二十年，大计外吏，给事中李春开、王遵训、何伟、丁应泰，御史刘汝康皆先为外吏，有物议，悉论黜之。又举许孚远、顾宪成等二十二人，时论翕然称焉。顷之，以推用饶伸、万国钦忤旨，文选郎王教以下尽逐。光祖谓事由己，引罪乞休，为郎官祈宥，不许。及会推阁臣，廷臣循故事，首光祖名。诏报曰：“卿前请廷推，推固宜首卿。”光祖知不能容，日怀去志。无何，以王时槐、蔡悉、王樵、沈节甫老成魁艾，特推荐之，给事中乔胤遂劾光祖及文选郎邹观光。光祖遂力求去，许驰驿。在籍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庄简。

光祖清强有识，练达朝章。每议大政，一言辄定。初官礼部，将擢尚宝少卿，力让时槐。丕扬劾罢光祖，后再居吏部，推毂之甚力。赵用贤、沈思孝以论此吕事与光祖左，后亦数推挽之。御史蔡时鼎、陈登云尝劾光祖，光祖引登云为知己。时鼎视鹾两淮，以建言罢，商人讦于南刑部，光祖时为尚书，雪其诬，罪妄诉者。人服其量。

孙鑨，字文中。父升，字志高，都御史燧季子也。嘉靖十四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严嵩枋国，升其门生也，独无所附丽。会南京礼部尚书缺，众不欲行，升独请往。卒，赠太子少保，谥文恪。升尝念父死宸濠之难，终身不书宁字，亦不为人作寿文。居官不言人过，时称笃行君子。四子，鑨、铤、錝、鑛。铤，南京礼部右侍郎。錝，太仆卿。鑛自有传。

鑨举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武库主事。历武选郎中，尚书杨博深器之。世宗斋居二十年，谏者辄获罪。鑨请朝群臣，且力诋近幸方士，引赵高、林灵素为喻。中贵匿不以闻，鑨遂引

疾归。隆庆元年，起南京文选郎中。万历初，累迁光禄卿。引疾归。里居十年，坐卧一小楼，宾客罕见其面。起故官，进大理卿。都御史吴时来议律例，多纰盭，鑨力争之。帝悉从驳议。历南京吏部尚书，寻改兵部，参赞机务。命甫下，会陆光祖去，廷推代者再，乃召为吏部尚书。

吏部自宋纁及光祖为政，权始归部。至鑨，守益坚。故事，冢宰与阁臣遇不避道，后率引避。光祖争之，乃复故。然阴戒驺人异道行，至鑨益径直。张位等不能平，因欲夺其权。建议大僚缺，九卿各举一人,类奏以听上裁，用杜专擅。鑨言：“廷推，大臣得共衡可否，此‘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之义，类奏启幸途，非制。”给事中史孟麟亦言之。诏卒如位议。自是吏部权又渐散之九卿矣。

二十一年，大计京朝官，力杜请谒。文选员外郎吕胤昌，鑨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赵南星亦自斥其姻。一时公论所不予者贬黜殆尽，大学士赵志皋弟预焉。由是执政皆不悦。王锡爵方以首辅还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在黜中，亦不能无憾。会言官以拾遗论劾稽勋员外郎虞淳熙、职方郎中杨于廷、主事袁黄。鑨议谪黄，留淳熙、于廷。诏黄方赞画军务，亦留之。给事中刘道隆遂言淳熙、于廷不当议留，乃下严旨责部臣专权结党。鑨言：“淳熙，臣乡人，安贫好学。于廷力任西事，尚书石星极言其才。今宁夏方平，臣不敢以功为罪。且既名议覆，不嫌异同。若知其无罪，以谏官一言而去之，自欺欺君，臣谊不忍为也。”帝以鑨不引罪，夺其俸，贬南星三官，淳熙等俱勒罢。

鑨遂乞休，且白南星无罪。左都御史李世达以己同掌察，而南星独被谴，亦为南星、淳熙等讼。帝皆不听。于是佥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大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员

外郎陈泰来，主事顾允成、张纳升、贾严，助教薛敷教交章讼南星冤，而泰来词尤切，其略曰：

臣尝四更京察。其在丁丑，张居正以夺情故，用御史硃琏谋，借星变计吏，箝制众口。署部事方逢时、考功郎中刘世亨依违其间。如蔡文范、习孔教辈并挂察籍，不为众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王国光唯诺惟谨，考功郎中孙惟清与吏科秦耀谋尽锢建言诸臣吴中行等。今辅臣赵志皋、张位、抚臣赵世卿亦挂名南北京察，公论冤之。丁亥，御史王国力折给事中杨廷相、同官马允登之邪议。而尚书杨巍素性模棱，考功郎徐一樯立调停之画。泾、渭失辩，亦为时议所议。独今春之役，旁咨博采，核实称情，邪谄尽屏，贪墨必汰；乃至鑨割渭阳之情，南星忍秦、晋之好，公正无逾此者。元辅锡爵兼程赴召，人或疑其欲干计典。今其亲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久矣。故道隆章上，而专权结党之旨旋下。夫以吏部议留一二庶僚为结党，则两都大僚被拾遗者二十有二人，而阁臣议留者六，詹事刘虞夔以锡爵门生而留，独可谓之非党耶？且部权归阁，自高拱兼摄以来，已非一日。尚书自张瀚、严清而外，选郎自孙鑛、陈有年而外，莫不奔走承命。其流及于杨巍，至刘希孟、谢廷寀而扫地尽矣。尚书宋纁稍欲振之，卒为故辅申时行齮齕以死。尚书陆光祖、文选郎王教、考功郎邹观光矢志澄清，辅臣王家屏虚怀以听，铨叙渐清。乃时行身虽还里，机伏垣墙，授意内榼张诚、田义及言路私人，教、观光遂不久斥逐。今祖其故智，借拾遗以激圣怒，是内榼与阁臣表里，箝勒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

疏入，帝怒，谪孔兼、泰来等。世达又抗疏论救，帝怒，尽斥南星、淳熙、于廷黄为民。鑨乃上疏言：“吏部虽以用人为职，然进退去留，必待上旨。是权固有在，非臣部得专也。

今以留二庶僚为专权，则无往非专矣；以留二司属为结党，则无往非党矣。如避专权结党之嫌，畏缩选忄耍，使铨职之轻自臣始，臣之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洁身而去，俾专权结党之说终不明于当时，后来者且以臣为戒，又大罪也 。”固请赐骸骨，仍不允。鑨遂杜门称疾。疏累上，帝犹温旨慰留，赐羊豕、酒酱、米物，且敕侍郎蔡国珍暂署选事，以需鑨起。鑨坚卧三月，疏至十上，乃许乘传归。居三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清简。

鑨尝曰 ：“ 大臣不合，惟当引去。否则有职业在，谨自守足矣 。”其志节如此。

子如法，官刑部主事。以谏阻郑贵妃进封，贬潮阳典史。久之，移疾归。廷臣累荐，悉报寝。卒，赠光禄少卿。

陈有年，字登之，余姚人。父克宅，字即卿，正德九年进士。嘉靖中官御史。哭争“ 大礼 ”，有大僚欲去 ，克宅扼其项曰 ：“ 奈何先去为人望？ ”其人愧而止。俄系狱廷杖。获释，先后按贵州、河南，多所弹劾。吏部尚书廖纪姻为所劾罢，恶之，出为松潘副使。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都匀苗王阿向作乱，据凯口囤。克宅与总兵官杨仁攻斩阿向。论功，进秩。旋移抚苏、松。既行，而阿向党复叛，坐罢官候勘。巡抚汪珊讨平贼，推功克宅。克宅已卒，乃赐恤典。

有年举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历验封郎中。万历元年，成国公硃希忠卒，其弟锦衣都督希孝贿中官冯保援张懋例乞赠王，大学士张居正主之。有年持不可，草奏言 ：“ 令典：功臣殁，公赠王，侯赠公，子孙袭者，生死止本爵。懋赠王，廷议不可，即希忠父辅亦言之。后竟赠，非制。且希忠无勋伐，岂当滥宠 。”左侍郎刘光济署部事，受指居正，为删易其稿。有年力争，竟以原奏上。居正不怿，有年即日谢病去。

十二年起稽勋郎中，历考功、文选，谢绝请寄。除目下，中外皆服。迁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尚方所需陶器，多奇巧难成，后有诏许量减，既而如故。有年引诏旨请，不从。内阁申时行等固争，乃免十之三。南畿、浙江大祲，诏禁邻境闭籴，商舟皆集江西，徽人尤众。而江西亦岁俭，群乞有年禁遏。有年疏陈济急六事，中请稍弛前禁，令江西民得自救。南京御史方万山劾有年违诏。帝怒，夺职归。荐起督操江，累迁吏部右侍郎。改兵部，又改吏部。尚书孙鑨、左侍郎罗万化皆乡里，有年力引避，朝议不许。

寻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二十一年与吏部尚书温纯共典京察，所黜咸当。未几，遂代纯位。其秋，鑨谢事，召拜吏部尚书。止宿公署中，见宾则于待漏所。引用僚属，极一时选。明年，王锡爵将谢政，廷推阁臣，诏无拘资品。有年适在告，侍郎赵参鲁、盛讷、文选郎顾宪成往咨之，列故大学士王家屏、故礼部尚书沈鲤、故吏部尚书孙鑨、礼部尚书沈一贯、左都御史孙丕扬、吏部侍郎邓以赞、少詹事冯琦七人名上。盖鑨丕扬非翰林，为不拘资，琦四品，为不拘品也。家屏以争国本去位，帝意雅不欲用。又推及吏部尚书、左都御史非故事，严旨责让。谓：“不拘资品乃昔年陆光祖自为内阁地。今推鑨、丕扬，显属徇私。前吏部尝两推阁臣，可具录姓名以上。”于是备列沈鲤、李世达、罗万化、陈于陛、赵用贤、硃赓、于慎行、石星、曾同亨、邓以竖等,而世达故左都御史也，帝复不悦。谓：“诏旨不许推都御史，何复及世达。家屏旧辅臣，不当擅议起用。”乃用命于陛、一贯入阁，而谪宪成及员外郎黄缙、王同休，主事章嘉祯、黄中色为杂职。锡爵首疏救，有年及参鲁等疏继之，帝并不纳。赵志皋张位亦佯为言。而二人者故不由廷推，因谓：“辅臣当出特简，廷推由陆光祖交通言路为之，不可为

法 。”帝喜。隆旨再谯责，遂免缙等贬谪，但停俸一年。给事中卢明诹疏救宪成。帝怒，贬明诹秩，斥宪成为民。

有年抗疏言 ：“阁臣廷推，其来旧矣。曩杨巍秉铨，臣署文选，廷推阁臣六人，今元辅锡爵即是年所推也。臣邑前有两阁臣，弘治时谢迁，嘉靖时吕本，并由廷推，官止四品，而耿裕、闻渊则以吏部尚书居首。是廷推与推及吏部，皆非自今创也。至不拘资品，自出圣谕，臣敢不仰承 。”因固乞骸骨。帝得疏，以其词直，温旨慰答。有年自是累疏称疾乞罢。帝犹慰留，赉食物、羊酒。有年请益力。最后，以身虽退，遗贤不可不录，力请帝起废。帝报闻。有年遂杜门不出。数月中，疏十四上。乃予告，乘传归。归装，书一箧，衣一笥而已。二十六年正月卒，年六十有八。四月诏起南京右都御史，而有年已前卒。赠太子太保，谥恭介。

故事，吏部尚书未有以他官起者。屠滽掌都察院，杨博、严清掌兵部，皆用原衔领之。南京兵部尚书杨成起掌南院，亦领以故衔。有年以右都御史起，盖帝欲用之，而政府阴抑之也。有年风节高天下。两世朊仕，无宅居其妻孥，至以油幙障漏。其归自江西，故庐火，乃僦一楼居妻孥，而身栖僧舍。其刻苦如此。

孙丕扬，字叔孝，富平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历按畿辅、淮、扬，矫然有风裁。隆庆中，擢大理丞。以尝劾高拱，拱门生给事中程文诬劾丕扬，落职候勘。拱罢，事白，起故官。

万历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守诸府。以严为治，属吏皆惴惴。按行关隘，增置敌楼三百余所，筑边墙万余丈。录功，进右副都御史。中官冯保家在畿内，张居正属为建坊，丕扬拒不应。知二人必怒，五年春引疾归。

其冬大计京官，言路希居正指劾之。诏起官时，调南京用。御史按陕西者，知保等憾不已，密讽西安知府罗织其赃。知府遣吏报御史，吏为虎噬。及再报，则居正已死，事乃解。起应天府尹。召拜大理卿，进户部右侍郎。

十五年，河北大饥。丕扬乡邑及邻县蒲城、同官至采石为食。丕扬伤之，进石数升于帝，因言：“今海内困加派，其穷非止啖石之民也。宜宽赋节用，罢额外徵派有诸不急务，损上益下，以培苍生大命。”帝感其言，颇有所减罢。

寻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以病归。召拜刑部尚书。丕扬以狱多滞囚，由公移牵制。议刑部、大理各置籍，凡狱上刑部，次日即详谳大理，大理审允，次日即还刑部，自是囚无淹系。寻奏：“五岁方恤刑，恐冤狱无所诉。请敕天下抚按，方春时和，令监司按行州县，大录系囚，按察使则录会城囚。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抚按以达于朝，期毋过夏月。轻者立遣，重者仍听部裁，岁以为常。”帝报从之。已，条上省刑省罚各三十二事。帝称善，优诏褒纳。自是刑狱大减。有内坚杀人，逃匿禁中。丕扬奏捕，卒论戍。改左都御史。陈台规三事，请专掌印、重巡方、久巡城，著为令。已，又言：“闾阎民瘼非郡邑莫济，郡邑吏治非抚按监司莫清。抚按监司风化，非部院莫饬。请立约束颁天下，奖廉抑贪，共励官箴。”帝咸优诏报许。

二十二年，拜吏部尚书。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独患中贵请谒。乃创为掣签法，大选急选，悉听其人自掣，请寄无所容。一时选人盛称无私，然铨政自是一大变矣。二十三年，大计外吏。九江知府沈铁尝为衡州同知，发巡抚秦耀罪，江西提学佥事马犹龙尝为刑部主事，定御史祝大舟赃贿，遂为庇者所恶。考功郎蒋时馨黜之，丕扬不能察。及时馨为赵文炳

所劾，丕扬力与辨雪。谓衅由丁此吕，此吕坐逮。丕扬又力诋沈思孝，于是思孝及员外郎岳元声连章讦丕扬。丕扬请去甚力。其冬，帝以军政故，贬两京言官三十余人。丕扬犹在告，偕九卿力谏，弗纳。已而帝恶大学士陈于陛论救，谪诸言官边方。丕扬等复抗疏谏，帝益怒，尽除其名。

初，帝虽以夙望用丕扬，然不甚委信。有所推举，率用其次。数请起废，辄报罢。丕扬以志不行，已怀去志，及是杜门逾半岁。疏十三上，多不报。至四月，温谕勉留，乃复起视事。主事赵学仕者，大学士志皋族弟也，坐事议调，文选郎唐伯元辄注饶州通判。俄学仕复以前事被讦，给事中刘道亨因劾吏部附势，语侵丕扬。博士周献臣有所陈论，亦颇侵之。丕扬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指，献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复三疏乞休。最后贻书大学士张位，恳其拟旨允放。位如其言。丕扬闻，则大恚，谓位逐己，上疏诋位及道亨、孔教、献臣、思孝甚力。帝得疏，不直丕扬。位亦疏辩求退，帝复诏慰留，而位同官陈于陛、沈一贯亦为位解。丕扬再被责让，许驰传去。

久之，起南京吏部尚书，辞不就。及吏部尚书李戴免，帝艰其代，以侍郎杨时乔摄之。时乔数请简用尚书。帝终念丕扬廉直，三十六年九月，召起故官。屡辞，不允。明年四月始入都，年七十有八矣。三十八年大计外吏，黜陟咸当。又奏举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张亻思等二十余人，诏不次擢用。

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埈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绍徽，硃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埈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至是，继芳巡按浙江，

有伪为其书抵绍徽、国缙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脉斩断，吾辈可以得志”。福清谓叶向高，耀州谓王国、王图，富平即丕扬也。国时巡抚保定，图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与丕扬皆秦人，故曰“秦脉”。盖小人设为挑激语，以害继芳辈，而其书乃达之丕扬所。丕扬不为意。会御史金明时居官不职，虑京察见斥，先上疏力攻图，并诋御史史记事、徐缙芳，谓为图心腹。及图、缙芳疏辩，明时再劾之，因及继芳伪书事。国缙疑书出缙芳及李邦华、李炳恭、徐良彦、周起元手，因目为“五鬼”；五人皆选授御史候命未下者也。当是时，诸人日事攻击，议论纷呶，帝一无所问，则益植党求胜，朝端哄然。

及明年三月，大计京官。丕扬与侍郎萧云举、副都御史许弘纲领其事，考功郎中王宗贤、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汤光京、协理御史乔允升佐之。故御史康丕扬、徐大化，故给事中钟兆斗、陈治则、宋一韩、姚文蔚，主事郑振先、张嘉言及宾尹、天飑、国缙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绍徽、应甲于外。群情翕服，而诸不得志者深衔之。当计典之初举也，兆京谓明时将出疏要挟，以激丕扬。丕扬果怒，先期止明时过部考察，特疏劾之。旨下议罪，而明时辩疏复犯御讳。帝怒，褫其职。其党大哗。谓明时未尝要挟兆京，只以劾图一疏实之，为图报复。于是刑部主事秦聚奎力攻丕扬，为宾尹、大化、国缙、绍徽、应甲、嘉言辨。时部院察疏犹未下，丕扬奏趣之，因发聚奎前知绩溪、吴江时贪虐状。帝方向丕扬，亦褫聚奎职。由是党人益愤，谓丕扬果以伪书故斥绍徽、国缙，且二人与应甲尝攻三才、元翰，故代为修隙，议论汹汹。弘纲闻而畏之。累请发察疏，亦若以丕扬为过当者。党人藉其言，益思撼丕扬。礼部主事丁元荐甫入朝，虑察疏终寝，抗章责弘纲，因尽发昆、

宣党构谋状。于是一桂、继芳、永春、光魁、宗文争击元荐，为明时等讼冤。赖向高调获，至五月察疏乃下。给事中彭惟成、南京给事中高节，御史王万祚、曾成易犹攻讦不已。丕扬以人言纷至，亦屡疏求去，优诏勉留。先是，杨时乔掌察，斥科道钱梦皋等十人，特旨留任。至是丕扬亦奏黜之，群情益快。

丕场以白首趋朝，非荐贤无以报国。先后推毂林居耆硕，若沈鲤、吕坤、郭正域、丘度、蔡悉、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冯从吾、于玉立、高攀龙、刘元珍、庞时雍、姜士昌、范涞、欧阳东凤辈。帝雅意不用旧人，悉寝不报。丕扬又请起故御史钱一本等十三人，故给事中钟羽正等十五人，亦报罢。丕扬齿虽迈，帝重其老成清德，眷遇益隆。而丕扬乞去不已，疏复二十余上。既不得请，则于明年二月拜疏径归。向高闻之，急言于上。诏令乘传，且敕所司存问。既而丕扬疏谢，因陈时政四事，帝复优诏报之。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赠太保。天启初，追谥恭介。

蔡国珍，字汝聘，奉新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乡人严嵩当国，欲罗致门下。国珍不应，乞就南，为刑部主事。盗七十余人久系，谳得其情，减释过半。就改吏部，进郎中。出为福建提学副使，以侍养归。遭母丧。服除，遂不出。家居垂二十年。张居正既卒，朝议大起废籍。万历十一年，仍以故官莅福建。迁湖广右参政，分守辰沅。洞蛮乱，将吏议剿，国珍檄谕之，遂定。历浙江左布政使，以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召为左副都御史，历吏部左、右侍郎，与尚书孙鑨、陈有年综核铨政。擢南京吏部尚书。

二十四年闰八月，孙丕扬去国，帝久不除代。部事尽弛，其年十二月竟废大选。阁臣及言官数为言，明年二月，始命国珍为吏部尚书。三殿灾，率诸臣请修省。旋有诏起废。国珍列

三等，人品正大、心术光明者，文选郎王教等二十四人；才有足录、过无可弃者，给事中乔允等三十三人；因人诖误、衅非己作者，给事中耿随龙等三十六人，并请录用。竟报寝。明年三月，倡廷臣诣文华门请举皇长子册立、冠婚，言必得请方退。帝遣中官谕曰：“此大典，稍需时耳，何相挟若是！”乃顿首出。给事中戴士衡劾文选郎白所知赃私，国珍为辨，且求罢。帝不听，除所知名。御史况上进因谕国珍八罪。帝察其诬，不问。国珍遂称疾，累疏乞休。先是，丕扬坐忤张位去官，位欲援同己者为助，以国珍乡人，汲引甚力。及秉铨，一守成宪，不为位用。位恶之，国珍乃怀去志。至是，帝忽怒吏部，贬黜诸郎二十二人。国珍求去益力，许乘传归。

初，杨巍为吏部，与内阁相比，得居位八年。自宋纁、陆光祖力与阁抗，权虽归部，身不容，故自纁至国珍卒未浃岁去，惟丕扬阅二年。时咸议阁臣怯，而惜纟熏等用未竟也。国珍素以学行称，风力不及孙鑨、陈有年，而清操似之，均为时望所属。家居十三年卒，年八十四。赠太子太保，谥恭靖。杨时乔，字宜迁，上饶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除工部主事。榷税杭州，令商人自署所入，输之有司，无所预。隆庆元年冬，上时政要务，言：“几之当慎者三，以日勤朝讲为修德之几，亲裁章奏为出令之几，听言能断为图事之几。弊之最重者九：曰治体怠弛，曰法令数易，曰赏罚无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滥，曰庄田扰民，曰习俗侈靡，曰士气卑弱，曰议论虚浮。势之偏重者三：宦寺难制也，宗禄难继也，边备难振也。”疏入，帝褒纳，中外传诵焉。

擢礼部员外郎，迁南京尚宝丞。万历初，以养亲去。服除，起南京太仆丞，复迁尚宝。移疾归。时乔雅无意荣进，再起再告。阅十七年始荐起尚宝卿，四迁南京太常卿。疏请议建文帝

谥，祠礼死节诸臣。就迁通政使。秩满，连章乞休，不允。三十一年冬，召拜吏部左侍郎。时李戴已致仕，时乔至即署部事。绝请谒，谢交游，止宿公署，苞苴不及门。及大计京朝官，首辅沈一贯欲庇其所私，惮时乔方正，将令兵部尚书萧大亨主之，次辅沈鲤不可而止。时乔乃与都御史温纯力锄政府私人。若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张似渠、于永清辈，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给事中钟兆斗于外。一贯大愠，密言于帝，留察疏不下。梦皋亦假楚王事再攻郭正域，谓主察者为正域驱除。帝意果动，特留梦皋；已，尽留科道之被察者，而严旨责时乔等报复。时乔等惶恐奏辨，请罢斥，帝不问。梦皋既留，遂合兆斗累疏攻纯，并侵时乔。时乔求去。已而员外郎贺灿然请斥被察科道，亦诋纯挟权斗捷，顾独称时乔。又言：“陛下睿断躬操，非阁臣所能窃弄”，意盖为一贯解。时乔以与纯共事，复疏请贬黜，不报。及纯去，梦皋、兆斗亦引归。帝复降旨谯让，谓“祖宗朝亦常留被察科道，何今日揣疑君父，诬诋辅臣”。因责诸臣朋比，令时乔策励供职，而尽斥灿然及刘元珍、庞时雍辈。时乔叹曰：“主察者逐，争察者亦窜矣，尚可靦颜居此乎？”九疏引疾，竟不得请。时中外缺官多不补，而群臣省亲养病给假，及建言诖误被谴者，充满林下，率不获召。时乔乃备列三百余人，三疏请录用。三十四年，皇长孙生，有诏起废，时乔复列上迁谪邹元标等九十六人，削籍范俊等一百十人。帝卒不省。

明年，大计外吏。时乔已偕副都御史詹沂受事，居数日，帝忽命户部尚书赵世卿代时乔，遂中辍；盖去冬所批察疏，至是误发之也。辅臣硃赓谓非体，立言于帝。帝亦觉其误，即日收还。时乔坚辞不肯任，吏科陈治则劾其怨怼无人臣礼。有旨诘责，时乔乃再受事。永年伯王栋卒，其子明辅请袭。时乔以外戚不当传世，固争之，弗听。时一贯已罢，言路争击其党。

而李廷机者，一贯教习门生也，阁臣阙，众多推之；惟给事中曹于汴、宋一韩、御史陈宗契持不可。时乔卒从众议。未几，又推黄汝良、全天叙为侍郎，诸攻一贯者益不悦。给事中王元翰、胡忻遂交劾时乔。时乔疏辨，力求罢。

当是时，帝委时乔铨柄，又不置右侍郎，一人独理部事，铨叙平允。然堂陛扞格，旷官废事，日甚一日，而中朝议论方嚣，动见掣肘。时乔官位未崇，又自温纯去，久不置都御史，益无以镇厌百僚。由是上下相凌，纪纲日紊，言路得收其柄。时乔亦多委蛇，议者谅其苦心，不甚咎也。秉铨凡五年。最后起故尚书孙丕扬。未至，而时乔已卒。箧余一敝裘，同列赙襚以殓。诏赠吏部尚书，谥端洁。

时乔受业永丰吕怀，最不喜王守仁之学，辟之甚力，尤恶罗汝芳。官通政时具疏斥之曰：“佛氏之学，初不溷于儒。乃汝芳假圣贤仁义心性之言，倡为见性成佛之教，谓吾学直捷，不假修为。于是以传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逾闲荡检，反道乱德，莫此为甚。望敕所司明禁，用彰风教。”诏从其言。

赞曰：古者冢宰统百官，均四海，即宰相之任也。后代政柄始分，至明中叶，旁挠者众矣。严清诸人，清公素履，秉正无亏，彼岂以进退得失动其心哉。孙丕扬创掣签法，虽不能辨材任官，要之无任心营私之弊，苟非其人，毋宁任法之为愈乎！盖与时宜之，未可援古义以相难也。

列传第一百十三

张瀚 王国光 梁梦龙 杨巍 李戴 赵焕 郑继之

张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历庐州知府，改大名。俺答围京师，诏遣兵部郎中征畿辅民兵入卫。瀚立阅户籍，三十丁简一人，而以二十九人供其饷，得八百人。驰至真定，请使者阅兵，使者称其才。累迁陕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甫半岁，入为大理卿。进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总督漕运。

隆庆元年，改督两广军务，时两广各设巡抚官，事不关督府。瀚请如三边例，乃悉听节制。大盗曾一本寇掠广州，诏切责瀚，停总兵官俞大猷、郭成俸。已，一本浮海犯福建，官军迎击，大破之，赉银币。已，复犯广东，陷碣石卫，叛将周云翔等杀雷琼参将耿宗元，与贼合。廷议镌瀚一秩调用。已而成大破贼，获云翔。诏还瀚秩，即家俟召。再抚陕西。迁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工部尚书。

万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罢，召瀚代之。秩满，加太子少保。时廷推吏部尚书，首左都御史葛守礼，次工部尚书硃衡，次瀚。居正恶守礼戆，厌衡骄，故特拔瀚。瀚资望浅，忽见擢，举朝益趋事居正，而瀚进退大臣率奉居正指。即出己意，舆论多不协。以是为御史郑准、王希元所劾。居正顾之厚，不纳也。御史刘台劾居正，因论瀚抚陕狼籍，又唯诺居正状。

比居正遭丧，谋夺情，瀚心非之。中旨令瀚谕留居正，居

正又自为牍，风瀚属吏，以覆旨请。瀚佯不喻，谓“政府奔丧，宜予殊典，礼部事也，何关吏部。”居正复令客说之，不为动，乃传旨责瀚久不奉诏，无人臣礼。廷臣惴恐，交章留居正，瀚独不与，抚膺太息曰：“三纲沦矣！”居正怒，嗾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摭他事劾之，勒致仕归。居正殁，帝颇念瀚。诏有司给月廪，年及八十，特赐存问。卒，赠太子少保，谥恭懿。

王国光，字汝观，阳城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吴江知县。邻邑有疑狱来质，讯辄得情。调仪封，擢兵部主事。改吏部，历文选郎中。屡迁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谢病去。隆庆四年，起刑部左侍郎，拜南京刑部尚书。未上，改户部，再督仓场。神宗即位，还理部事。时簿牒繁冗，自州县达部，有缮书、输解、交纳诸费，公私苦之。国光疏请裁并，去繁文十三四，时称简便。户部十三司，自弘治来，以公署隘，惟郎中一人治事，员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而已。郎中力不给，则委之吏胥，弊益滋。国光尽令入署，职务得修举。边饷告匮，而诸边岁出及屯田、监课无可稽。国光请敕边臣核实，且画经久策以闻。甘肃巡抚廖逢节等各条上其数，耗蠹为损。

万历元年，奏言：“国初，天下州县存留夏税秋粮可一千二百万石。其时议主宽大，岁用外，计赢银百万有余。使有司岁征无缺，则州县积贮自丰，水旱盗贼不能为灾患。今一遘兵荒，辄留京储，发内帑。由有司视存留甚缓，苟事催科，则谓扰民，弊遂至此。请行天下抚按官，督所司具报出入、存留、逋负之数，臣部得通融会计，以其余济边。有司催征不力者，悉以新令从事。”制可。京军支粮通州者，候伺甚艰。国光请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粮厅，投牒验发，无过三日，诸军便之。天下钱谷散隶诸司，国光请归并责成：畿辅府州县归福建司，

南畿归四川司，盐课归山东司，关税归贵州司，淮、徐、临、德诸仓归云南司，御马、象房及二十四马房刍料归广西司。遂为定制。

三年，京察拾遗。国光为南京给事、御史所劾。再疏乞罢，帝特留之。明年复固以请，乃诏乘传归。濒行，以所辑条例名《万历会计录》上之。帝嘉其留心国计，令户部订正。及书成，诏褒谕焉。五年冬，吏部尚书张瀚罢，起国光代。陈采实政、别繁简、责守令、恤卑官、罢加纳数事，皆允行。寻以考绩，加太子太保。八年，当考察外吏，请毋限日期。诏许之，且命诖误者听从公辩雪。明年大计京朝官，徇张居正意，置吴中行等五人于察籍。

国光有才智。初掌邦计，多所建白。及是受制执政，声名损于初。给事中商尚忠论国光铨选私所亲，而给事中张世则出为河南佥事，憾国光，劾其鬻官黩货。国光再奏辩，帝再慰留，责世则挟私，贬仪真丞。及居正卒，御史杨寅秋劾国光六罪。帝遂怒，落职闲住。已，念其劳，命复官致仕。

梁梦龙，字乾吉，真定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首劾吏部尚书李默。帝方顾默厚，不问。出核陕西军储。劾故延绥巡抚王轮、督粮郎中陈灿等，废斥有差。历吏科都给事中。帝怒礼部尚书吴山，梦龙恶独劾山得罪清议，乃并吏部尚书吴鹏劾罢之。尝上疏，言：“相臣贤否，关治道污隆。请毋拘资格，敕在廷公举名德宿望之臣，以光圣治。”帝疑诸臣私有所推引，责令陈状。梦龙惶恐谢罪，乃夺俸。擢顺天府丞。坐京察拾遗，出为河南副使。河决沛县，尚书硃衡议开徐、邳新河，梦龙董其役。三迁河南右布政使。

隆庆四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是秋，河决宿迁，覆漕粮八百艘。朝议通海运，以属梦龙。梦龙言：“海道南自

淮安至胶州，北自天津至海仓，各有商艇往来其间。自胶州至海仓，岛人及商贾亦时出入。臣等因遣人自淮安转粟二千石，自胶州转麦千五百石，入海达天津，以试海道，无不利者。由淮安至天津，大要两旬可达。岁五月以前，风势柔顺，扬帆尤便。况舟由近洋，洋中岛屿联络，遇风可依。苟船非朽敝，按占候以行，自可无虞。较元人殷明略故道，安便尤甚。丘浚所称‘傍海通运’，即此是也。请以河为正运，海为备运。万一河未易通，则海运可济，而河亦得悉心疏浚，以图经久。又海防綦重，沿海卫所玩忄妻岁久，不加缮饬，识者有未然之忧。今行海运兼治河防，非徒足裨国计，兼于军事有补。”章下户部，部议海运久废，猝难尽复，请令漕司量拨粮十二万石，自淮入海以达天津。工部给银，为海艘经费。报可。已而海运卒不行，事具《王宗沐传》。明年冬,迁右副都御史，移抚河南。

神宗初，张居正当国。梦龙其门下士，特爱之，召为户部右侍郎。寻改兵部，出赉辽东有功将士。五年，以兵部左侍郎进右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李成梁大破土蛮于长定堡，帝为告庙宣捷，大行赏赉，官梦龙一子。已，给事中光懋言：“此乃保塞内属之部，游击陶承誉假犒赉掩袭之，请坐以杀降罪。”兵部尚书方逢时曲为解，梦龙等亦辞免恩廕。及土蛮三万骑入东昌堡，成梁击败之。宁前复警，梦能亲率劲卒三千出山海关为成梁声援，分遣两参将遮击，复移继光驻一片石邀之，敌引去。前后奏永奠堡、丁字泊、马兰峪、养善木、红土城、宽奠、广宁右屯、锦、义、大宁堡诸捷，累赐敕奖励，就加兵部尚书。以修筑黄花镇、古北口边墙，加太子少保，再廕子至锦衣世千户。召入掌部务，疏陈军政四事。寻录防边功，加太子太保。

十年六月，居正殁，吏部尚书王国光劾罢，梦龙代其位。

逾月，御史江东之劾梦龙浼徐爵贿保得吏部，以孙女聘保弟为子妇，御史邓练、赵楷复劾之，遂令致仕。家居十九年卒。天启中，赵南星讼其边功，赠少保。崇祯末，追谥贞敏。

杨巍，字伯谦，海丰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除武进知县。擢兵科给事中。操江佥都御史史褒善已迁大理卿，巍言：“东南倭患方剧，参赞、巡抚俱论罪，褒善独幸免，又夤缘美迁，请并吏部罚治。”帝怒，停选司俸，还褒善故官。巍既忤吏部，遂出为山西佥事。已，迁参议，分守宣府。寇入犯，偕副将马芳击斩其部长，赉银币。寻为阳和兵备副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录捣巢功，进秩二级。逾年，以养母归。归二年，召起巡抚陕西。增补屯戍军伍，清还屯地之夺于藩府者。隆庆初，进右副都御史，移抚山西。所部驿递银岁征五十四万，巍请减四之一。修筑沿边城堡，檄散大盗李九经党。复乞养母去。

神宗立，起兵部右侍郎。万历二年，改吏部，进左，又以终养归。母年逾百岁卒。十年，起南京户部尚书，旋召为工部尚书。有诏营建行宫，近功德寺。巍争之，乃止。明年，改户部，迁吏部尚书。明制，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阁不得侵。至严嵩，始阴挠部权。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祖制由此变。至是，申时行当国。巍素厉清操，有时望，然年耄骫骳，多听其指挥。御史丁此吕论科场事，时行及余有丁、许国辈皆恶之。巍论谪此吕，为御史江东之、李植等所攻，与时行俱乞罢。帝从诸大臣请，慰留巍等而戒谕言者，巍乃起复视事。

当居正初败，言路张甚，帝亦心疑诸大臣朋比，欲言官摘发之以杜壅蔽。诸大臣惧见攻，政府与铨部阴相倚以制言路。先是，九年京察，张居正令吏部尽除异己者。十五年，复当大计，都御史辛自修欲大有所澄汰，巍徇政府指持之。出身进士

者，贬黜仅三十三人，而翰林、吏部、给事、御史无一焉。贤否混淆，群情失望。十七年夏，帝久不视朝，中外疑帝以张鲸不用故托疾。巍率同列请以秋日御殿。至十月，巍等复请。帝不悦，责以沽名。

巍初历中外，甚有声。及秉铨，素望大损。然有清操，性长厚，不为刻核行。明年，以年几八十，屡疏乞归。诏乘传、给廪隶如故事。归十五年，年九十二而卒。赠少保。

李戴，字仁夫，延津人。隆庆二年进士。除兴化知县，有惠政。擢户科给事中。广东以军兴故，增民间税。至万历初乱定，戴奏正之。累迁礼科都给事中。出为陕西右参政，进按察使。张居正尚名法，四方大吏承风刻核，戴独行之以宽。由山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岁凶，累请蠲振。入为刑部侍郎。累进南京户部尚书，召拜工部尚书，以继母忧去。

二十六年，吏部尚书蔡国珍罢。廷推代者七人，戴居末，帝特擢用之。当是时，赵志皋、沈一贯辅政，虽不敢挠部权，然大僚缺人，九卿及科道掌印者咸得自举听上裁，而吏部诸曹郎亦由九卿推举，尚书不得自择其属，在外府佐及州县正、佐官则尽用掣签法，部权日轻。戴视事，谨守新令，幸无罪而已。明年，京察。编修刘纲、中书舍人丁元荐、南京评事龙起雷尝以言事忤当路，咸置察中，时议颇不直戴。而是时国本未定，皇长子冠婚久稽，戴每倡廷臣直谏。及矿税害剧，戴率九卿言：“陈增开矿山东，知县吴宗尧逮。李道抽分湖口，知府吴宝秀等又逮。天下为增、道者何限，有司安所措手足？且今水旱频仍，田里萧耗，重以东征增兵益饷，而西事又见告矣。民不聊生，奸宄方窃发，奈何反为发其机，速其变哉！”不报。

山西税使张忠奏调夏县知县韩薰简僻。戴以内官不当擅举刺，疏争之。湖广陈奉屡奏逮有司，戴等又极论，且言：“奉

及辽东高淮擅募劲卒横民间，尤不可不问 。”帝亦弗听。已，复偕同列言 :“ 自去夏六月不雨至今，路殣相望，巡抚汪应蛟所奏饥民十八万人。加以频值寇警，屡兴征讨之师，按丁增调，履亩加租，赋额视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疮痍未起，而采榷之害又生。不论矿税有无，概勒取之民间，此何理也。天下富室无几，奸人肆虐何极 。指其屋而恐之曰‘ 彼有矿 ’，则家立破矣 ;‘ 彼漏税 ’，则橐立罄矣 。持无可究诘之说 ，用无所顾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穷且乱也。湖广激变已数告，而近日武昌尤甚。此辈宁不爱性命哉？变亦死，不变亦死，与其吞声独死，毋宁与仇家俱糜。故一发不可遏耳。陛下可视为细故耶？”亦不报。

三十年二月，帝有疾，诏罢矿税、释系囚、录建言谴谪诸臣。越日，帝稍愈，命矿税采榷如故。戴率同官力谏。时释罪、起废二事，犹令阁臣议行，戴即欲疏名上请，而刑部尚书萧大亨谓释罪必当奏闻。方具疏上，太仆卿南企仲以二事久稽，劾戴等不能将顺。帝怒，并停前诏。戴引罪求罢，帝不许。自是请起废者再，率九卿乞停矿税者四，皆不省。稽勋郎中赵邦清素刚介，为给事中张凤翔所劾，疑出文选郎中邓光祚、验封郎中侯执躬意，辨疏侵之。御史沈正隆、给事中田大益交章劾邦清。邦清愤，尽发光祚、执躬私事。光祚亦腾疏力攻，部中大哄，戴无所裁抑。御史左宗郢、李培遂劾戴表率无状，戴引疾乞去。帝谕留，为贬邦清三秩，允光祚执躬归，群嚣乃息。

明年冬，妖书事起。锦衣官王之桢等与同官周嘉庆有隙，言妖书嘉庆所为，下诏狱穷治。嘉庆，戴甥也，比会鞫，戴引避。帝闻而恶之。会王士骐通书事发，下部议。士骐奏辨。帝谓士骐不宜辨，责戴不能钳属官。戴引罪，而疏纸误用印，复被谯让，罪其司属。戴疏谢，用印如故。帝怒，令致仕，夺郎

中以下俸。

戴秉铨六年，温然长者，然声望出陆光祖诸人下。赵志皋、沈一贯柄政，戴不敢为异，以是久于其位，而铨政益颓废矣。卒赠少保。

赵焕，字文光，掖县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乌程知县。入为工部主事，改御史。万历三年，中官张宏请遣其党榷真定材木，焕及给事中侯于赵执奏，不从。张居正遭父丧，言官交章请留，焕独不署名。擢顺天府丞，累迁左佥都御史。

十四年三月，风霾求言。焕请恢圣度，纳忠言，谨　频笑，信政令，时召大臣商榷治理，次第举行实政，弊在内府者一切报罢，而饬戒督抚有司务求民瘼。帝嘉纳焉。寻迁工部右侍郎。改吏部，进左。乞假去。起南京右都御史，以亲老辞。时焕兄辽东巡抚佥都御史燿亦乞归养。吏部言二人情同，燿为长子，且任封疆久，可听其归。乃趣焕就职。寻召为刑部尚书。议日本贡事，力言非策。男子诸龙光讦奏李如松通倭下吏，并及其党陈仲登枷赤日中，期满戍瘴乡。焕以盛暑必毙，而二人罪不当死，两疏力争。忤旨，诘责。复以议浙江巡按彭应参狱失帝意，遂引疾归。再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吏部尚书，皆不赴。家居十六年。召拜刑部尚书，寻兼署兵部。

四十年二月，孙丕扬去，改署吏部。时神宗怠于于事，曹署多空。内阁惟叶向高，杜门者已三月。六卿止一焕在，又兼署吏部，吏部无复堂上官。兵部尚书李化龙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户、礼、工三部各止一侍郎而已。都察院自温纯罢去，八年无正官。故事，给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至是皆不过十人。焕累疏乞除补。帝皆不报。其年八月，遂用焕为吏部尚书，诸部亦除侍郎四人。既而考选命下，补给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言路称盛。

然是时朋党已成，中朝议论角立。焕素有清望，骤起田间，于朝臣本无所左右，顾雅不善东林。诸攻东林者乘间入之。所举措往往不协清议，先后为御史李若星、给事中孙振基所劾。帝皆优诏慰留之。已，兵部主事卜履吉为署部事都御史孙玮所论。焕以履吉罪轻，拟夺俸三月。给事中赵兴邦劾焕徇私。焕疏辨，再乞罢。向高言：“今国事艰难，人才日寡。在野者既赐环无期，在朝者复晨星无几，乃大小臣工，日寻水火，甚非国家福也。臣愿自今已后共捐成心，忧国事，议论听之言官，主张听之当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发舒而毋患当事之摧残，天下事尚可为也。”因请谕焕起视事，焕乃出。

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时熙、魏云中于外。三人尝力攻汤宾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于是御史汤兆京守故事争，且诋焕。焕屡疏讦辩，杜门不出，诏慰起之。兆京以争不得，投劾径归。其同官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及户部郎中贺烺交章劾焕擅权，请还振基等于言路。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焕请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阙前，出城待命。帝犹遣谕留。给事中李成名复劾焕伐异党同，焕遂称疾笃，坚不起。逾月，乃许乘传归。

四十六年，吏部尚书郑继之去国。时党人势成，清流斥逐已尽。齐党亓诗教挚尤张。以焕为乡人老而易制，力引焕代继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听诗教指挥，不敢异同，由是素望益损。帝终以焕清操，委信之。及明年七月，辽东告警，焕率廷臣诣文华门固请帝临朝议政。抵暮，始遣中官谕之退，而诸军机要务废阁如故。焕等复具疏趣之，且作危语曰：“他日蓟门蹂躏，敌人叩阍，陛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帝由是嗛焉。考满当增秩，寝不报。焕寻卒，恤典不及。光宗立，

始赐如制。熹宗初，赠太子太保。

郑继之，字伯孝，襄阳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除余干知县。迁户部主事，历郎中。迁宁国知府，进四川副使，以养亲归。服除，久之不出。万历十九年，用给事中陈尚象荐，起官江西，进右参政。召为太仆少卿，累迁大理卿。东征师罢，吏部尚书李戴议留戍兵万五千，令朝鲜供亿。继之曰：“既留兵，自当转饷，柰何疲敝属国。”议者韪之。为大理九年，擢南京户部尚书，就改吏部。

四十一年，吏部尚书赵焕罢。时帝虽倦勤，特谨铨部选，久不除代。以继之有清望，明年二月，乃召之代焕。继之久处散地，无党援。然是时言路持权，齐、楚、浙三党尤横，大僚进退，惟其喜怒。继之故楚产，习楚人议论，且年八十余，耄而愦，遂一听党人意指。文选郎中王大智者，继之所倚信。其秋以年例出御史宋匋、潘之祥，给事中张键，南京给事中张笃敬于外，皆尝攻汤宾尹、熊廷弼者也。时定制，科道外迁必会都察院吏科，继之不令与闻。比考选科道，中书舍人张光房，知县赵运昌、张廷拱、旷鸣鸾、濮中玉当预，而持议颇右于玉立、李三才，遂见抑，改授部曹。大智同官赵国琦以为言。大智怒，构于继之逐之去。由是御史孙居相、张五典、周起元等援年例故事以争，且为光房等五人称枉，吏科都给事中李瑾亦以失职抗疏劾大智。御史唐世济则右吏部，诋居相等。居相、瑾怒，交章劾世济。给事中、御史复助世济排击居相。居相再疏力攻大智，大智乃引疾去。继之亦觉其非，不为辩。

至明年二月，胡来朝为文选，出兵科都给事中张国儒、御史马孟祯、徐良彦于外，复不咨都察院、吏科。国儒已陪推京卿，法不当出外；孟祯、良彦则素忤党人，故来朝抑之。继之不能禁。时居相等已去国，独瑾再争，诋继之、来朝甚力。来

朝等不能难，其党思以众力胜之，于是诸御史群起攻瑾。瑾争之强，疏三上。来朝等亦三疏诋讦，词颇穷。来朝乃言：“年例协赞之旨，实秉国者调停两袒，非可为制，乞改前令从事。”帝一无所处分。瑾方奉使，自引去。其秋，给事中梅之焕、御史李若星、张五典年例外转，所司复不预闻。吏科韩光裕、御史徐养量稍言之，然势孤，竟不能争也。时缙云李鋕以刑部尚书兼署都察院，亦浙党所推毂。四十五年，大计京官，继之与鋕司其事，考功郎中赵士谔、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绍吉等意，继之受成而已。一时与党人异趣者，贬黜殆尽，大僚则中以拾遗，善类为空。

继之以笃老累疏乞休，帝辄慰留不允。明年春，稽首阙下，出郊待命。帝闻，命乘传归。又数年卒，年九十二。赠少保。

赞曰：张瀚、王国光、梁梦龙皆以才办称，杨巍、赵焕、郑继之亦负清望，及秉铨政，蒙诟议焉。于时政府参怀，言路胁制，固积重难返，然以公灭私之节，诸人盖不能无愧云。

列传第一百十四

海瑞　何以尚　丘橓　吕坤　郭正域

海瑞，字汝贤，琼山人。举乡试。入都，即伏阙上《平黎策》，欲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识者壮之。署南平教谕。御史诣学宫，属吏咸伏谒，瑞独长揖，曰：“台谒当以属礼，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迁淳安知县。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宗宪子过淳安，怒驿吏，倒悬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过毋供张。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发藿金数千，纳之库，驰告宗宪，宗宪无以罪。都御史鄢懋卿行部过，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车马。懋卿恚甚。然素闻瑞名，为敛威去，而属巡盐御史袁淳论瑞及慈谿知县霍与瑕。与瑕，尚书韬子，亦抗直不谄懋卿者也。时瑞已擢嘉兴通判，坐谪兴国州判官。久之，陆光祖为文选，擢瑞户部主事。

时世宗享国日久，不亲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独上疏曰：

臣闻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称其任，亦惟以责寄臣工，使尽言而已。臣请披沥肝胆，为陛下陈之。

昔汉文帝贤主也，贾谊犹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责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虽有及民之美，将不免于怠废，此谊所大虑也。

陛下天资英断，过汉文远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节用爱人，使天下贯朽粟陈，几致刑措。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反刚明之质而误用之。至谓遐举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

迩者严嵩罢相，世蕃极刑，一时差快人意。然嵩罢之后，犹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汉文帝远甚。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谀之甚也。然愧心馁气，退有后言，欺君之罪何如！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顾其家者，内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偏。而谓陛下不顾其家，人情乎？诸臣徇私废公，得一官多以欺败，多以不事事败，实有不足当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谓陛下厌薄臣工，是以拒谏。执一二之不当，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于过举，而恬不知怪，诸臣之罪大矣。《记》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此之谓也。

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垂训，修身立命曰“顺受其正”矣，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尧、舜、禹、汤、文、武，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

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至于仙桃天药，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书于乾祐山，孙奭曰：“天何言哉？岂有书也！”桃必采而后得，药必制而后成。今无故获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赐者，有手执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为妄诞以欺陛下，而陛下误信之，以为实然，过矣。

陛下将谓悬刑赏以督责臣下，则分理有人，天下无不可治，而修真为无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违，此陛下之计左也。既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同心，今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至今首称之。然诸臣宁为嵩之顺，不为材之逆，得非有以窥陛下之微，而潜为趋避乎？即陛下亦何利于是。

陛下诚知斋斋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尽区区，惟陛下垂听焉。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顷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会帝有疾，烦懑不乐，召阁臣徐阶议内禅，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视事。”又曰：“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

御便殿，岂受此人诟詈耶？”遂逮瑞下诏狱，究主使者。寻移刑部，论死。狱上，仍留中。户部司务何以尚者，揣帝无杀瑞意，疏请释之。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诏狱，昼夜搒讯。越二月，帝崩，穆宗立，两人并获释。

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闻状，以瑞且见用，设酒馔款之。瑞自疑当赴西市，恣饮啖，不顾。主事因附耳语：“宫车适晏驾，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既释，复故官。俄改兵部。擢尚宝丞，调大理。

隆庆元年，徐阶为御史刘康所劾，瑞言：“阶事先帝，无能救于神仙土木之误，畏威保位，诚亦有之。然自执政以来，忧勤国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鹰犬，捕噬善类，其罪又浮于高拱。”人韪其言。

历两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属吏惮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势家硃丹其门，闻瑞至，黝之。中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瑞锐意兴革，请浚吴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赖其利。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徐阶罢相里居，按问其家无少贷。下令飚发凌厉，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窜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机告讦，故家大姓时有被诬负屈者。又裁节邮传冗费。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顿，由是怨颇兴。都给事中舒化论瑞，滞不达政体，宜以南京清秩处之，帝犹优诏奖瑞。已而给事中戴凤翔劾瑞庇奸民，鱼肉搢绅，沽名乱政，遂改督南京粮储。瑞抚吴甫半岁。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将履新任，会高拱掌吏部，素衔瑞，并其职于南京户部，瑞遂谢病归。

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

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十二年冬，居正已卒，吏部拟用左通政。帝雅重瑞名，畀以前职。明年正月，召为南京右佥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愿比古人尸谏之义，大略谓：“陛下励精图治，而治化不臻者，贪吏之刑轻也。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礼之说，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礼，而民则何辜哉？”因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谓今当用此惩贪。其他规切时政，语极剀切。独劝帝虐刑，时议以为非。御史梅鹍祚劾之。帝虽以瑞言为过，然察其忠诚，为夺鹍祚俸。

帝屡欲召用瑞，执政阴沮之，乃以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素偷惰，瑞以身矫之。有御史偶陈戏乐，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提学御史房寰恐见纠擿，欲先发，给事中钟宇淳复怂恿，寰再上疏丑诋。瑞亦屡疏乞休，慰留不允。十五年，卒官。

瑞无子。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簏，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赠太子太保，谥忠介。

瑞生平为学，以刚为主，因自号刚峰，天下称刚峰先生。尝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尚可存古人遗意。”故自为县以至巡抚，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

始救瑞者何以尚，广西兴业人，起家乡举。出狱，擢光禄丞。又以劾高拱坐谪。拱罢，起雷州推官，终南京鸿胪卿。

丘橓，字茂实，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由行人擢刑科给事中。三十四年七月，倭六七十人失道流劫，自太平直逼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等闭城不敢出，阅二日引去。给事御史劾时彻及守备诸臣罪，时彻亦上其事，词多隐护。　舜劾其欺

罔，时彻及侍郎陈洙皆罢。帝久不视朝，严嵩专国柄。橓言权臣不宜独任，朝纲不宜久弛，严嵩深憾之。已，劾嵩党宁夏巡抚谢淮、应天府尹孟淮贪黩，谢淮坐免。是年，嵩败，舜劾由嵩进者顺天巡抚徐绅等五人，帝为黜其三。迁兵科都给事中。劾南京兵部尚书李遂、镇守两广平江伯陈王谟、锦衣指挥魏大经咸以贿进，大经下吏，王谟革任。已，又劾罢浙江总兵官卢镗。寇犯通州，总督杨选被逮。及寇退，橓偕其僚陈善后事宜，指切边弊。帝以橓不早劾选，杖六十，斥为民，余谪边方杂职。橓归，敝衣一箧，图书一束而已。隆庆初，起任礼科，不至。寻擢南京太常少卿，进大理少卿。病免。神宗立，言官交荐。张居正恶之，不召。

万历十一年秋，起右通政。未上，擢左副都御史，以一柴车就道。既入朝，陈吏治积弊八事，言：

臣去国十余年，士风渐靡，吏治转汙，远近萧条，日甚一日。此非世运适然，由风纪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满，河南道例书称职。外吏给由，抚按官概与保留。以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交市之资。敢徇私而不敢尽法，恶无所惩，贤亦安劝？此考绩之积弊，一也。

御史巡方，未离国门，而密属之姓名，已盈私牍。甫临所部，而请事之竿牍，又满行台。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听人颐指。此请托之积弊，二也。

抚按定监司考语，必托之有司。有司则不顾是非，侈加善考，监司德且畏之。彼此结纳，上下之分荡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访察之积弊，三也。

贪墨成风，生民涂炭，而所劾罢者大都单寒软弱之流。苟百足之虫，傅翼之虎，即赃秽狼籍，还登荐剡。严小吏而宽大吏，详去任而略见任。此举劾之积弊，四也。

惩贪之法在提问。乃豺狼见遗，狐狸是问，徒有其名。或阴纵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驳以相延，或朦胧以幸免。即或终竟其事，亦必博长厚之名，而以尽法自嫌。苞苴或累万金，而赃止坐之铢黍。草菅或数十命，而罚不伤其毫厘。此提问之积弊，五也。

荐举纠劾，所以劝儆有司也。今荐则先进士而举监，非有凭藉者不与焉。劾则先举监而进士，纵有訾议者罕及焉。晋接差委，专计出身之途。于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诸人自分低昂，吏民观瞻顿异。助成骄纵之风，大丧贤豪之气。此资格之积弊，六也。

州县佐贰虽卑，亦临民官也，必待以礼，然后可责以法。今也役使谴诃，无殊舆隶。独任其污黩害民，不屑禁治。礼与法两失之矣。学校之职，贤才所关，今不问职业，而一听其所为。及至考课，则曰“此寒官也”，概与上考。若辈知上官不我重也，则因而自弃；知上官必我怜也，又从而日偷。此处佐贰教职之积弊，七也。

科场取士，故有门生、座主之称。若巡按，举劾其职也。乃劾者不任其怨，举者独冒为恩。尊之为举主，而以门生自居，筐篚问遗，终身不废。假明扬之典，开贿赂之门，无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见于天下也。方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既以官而得富，还以富而市官。此餽遗之积弊，八也。

要此八者，败坏之源不在于外，从而转移亦不在于下也。昔齐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而齐国大治。陛下诚大奋乾刚，痛惩吏弊，则风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

疏奏，帝称善。敕所司下抚按奉行，不如诏者罪。

顷之，言：“故给事中魏时亮、周世选，御史张榜、李复聘以忤高拱见黜，文选郎胡汝桂以忤尚书被倾，宜赐甄录。御

史于应昌构陷刘台与王宗载同罪，宗载遗戍而应昌止罢官。劳堪巡抚福建，杀侍郎洪朝选。御史张一鲲监应天乡试，王篆子之鼎夤缘中式。钱岱监湖广乡试，先期请居正少子还就试，会居正卒不果，遂私中篆子之衡。曹一夔身居风宪，盛称冯保为顾命大臣。硃琏则结冯保为父，游七为兄。此数人者，得罪名教，而亦止罢官。此纲纪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臣初八台，誓扫除积弊。今待罪三月，而大吏恣肆，小吏贪残，小民怨咨，四方赂遗如故，臣不职可见。请罢斥以儆有位 。”时已迁刑部右侍郎。帝优诏报之。召时亮、世选、椟、复聘、汝桂还，削庆昌、堪、一鲲、一夔、琏籍，贬岱三秩。未几，偕中官张诚往籍张居正家。还，转左侍郎，增俸一秩。寻拜南京吏部尚书，卒官。赠太子太保，谥简肃。

橓强直好搏击，其清节为时所称云。

吕坤，字叔简，宁陵人。万历二年进士。为襄垣知县，有异政。调大同，征授户部主事，历郎中。迁山东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居三年，召为左佥都御史。历刑部左、右侍郎。

二十五年五月，书疏陈天下安危，其略曰：

窃见元旦以来，天气昏黄，日光黯淡，占者以为乱徵。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时要务，为陛下陈之。

自古幸乱之民有四。一曰无聊之民。饱温无由，身家俱困，因怀逞乱之心，冀缓须臾之死。二曰无行之民。气高性悍，玩法轻生，居常爱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变则淫掠是图。三曰邪说之民。白莲结社，遍及四方，教主传头，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归附之人。四曰不轨之民。乘衅蹈机，妄思雄长。

惟冀目前有变，不乐天下太平。陛下约己爱人，损上益上，则四民皆赤子，否则悉为寇仇。

今天下之苍生贫困可知矣。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今国家之财用耗竭可知矣。数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木费，又各几百万矣。土不加广，民不加多，非有雨菽涌金，安能为计？今国家之防御疏略可知矣。三大营之兵以卫京师也，乃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边之兵以御外寇也，皆勇于挟上，怯于临戎。外卫之兵以备征调资守御也，伍缺于役占，家累于需求，皮骨仅存，折冲奚赖？设有千骑横行，兵不足用，必选民丁。以怨民斗怨民，谁与合战？

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关陇气寒土薄，民生实艰。自造花绒，比户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无休，千手经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紬，苏、松之锦绮，岁额既盈，加造不已。至饶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须，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诚一切停罢，而江南、陕西之人心收矣。

以采木言之。丈八之围，非百年之物。深山穷谷，蛇虎杂居，毒雾常多，人烟绝少，寒暑饥渴瘴疠死者无论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难移，倘遇阻艰，必成伤殒。蜀民语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价虽一株千两，比来都下，为费何止万金！臣见楚、蜀之人，谈及采木，莫不哽咽。苟损其数，增其直，多其岁月，减其尺寸，而川、贵、湖广之人心收矣。

以采矿言之。南阳诸府，比岁饥荒。生气方苏，菜色未变。

自责报殷户，是半已惊逃。自供应矿夫工食、官兵口粮，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严旨切责，而抚按畏罪不敢言。今矿沙无利，责民纳银，而奸人仲春复为攘夺侵渔之计。朝廷得一金，郡县费千倍。诚敕戒使者，毋散砂责银，有侵夺小民若仲春者，诛无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

宫店租银收解，自赵承勋造四千之说，而皇店开。自朝廷有内官之遣，而事权重。夫市井之地，贫民求升合丝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万方之富，何赖于彼？且冯保八店，为屋几何，而岁有四千金之课。课既四千，征收何止数倍。不夺市民，将安取之？今豪家遣仆设肆，居民尚受其殃，况特遣中贵，赐之敕书，以压卵之威，行竭泽之计，民困岂顾问哉？陛下撤还内臣，责有司输课，而畿甸之人心收矣。

天下宗室，皆九庙子孙。王守仁、王锦袭盖世神奸，藉隔数千里，而冒认王弼子孙；事隔三百年，而妄称受寄财产。中间伪造丝纶，假传诏旨，明欺圣主，暗陷亲王，有如楚王衔恨自杀，陛下何辞以谢高皇帝之灵乎？此两贼者，罪应诛殛，乃止令回籍，臣恐万姓惊疑。诚急斩二贼以谢楚王，而天下宗籓之心收矣。

崇信伯费甲金之贫，十厢珠宝之诬，皆通国所知也。始误于科道之风闻，严追犹未为过。今真知其枉，又加禁锢，实害无辜。请还甲金革去之禄，复五城厂卫降斥之官，而勋戚之人心收矣。

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轻其重，太祖既定为律，列圣又增为例。如轻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则例不得为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见诏狱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从重者皆当圣心。如往年陈恕、王正甄、常照等狱，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废法，陛下犹以为轻，俱加大辟。然则律例又安用乎！诚俯从

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

自古圣明之君，岂乐诽谤之语。然而务求言赏谏者，知天下存亡，系言路通塞也。比来驱逐既多，选补皆罢。天阍邃密，法座崇严，若不广达四聪，何由明照万里？今陛下所闻，皆众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闻矣。一人孤立万乘之上，举朝无犯颜逆耳之人，快在一时，忧贻他日。陛下诚释曹学程之系，还吴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别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

朝鲜密迩东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邻鸭绿，晋州直对登、莱。倘倭夷取而有之，籍众为兵，就地资食，进则断我漕运，退则窥我辽东。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国家大忧也。乃彼请兵而二三其说，许兵而延缓其期；力穷势屈，不折入为倭不止。陛下诚早决大计，并力东征，而属国之人心收矣。

四方输解之物，营办既苦，转运尤艰。及入内库，率至朽烂，万姓脂膏，化为尘土。倘岁一稽核，苦窳者严监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顿间，而一年可备三年之用，岁省不下百万，而输解之人心收矣。

自抄没法重，株连数多。坐以转寄，则并籍家资。诬以多赃，则互连亲识。宅一封而鸡豚大半饿死，人一出则亲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严，兵番搜苦，少年妇女，亦令解衣。臣曾见之，掩目酸鼻。此岂尽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牵，百口难解。奸人又乘机恐吓，挟取资财，不足不止。半年之内，扰遍京师，陛下知之否乎？愿慎抄没之举，释无辜之系，而都下之人心收矣。

列圣在御之时，岂少宦官宫妾，然死于箠楚者，未之多闻也。陛下数年以来，疑深怒盛。广廷之中，狼籍血肉，宫禁之内，惨戚啼号。厉气冤魂，乃聚福祥之地。今环门守户之众，

皆伤心侧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憸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爱一身。陛下卧榻之侧，同心者几人？暮夜之际，防患者几人？臣窃忧之。愿少霁威严，慎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

祖宗以来，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视朝久，人心懈弛已极，奸邪窥伺已深，守卫官军祇应故事。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军夫往来，谁识面貌？万一不测，何以应之？臣望发宫钥于质明，放军夫于日昃。自非军国急务，慎无昏夜传宣。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于今日，强半留中。设令有国家大事，邀截实封，扬言于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愿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于御前发一纸，下会极门，转付诸司照察，庶君臣虽不面谈，而上下犹无欺蔽。

臣观陛下昔时励精为治，今当春秋鼎盛，曾无夙夜忧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贫为事。不知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君欲富则天下贫，天下贫而君岂独富？今民生憔悴极矣，乃采办日增，诛求益广，敛万姓之怨于一言，结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窃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宫中虚无所有，谁忍使陛下独贫？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讟愁叹，难堪入听。陛下闻之，必有食不能咽，寝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复见太平，吁天叩地，斋宿七日，敬献忧危之诚。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圣心警悟者，则人心自悦，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虽悔，将何及耶！

疏入，不报。坤遂称疾乞休，中旨许之。于是给事中戴士衡劾坤机深志险，谓石星大误东事，孙鑛滥杀不辜，坤顾不言，曲为附会，无大臣节。给事中刘道亨言往年孙丕扬劾张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既罢，悉置不问。

初，坤按察山西时，尝撰《闺范图说》，内侍购入禁中。

郑贵妃因加十二人，且为制序，属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进书，结纳宫掖，包藏祸心。坤持疏力辨。未几，有妄人为《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竑议》，略言：“坤撰《闺范》，独取汉明德后者，后由贵人进中宫，坤以媚郑贵妃也。坤疏陈天下忧危，无事不言，独不及建储，意自可见。”其言绝狂诞，将以害坤。帝归罪于士衡等，其事遂寝。

坤刚介峭直，留意正学。居家之日，与后进讲习。所著述，多出新意。初，在朝与吏部尚书孙丕扬善。后丕扬复为吏部，屡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冀臣得亲见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举之罪，死且无憾。”已，又荐天下三大贤，沈鲤、郭正域，其一即坤。丕扬前后推荐，疏至二十余上，帝终不纳。福王封国河南，赐庄田四万顷。坤在籍，上言：“国初分封亲藩二十有四，赐田无至万顷者。河南已封周、赵、伊、徽、郑、唐、崇、潞八王，若皆取盈四万，占两河郡县且半，幸圣明裁减。”复移书执政言之。会廷臣亦力争，得减半。卒，天启初，赠刑部尚书。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与修撰唐文献同为皇长子讲官。皆三迁至庶子，不离讲帷。每讲毕，诸内侍出相揖，惟二人不交一言。

出为南京祭酒。诸生纳赀许充贡，正域奏罢之。李成梁孙以都督就婚魏国徐弘基家，骑过文庙门，学录李维极执而抶之。李氏苍头数十人蹋邸门，弘基亦至。正域曰：“今天子尚皮弁拜先圣，人臣乃走马庙门外乎？且公侯子弟入学习礼，亦国子生耳，学录非抶都督也。”令交相谢而罢。

三十年，征拜詹事，复为东宫讲官。旋擢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三十一年三月，尚书冯琦卒，正域还署部事。夏，庙飨，会日食，正域言：“《礼》，当祭日食，牲未杀，则废。

朔旦宜专救日，诘朝享庙 。”从之。方泽陪祀者多托疾。正域谓祀事不虔，由上不躬祀所致。请下诏饬厉，冬至大祀，上必亲行。帝然之，而不能用。

初，正域之入馆也，沈一贯为教习师。后服阕授编修，不执弟子礼，一贯不能无望。至是，一贯为首辅，沈鲤次之。正域与鲤善，而心薄一贯。会台官上日食占，曰 ：“日从上食，占为君知佞人用之，以亡其国。”一贯怒而詈之，正域曰：“宰相忧盛危明，顾不若瞽史邪 ？”一贯闻之怒 。两淮税监鲁保请给关防，兼督江南、浙江织造，鲤持不可，一贯拟予之，正域亦力争。秦王以嫡子夭未生，请封其庶长子为世子，屡诏趣议。前尚书冯琦持不上，正域亦执不许。王复请封其他子为郡王，又不可。一贯使大珰以上命胁之，正域榜于门曰 ：“秦王以中尉进封，庶子当仍中尉，不得为郡王。妃年未五十，庶子亦不得为世子 。”一贯无以难。及建议欲夺黄光升、许论、吕本谥，一贯与硃赓皆本同乡也，曰 ：“我辈在 ，谁敢夺者！”正域援笔判曰 ：“黄光升当谥，是海瑞当杀也。许论当谥，是沈炼当杀也。吕本当谥，是鄢懋卿、赵文华皆名臣，不当削夺也 。”议上，举朝韪之，而卒不行。

正域既积忤一贯，一贯深憾之。会楚王华奎与宗人华勣等相讦，正域复与一贯异议，由此几得危祸。先是，楚恭王得废疾，隆庆五年薨，遗腹宫人胡氏孪生子华奎、华壁。或云内官郭纶以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为华奎，妃族人如纟孛奴王玉子为华壁。仪宾汪若泉尝讦奏之，事下抚按。王妃持甚坚，得寝。万历八年，华奎嗣王，华壁亦封宣化王。宗人华勣者，素强御忤王。华勣妻，如言女也。是年遣人讦华奎异姓子也，不当立。一贯属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勿上。月余楚王劾华勣疏至，乃上之。命下部议。未几，华勣入都诉通政司邀截实封及华奎

行贿状，楚宗与名者，凡二十九人。子木惧，召华勣令更易月日以上。旨并下部。正域请敕抚按公勘，从之。

初，一贯属正域毋言通政司匿疏事。及华勣疏上，正域主行勘。一贯言亲王不当勘，但当体访。正域曰：“事关宗室，台谏当亦言之。”一贯微笑曰：“台谏断不言也。”及帝从勘议，楚王惧，奉百金为正域寿，且属毋竟楚事，当酬万金，正域严拒之。已而湖广巡抚赵可怀、巡按应朝卿勘上，言详审无左验，而王氏持之坚，诸郡主县主则云“罔知真伪”，乞特遣官再问。诏公卿杂议于西阙门，日晏乃罢。议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单，言人人殊。李廷机以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尽录诸人议，廷机以辞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贯遂嗾给事中杨应文、御史康丕扬劾礼部壅阏群议，不以实闻。正域疏辨，且发子木匿疏、一贯阻勘及楚王馈遗状。一贯益恚，谓正域遣家人导华勣上疏，议令楚王避位听勘，私庇华勣。

当是时，正域右宗人，大学士沈鲤右正域，尚书赵世卿、谢杰、祭酒黄汝良则右楚王。给事中钱梦皋遂希一贯指论正域，词连次辅鲤。应文又言正域父懋尝笞辱于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留中不报。一贯、鲤以楚事皆求去，廷机复请再问。帝以王嗣位二十余年，何至今始发，且夫讦妻证，不足凭，遂罢楚事勿按。正域四疏乞休去。楚王既得安，遂奏劾正域，大略如应文言；且讦其不法数事，请褫正域官。诏下部院集议。廷机微刺正域，而谓其已去，可无苛求。给事中张问达则谓藩王欲进退大臣，不可训，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讦以闻。

俄而妖书事起。一贯以鲤与己地相逼，而正域新罢，因是陷之，则两人必得重祸，乃为帝言臣下有欲相倾者为之。盖微引其端，以动帝意。亡何，锦衣卫都督王之祯等四人以妖书有

名，指其同官周嘉庆为之。东厂又捕获妖人皦生光。巡城御史康丕扬为生光讼冤，言妖书、楚事同一根柢，请少缓其狱，贼兄弟可授首阙下。意指正域及其兄国子监丞正位。帝怒，以为庇反贼，除其名。一贯力救始免。丕扬乃先后捕僧人达观、医者沈令誉等，而同知胡化则告妖书出教官阮明卿手。未几，厂卫又捕可疑者一人曰毛尚文。数日间锒铛旁午，都城人人自危。嘉庆等皆下诏狱。嘉庆旋以治无验，令革任回籍。令誉故尝往来正域家，达观亦时时游贵人门，尝为正域所搒逐，尚文则正域仆也。一贯、丕扬等欲自数人口引正域，而化所讦阮明卿，则钱梦皋婿。梦皋大恚，上疏显攻正域，言：“妖书刊播，不先不后，适在楚王疏入之时。盖正域乃沈鲤门徒，而沈令誉者，正域食客，胡化又其同乡同年，群奸结为死党。乞穷治根本，定正域乱楚首恶之罪，勒鲤闲住。”帝令正域还籍听勘，急严讯诸所捕者。达观拷死，令誉亦几死，皆不承。法司迫化引正域及归德。归德，鲤所居县也。化大呼曰：“明卿，我仇也，故讦之。正域举进士二十年不通问，何由同作妖书？我亦不知谁为归德者。”帝知化枉，释之。

都督陈汝忠掠讯尚文，遂发卒围正域舟于杨村，尽捕媪婢及佣书者男女十五人，与生光杂治，终无所得。汝忠以锦衣告身诱尚文曰：“能告贼，即得之。”令引令誉，且以乳媪龚氏十岁女为徵。比会讯，东厂太监陈矩诘女曰：“汝见妖书版有几？”曰：“盈屋。”矩笑曰：“妖书仅二三纸，版顾盈屋邪？”诘尚文曰：“令誉语汝刊书何日？”尚文曰：“十一月十六日，”戎政尚书王世扬曰；“妖书以初十日获，而十六日又刊，将有两妖书邪？”拷生光妻妾及十岁儿，以针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应。生光仰视梦皋、丕扬，大骂曰：“死则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都御史温纯等力持之，事渐解，

然犹不能具狱。

光宗在东宫，数语近侍曰：“何为欲杀我好讲官？”诸人闻之皆惧。詹事唐文献偕其僚杨道宾等诣一贯争之，李廷机亦力为之地，狱益解。刑部尚书萧大亨具爰书，犹欲坐正域。郎中王述古抵稿于地，大亨乃止。遂坐生光极刑，释诸波及者，而正域获免。方狱急时，逻卒围鲤舍及正域舟，铃柝达旦。又声言正域且逮，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当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既而幸无事，乃归。归三年，巡按御史史学迁勘上楚王所讦事，无状。给事顾士琦因请召还正域，不报。

正域博通载籍，勇于任事，有经济大略，自守介然，故人望归之。扼于权相，遂不复起，家居十年卒。后四年，赠礼部尚书。光宗遗诏，加恩旧学，赠太子少保，谥文毅，官其子中书舍人。

赞曰：海瑞秉刚劲之性，戇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苦节自厉，诚为人所难能。丘橓、吕坤，虽非瑞匹，而指陈时政，炳炳凿凿，鲠亮有足称者。郭正域持楚狱，与执政异趣，险难忽发，僅而后免，危矣哉！以妖书事与坤相首尾，故并著焉。

列传第一百十五

庞尚鹏 宋仪望 张岳 李材 陆树德 萧廪 贾三近 李颐 硃鸿谟 萧彦 弟雍查鐸 孙维城 谢杰 郭惟贤 万象春 钟化民 吴达可

庞尚鹏，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除江西乐平知县。擢御史。偕给事中罗嘉宾出核南京、浙江军饷，请罪参将戚继光、张四维，而尽发胡宗宪失律、贪淫及军兴督抚侵军需状。还朝，出按河南。巡抚蔡汝楠欲会疏进白鹿，尚鹏不可。改按浙江。民苦徭役，为举行一条鞭法。按治乡官吕希周、严杰、茅坤、潘仲骖子弟僮奴，请夺希周等冠带。诏尽黜为民。尚鹏介直无所倚。所至搏击豪强，吏民震慑。已，督畿辅学政。隆庆元年，请帝时御便殿，延见大臣，恤建言得罪者马从谦等。已，又申救给事中胡应嘉，论大学士郭朴无相臣体。擢大理右寺丞。

明年春，朝议兴九边屯、盐。擢尚鹏右佥都御史，与副都御史邹应龙、唐继禄分理。尚鹏辖两淮、长芦、山东三运司，兼理畿辅、河南、山东、江北、辽东屯务。抵昌平，劾内侍张恩擅杀人，两淮巡盐孙以仁赃罪，皆获谴。其秋，应龙等召还，命尚鹏兼领九边屯务。疏列盐政二十事，鹾利大兴。乃自江北躬历九边，先后列上屯政便宜，江北者四，蓟镇者九，辽东、宣、大者各十一，宁夏者四，甘肃者七。奏辄报可。尚鹏权既重，自负经济才，慷慨任事。诸御史督盐政者以事权见夺，欲攻去之。河东巡盐郜永春劾尚鹏行事乖违，吏部尚书杨博议留

之。会中官恶博，激帝怒，谯让，罢博而落尚鹏职，汰屯盐都御史官。时三年十二月也。明年，复坐按浙时验进宫币不中程，斥为民。

神宗立，御史计坤亨等交荐，保定巡抚宋纁亦白其无罪。万历四年冬，始以故官抚福建。奏蠲逋饷银，推行一条鞭法。劾罢总兵官胡守仁，属吏咸奉职。张居正夺情，重谴言者。尚鹏移书救，居正深衔之。会拜左副都御史，居正令吏科陈三谟以给由岁月有误劾之，遂罢去。家居四年卒。浙江、福建暨其乡广东皆以徭轻故德尚鹏，立祠祀。天启中，赐谥惠敏。

宋仪望，字望之，吉安永丰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吴县知县。民输白粮京师，辄破家。仪望令诸区各出公田，计役授田赡之。禁火葬，创子游祠，建书院，惠绩甚著。征授御史。劾大将军仇鸾挟宠自重，疏留中。已，陈时务十二策。巡盐河东，请开桑乾河通宣、大饷道，言：“河发源金龙池下甕城驿古定桥，会众水，东流千余里，入卢沟桥。其间惟大同卜村有丛石，宣府黑龙湾石崖稍险，然不逾五十里，水浅者犹二三尺，疏凿甚易。曩大同巡抚侯钺尝乘小艇赴怀来，历卜村、黑龙湾，安行无虞。又自怀来溯流，载米三十石达之古定河，足利漕可徵。”时方行挖运，率三十石致一石。仪望疏至，下廷议。兵部尚书聂豹言：“河成便漕，兼制敌骑。”工部尚书欧阳必进言：“道远役重。”遂报罢。

仪望寻省母归。还朝，发胡宗宪、阮鹗奸贪状，鹗被逮。二人皆严嵩私人，嵩由是不悦。及受命督三殿门工，嵩子世蕃私贾人金，属必进俾与工事，仪望执不可。工竣，叙劳，擢大理右寺丞。世蕃以为德，仪望请急归，无所谢，世蕃益怒。会灾异考察京官，必进迁吏部，遂坐以浮躁，贬夷陵判官。嵩败，擢霸州兵备佥事。请城涿州，除马户逋税。进大名兵备副使，

改福建。与总兵官戚继光合兵破倭，因列海防善后事。诏从其请。隆庆二年，吏部尚书杨博欲黜仪望，考功郎刘一儒持之，乃镌二秩，补四川佥事。四迁大理少卿。

万历二年，张居正当国，雅知仪望才，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诸府。奏减属郡灾赋。海警稍定，将吏讳言兵，仪望与副使王叔果修战备。倭果至，御之黑水洋，斩获多，进右副都御史。先有诏雪建文诸臣，仪望创表忠祠祀之南京。宋忠臣杨邦畯，仪望乡人也，葬江宁，岁久渐湮，仪望为封其墓，载其祠祀典。故太常卿袁洪愈、祭酒姜宝皆不为居正所喜，仪望荐之朝，渐失居正意。四年，稍迁南京大理卿。逾年改北，被劾罢归。

仪望少师聂豹，私淑王守仁，又从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游。守仁从祀，仪望有力焉。家居数年卒。

张岳，字汝宗，余姚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行人。擢礼科给事中。巡视内府库藏，奏行厘弊八事。已，又陈时政，极言讲学者以富贵功名鼓动士大夫，谈虚论寂，靡然成风。又今吏治方清，独兵部无振刷，推用总兵黄印、韩承庆等，非庸即狡。曹司条例淆乱无章，胥吏朋奸，搏噬将校，其咎必有所归。时徐阶当国，为讲学会，而杨博在兵部，意盖指二人也。博奏辨乞罢，帝慰留之。博自是恶岳。及掌吏部，岳已迁工科左给事中，遂出为云南参议。再迁河南参政。

万历初，张居正雅知岳，用为太仆少卿。再迁南京右佥都御史，督操江。甫到官，会居正父丧谋夺情，南京尚书潘晟及诸给事、御史，咸上疏请留居正。岳独驰疏请令驰驿奔丧，居正大怒。会大计京官，给事中傅作舟等承风劾岳，贬一秩调外，岳遂归。久之，操江佥都御史吕藿、给事中吴绾知居正憾未释，摭劾岳落职闲住。甫两月，居正死，南京御史方万山荐岳，劾

作舟。作舟坐斥，起岳四川参议。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入为左佥都御史，献时政四议。其一言宗簿宜以世次递杀，亲尽则停，俾习四民之业。其一言治河之策，夏镇固当开，沽头亦不可废。并报寝。进左副都御史，上疏评议廷臣贤否，为给事中袁国臣等所论。时已迁刑部右侍郎，坐罢归。

李材，字孟诚，丰城人，尚书遂子也。举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素从邹守益讲学。自以学未成，乞假归。访唐枢、王畿、钱德洪，与问难。隆庆中还朝。由兵部郎中稍迁广东佥事。罗旁贼猖獗，材袭破之周高山，设屯以守。贼有三巢在新会境，调副总兵梁守愚由恩平，游击王瑞由德庆入，身出肇庆中道，夜半斩贼五百级，毁庐舍千余，空其地，募人田之。亡何，倭五千攻陷电白，大掠而去。材追破之石城，设伏海口，伺其遁而歼之，夺还妇女三千余。会奸人引倭自黄山间道溃而东。材声言大军数道至以疑贼，而返故道迎击，尽杀之。又追袭雷州倭至英利，皆遁去，降贼渠许恩于阳江。录功，进副使。

万历初，张居正柄国，不悦材，遂引疾去。居正卒，起官山东。以才调辽东开原。寻迁云南洱海参政，进按察使，备兵金腾。金腾地接缅甸，而孟养、蛮莫两土司介其间，叛服不常。缅部目曰大曩长、曰散夺者，率数千人据其地。材谓不收两土司无以制缅，遣人招两土司来归，而间讨抗命夷阿坡。居顷之，缅遣兵争蛮莫，材合两土司兵败缅众，杀大曩长，逐散夺去。缅帅莽应里益兵至孟养，复击沈其舟，斩其将一人，乃退。有猛密者，地在缅境，数为缅侵夺，举族内徙，有司居之户碗。至是，缅势稍屈，材资遣还故土。亡何，缅人驱象阵大举复仇，两土司告急。材遣游击刘天俸率把总寇崇德等出威缅，渡金沙江，与孟养兵会遮浪，迎击之。贼大败，生擒绣衣贼将三人。

巡抚刘世曾、总兵官沐昌祚以大捷闻，诏令覆勘。未上，而材擢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

材好讲学，遣部卒供生徒役，卒多怨。又徇诸生请，改参将公署为学宫。参将米万春讽门卒梅林等大噪，驰入城，纵囚毁诸生庐，直趋军门，挟赏银四千，汹汹不解。居二日，万春胁材更军中不便十二事，令上疏归罪副使丁惟宁、知府沈鈇等，材隐忍从之。惟宁责数万春，万春欲杀惟宁，跳而免，材遂复劾惟宁激变。诏下鈇等吏，贬惟宁三官，材还籍候勘。时十五年十一月也。御史杨绍程勘万春首乱，宜罪。大学士申时行庇之，置不问，旋调天津善地去。而材又以云南事被讦，遂获重谴。初，有诏勘征缅功，巡按御史苏赞阝言斩馘不及千，破城拓地皆无验，猛密地尚为缅据，材、天俸等虚张功伐，副使陈严之与相附和，宜并罪。帝怒，削世曾籍，夺昌祚禄一年，材、严之、天俸俱逮下诏狱。刑部尚书李世达、左都御史吴时来、大理少卿李栋等，当材、天俸徒，严之镌秩。帝不怿，夺郎中、御史、寺正诸臣俸，典诏狱李登云等亦解官。于是改拟遣戍。特旨引红牌说谎例，坐材、天俸斩，严之除名。大学士时行等数为解，给事中唐尧钦等亦言：“材以夷攻夷，功不可泯。奏报偶虚，坐以死，假令尽虚无实，掩罪为功，何以罪之？设不幸失城池，全军不返，又何以罪之？”帝皆不听。幽系五年，论救者五十余疏。已，天俸以善用火器，释令立功，时行等复为材申理，皆不省。

亡何，孟养使入贡，具言缅人侵轶，天朝救援，破敌有状，闻典兵者在狱，众皆流涕。而楚雄士民阎世祥等亦相率诣阙讼冤。帝意乃稍解，命再勘。勘至，材罪不掩功。大学士王锡爵等再疏为言，帝故迟之，至二十一年四月，始命戍镇海卫。

材所至，辄聚徒讲学，学者称见罗先生。系狱时，就问者

不绝。至戍所，学徒益众。许孚远方巡抚福建，日相过从，材以此忘羁旅。久之赦还。卒年七十九。

陆树德，字与成，尚书树声弟也。嘉靖末进士。除严州推官。行取当授给事、御史，会树声拜侍郎，乃授刑部主事。隆庆四年，改礼科给事中。穆宗御朝讲,不发一语。树德言：“上下交为泰，今睽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训万几？”不报。屡迁都给事中。六年四月，诏辍东宫讲读，树德言：“自四月迄八月，为时甚遥，请非盛暑，仍御讲筵。”不听。穆宗颇倦勤，树德言：“日月交蚀，旱魃为灾，当及时修省。”及帝不豫，又请谨药饵，善保护，仲夏亢阳月，宜益慎起居。帝不悦，疏皆留中。内臣请祈福戒坛，已得旨，树德言：“戒坛度僧，男女扰杂，导淫伤化。陛下欲保圣躬，宜法大禹之恶旨酒，成汤之不迩声色，何必奉佛。”未几，穆宗崩，神宗嗣位，中官冯保挤司礼孟冲而代之。树德言：“先帝甫崩，忽传冯保掌司礼监。果先帝意，何不传示数日前，乃在弥留后？果陛下意，则哀痛方深，万几未御，何暇念中官？”疏入，保大恨。比议祧庙，树德请毋祧宣宗，仍祀睿宗世室，格不行。已，极陈民运白粮之患，请领之漕臣，从之。

树德居言职三年，疏数十上，率侃直。会树声掌礼部，乃量迁尚宝卿。历太常少卿，南京太仆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树德素清严，约束僚吏，屏绝声伎。山东民壮改民兵，戍薊门，隆庆末令岁输银二万四千，罢其戍役。寻命增输三万，树德请如河南例罢之。帝不从，而为免增输之数。德府白云湖故民田，为王所夺，后已还民，王复结中官谋复之。树德争不得，乞休归。久之卒。

萧廪，字可发，万安人。祖乾元，以御史劾刘瑾，廷杖下狱，终云南副使。廪举嘉靖末进士，授行人。隆庆三年擢御史。

因地震，请加礼中宫。已，出核陕西四镇兵食。斥将吏隐占卒数万人归伍。固原州海剌都之地，密迩松山，为楚府牧地。廪言楚府封武昌，牧地在塞下，与寇接，王所收四五百金，而奸宄窟穴，弊甚大，宜谕使献之朝廷。诏可。已，改巡茶马。七苑牧地，养马八千七百余匹，而占地五万五千三百顷有奇。廪但给万二千二百余顷，岁益课二万。万历元年，巡按浙江。请祀建文朝忠臣十二人，从祀王守仁于文庙。寻擢太仆少卿，再迁南京太仆卿。九年，由光禄卿改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时方核天下隐田，大吏争希张居正指增赋，廪令如额而止。境内回回部常群行拾麦穗，间或草窃，耀州以变告。廪抚谕之，戮数人，变遂定；令拾麦毋带兵器，侪偶不得至十人。进右副都御史，移抚浙江。先以赏贡使，岁增造彩币二千。廪请均之福建及徽、宁诸府，从之。已，请减上供织造，不许。迁工部右侍郎，召改刑部。进兵部左侍郎，以官卒。赠尚书。

廪初从欧阳德、邹守益游。制行醇谨，故所至有立。

贾三近，字德修，峄县人。隆庆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吏科给事中。四年六月，疏言：“善治者守法以宜民，去其太甚而已。今庙堂之令不信于郡县，郡县之令不信于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济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额之输，上供之需，边疆之费，虽欲损毫厘不可得。形格势制，莫可如何。且监司考课，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轻宽平和易之士，守令虽贤，安养之心渐移于苛察，抚字之念日夺于征输，民安得不困！乞戒有司务守法。而监司殿最毋但取旦夕功，失惇大之体。”已，复疏言：“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华颠豁齿不就选；人或裹足毁裳，息心仕进。夫乡举岂乏才

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劝 。”诏皆俞允。再迁左给事中，勘事贵州。中道罢遣，遂请急归。

神宗嗣位，起户科给事中。万历元年，平江伯陈王谟以太后家姻，夤缘得镇湖广。三近劾其垢秽，乃不遣。给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韩必显劾谭纶被谪，三近率同列救之，诏增供用库黄蜡岁二万五千，三近等又谏，皆不从。时方行海运，多覆舟，以三近言罢其役。肃王缙 贵，隆庆间用贿以辅国将军袭封，至是又请复庄田，三近再疏争，遂弗予。初，有令征赋以八分为率，不及者议罚。三近请地凋敝者减一分，诏从之。中官温泰请尽输关税、盐课于内库，三近言课税本饷边，今屯田半芜，开中法坏，塞下所资惟此，苟归内帑，必误边计。议乃寝。顷之，擢太常少卿。再迁南京光禄卿，请假归。十二年，召掌光禄，其秋，拜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畿辅大饥，振贷有方。召拜大理卿。未上，以亲老归养。起兵部右侍郎，复以亲老辞，不许。寻卒。

李颐，字惟贞，余干人。隆庆二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博习典故，负才名。万历初，擢御史。同官胡涍、景嵩、韩必显，给事中雒遵相继获谴，抗疏申救，不听。清军湖广、广西，请免士民远戍，只充傍近卫所军，制可。忤张居正，出为湖州知府。迁苏松兵备副使、湖广按察使。郧阳兵变，知府沈鈇且得罪，颐为白其冤，而密歼首乱者。以母丧归。

起故官，莅陕西，进河南右布政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进右副都御史。以定乱兵进兵部右侍郎。长昂桀骜，颐与总兵王保擒其心腹小郎儿等七人，贼遂辩。已，别部伯牙入寇，督将士败之罗文峪，进左侍郎。久之，进右都御史。

时矿税使四出。马堂驻天津，王忠驻昌平，王虎驻保定，张晔驻通州。颐疏言 ：“燕京王气所钟，去陵寝近，开凿必损

灵气 。”又言 ：“畿辅地荒岁俭，而敕使诛求，不遗纤屑，恐临清激变之惨，复见辇毂下 。”已，辽东税使高淮诬劾山海同知罗大器，颐复言 ：“内监外僚，初无统摄，且辽阳矿税，何预蓟门？若皆效淮所为，有司将无遗类。陛下奉天之权，制驭宇内，今尽落宦竖手，朝奏夕报，如响应声。纵所劾当罪，尚非所以为名，何况无辜，暴加摧折 。”皆不报。颐在镇十年，威望大著。中使惮颐廉正，畿民少安。二十九年，以工部右侍郎代刘东星管理河道。议上筑决口，下疏故道，为经久计。甫两月，以劳卒。赠兵部尚书。

颐仕宦三十余年，敝车羸马，布衣蔬食。初为御史，首请祀胡居仁于文庙，寝未行。见居仁裔孙希祖幼且贫，字以女，养之于家。弟谦早卒，以己廕畀其子。

硃鸿谟，字文甫，益都人。隆庆五年进士。授吉安推官。识邹元标于诸生，厚礼之。擢南京御史。元标及吴中行等得罪，鸿谟疏救，语侵居正，斥为民。鸿谟归，杜门讲学，不入城市。居正卒，起故官，出按江西。奏蠲水灾赋，请减饶州磁器，不报。又疏荐建言削籍者，忤旨，夺俸。擢光禄少卿。由大理少卿擢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改抚应天、苏州十府。引二祖节俭之德，请裁上供织造，报闻。吴中徭役不均，令一以田为准，不及百亩者无役，县为立籍，定等差。贵游子弟恣里中，无赖者与共为非，远近讹言谓有不轨谋。鸿谟尽捕之，上疏告变。朝议将用兵，兵部主事伍袁萃亟言于尚书石星，令覆勘，乃解。鸿谟寻入为刑部右侍郎，卒官。不能敛，僚属醵金以办。赠刑部尚书，谥恭介。萧彦，字思学，泾县人。隆庆五年进士。除杭州推官。万历三年，擢兵科给事中。自塞上多警，边吏辄假招降幸赏。彦言 ：“议招逆党，为中国逋亡设耳，乃欲以此招漠北敌人。夫李俊、满四等休养百年，称乱一旦，降人不可处

内地明矣。宜一切报罢 。”从之。以工科左给事中阅视陕西四镇边务。还奏训兵、储饷十事，并允行。

寻进户科都给事中。初，行丈量法，延、宁二镇益田万八千余顷。总督高文荐请三年征赋，彦言 :“西北垦荒永免科税，祖制也。况二镇多沙碛，奈何定永额，使初集流庸怀去志 。”遂除前令。诏购金珠，已，停市，而命以其直输内库。彦言不当虚外府以实内藏，不听。寻上言 :“察吏之道，不宜视催科为殿最。昨隆庆五年诏征赋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万历四年则又以九分为及格，仍令带征宿负二分，是民岁输十分以上也。有司惮考成，必重以敲扑。民力不胜，则流亡随之。臣以为九分与带征二议，不宜并行。所谓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也。”部议允行。未几，浙江巡抚张佳胤复以旧例请，部又从之。彦疏争，乃诏如新令。诏取黄金三千二百两，彦请纳户部言减其半，不从。

擢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都匀答千岩苗叛，土官蒙诏不能制，彦檄副使杨寅秋破擒之。宣慰安国亨诡言献大木，被赉。及征木无有，为彦所劾。国亨惧，诬商夺其木，讦彦于朝。帝怒，欲罪彦。大学士申时行等言国亨反噬，轻朝廷，帝乃止。

改抚云南。时用师陇川，副将邓子龙不善御军，兵大噪，守备姜忻抚定之。而其兵素骄，给饷少缓，遂作乱。鼓行至永昌，趋大理，抵澜沧，过会城。彦调土、汉兵夹攻之，斩首八十，胁从皆抚散。事闻，赉银币。自缅甸叛，孟养、车里二宣慰久不贡。至是修贡，彦抚纳之。

寻以副都御史抚治郧阳。进兵部右侍郎，总制两广军务。日本躏朝鲜。会暹罗入贡，其使请勤王，尚书石星因令发兵捣日本。彦言暹罗处极西，去日本万里，安能飞越大海，请罢其

议。星执不从。既而暹罗兵卒不出。召拜户部右侍郎，寻卒。

彦从同县查鐸学，有志行。服官明习天下事，所在见称。后赠右都御史，谥定肃。

弟雍，广东按察使。宦绩亚于彦，而学过之。时称“二萧

查鐸，字子警，嘉靖四十五年进士。隆庆时，为刑科左给事中。忤大学士高拱，出为山西参议。万历初，官广西副使，移疾归 。缮水西书院 ，讲王畿、钱德洪之学，后进多归之。

孙维城，字宗甫，丘县人。隆庆五年进士。历知浚、太康、任丘三县。万历十年，擢南京御史。初，张居正不奔丧，宁国诸生吴仕期欲上书谏。未发，太平同知龙宗武告之操江胡槟，以闻于居正。会有伪为海瑞劾居正疏者，播之邸抄。宗武意仕期，遂置狱，榜掠七日而卒。居正死，仕期妻讼冤，维城疏言状。槟已擢刑部侍郎，宗武湖广参议，皆落职戍边，天下快之。中官田玉提督太和山，请兼行分守事，帝许之，维城援祖制力陈不可。

俄以救言官范俊，夺俸一年。忤座主大学士许国，出为永平知府。迁赤城兵备副使。缮亭障二百六十所，招史、车二部千余人。以功屡进按察使，兵备如故。部长安兔挟五千骑邀赏，维城请于督、抚，革其市赏而责之，戢不敢肆。寻以右布政使移守宣府，改广东左布政使。二十九年，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河套常犯顺，罢贡市十余年。后复松山，筑边城，诸部长恐，益侵轶。至是，吉囊、卜庄等乞款。闻巡抚王见宾当去，请益切。在宁夏者曰著宰，亦请之巡抚杨时宁。两镇交奏，给事中桂有根请听边臣自主。维城方代见宾，时宁亦迁去，以黄嘉善代，二人并申约束。维城又条善后六事，款事复坚。

初，维城在宣府，与总兵官麻承恩不相能。会承恩亦移镇延绥。一日，维城见城外积沙及城，命余丁除之。承恩绐其众

曰：“食不宿饱，且塞沙可尽乎？”卒遂噪。维城晓之曰：“除城沙，以防寇耳，非谓塞上沙也。”卒悟而散。维城因自劾，帝慰留维城，治哗者。然维城竟坐是得疾，不数月卒。将吏入视其橐，仅俸数金，赙而归其丧。

谢杰，字汉甫，长乐人。万历初进士。除行人。册封琉球，却其馈。其使入谢，仍以金馈，卒言于朝而返之。历两京太常少卿。南京岁祀懿文太子，以祠祭司官代，杰言：“祝版署御名，而遣贱者将事，于礼为亵。请如哀冲、庄敬二太子例，遣列侯。”帝是之，乃用南京五府佥书。累迁顺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属吏被荐者以贿谢，杰曰：“贿而后荐，干戈之盗；荐而后贿，衣冠之盗。”人以为名言。进南京刑部右侍郎。

二十五年春，杰以帝荒于政事，疏陈十规。言：“前此两宫色养维一，今则定省久旷，庆贺亦疏。孝安太后发引，并不亲送。前此太庙时飨皆躬亲，今则皆遣代。前此经筵临御，圣学日勤，今则讲官徒设，讲席久虚。前此披星视朝，今则高拱深居，累年不出。前此岁旱步祷郊坛，今则圜丘大报，久缺斋居；宸宫告灾，亦忘修省。前此四方旱涝，多发帑金，今则采矿榷税。前此用财有节，今则岁进月输；而江右之磁，江南之纟宁，西蜀之扇，关中之绒，率取之逾额。前此乐闻谠言，今则封事甫陈，严纶随降，但经废弃，永不赐环。前此抚恤宗室，恩义有加，今则楚籓见诬，中榼旋出，以市井奸宄，间骨肉懿亲。前此官盛任使，下无旷鳏，今则大僚屡虚，庶官不补。是陛下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言、亲亲、贤贤，皆不克如初矣。”不报。召为刑部左侍郎，擢户部尚书督仓场。时四方遇灾，率请改折，杰请岁运必三百万以上方许议折，从之。三十二年，卒官。

初，杰父教谕廷衮家居老矣，族人假其名逋赋。县令刘禹龙言于御史逮之。杰代讯，几毙。后抚赣，禹龙家居，未尝修隙，时服其量。

郭惟贤，字哲卿，晋江人。万历二年进士。自清江知县拜南京御史。张居正既死，吴中行、赵用贤等犹未录。会皇长子生，诏赦天下，惟贤因请召诸臣。冯保恶其言，谪江山丞。保败，还故官。劾左都御史陈炌希权臣指，论罢御史赵耀、赵应元，不可总宪纪。炌罢去。又荐王锡爵、贾三近、孙鑨、何源、孙丕扬、耿定向、曾同亨、詹仰庇，皆获召。主事董基谏内操被谪，惟贤救之，忤旨，调南京大理评事。给事中阮子孝、御史潘惟岳等交章救。帝怒，夺俸有差。惟贤寻迁户部主事，历顺天府丞。

二十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景王封德安，土田倍诸藩，国绝赋额犹存。及帝弟潞王之国卫辉，悉以景赋予王。王奏赋不及额，帝为夺监司以下俸,责抚按急奏报。惟贤言：“景府赋额皆奸民投献，妄张其数。臣为王履亩，增赋二万五千，非复如往者虚数，王反称不足，何也？且潞去楚远，莫若征之有司，转输潞府。《会典》皇庄及勋戚官庄,遇灾蠲减视民田。今襄、汉水溢，王佃民流亡过半，请蠲如例。”又言：“长沙、宝庆、衡州三卫军戍武冈，而永州、宁远诸卫远戍广西，瘴疠死无数。请分番迭戍武冈，罢其戍广西者。”帝悉报许。承天守备中官以征兴邸旧赋，请罪潜江知县及诸佃民，旨下抚按勾捕。惟贤言：“臣抚楚，事无不当问。今中官问，而臣等为勾捕，臣实不能。”帝直其言而止。寻请以太和山香税充王府逋禄，免加派小民，又请以周敦颐父辅成从祀启圣。诏皆从焉。

入为左佥都御史。言行取不宜久停，言官不宜久系，台员不宜久缺。已，复言天下多故，乃自大僚至监司率有缺不补，

政日废弛，且建言获谴者不下百余人，效忠者皆永弃。帝不纳。寻迁左副都御史。请早建皇储，慎简辅弼，亟行考选，尽下推举诸疏。俱不报。久之，以忧归。起户部左侍郎，未上卒。赠右都御史。天启初，谥恭定。

万象春，字仁甫，无锡人。万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皇女生，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象春力谏，不听。屡迁礼科都给事中。郑贵妃有盛宠，而帝耽于酒。象春因慈宁宫灾疏谏，报闻。时宗室繁衍，岁禄不继，象春议变通。会河南巡抚褚鈇亦奏其事，帝即命象春遍诣河南、山西、陕西诸王府，计画以闻。象春抵河南，方集议，而周府诸宗人疑鈇疏出宗正睦　挈意，群殴睦　挈几死。象春以状闻，帝为夺诸人岁禄。象春复以次诣秦、晋诸藩，奏上便宜十五事，多著为令。真人张国祥乞三年一觐，象春言左道无民社寄，不当在述职之列。时诏许后父永年伯王伟乘肩舆，象春言：“勋戚不乘舆，祖制也。固安伯陈景行、武清伯李伟，太后父，衰白封，始赐肩舆。定国公徐文璧班首重臣，嗣爵久，故亦蒙殊典。今伟非三人比，乞寝前命。”皆不许。孟秋将享庙，帝斋宿宫中，象春言当在便殿，不当于内寝。帝怒，停俸三月。已，因灾异，言：“外吏贪残不当遣缇骑逮问，宫禁邃密不当宿重兵，廷臣建言贬黜当叙迁，内臣有犯当付外廷按治。”帝报闻。象春在谏垣久，前后七十十余疏，多关军国计。请复建文年号，加景帝庙谥，尤为时所称。

出为山东参政。妖贼郭大通为乱，计擒之。历山西左布政使。二十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倭躏朝鲜，滨海郡邑悉戒严。象春拊军民，供馈运，应机立办。中使陈增以矿税至，象春疏论其害。福山知县韦国贤忤增被侵辱，象春力保持之，增遂劾国贤沮挠，象春党庇。诏逮国贤，夺象春俸，遂引疾归。

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未上卒。赠右都御史。

钟化民，字维新，仁和人。万历八年进士。授惠安知县，多异政。御史安九域荐于朝，以俸未及期，移知乐平，治复最。征授御史。与同官何卓、王慎德交章请建储，不报。出视陕西茶马，言：“边塞土寒，独畜马为业。今虑其阑出为厉禁，于是民间孳息与境内贸易俱废，公私缓急亦无所资。请听逾境贩鬻，特不得入番中。又曩宁夏乏饷，岁发万金易米二万七千石，后所司干没，滥征之民。请以垦田粟补之，永停征派。”俱报可。巡按山东，岁旱，请蠲振先发后闻。坐宁夏时取官银交际，为尚宝丞周弘禴所劾，调行人司正。累迁仪制郎中。沈王珵尧由支庶嗣，请封其庶子为郡王，化民持不可。帝传谕曰：“第予虚名，令藉是婚娶耳。”化民奏曰：“沈王子与元子孰亲？王子不即封，虑妨婚娶，元子不即立，不虑妨豫教乎？”帝怒，以化民辞直，无以难。帝命并封三王，化民与顾允成等面诘王锡爵于朝房。寻进光禄丞。二十二年，河南大饥，人相食，命化民兼河南道御史往振。荒政具举，民大悦。既竣，绘图以进。帝嘉之，褒谕者再。擢太常少卿。二十四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讨平南阳矿盗。夹河贼啸聚数千人，复督兵破之。时方采矿，抗疏力谏。

化民短小精悍，多智计。居官勤厉，所至有声。遍历八府，延父老问疾苦。劳瘁卒官，士民相率颂于朝。诏赠右副都御史，赐祠曰忠惠。

吴达可，字安节，宜兴人，尚书俨从孙也。万历五年进士。历知会稽、上高、丰城，并有声。选授御史。疏请御经筵勤学，时与大臣台谏面议政务，报闻。大学士赵志皋久疾乞休，未得请。达可力言志皋衰庸，宜罢，不纳。二十八年正月，请因始和布令，举皇长子册立冠婚礼，简辅臣补台谏，撤矿税中使，

不报。视盐长芦。岁侵，绘上饥民十四图，力请振贷。税使马堂、张日华议加盐税，奸商妄称嘉靖中大同用兵贷其赀三万六千金，请于盐课补给，户部许之。达可皆抗争，事得已。改按江西。税使潘相殴折辅国将军谋圮肢，并系宗人宗达，诬以劫课，劾上饶知县李鸿主使。帝切责谋圮等，夺鸿官。达可言："宗人无故受刑，又重之以诘责，将使天潢人人自危。鸿无辜，不当黜。愿亟正相罪，复鸿官。"同官汤兆京亦极论相罪，且言辽东高淮、陕西梁永、山东陈增、广东李凤、云南杨荣皆元恶，为民害，不可一日留。皆弗听。鸿，吴人，大学士申时行之婿。万历十六年举北闱乡试，为吏部郎中高桂所攻。后七年成进士。至是，抗相，以强直称。相又请开广信铜塘山，采取大木，凿泰和斌姥山石膏，达可复极谏不可，阁臣亦争之，乃寝。还掌河南道事。佐温纯大计京官。寻陈新政要机，痛规首辅沈一贯。疏留中。擢太仆少卿，再迁南京太仆卿。召改光禄，进通政使。镇抚史晋以罪罢，妄投封章诋朝贵。达可封其疏而劾之，晋寻得罪。奏请正疏式、屏谗邪、重驳正、惩奸宄数事，帝嘉纳焉。寻上疏乞休去。卒，赠右副都御史。

赞曰：庞尚鹏诸人历官中外，才谞干局，咸有可称。贾三近陈时政，多长者之言，其言资格，深中积弊。谢杰却属吏馈，亦无愧杨震云。

列传第一百十六

魏学曾 叶梦熊 梅国桢 李化龙 江鐸

魏学曾，字惟贯，泾阳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除户部主事，迁郎中。中官为商人请支刍粮银巨万，学曾持不可，乃已。寻擢光禄少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隆庆初，土蛮大入永平。学曾入驻山海，檄诸将王治道等追击至义院口，大捷。进右副都御史。学曾乃易置将吏，招纳降附，厘屯田二千余顷，数破敌，被赏赉。以疾去。起兵部右侍郎，提督神枢营。旋改吏部，转左侍郎。

穆宗崩，大学士高拱欲去冯保，属言官论劾。学曾遗书大学士张居正曰：“外人皆言公与保有谋，遗诏亦出公手。今日之事，不宜复护此阉。”居正怒。及拱被逐，举朝失色，学曾独大言曰：“上践阼伊始，辄逐顾命大臣，且诏出何人，不可不明示百官。”要诸大臣诣居正邸争之。诸大臣多不往，居正亦辞以疾。自是益忤。出为南京右都御史。未上，给事中宗弘暹希居正指劾之。诏以故官候调，学曾遂归。居正殁逾年，起南京户部右侍郎。召为右都御史，督仓场。寻以南京户部尚书致仕。

万历十八年，顺义王扯搽力克西赴青海，火落赤、真相犯洮河，副总兵李奎、李联芳先后被杀。朝命尚书郑洛经略七镇，兼领总督，洛固辞总督。明年春，阁臣王锡爵荐学曾。起兵部尚书，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时洛专主款，学曾至，

与议不合，陕西巡抚叶梦熊助之。初，顺义王封，梦熊以谏沮坐得罪，学曾亦为高拱言不便。至是，撦力克助叛，学曾、梦熊欲遂讨之，诋洛玩寇。会撦力克东归，火落赤诸部亦徙去，学曾奏撦力克虽归，阴留精兵二万于嘉峪，欲助火落赤、真相。其说本采诸道路，朝士乃争附和之。锡爵意悔，具疏言状，又遗书责梦熊。而兵部尚书石星以顺义既东，宣、大事急，召洛还定抚议，置学曾疏不问。未几，河套部长土昧明安入市毕，要请增赏。学曾令总兵官杜桐、神木参将张刚、孤山游击李绍祖出不意击斩明安，俘馘四百八十余级，夺马畜器械称是。学曾以功加太子少保。而明安子摆言太声言复仇，号召诸部。

明年，哱拜反，遂煽诸部为乱。拜，西部人也。嘉靖中得罪其部长，父兄皆见杀，拜跳脱来降，骁勇屡立战功。前督抚王崇古、石茂华先后奏加副总兵，遂多畜亡命。子承恩，拜梦妖物入妻施胁而生，狼形枭啼，性狠戾。拜老，承恩袭父爵。十九年，洮、河告警，御史周弘禴举承恩及指挥土文秀、拜义子哱云等。巡抚党馨檄文秀西援，拜谒经略郑洛，愿与子承恩从出师。馨恶其自荐，抑损之，拜以故心怨。至金城，见诸镇兵皆出其下。比贼退，取道塞外还，寇骑遇之皆辟易，遂有轻中外心。馨数裁拜，且按承恩罪箠之二十，云、文秀亦以他故怨馨。会戍卒请衣粮久弗给，拜遂嗾军锋刘东旸、许朝作乱。二十年三月，杀馨及副使石继芳，逼总兵官张维忠缢死。云、文秀杀游击梁琦、守备马承光，东旸称总兵，奉拜为谋主，承恩、朝为左、右副总兵，云、文秀为左、右参将。承恩遂陷玉泉营、中卫、广武，河西望风靡。惟文秀徇平虏，参将萧如薰坚守不下。贼既取河西四十七堡，且渡河，复诱河套著力兔、宰僧犯平虏、花马池。全陕皆震动。

学曾檄副总兵李昫率游击吴显趋灵州，别遣游击赵武趋鸣

沙州，沿河扼贼南渡，而自驻花马池，当贼卫。昫等渡河，贼将多遁去，四十七堡皆复，惟宁夏镇城尚为贼据。著力兔等中外相呼应，拜、文秀攻赵武于玉泉。云引著力兔攻平虏，如薰设伏射杀云。昫救武，围亦解。四月，昫引兵与故总兵牛秉忠抵镇城下。帝已擢董一奎为总兵，李蕡副之，已，复擢如薰代一奎，而以麻贵代蕡。未至，昫等攻城。贼于东西二门各出骁骑三千搏战，步卒列火车为营。官军击之，夺其车百辆，追奔入湖，贼溺死无算。副总兵王通战尤力。家丁高益等乘胜入北门，后兵不继被杀，通亦负伤，榆林游击俞尚德战死。翼日，朝、文秀胁庆王上东城，乞暂罢兵，诡言愿献首恶。会官军粮尽，乃引退，休近堡。

学曾日夜趣刍饷，调延绥、庄浪、兰、靖、榆林兵。道回远，所治舟亦未具，乃驻花马池，俟军至移灵州。顷之，延绥游击姜显谟、都司萧如蕙，甘州故总兵张杰及麻贵军皆至，复抵镇城攻之。贼计延绥、榆林兵出内虚，勾黄台吉妻，令其子舍达大、从子火落赤、土昧铁雷掠旧安边、砖井堡以牵我兵。承恩复以间合寇兵，伏延汉渠，掠粮车二百。学曾自花马池还灵州，被围，救至而解。贵等数攻城不能克，贼杀庆王妃，尽掠其宫人金帛。牛秉忠战伤右股，乃复退师。帝用尚书星言，赐学曾尚方剑督战。会宁夏巡抚硃正色、甘肃巡抚叶梦熊、监军御史梅国桢，诸大将刘承嗣、董一奎、李如松先后至军，六月复攻城，连战不下。

梦熊，字男兆，归善人。嘉靖四十年进士。由福清知县入为户部主事，转饷宁夏。改御史，以谏受把汉那吉降，贬郧阳丞。累迁赣州知府，平黄乡贼。迁浙江副使，改永平。万历十七年冬，由山东布政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寻改陕西，进右副都御史。以请讨撦力克，与经略洛议相左。廷议方右洛，

绌其议不用。会搘力克东归，洛亦还宣、大，乃移梦熊甘肃，与学曾共事。梦熊有胆决，敢任事。会拜反，上疏自请讨贼，帝然之。以六月至灵州，与学曾合。

国桢，字克生，麻城人。少雄杰自喜，善骑射。举万历十一年进士。除固安知县。中官诣国桢请收责于民，国桢伪令民鬻妻以偿。民夫妇哀恸，中官为毁券。擢御史，会拜反，学曾师久无功。时宁远伯李成梁方被论，廷议欲遣为大将，未敢决，国桢独疏保之。乃遣成梁子如松为提督，将辽东、宣、大、山西诸镇兵以往。而国桢监其军，遂与如松至宁夏。

初，学曾欲招东旸、朝，令杀拜父子赎罪，遣卒叶得新往。四人方约同死，折得新胫，置之狱。巡抚硃正色以贼诡请降，而张杰尝总宁夏兵，故与拜善，遣杰入城招之。朝乃舁得新见杰，得新大骂贼，被杀，杰亦系不遣。而学曾以贼求抚为之请，帝切责。及是，城中百户姚钦、武生张遐龄射书城外，约内应，夜半举火。外兵不至，贼杀其党五十人，钦缒城出，来奔。当是时，贼外以求抚缓兵，而阴结寇为助，然粮尽，势且困。七月，学曾与梦熊、国桢定计，决黄河大坝水灌之，水抵城下。时套寇卜失兔、庄秃赖以三万骑犯定边、小盐池，用土昧铁雷为前锋，而别遣宰僧以万骑从花马池西沙湃口入，为拜声援。麻贵击之右沟，寇稍挫，分趋下马关及鸣沙洲。学曾令游击龚子敬扼沙湃口，而檄延绥总兵官董一元捣土昧铁雷巢，斩首百三十余级，寇大惊引去。遇子敬，围之十重，子敬死，寇亦去，贼援遂绝。学曾益决大坝水。八月，河决堤坏，复缮治之，城外水深八九尺，东西城崩百余丈。著力兔、宰僧复入李刚堡。如松、贵等击败之，追奔至贺兰山。贼益惧求款，未决，会学曾得罪罢。朝命以梦熊代，梦熊遂成功。

初，学曾之遣人招东旸、朝也，留固原十余日以俟之，帝

责其玩寇；李昫渡河又稍迟，松山、河套寇先入，官军用是再失利。学曾尝上疏令监军无与兵事，帝为饬国桢如其言，国桢颇憾之。及至军，劾诸将观望，而颇以玩寇为学曾罪。给事中许子伟亦劾学曾惑于招抚，误国事。国桢又言佥事随府从城上跃下，贼令四人下取，我军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数万断我粮道，杀戮无算，匿不以奏。帝遂大怒，逮学曾至京。然学曾逮未逾月，城坏而大军入，贼竟以破灭。

梦熊既代学曾，亦赐尚方剑。时调度灵州，独国桢监军宁夏。贼被围久，食尽无援，而城受水浸，益大崩。国桢挟诸将趋南关。秉忠先登，国桢大呼，诸将毕登。贼退据大城，攻数日不下。国桢使间绐东旸、朝、承恩互相杀，以降贳其罪。三人内猜疑，东旸、朝遂先诱杀承恩党文秀。承恩亦与其党周国柱诱东旸、朝杀之；尽悬东旸、朝、文秀首城上，开门降。如松率兵围拜家。拜仓皇缢，阖室自焚死。梦熊自灵州驰至，下令尽诛拜党及降人二千，慰问宗室士庶。宁夏平。梦熊、正色、国桢各上捷奏，而俘承恩献京师。帝御门受贺，诏磔承恩于市，梦熊、正色、国桢各廕世官，如松功第一，如薰、贵、秉忠等加恩有差。学曾初夺职为民，叙功，以原官致仕。

学曾任事劳勋。灌城招降之策，本其所建。及宣捷，帝召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志皋、位力为学曾解，尚书星以下多白学曾无罪。国桢亦上疏言：“学曾应变稍缓，臣请责诸将以振士气，而逮学曾之命，发自臣疏，窃自悔恨。学曾不早雪，臣将受万世讥。”如松亦言：“学曾被逮时，三军雨泣。”梦熊亦推功学曾。帝初不听，既而复其官。居家数年卒。梦熊以功进右都御史。

初，卜失兔为都督，其部长切尽台吉最用事。切尽台吉死，卜失兔不能制诸部。经略郑洛专事羁縻。学曾以洮河之变，恶

诸部为逆，袭杀明安。会拜反，著力兔、宰僧遂声言与拜为一家，而卜失兔、庄秃赖亦引兵助之。及拜诛，切尽台吉之比吉率著力兔、宰僧、庄秃赖等顿首花马池塞下，悔罪求款。梦熊为奏请。帝以梦熊初主学曾，责其前后异议，令要诸部缚叛赎罪。著力兔等求款益坚，梦熊乃与巡抚田乐奏上四镇款战机宜，俟朝议。中外相仗莫敢决，卜失兔遂率诸部大入定边。总兵官麻贵等击却之，梦熊以功加太子少保。未几，切尽台吉从子青把都儿犯甘肃，总兵官杨浚、副总兵何崇德御之，斩首六百余级。梦熊复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寻入为南京工部尚书，而以都御史李汶代。自洮河变后，寇颇轻中国。招抚议既绝，诸部数入犯，四镇遂频岁用兵云。梦熊虽功多，其品望远出学曾下。卒官。

国桢既招降承恩，以梦熊贪功杀降，劾其罪。梦熊奏辨，言：“拜所畜家人皆死士，缓一二日，东旸、朝党复集，必再乱。臣宁负杀降名，以绝祸本。”帝为下诏和解之。论功，擢国桢太仆少卿。逾年，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久之，迁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在镇三年，节省市赏银十五万两有奇。父丧归，未起而卒。赠右都御史。

李化龙，字于田，长垣人。万历二年进士。除嵩县知县。年甫二十，胥吏易之。化龙阴察其奸，悉召置之法，县中大治。迁南京工部主事，历右通政使。

二十二年夏，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初，总兵官李成梁破杀泰宁速把亥，其子把兔儿弟炒花据旧辽阳以北，居两河之中，益结土蛮为患。其年四月，把兔儿围辽阳，朵颜小歹青、福余伯言儿分犯锦、义，掠清细河，巡抚韩取善坐免。化龙受事甫两月，把兔儿与伯言儿等寇镇武，又约土蛮子卜言台周犯右屯。把兔儿先至吴家坟。化龙与总兵官董一元定计先击把兔、

伯言儿，伯言儿中流矢死，把兔被伤。卜言台周至，攻右屯不利，亦解去。于是把兔、小歹青、卜言台周益相结，谋复前耻。化龙与一元严备之。一元又出塞，捣巢有功，而把兔伤重竟死，边塞袭服。详具一元传。化龙进兵部右侍郎。

明年，小歹青悔祸款塞，请开木市于义州，且告朵颜长昂将犯边。已，长昂果犯锦、义，副总兵李如梅击却之。歹青言既信，化龙遂许其请。上疏曰：

环辽皆敌也，迤北土蛮种类多不可数。近边者，直宁前则长昂，直锦、义则小歹青，直广宁、辽、沈则把兔、炒花、花大，直开、铁则伯言、烧兔，其在东边海西则猛骨孛罗、那林孛罗、卜寨，皆与辽地项背相望。并墙围猎，则刁斗声相闻，盖肘腋忧也。自那卜被剿，数年东陲无事。去年把兔、伯言战死，炒花、花大一败涂地。今伯言子宰赛受罚，入市广宁，辽、沈、开、铁间警报渐希。所未驯伏者，惟小歹青与长昂耳。

小歹青素凶狡，雄长诸部。西助长昂，东助炒花。大举动以数万，小窃则飞骑出没锦、义间。自周之望、柏朝翠战殁，无敢以一矢加遗。凌河上下方数百里，野多暴骨，民无宁宇。远虑者每以河西不保为虞。今乃叩关求市，臣遍询将领及彼地居民，佥言木市开有五利。

河西无木，皆在边外，叛乱以来，仰给河东，以边警又不时至。故河西木贵于玉，市通则材木不可胜用。利一。所疑于歹青者，无信耳。彼重市为生路，当市时必不行掠。即今年市而明年掠，我已收今年不掠之利矣。利二。辽东马市，成祖所开，无他赏，本听商民与交易。木市与马市等，有利于民，不费于官。利三。大举之害酷而希，零窃之害轻而数。小歹青不掠锦、义，零窃少矣。又西不助长昂，东不助炒花，则敌势渐分。即宁前、广宁患亦渐减。且大举先报，又得预为备。利四。

零窃既希，边人益得修备。利五。

疏入，从之。化龙寻以病去，木市亦停止。其后总兵官马林复议开市，与巡抚李植相左，论久不决，小歹青遂复为寇云。

二十七年三月，化龙起故官，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兼巡抚四川，讨播州叛臣杨应龙。应龙之先曰杨铿。明初内附，授宣慰使。应龙性猜狠嗜杀。数从征调，恃功骄蹇。知川兵脆弱，阴有据蜀志，间出剽州县。嬖小妻田雌凤，谗杀妻张氏，屠其家。用诛罚立威，所属五司七姓不堪其虐，走贵州告变。巡抚叶梦熊疏请大征。诏不听，逮系重庆狱。应龙诡将兵征倭自效，得脱归。复逮，不出。四川巡抚王继光发兵讨，覆于白石，应龙诿罪诸苗。朝廷命邢玠总督。值东西用兵，势未能穷治，因招抚之。应龙益结生苗，夺五司七姓地，并湖广四十八屯以畀之，岁出侵掠。是年二月，败官军于飞练堡，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等皆死。已，复破杀綦江参将房嘉宠、游击张良贤，投尸蔽江下。伪军师孙时泰请直取重庆，捣成都，劫蜀王为质，而应龙迁延，声言争地界，冀曲赦如曩时。化龙至成都，征兵未至，亦谬为好语縻之。

帝闻綦江破，大怒。追褫前四川、贵州巡抚谭希思、江东之职，而赐化龙剑，假便宜讨贼。贼焚东坡、烂桥，梗湖、贵路，又焚龙泉，走都司杨惟忠。化龙劾诸大帅不用命者，沈尚文逮治，童元镇、刘廷皆革职充为事官。诸军大集，化龙先檄水西兵三万守贵州，断招苗路，乃移重庆，大誓文武。明年二月，分八道进兵。川师四路：总兵官刘綎由綦江，总兵官马孔英由南川，总兵官吴广由合江，副将曹希彬受广节制，由永宁。黔师三路：总兵官童元镇由乌江，参将硃鹤龄受元镇节制，统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总兵官李应祥由兴隆。楚师一路分两翼：总兵官陈璘由偏桥，副总兵陈良玭受璘节制，由龙泉。每路兵

三万，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贵州巡抚郭子章驻贵阳，湖广巡抚支可大移沅州，化龙自将中军策应。帝以楚地辽阔，又擢江鐸为佥都御史，巡抚偏、沅。湖广设偏沅巡抚，自鐸始也。

推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进，据桑木镇，綎复自綦江入。应龙以劲兵二万属其子朝栋曰：“尔破綦江，驰南川，尽焚积聚，彼无能为也。”比抗诸路兵，皆大败，应龙顿足叹曰：“吾不用时泰计，今死矣！”或言水西佐贼，化龙诘之疆臣，斩贼使，二氐交遂绝。乌江兵败绩，逮下元镇于理，诸将益奋。綎先入娄山关，直抵海龙囤，璘、疆臣兵亦至。贼势急，上囤死守，遣使诈降。化龙檄诸将斩使，焚书。以綎与应龙有旧，谕无通贼，綎械其人以自明。八路兵皆会囤下，筑长围困之，更番迭攻。六月，綎破土、月二城，应龙窘，与二妾俱缢。明晨，官军入城，七子皆被执。诏磔应龙尸并子朝栋于市。自出师至灭贼，凡百有十四日。播自唐乾符中入杨氏，二十九世，八百余年，至应龙而绝，以其地置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川、贵。

化龙初闻父丧，以金革起复，至是乞归终制。三十一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与淮、扬巡抚李三才奏开淤河，由直河入泇口抵夏镇二百六十里，避黄河吕梁之险。再以忧去，未代。叙前平播功，晋兵部尚书，加少保，廕一子世锦衣指挥使。

三十五年夏，起戎政尚书。化龙以京营根本，奏陈十一滥、十二苦、十九宜，又上屯政十二事，皆置不理。兵部自二十七年后，左、右侍郎皆空署。未几，尚书萧大亨亦致仕，化龙掌部事。三十七年正月，京师讹言寇至，民争避匿，边民逃入都门者亦数万，九门昼闭。辅臣言兵部尚书惟一人，何以应猝变，帝亦不报。辽战士二万余皆老弱，而税监高淮肆虐，辽人切齿。化龙请停税课，且增兵万人，又条上兵食款战之策，帝皆不报。

一品秩满，加柱国、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官，年七十。谥襄毅，赠少师，加赠太师。

化龙具文武才。播州之役，以刘綎骄蹇，先摧挫之而荐其才，故綎为尽力。开河之功 ，为漕渠永利，详见《河渠志》。

江鐸，字士振，仁和人。高祖玭，景泰时为礼科给事中。劾石亨怙宠罔上，有直声。官至山东参政。曾祖澜，正德时南京礼部尚书。卒谥文昭。祖晓，嘉靖中工部侍郎。父圻，万历初广西提学佥事。父母疾，尝药舐粪。居丧寝苫三年，经寝室必俯其首，妻经夫庐亦然。卒，门人私谥为孝端先生。自玭至鐸五世皆进士。而晓弟晖，正德中为庶吉士，与舒芬等谏南巡受杖。世宗时，由编修出为河南佥事。鐸登第在万历二年。授刑部主事。累官山西按察使，擢抚偏、沅。夹攻杨应龙有功，与郭子章皆廕一子世锦衣指挥。

丁母艰去。夺情，命留讨皮林诸洞蛮，平之。详具《陈璘传》。以劳疾归。卒，赠兵部右侍郎。

赞曰：哱拜一降人耳，虽假以爵秩，而凭藉未厚。仓猝发难，据镇城，联外寇，边鄙为之骚然，武备之弛，有由来矣。杨应龙恶稔贯盈，自速殄灭。然盘踞积久，地形险恶，非师武臣力，奏绩岂易言哉！李化龙之功可与韩雍、项忠相埒，较宁夏之役，难易悬殊矣。

列传第一百十七

刘台 冯景隆 孙继先 傅应祯 王用汲 吴中行 子亮元 从子宗达 赵用贤 孙士春 艾穆 乔璧星 叶春及 沈思孝 丁此吕

刘台，字子畏，安福人。隆庆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万历初，改御史。巡按辽东，坐误奏捷，奉旨谯责。四年正月，台上疏劾辅臣张居正，曰：

臣闻进言者皆望陛下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纳谏之明，而辅臣无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

祖宗进退大臣以礼。先帝临崩，居正托疾以逐拱，既又文致之王大臣狱。及正论籍籍，则抵拱书，令勿惊死。既迫逐以示威，又遗书以市德，徒使朝廷无礼于旧臣。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非开国元勋，生不公，死不王。成国公硃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违祖训，赠以王爵。给事中陈吾德一言而外迁，郎中陈有年一争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贿厚施，缘例陈乞，将无底极。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用内阁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荐用张四维、张瀚。四维在翰林，被论者数矣。其始去也，不任教习庶吉士也。四维之为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顾用之，夫亦以四维善机权，多凭藉，自念亲老，旦暮不测，二三年间谋起复，任四维，其身后托乎？瀚生平无善状。巡抚陕西，赃秽狼籍。及骤躇铨衡，唯诺若簿吏，官缺必请命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亲戚知识，则亲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故，则恩故之党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权其贿赂，而其他则徒拥虚名。闻居正贻南京都御史赵锦书，台谏毋议及冢宰，则居正之胁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

祖宗朝，诏令不便，部臣犹訾阁拟之不审。今得一严旨，居正辄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曰“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陈，部院题覆，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至于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败类者，常不举行，盖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贯以不听指授，调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气，莫敢展布，所惮独科臣耳。居正于科臣既啖之以迁转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迟，谁肯舍其便利，甘彼齮齕，而尽死言事哉？往年赵参鲁以谏迁，犹曰外任也；余懋学以谏罢，犹曰禁锢也；今傅应祯则谪戍矣，又以应祯故，而及徐贞明、乔岩、李祯矣。摧折言官，仇视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致诏旨责让，传笑四方矣。规利田宅，则诬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地，今武冈王又得罪矣。为子弟谋举乡试，则许御史舒鳌以京堂，布政施尧臣以巡抚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宫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恶黄州生儒议其子弟幸售，则假县令他事穷治无遗矣。编修李维桢偶谈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

在朝臣工，莫不愤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

疏上，居正怒甚，廷辩之，曰：“在令，巡按不得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台违制妄奏，法应降谪。臣第请旨戒谕，而台已不胜愤。后傅应祯下狱，究诘党与。初不知台与应祯同邑厚善，实有所主。乃妄自惊疑，遂不复顾藉，发愤于臣。且台为臣所取士，二百年来无门生劾师长者，计惟一去谢之。”因辞政，伏地泣不肯起。帝为降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强诺，犹不出视事，帝遣司礼太监孙隆赍手敕宣谕，乃起。遂捕台至京师，下诏狱，命廷杖百，远戍。居正阳具疏救，乃除名为民，而居正恨不已。台按辽东时，与巡抚张学颜不相得。至是学颜为户部，诬台私赎锾，居正属御史于应昌巡按辽东覆之，而令王宗载巡抚江西，廉台里中事。应昌、宗载等希居正意，实其事以闻，遂戍台广西。台父震龙、弟国，俱坐罪。台至浔州未几，饮于戍主所，归而暴卒。是日居正亦卒。

明年，御史江东之讼台冤，劾宗载、应昌。诏复台官，罢

宗载、应昌，下所司廉问。南京给事中冯景隆因言辽东巡抚周咏与应昌共陷台，应昌已罢，咏尚为蓟辽总督，亦宜罢。南京御史孙继先亦发学颜陷台罪。帝方向学颜。以景隆疏中并劾李成梁，学颜为成梁讼。继先又并劾学颜、成梁。乃谪景隆蓟州判官，继先临清州判官，置学颜不问。已而江西巡抚曹大埜、辽东巡抚李松，勘报宗载、应昌等朋比倾陷皆有状。刑部以故入论，奏宗载等遣戍、除名、降黜有差。赠台光禄少卿，廕一子。天启初，追谥毅思。

冯景隆，浙江山阴人。万历五年进士。尝讼赵世卿冤，且请召张位、习孔教，申救御史魏允贞，至是谪官。后量移南阳推官。

孙继先，字胤甫，盂人。隆庆五年进士。居正既败，继先请召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并及余懋学、赵应元、傅应祯、硃鸿谟、孟一脉、王用汲。又荐魏学曾、宋纟熏、张岳、毛纲、胡执礼、王锡爵、贾三近、温纯、曹科、陈有年、硃光宇、赵参鲁等诸人。既坐谪，终南京吏部主事。

傅应祯，字公善，安福人。隆庆五年进士。除零陵知县。歼洞庭剧寇，论杀祁阳巨猾，民赖以安。调知溧水。万历三年，征授御史。张居正当国，应祯其门生也，有所感愤，疏陈重君德、苏民困、开言路三事，言：

迩者雷震端门兽吻，京师及四方地震叠告，曾未闻发诏修省，岂真以天变不足畏耶？真定抽分中使，本非旧典，正统间尝暂行之，先帝纳李芳言，已诏罢遣，而陛下顾欲踵行失德之事，岂真以祖宗不足法耶？给事中硃东光奏陈保治，初非折槛解衣者比，乃竟留中不报，岂真以人言不足恤耶？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误宋，不可不深戒也。

陛下登极初，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

免三征七，恩至渥也。乃上轸恤已至，而下延玩自如，曾未有担负相属者，何哉？小民一岁之入，仅足给一岁，无遗力以偿负也。近乃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诸臣畏谴，督趣倍严。致流离接踵，怨咨愁叹，上彻于天。是岂太平之象，陛下所乐闻者哉？请下明诏，自非官吏干没，并旷然除之。民困既苏，则灾沴自弭。

陛下登极初，召用直臣石星、李已，臣工无不庆幸。近则赵参鲁纠中涓而谪为典史，余懋学陈时政而锢之终身，他如胡执礼、裴应章、侯于赵、赵焕等封事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臣请擢参鲁京职，还懋学故官，为人臣进言者劝。

疏奏，居正以疏中王安石语侵己，大怒，调旨切责；以其词及懋学，执下诏狱，穷治党与。应祯濒死无所承，乃谪戍定海。给事中严用和、御史刘天衢等疏救，不听。方应祯下狱，给事中徐贞明偕御史李祯、乔岩入视之。锦衣帅余廕以闻，三人亦坐谪。

十一年，用御史孙继先言，召复官。帝将幸昌平阅寿宫，而蓟镇告警，应祯止帝勿行，且陈边备甚悉。优诏答之。俄擢南京大理寺丞。将行，奏荐海内知名士三十七人。寻移疾归，三年而卒。赠本寺右少卿。应祯与同邑刘台同举进士，为御史，同忤居正得祸，乡人并祠祀之。

王用汲，字明受，晋江人。为诸生时，郡被倭，客兵横市中。会御史按部至，用汲言状。知府曰：“此何与诸生事？”用汲曰：“范希文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矧乡井之祸乃不关诸生耶？”举隆庆二年进士，授淮安推官。稍迁常德同知，入为户部员外郎。

万历六年，首辅张居正归葬其亲，湖广诸司毕会。巡按御史赵应元独不往，居正嗛之。及应元事竣得代，即以病请。佥

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憾应元，且迎合居正意，属都御史陈炌劾应元规避，遂除名。用汲不胜愤，乃上言：

御史应元以不会葬得罪辅臣，遂为都御史炌所论，坐托疾欺罔削籍，臣窃恨之。夫疾病人所时有，今在廷大小诸臣，曾以病请者何限。御史陆万钟、刘光国、陈用宾皆以巡方事讫引疾，与应元不异也，炌何不并劾之？即炌当世宗朝，亦养病十余年。后夤缘攀附，骤列要津。以退为进，宜莫如炌。己则行之，而反以责人，何以服天下？陛下但见炌论劾应元，以为恣情趋避，罪当罢斥。至其意所从来，陛下何由知之。如昨岁星变考察，将以弭灾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习孔教，则以邹元标之故；礼部张程，则以刘台之故；刑部浮躁独多于他部，则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后劣转赵志皋，又以吴中行、赵用贤而迁怒。盖能得辅臣之心，则虽屡经论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辅臣之心，则虽素负才名之张岳，难免以不及论调。臣不意陛下省灾塞咎之举，仅为宰臣酬恩报怨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酬其私，可不为太息矣哉！

孟子曰：“逢君之恶其罪大。”臣则谓逢相之恶其罪更大也。陛下天纵圣明，从谏勿咈。诸臣熟知其然，争欲碎首批鳞以自见。陛下欲织锦绮，则抚臣、按臣言之；欲采珍异，则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仓光禄，则台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见嘉纳，或遂停止，或不为例。至若辅臣意之所向，不论是否，无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结其欢，望风张其焰者，是臣所谓逢也。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恶者，炌特其较著者尔。

以臣观之，天下无事不私，无人不私，独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听断，而委政于众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无所顾忌，小臣益苦行私而无所诉告，是驱天下而使之奔

走乎私门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习之，内外章奏躬自省览，先以意可否焉，然后宣付辅臣，俾之商榷。阅习既久，智虑益弘，几微隐伏之间，自无逃于天鉴。夫威福者，陛下所当自出；乾纲者，陛下所当独揽。寄之于人，不谓之旁落，则谓之倒持。政柄一移，积重难返，此又臣所日夜深虑，不独为应元一事已也。

疏入，居正大怒，欲下狱廷杖。会次辅吕调阳在告，张四维拟削用汲籍，帝从之。居正以罪轻，移怒四维，厉色待之者累日。用汲归，屏居郭外，布衣讲授，足不贱城市。居正死，起补刑部。未上，擢广东佥事。寻召为尚宝卿，进大理少卿。会法司议胡槾、龙宗武杀吴仕期狱，傅以谪戍。用汲驳奏曰："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之。盖谓如上文，罪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之律也。仕期之死，槾非主使者乎？宗武非听上司主使者乎？今仅谪戍，不知所遵何律也。"上欲用用汲言，阁臣申时行等谓仕期自毙，宜减等，狱遂定。寻迁顺天府尹。历南京刑部尚书，致仕。

用汲为人刚正，遇事敢为。自尹京后，累迁皆在南，以强直故也。卒，赠太子太保，谥恭质。

吴中行，字子道，武进人。父性，兄可行，皆进士。性，尚宝丞。可行，检讨。中行甫冠，举乡试，性诫无躁进，遂不赴会试。隆庆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学士张居正，中行座主也。万历五年，居正遭父丧，夺情视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倡疏奏留，举朝和之，中行独愤。适彗出西南，长竟天，诏百官修省，中行乃首上疏曰："居正父子异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

而责以訏谟远猷，调元熙载，岂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谨守圣贤义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丧，子曰：‘予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王子请数月之丧，孟子曰：‘虽加一日愈于已。’圣贤之训何如也？在律，虽编氓小吏，匿丧有禁；惟武人得墨衰从事，非所以处辅弼也。即云起复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遽起视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

疏既上，以副封白居正。居正愕然曰：“疏进耶？”中行曰：“未进不敢白也。”明日，赵用贤疏入。又明日，艾穆、沈思孝疏入。居正怒，谋于冯保，欲廷杖之。翰林院侍讲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田一俊、李长春，修撰习孔教、沈懋学俱具疏救，格不入。学士王锡爵乃会词臣数十人，求解于居正，弗纳。遂杖中行等四人。明日，进士邹元标疏争，亦廷杖，五人者，直声震天下。中行、用贤并称吴、赵。南京御史硃鸿谟疏救五人，亦被斥。中行等受杖毕，校尉以布曳出长安门，舁以板扉，即日驱出都城。中行气息已绝，中书舍人秦柱挟医至，投药一匕，乃苏。舆疾南归，刲去腐肉数十脔，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

九年，大计京官，列五人察籍，锢不复叙。居正死，士楚当按苏、松，怃然曰：“吾何面目见吴、赵二公！”遂引疾去。三谟已擢太常少卿，寻与士楚俱被劾削籍。廷臣交荐中行，召复故官，进右中允，直经筵。大学士许国攻李植、江东之，诋中行、用贤为其党。中行奏辨，因乞罢，不许。再迁右谕德。御史蔡系周劾植，复侵中行，中行求去，章四上。诏赐白金、文绮，驰传归。言者屡荐，执政抑不召。久之，起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同里佥事徐常吉尝讼中行，事已解，给事中王嘉谟复摭旧事劾之，命家居俟召。寻卒。后赠礼部右侍郎。

子亮、元，从子宗达。亮官御史，坐累贬官，终大理少御。元，江西布政使。宗达，少傅、建极殿大学士。亮尚志节，与顾宪成诸人善。而元深疾东林,所辑《吾徵录》，诋毁不遗力。兄弟异趣如此。

赵用贤，字汝师，常熟人。父承谦，广东参议。用贤举隆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万历初，授检讨。张居正父丧夺情，用贤抗疏曰：“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尽于一日。臣又窃怪居正之勋望积以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莫若如先朝杨溥、李贤故事，听其暂还守制，刻期赴阙，庶父子音容乖睽阻绝于十有九年者，得区区稍伸其痛于临穴凭棺之一恸也。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乃今哓哓为辅臣请留，背公议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国是之日淆也。”疏入，与中行同杖除名。用贤体素肥，肉溃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用贤有女许御史吴之彦子镇。之彦惧及，深结居正，得巡抚福建。过里门，不为用贤礼，且坐镇于其弟下，曰：“婢子也”，以激用贤。用贤怒，已察知其受居正党王篆指，遂反币告绝。之彦大喜。

居正死之明年，用贤复故官，进右赞善。江东之、李植辈争向之，物望皆属焉。而用贤性刚，负气傲物，数訾议大臣得失，申时行、许国等忌之。会植、东之攻时行，国遂力诋植、东之，而阴斥用贤、中行，谓：“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于是用贤抗辨求去，极言朋党之说，小人以之去君子、空人国，词甚激愤。帝不听其去。党论之兴，遂自此始。

寻充经筵讲官。再迁右庶子，改南京祭酒。荐举人王之士、

邓元锡、刘元卿，清修积学。又请建储，宥言官李沂罪。居三年，擢南京礼部右侍郎。以吏部郎中赵南星荐，改北部。寻以本官兼教习庶吉士。

二十一年，王锡爵复入内阁。初，用贤徙南，中行、思孝、植、东之已前贬，或罢去，故执政安之。及是，用贤复以争三王并封语侵锡爵，为所衔。会改吏部左侍郎，与文选郎顾宪成辨论人才，群情益附，锡爵不便也。用贤故所绝婚吴之彦者，锡爵里人，时以佥事论罢，使其子镇讦用贤论财逐婿，蔑法弃伦。用贤疏辨，乞休。诏礼官平议。尚书罗万化以之彦其门生，引嫌力辞。锡爵乃上议曰：“用贤轻绝，之彦缓发，均失也。今赵女已嫁，难问初盟；吴男未婚，无容反坐。欲折其衷，宜听用贤引疾，而曲贷之彦。”诏从之。用贤遂免归。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复力诋用贤，请据律行法。都御史李世达、侍郎李祯疏直用贤，斥两人谗谄，遂为所攻。高攀龙、吴弘济、谭一召、孙继有、安希范辈皆坐论救褫职。自是朋党论益炽。中行、用贤、植、东之创于前，元标、南星、宪成、攀龙继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

用贤长身耸肩，议论风发，有经济大略。苏、松、嘉、湖诸府，财赋敌天下半，民生坐困。用贤官庶子时，与进士袁黄商榷数十昼夜，条十四事上之。时行、锡爵以为吴人不当言吴事，调旨切责，寝不行。家居四年卒。天启初，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毅。

孙士春、士锦，崇祯十年同举进士。士春，字景之。第三人及第，授编修。明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夺情视事，未几入阁。少詹事黄道周劾之，下狱。士春上疏曰：“嗣昌墨衰视事，既已罔效，陛下简入纶扉，自应力辞新命。乃阅其奏牍，徒计岁月久近间，绝无哀痛恻怛之念，何奸悖一至此也！陛下破格夺

情，曰人才不足故耳。不知人才所以不振，正由爱功名、薄忠孝致之。且无事不讲储材，有事轻言破格，非用人无弊之道也。臣祖用贤，首论故相夺情，几毙杖下，腊败肉示子孙。臣敢背家学，负明主，坐视纲常扫地哉？”帝怒，谪广东布政司照磨。祖孙并以攻执政夺情斥，士论重之。后复故官，终左中允。

艾穆，字和父，平江人。以乡举署阜城教谕，邻郡诸生赵南星、乔璧星皆就学焉。入为国子助教。张居正知穆名，欲用为诰敕房中书舍人，不应。万历初，擢刑部主事。进员外郎，录囚陕西。时居正法严，决囚不如额者罪。穆与御史议，止决二人。御史惧不称，穆曰：“我终不以人命博官也。”还朝，居正盛气谯让。穆曰：“主上冲年，小臣体好生德，佐公平允之治，有罪甘之。”揖而退。

及居正遭丧夺情，穆私居叹息，遂与主事沈思孝抗疏谏曰：“自居正夺情，妖星突见，光逼中天。言官曾士楚、陈三谟甘犯清议，率先请留，人心顿死，举国如狂。今星变未销，火灾继起。臣敢自爱其死，不洒血一为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动曰为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纲常。而元辅大臣者，纲常之表也。纲常不顾，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为之者，例也；而万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弃先王之制，而从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腆颜就列矣。异时国家有大庆贺、大祭祀，为元辅者，欲避则害君臣之义，欲出则伤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居正又何以自处也！徐庶以母故辞于昭烈曰：‘臣方寸乱矣。’居正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耶？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臣闻古圣帝明王劝人以孝矣，未闻从而夺之也。为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闻为所夺也。以礼义廉耻风天下犹恐不足，顾乃夺之，使天下为人子者，皆忘三年之爱于其父，常纪坠矣。异时即欲

以法度整齐之，何可得耶！陛下诚眷居正，当爱之以德，使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则纲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万民莫不一于正，灾变无不可弭矣 。”

时吴中行、赵用贤请令居正奔丧，葬毕还朝，而穆、思孝直请令终制，故居正尤怒。中行、用贤杖六十，穆、思孝皆八十加梏堣，置之诏狱。越三日，以门扉舁出城，穆遣戍凉州。创重不省人事，既而复苏，遂诣戍所。穆，居正乡人也。居正语人曰 ：“ 昔严分宜时未有同乡攻击者，我不得比分宜矣 。”九年，大计，复置穆、思孝察籍。

及居正死，言官交荐，起户部员外郎。迁西川佥事，屡迁太仆少卿。十九年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故崇阳知县周应中、宾州知州叶春及行义过人，穆举以自代，不报。既之官，有告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者，贵州巡抚叶梦熊请征之。蜀人多言应龙强，未易轻举，穆亦不欲加兵，与梦熊异。朝命两抚臣会勘，应龙不愿赴贵州，乃逮至重庆，对簿论斩，输赎，放之还。穆病归，未几卒。后应龙复叛，议者追咎穆，夺其职。

乔璧星，临城人。官右佥都御史，亦巡抚四川。

叶春及，归善人。由乡举授福清教谕。上书陈时政，纚纚三万言。终户部郎中。

沈思孝，字纯父，嘉兴人。举隆庆二年进士。又三年，谒选。高拱署吏部，欲留为属曹，思孝辞焉，乃授番禺知县。殷正茂总制两广，欲听民与番人互市，且开海口诸山征其税，思孝持不可。

万历初，举卓异，又为刑部主事。张居正父丧夺情，与艾穆合疏谏。廷杖，戍神电卫。居正死，召复官，进光禄少卿。政府恶李植、江东之及思孝辈。思孝迁太常少卿，御史龚仲庆希指诋之，思孝遂求去，不许。寻迁顺天府尹，坐宽纵冒籍举

人，贬三秩视事。思孝御三品服自若，被劾，调南京太仆卿，仍贬三秩。未几，谢病归。

吏部尚书陆光祖起为南京光禄卿。寻进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宁夏哱拜叛，诏思孝移驻下马关，为总督魏学曾声援。思孝以兵少，请募浙江及宣、大骑卒各五千，发内帑供军，并乞宥故都御史李材罪，令立功。诏思孝近地召募，而罢材勿遣。思孝与学曾议军事不合，给事中侯庆远劾思孝舍门户而守堂奥，设逻卒以卫妻孥，不任封疆事。改抚河南，辞不赴。

顷之，召为大理卿。中官郝金诈传懿旨下狱，刑部薄其罪，思孝驳诛之。帝悦，进工部左侍郎。陕西织羊绒为民患，以思孝奏，减十之四。进右都御史，协理戎政。初，廷推李祯为首，思孝次之，帝特用思孝。或疑有奥援，给事中杨东明、邹廷彦相继疏劾。帝以廷彦受东明指，谪东明，夺廷彦俸。

二十三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掌外察，黜参政丁此吕。思孝与东之素善此吕。会御史赵文炳劾文选郎蒋时馨受贿，时馨疑思孝嗾之，遂讦思孝先庇此吕，后求吏部不得，以此二事憾已，遂结江东之、刘应秋等，令李三才属文炳。帝恶时馨，罢其官。思孝等疏辨，且求去。丕扬言时馨无罪，此吕受赃有状，思孝不当庇。因上此吕访单，乞归。访单者，吏部当察时，咨公论以定贤否，廷臣因得书所闻以投掌察者。事率核实，然间有因以中所恶者。帝降诏慰留丕扬，逮此吕，诘让思孝。御史俞价、强思、冯从吾，给事中黄运泰、祝世禄，皆为时馨讼冤，语侵思孝、东之。给事中杨天民、马经纶、马文卿又各疏劾思孝，大抵言文炳之疏由思孝，藉以摇丕扬也。思孝屡乞罢，因诋丕扬负国。员外郎岳元声言大臣相攻，宜两罢，似并论丕扬、思孝，而其指特攻时馨以及丕扬。疏方上，文炳忽变其说，谓：“元声、东之述思孝意，迫之救此吕、劾时馨，非己意也。帝

皆置不问。

思孝素以直节高天下，然尚气好胜，动辄多忤，以此吕故，颇被物议。然时馨、此吕皆非端人，丕扬、思孝亦各有所左右。其明年，御史林培请辨忠邪，又力诋思孝、东之；且言：“丕扬杜门半载，辞疏十上，意必得请而后已。思孝则杜门未几，近见从吾、运泰等罢，谓朝廷不难去言官五六人以安我。此人不去，为朝端害。”帝顾思孝厚，谪培官。乾清宫灾，思孝请行皇长子冠礼以回天心。又以日本封事大坏，请亟修战守备，并论赵志皋、石星误国。其秋，丕扬去位，思孝亦引疾，诏驰传归，朝端议论始息。久之，丕扬复起为吏部，御史史记事复诋思孝与顾天埔合谋欲构陷丕扬。顾宪成、高攀龙力辨其诬，而思孝卒矣。天启中，赠太子少保。

丁此吕，字右武，新建人。万历五年进士。由漳州推官征授御史。慈宁宫灾，请撤鳌山，停织造、烧造，还建言谴谪诸臣，去张居正余党，速诛徐爵、游七。报闻。寻劾礼部侍郎高启愚命题示禅授意，谪潞安推官。语详《李植传》。寻迁太仆丞，历浙江右参政。考察论黜，复遣官逮之。大学士赵志皋等再疏乞宥，且言此吕有气节，未必果贪污。丕扬亦言此吕无逮问条，乞免送诏狱。帝皆不从，逮下镇抚，谪戍边。

赞曰：刘台诸人，皆以论张居正得罪。罚最重者，名亦最高。用汲之免也，幸耳。平心论之，居正为相，于国事不为无功；诸人论之，不无过当。然闻谤而不知惧，忿戾怨毒，务快己意。亏盈好还，祸酿身后。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於戏难哉！

列传第一百十八

蔡时鼎 万国钦 王教 饶伸 兄位 刘元震 元霖 汤显祖 李琯 立 卢明诹 杨恂 冀体 硃爵 姜士昌 宋焘 马孟祯 汪若霖

蔡时鼎，字台甫，漳浦人。万历二年进士。历知桐乡、元城，为治清严。征授御史。太和山提督中官田玉兼分守事，时鼎言不可，并及玉不法状。御史丁此吕以劾高启愚被谪，时鼎论救，语侵杨巍、申时行。报闻。已，巡盐两淮。悉捐其羡为开河费，置属邑学田。

还朝，会戚畹子弟有求举不获者，诬顺天考官张一桂私其客冯诗、童维宁及编修史钶子记纯，又滥取冒籍者五人。帝怒，命诗、维宁荷枷，解一桂、钶官。时行等为之解。帝益怒，夺钶职，下诗、维宁吏。法司廷鞫无验，忤旨被让。卒枷二人一月，而调一桂南京。时鼎以事初纠发不由外廷，径从中出，极言“宵人蜚语直达御前，其渐不可长；且尽疑大臣言官有私，则是股肱耳目举不可信，所信者谁也？”帝怒，手札谕阁臣治罪。会时行及王锡爵在告，许国、王家屏仅拟停俸，且请稍减诗、维宁荷校之期，以全其命。帝不从，责时鼎疑君讪上，降极边杂职。又使人讷知发遣冒籍者多宽纵，责府尹沈思孝对状。国、家屏复上言：“人君贵明不贵察。苟任一己见闻，猜防苛密，纵听断精审，何补于治；且使奸人乘机得中伤善类，害胡可言！愿停察访以崇大体，宥言官以彰圣度。”帝不怿，手诏

诘让。是日，帝思时行，遣中使就第劳问。而国等既被责，具疏谢，执争如初。会帝意稍解，乃报闻。时鼎竟谪马邑典史，告归。居二年，吏部拟序迁，不许。御史王世扬请如石星、海瑞、邹元标例，起之废籍，不报。已，起太平推官，进南京刑部主事，就改吏部。

十八年冬，复疏劾时行，略言：“比年天灾民困，纪纲紊斁，吏治混淆。陛下深居宫阙，臣民呼吁莫闻。然群工进言，犹蒙宽贷。乃辅臣时行则树党自坚，忌言益甚。不必明指其失，即意向稍左，亦辄中伤。或显斥于当时，或徐退于后日。致天下谀佞成风，正气消沮。方且内托之乎雅量，外托之乎清明，此圣贤所以重似是之防，严乱德之戒也。夫营私之念重，则奉公之意必衰；巧诈之机熟，则忠诚之节必退。自张居正物故，张四维忧去，时行即为首辅。惩前专擅，矫以谦退；鉴昔严苛，矫以宽平。非不欲示休休之量，养和平之福，无如患得患失之心胜，而不可则止之义微。貌退让而心贪竞，外包容而中忮刻。私伪萌生，欲盖弥著。夫居正之祸在徇私灭公，然其持法任事，犹足有补于国。今也改革其美，而绍述其私；尽去其维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之术。徒思邀福一身，不顾国祸，若而人者，尚可俾相天下哉！”因历数其十失，劝之省改。疏留中。寻进南京礼部郎中。卒官。贫不具含殓，士大夫赙而治其丧。

万国钦，字二愚，新建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婺源知县。征拜御史。言事慷慨，不避权贵。十八年，劾吏部尚书杨巍，被诘让。里居尚书董份，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座主也，属浙江巡按御史奏请存问。国钦言份谄事严嵩，又娶尚书吴鹏已字子女，居乡无状，不宜加隆礼，事遂寝。

初，吏部员外郎赵南星、户部主事姜士昌疏斥政府私人。给事中李春开以出位纠南星、士昌，而其党陈与郊为助。刑部

主事吴正志上疏，言春开、与郊媚政府，干清议，且论御史林祖述保留大臣之非。于是御史赫瀛集诸御史于朝堂，议合疏纠正志，以台体为辞。国钦与周孔教独不署名。瀛大恚，盛气让国钦。国钦曰：“冠豸冠，服豸服，乃日以保留大臣倾善类为事，我不能苟同。”瀛气夺，疏不果上，而正志竟谪宜君典史。奄人袁进等殴杀平民，国钦再疏劾之。

十八年夏，火落赤诸部频犯临洮、巩昌。七月，帝召见时行等于皇极门，咨以方略，言边备废弛，督抚乏调度，欲大有所振饬。时行以款贡足恃为言。帝曰：“款贡亦不足恃。若专务媚敌，使心骄意大，岂有餍足时？”时行等奉谕而退。未几，警报狎至，乃推郑洛为经略尚书行边，实用以主款议也。国钦抗疏劾时行，曰：“陛下以西事孔棘，特召辅臣议战守，而辅臣于召对时乃饰词欺罔。陛下怒贼侵轶，则以为攻抄熟番。临、巩果番地乎？陛下责督抚失机，则以为咎在武臣。封疆偾事，督抚果无与乎？陛下言款贡难恃，则云通贡二十年，活生灵百万。西宁之败，肃州之掠，独非生灵乎？是陛下意在战，时行必不欲战；陛下意在绝和，时行必欲与和。盖由九边将帅，岁馈金钱，漫无成画。寇已残城堡，杀吏民，犹谓计得。三边总督梅友松意专媚敌。前奏顺义谢恩西去矣，何又围我临、巩？后疏盛夸战绩矣，何景古城全军皆覆？甘肃巡抚李廷仪延贼入关，不闻奏报，反代请赎罪。计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而杀掠何止万计！欲仍通市，臣不知于国法何如也。此三人皆时行私党，故敢朋奸误国乃尔。”因列上时行纳贿数事。帝谓其淆乱国事，诬污大臣，谪剑州判官。初，国钦疏上，座主许国责之曰：“若此举，为名节乎，为国家乎？”国钦曰：“何敢为名节，惟为国事耳。即言未当，死生利害听之。”国无以难。

二十年，吏部尚书陆光祖拟量移国钦为建宁推官，饶伸为

刑部主事。帝以二人皆特贬，不宜迁，切责光祖，而尽罢文选郎中王教、员外郎叶隆光、主事唐世尧、陈遴玮等。大学士赵志皋疏救，亦被谯责。国钦后历南京刑部郎中，卒。

王教，淄川人。佐光祖澄清吏治。给事中胡汝宁承权要旨劾之，事旋白。竟坐推国钦、伸，斥为民。

饶伸，字抑之，进贤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十六年，庶子黄洪宪典顺天试，大学士王锡爵子衡为举首，申时行婿李鸿亦预选。礼部主事于孔兼疑举人屠大壮及鸿有私。尚书硃赓、礼科都给事中苗朝阳欲寝其事。礼部郎中高桂遂发愤谪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请得覆试。锡爵疏辨，与时行并乞罢。帝皆慰留之，而从桂请，命覆试。礼部侍郎于慎行以大壮文独劣，拟乙置之。都御史吴时来及朝阳不可。桂直前力争，乃如慎行议，列甲乙以上。时行、锡爵调旨尽留之，且夺桂俸二月。衡实有才名，锡爵大愤，复上疏极诋桂。伸乃抗疏言：“张居正三子连占高科，而辅臣子弟遂成故事。洪宪更谓一举不足重，居然置之选首。子不与试，则录其婿，其他私弊不乏闻。覆试之日，多有不能文者。时来罔分优劣，蒙面与桂力争，遂朦胧拟请。至锡爵讦桂一疏，剑戟森然，乖对君之体。锡爵柄用三年，放逐贤士，援引憸人。今又巧护己私，欺罔主上，势将为居正之续。时来附权蔑纪，不称宪长。请俱赐罢。”

疏既入，锡爵、时行并杜门求去。而许国以典会试入场，阁中遂无一人。中官送章奏于时行私第，时行仍封还。帝惊曰：“阁中竟无人耶？”乃慰留时行等，而下伸诏狱。给事中胡汝宁、御史林祖述等复劾伸及桂，以媚执政。御史毛在又侵孔兼，谓桂疏其所使。孔兼奏辨求罢。于是诏诸司严约所属，毋出位沽名，而削伸籍，贬桂三秩，调边方，孔兼得免。伸既斥，朝士多咎锡爵。锡爵不自安，屡请叙用。起伸南京工部主事，

改南京吏部。引疾归，遂不复出。熹宗即位，起南京光禄寺少卿。天启四年累官刑部左侍郎。魏忠贤乱政，请告归。所辑《学海》六百余卷，时称其浩博。

兄位。累官工部右侍郎。母年百岁，与伸先后以侍养归。

先是，任丘刘元震、元霖兄弟俱官九列，以母年近百岁，先后乞养亲归，与伸兄弟相类。一时皆以为荣。元震，字元东，隆庆五年进士。由庶吉士万历中历官吏部侍郎。天启中，赠礼部尚书，谥文庄。元霖，万历八年进士。历官工部尚书。福王开邸洛阳，有所营建。元霖执奏，罢之。卒，赠太子太保。

汤显祖，字若士，临川人。少善属文，有时名。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闻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致。显祖谢弗往，懋学遂与居正子嗣修偕及第。显祖至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迁礼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显祖上言曰：“言官岂尽不肖，盖陛下威福之柄潜为辅臣所窃，故言官向背之情，亦为默移。御史丁此吕首发科场欺蔽，申时行属杨巍劾去之。御史万国钦极论封疆欺蔽，时行讽同官许国远谪之。一言相侵，无不出之于外。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纵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贵矣。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征贿巨万。抵杭，日宴西湖，鬻狱市荐以渔厚利。辅臣乃及其报命，擢首谏垣。给事中胡汝宁攻击饶伸，不过权门鹰犬，以其私人，猥见任用。夫陛下方责言官欺蔽，而辅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谓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禄植善类，今直为私门蔓桃李，是爵禄可惜也。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是人才可惜也。辅臣不越例予人富贵，不见为恩，是成宪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

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乞立斥文举、汝宁，诫谕辅臣，省愆悔过 。”帝怒，谪徐闻典史。稍迁遂昌知县。二十六年，上计京师，投劾归。又明年大计，主者议黜之。李维祯为监司，力争不得，竟夺官。家居二十年卒。

显祖意气慷慨，善李化龙、李三才、梅国桢。后皆通显有建竖，而显祖蹭蹬穷老。三才督漕淮上，遣书迎之，谢不往。

显祖建言之明年，福建佥事李琯奉表入都，列时行十罪，语侵王锡爵。言惟锡爵敢恣睢，故时行益贪戾，请并斥以谢天下。帝怒，削其籍。甫两月，时行亦罢。琯，丰城人。万历五年进士。尝官御史。既斥归，家居三十年而卒。

显祖子开远，自有传。

逯中立，字与权，聊城人。万历十七年进士。由行人擢吏科给事中。遇事敢言。行人高攀龙，御史吴弘济，南部郎谭一召、孙继有、安希范咸以争赵用贤之罢被斥，中立抗疏曰：“诸臣率好修士，使跧伏田野，诚可惜也。陛下怒言者，则曰‘出朕独断’，辅臣王锡爵亦曰‘至尊亲裁’。臣谓所斥者非正人也，则断自宸衷，固陛下去邪之明 ；即拟自辅臣 ，亦大臣为国之正。若所斥者果正人也，出于辅臣之调旨，而有心斥逐者为妒贤；即出于至尊之亲裁，而不能匡救者为窃位。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当如是乎？陛下欲安辅臣，则罢言者；不知言者罢，辅臣益不自安 。”疏入，忤旨，停俸一岁。

寻进兵科右给事中。有诏修国史，锡爵举故詹事刘虞夔为总裁。虞夔，锡爵门生也，以拾遗劾罢。诸御史言不当召。而中立诋虞夔尤力，并侵锡爵，遂寝召命。未几，文选郎顾宪成等以会推阁臣事被斥，给事中卢明诹救之，亦贬秩。中立上言 ：两年以来，铨臣相继屏斥。尚书孙鑨去矣，陈有年杜门求罢矣，文选一署空曹逐者至再三，而宪成又继之。臣恐今而后，

非如王国光、杨巍，则不能一日为冢宰；非如徐一樯、谢廷寀、刘希孟，则不能一日为选郎。臧否混淆，举错倒置，使黜陟重典寄之权门，用舍斥罚视一时喜怒，公议壅阏，烦言滋起。此人才消长之机，理道废兴之渐，不可不深虑也。且会推阁臣，非自十九年始。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员，而张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辅锡爵之入阁，亦会推也。盖特简与廷推，祖宗并行已久。廷推必谐于佥议，特简或由于私援。今辅臣赵志皋等不稽故典，妄激圣怒，即揭救数语，譬之强笑，而神不偕来，欲以动听难矣。方今疆埸交耸，公私耗敝，群情思乱，识者怀忧。乃朝议纷纭若尔，岂得不长叹息哉！”帝怒，严旨责让，斥明诹为民，而贬中立陕西按察司知事。引疾归，家居二十年卒。熹宗时，赠光禄少卿。

卢明诹，黄岩人。万历十四年进士。

杨恂，字伯纯，代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行人，擢刑科给事中。锦衣冗官多至二千人，请大加裁汰，不用。累迁户科都给事中。朝鲜用兵，冒破帑金不赀。恂请严敕边臣，而劾武库郎刘黄裳侵耗罪。黄裳卒罢去。寻上节财四议，格不行。

王锡爵谢政，赵志皋代为首辅。御史柳佐、章守诚劾之。志皋乞罢，不许。御史冀体极论志皋不可不去。帝怒，责对状。体抗辞不屈，贬三秩，出之外，以论救者众，竟斥为民。恂复论志皋，并及张位。其略曰：“今之议执政者，佥曰拟旨失当也，贪鄙无为也。是固可忧，而所忧有大于是者。许茂橓罢闲锦衣，厚赍金玉为奸，被人缉获。使大臣清节素孚，彼安敢冒昧如此！乃缉获者被责，而行贿者不问。欲天下澄清，其可得耶？可忧者一。杨应龙负固不服，执政贪其重饵，与之交通。如近日綦江捕获奸人，得所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书。其余四缄及黄金五百、白金千、虎豹皮数十，不言所投。臣细询播人，

始嗫嚅言曰‘求票拟耳’。夫票拟，辅臣事也，而使小丑得以利动哉？可忧者二。推升者，吏部职也。迩来创专擅之说以蛊惑圣聪，陛下入其言而疑之。于是内托上意，外诿廷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两者俱无当，则驳令更推；少不如意，谴谪加焉。倘谓简在帝心，非政府所预，何所用者非梓里姻亲，则门墙密契也？如是而犹曰吏部专擅乎？可忧者三。言官天子耳目，纠绳献纳，其职也。迩来进朋党之说以激圣怒，陛下纳其谮而恶之。于是假托天威，肆行胸臆。非显斥于建白之时，则阴中于迁除之日。倘谓断自宸衷，无可挽救，何所斥者非宿昔积怨，则近日深仇也？如是而犹谓言官结党乎？可忧者四。首辅志皋日薄西山，固无足责。位素负物望，乃所为若斯；且其机械独深，朋邪日众，将来之祸，更有难言者。请罢志皋而防位，严饬陈于陛、沈一贯，毋效二人所为。”疏入，忤旨。命镌一级，出之外。志皋、位疏辨，且乞宥恂，于陛、一贯亦论救。乃以原品调陕西按察经历。引疾归。久之，吏部尚书蔡国珍奉诏起废。及恂，未召卒。

冀体，武安人。被废，累荐不起，卒于家。

其时以论志皋获谴者又有硃爵，开州人。由茌平知县召为吏科给事中。尝论时政阙失，因疏志皋、位寝阁壅蔽罪，不报。寻切谏三王并封，且论救硃维京、王如坚等，复劾志皋、位私同年罗万化为吏部。坐谪山西按察知事，卒于家。天启中，赠太仆少卿。

姜士昌，字仲文，丹阳人。父宝，字廷善。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官编修。不附严嵩，出为四川提学佥事。再转福建提学副使，累迁南京国子监祭酒。请罢纳粟例，复积分法，又请令公侯伯子弟及举人尽入监肄业，诏皆从之。累官南京礼部尚书。尝割田千亩以赡宗族。

士昌五岁受书，至“惟善为宝”，以父名辍读拱立。师大奇之。举万历八年进士，除户部主事，进员外郎。请帝杜留中，录遗直，举召对，崇节俭。寻进郎中。以省亲去。还朝，言吏部侍郎徐显卿构陷张位，少詹事黄洪宪力挤赵用贤，宜黜之以警官邪；主事邹元标、参政吕坤、副使李三才素著直谠，宜拔擢以厉士节。又请复连坐之法，慎巡抚之选，旌苦节之士，重赃吏之罚。疏入，给事中李春开劾其出位。遂下诏禁诸司毋越职刺举。已，因风霾，请早建国本。贵妃父郑承宪乞改造父茔，诏与五千金。士昌言：“太后兄陈昌言止五百金，而妃家乃十之，何以示天下？”弗纳。稍迁陕西提学副使，江西参政。

三十四年，大学士沈一贯、沈鲤相继去国。明年秋，士昌赍表入都，上疏曰：

皇上听一贯、鲤并去，舆论无不快一贯而惜鲤。夫一贯招权罔利，大坏士风吏道，恐天下林居贞士与己龃龉，一切阻遏，以杜将来。即得罪张居正诸臣，皇上素知其忠义、注意拔擢者，皆摈不复用，甚则借他事处之。其直道左迁诸人、久经迁转在告者，一贯亦摈不复用。在廷守正不阿、魁磊老成之彦，小有同异，亦巧计罢之。且空部院以便于择所欲用，空言路以便于恣所欲为，空天下诸曹与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于己所欲用所欲为者，又无不可置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辄流涕语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则归己，过则归君，人人知其不忠。

夫鲤不肥身家，不择利便，惟以众贤效之君，较一贯忠邪远甚。一贯既归，货财如山，金玉堆积；鲤家徒壁立，贫无余赀，较一贯贪廉远甚。一贯患鲤邪正相形，借妖书事倾害，非皇上圣明，几至大误。臣以为辅臣若一贯憸邪异常，直合古今奸臣卢　已、章惇而三矣。然竟无一人以鲤、一贯之贤奸为皇

上正言别白者，臣窃痛之。

且一贯之用，由王锡爵所推毂。今一贯去，以锡爵代首揆，是一贯未尝去也。锡爵素有重名，非一贯比。然器量褊狭，嫉善如仇。高桂、赵南星、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高攀龙、孙继有、安希范、谭一召、顾宪成、章嘉祯等一黜不复。顷闻锡爵有疏请录遗佚。谓宜如其所请，召还诸臣，然后敦趣就道，不然，恐锡爵无复出理也。至论劾一贯诸臣，如刘元珍、庞时雍、陈嘉训、硃吾弼，亦亟宜召复，以为尽忠发奸者之劝。至于他臣，以触忤被中伤异同致罢去者，请皆以次拂拭用之。

说者谓皇上于诸臣，虽三下明诏，意若向用，实未欲用者，臣独以为不然。皇上初尝罢傅应祯、余懋学、邹元标、艾穆、沈思孝、吴中行、赵用贤、硃鸿谟、孟一脉、赵世卿、郭惟贤、王用汲等，后又尝谪魏允贞、李三才、黄道瞻、谭希恩、周弘禴、江东之、李植、曾乾亨、冯景隆、马应图、王德新、顾宪成、李懋桧、董基、张鸣冈、饶伸、郭实、诸寿贤、顾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吴正志、王之栋等，旋皆擢用。顷年改调铨曹邹观光、刘学曾、李复阳、罗朝国、赵邦柱、洪文衡等于南京，亦俱渐还清秩。而邹元标起自戍所，累蒙迁擢，其后未有一言忤主，而谓皇上忽复怒之，而调之南，而锢不复用，岂不厚诬皇上也哉。盖皇上本无不用诸臣之心，而辅臣实决不用诸臣之策也。说者谓俗流世坏，宜用洁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独推杨绾、杜黄裳，以其能推贤荐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学术驱斥诸贤，竟以祸宋。为辅臣者可不鉴于此哉。

其意以阴讽李廷机。廷机大恚，疏辨曰：“人才起用，臣等不惟不敢干至尊之权，亦何敢侵吏部职。”士昌见疏，复贻书规之，廷机益不悦，然帝尚未有意罪士昌也。会硃赓亦疏辨如廷机指，帝乃下士昌疏，命罪之。吏部侍郎杨时乔、副都御

史詹沂请薄罚，不许。诏镌三秩为广西佥事。御史宋焘论救，复诋一贯，刺廷机。帝益怒，谪焘平定判官，再谪士昌兴安典史。

士昌好学，励名检。居恒愤时疾俗，欲以身挽之。故虽居散僚，数有论建，竟龃龉以终。士昌谪之明年，礼部主事郑振先劾赓等大罪十二，亦镌三秩，调边方用。

宋焘，泰安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自庶吉士授御史，任气好搏击。出按应天诸府，疏斥首辅硃赓。廷臣继有请，皆责备辅臣，其端自焘发也。及坐谪，旋请假归。卒于家。天启初，赠士昌太常少卿，焘光禄少卿。

马孟祯，字泰符，桐城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分宜知县。将内召，以征赋不及四分，为户部尚书赵世卿所劾，诏镌二秩。甫三日，而民逋悉完。邹元标、万国钦辈亟称之。续授御史。文选郎王永光、仪制郎张嗣诚、都给事中姚文蔚、陈治则，以附政府擢京卿，南京右都御史沈子木年几八十未谢政，孟祯并疏论之。大学士李廷机被劾奏辨，言入仕以来，初无大谬。孟祯驳之曰：“廷机在礼部昵邪妄司官彭遵古，而聂云翰建言忤时，则抑之至死。秉政未几，姜士昌、宋焘、郑振先皆得罪。姚文蔚等滥授京堂，陈用宾等屡拟宽旨。犹不谓之谬哉？”王锡爵辞召，密疏痛诋言者。孟祯及南京给事中段然并上疏极论。寻陈佥商之害，发工部郎陈民志、范钫黩货罪。又陈通壅蔽、录直臣、决用舍、恤民穷、急边饷五事。请召用邹元标、赵南星、王德完，放廷机还田里。皆不报。

三十九年夏，怡神殿灾。孟祯言：“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通下情者惟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内侍，其彻御览与果出圣意否，不得而知，此朝政可虑也。臣子分流别户，入主出奴，爱憎由心，雌黄信口，流言蜚语，腾入禁庭，

此士习可虑也。畿辅、山东、山西、河南，比岁旱饥。民间卖女鬻儿，食妻啖子，铤而走险，急何能择。一呼四应，则小盗合群，将为豪杰之藉，此民情可虑也 。”帝亦不省。

吏部侍郎萧云举佐京察，有所庇，孟祯首疏攻之。论者日众，云举引去。山海参将李获阳忤税监，下狱死，孟祯为讼冤，因请贷卞孔时、王邦才、满朝荐、李嗣善等之在狱者，且言：“楚宗一狱，死者已多，今被锢高墙者，谁非高皇帝子孙，乃令至是 。”皆弗听。四十二年冬，考选科道，中书舍人张光房、知县赵运昌、张廷拱、旷鸣鸾、濮中玉，以言论忤时，抑不得与。孟祯不平，具疏论之。是时三党势张，忌孟祯谠直，出为广东副使。移疾不赴。天启初，起南京光禄少卿，召改太仆。以忧归。魏忠贤得志，为御史王业浩所论，遂削籍。崇祯初，复官。

孟祯少贫。既通显，家无赢资。惟衔赵世卿抑己，既入台即疏劾世卿，人以为隘。

汪若霖，字时甫，光州人。父治，保定知府。若霖举万历二十年进士，授行人。三十三年，擢户科给事中。言“有司贪残，率从轻论，非律；边吏竭脂膏，外媚敌，内媚要津，而京军十万半虚冒，非计 。”兵部尚书萧大亨被劾求去，吏部议留，若霖力诋部议。云南民变，杀税使杨荣，诏从巡抚陈用宾言，命四川丘乘云兼领。若霖言 ：“用宾养成荣恶，今不直请罢税，而倡议领于四川，负国甚。乞亟斥用宾，追寝前命 。”皆不报。

进礼科右给事中。自正月至四月不雨，若霖上疏曰 ：“臣稽《洪范传》，言之不从，是谓不畯,厥罚恒旸。今郊庙宜亲，朝会宜举，东宫讲习宜开，此下累言之，而上不从者也。又有上言之而中变者：税务归有司，权珰犹侵夺；起废有明诏，启事犹沉阁是也。有上屡言之而久不决、下数言之而上不断者：

中外大僚之推补，被劾诸臣之进退是也。凡此皆言不从之类。积郁成灾，天人恒理。陛下安得漠然而已哉！”时南京户、工二部缺尚书，礼部缺侍郎，廷推故尚书徐元泰、贵州巡抚郭子章、故詹事范醇敬。若霖言：“三人不足任，且举者不能无私。请自今廷推勿以一人主持，众皆画诺。宜籍举主姓名，复祖宗连坐之法。”诏申饬如若霖言，所推悉报寝。兵部主事张汝霖，大学士硃赓婿也。典试山东，所取士有篇章不具者。若霖疏劾之，停其俸。中官杨致中枉法拷杀指挥郑光擢，若霖率同官列其十罪，不报。硃赓独相，朝事益弛。若霖言：“陛下独相一赓，而又画接无闻，补牍莫应，此最大患也。方今纪纲坏，政事壅，人才耗，庶职空，民力穷，边方废，宦竖横，盗贼繁，士大夫几忘廉耻礼义，而小民愁苦冤痛之声彻于宇内。辅臣宜慨然任天下重，收拾人心，以效之当宁。如徒谦让未遑，或以人言，轻怀去就，则陛下何赖焉？”赓乃缘若霖指，力请帝急行新政。帝亦不省。五月朔，大雨雹。若霖谓用人不广，大臣专权之象，具疏切言之。已而京师久雨，坏田庐。若霖复言大臣比周相倚，小臣趋风，其流益甚；意复诋赓及新辅李廷机辈也。三十六年，巡视库藏，见老库止银八万，而外库萧然，诸边军饷逋至百余万。疏请集议长策，亦留中。

先是，吏部列上考选应授科道者，知县新建汪元功、进贤黄汝亨、南昌黄一腾与焉。赓党给事中陈治则推毂元功、汝亨。若霖劾二人嚣竞，吏部因改拟部曹。治则怒劾一腾交构。帝以言官纷争，留部疏。廷臣屡请乃下，而责若霖首昌烦言，并元功、汝亨、一腾各贬一级，出之外。廷臣论救，皆不省。若霖遂出为颍州判官，卒。

赞曰：明至中叶以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

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虽然，所言之是非，阁臣之贤否，黑白判然，固非私怨恶之所得而加，亦非可尽委之沽直好事，谓人言之不足恤也。

列传第一百十九

顾宪成 欧阳东凤 吴炯 顾允成 张纳陛 贾岩 诸寿贤 彭遵古 钱一本 子春 于孔兼 陈泰来 史孟麟 薛敷教 安希范 吴弘济 谭一召 孙继有 刘元珍 庞时雍 叶茂才

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万历四年，举乡试第一。八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大学士张居正病，朝士群为之祷，宪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宪成手削去之。居正卒，改吏部主事。请告归三年，补验封主事。

十五年，大计京朝官，都御史辛自修掌计事。工部尚书何起鸣在拾遗中，自修坐是失执政意。给事中陈与郊承风旨并论起鸣、自修，实以攻自修而庇起鸣。于是二人并罢，并责御史纠起鸣者四人。宪成不平，上疏语侵执政，被旨切责，谪桂阳州判官。稍迁处州推官。丁母忧，服除，补泉州推官。举公廉第一。擢吏部考功主事，历员外郎。会有诏三皇子并封王。宪成偕同官上疏曰：

皇上因《祖训》立嫡之条，欲暂令三皇子并封王，以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就见在论是也，待将来则非也。我朝建储家法，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廷臣言甚详，皇上概弗省，岂皇上创见有加列圣之上乎？有天下者称天子，天子之元子称太子。天子系乎天，君与天一体也；太子系乎父，父子一体也。主鬯承祧，

于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并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系乎？无所系，则难乎其为名；有所系，则难乎其为实。

皇上以为权宜云耳。夫权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为太子，诸子为藩王，于理顺，于分称，于情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钧大，逼所由生。皇上以《祖训》为法，子孙以皇上为法。皇上不难创其所无，后世讵难袭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无东宫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东宫也，无乃启万世之大患乎？皇后与皇上共承宗祧，期于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诸子，即皇后之元子诸子。恭妃、皇贵妃不得而私之，统于尊也。岂必如辅臣王锡爵之请，须拜皇后为母，而后称子哉？

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二十年，又改于二十一年，然犹可以岁月期也,今曰“待嫡”，是未可以岁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意屡迁而愈缓。自并封命下，叩阍上封事者不可胜数，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窃议，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犹责辅臣以担当。锡爵夙夜趣召，乃排群议而顺上旨，岂所谓担当？必积诚感悟纳皇上于无过之地，乃真担当耳。不然，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锡爵哉！

皇上神明天纵，非溺宠狎昵之比。而不谅者，见影而疑形，闻响而疑声，即臣等亦有不能为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业，比隆三五。而乃来此意外之纷纷，不亦惜乎！伏乞令皇元子早正储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庙之福，社稷之庆，悉在是矣。

宪成又遗书锡爵，反覆辨论。其后并封议遂寝。

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宪成实左右之。及南星被斥，宪成疏请同罢，不报。寻迁文选郎中。所推举率与执政牴牾。先是，吏部缺尚书，锡爵

欲用罗万化，宪成不可，乃用陈有年。后廷推阁臣，万化复不与。锡爵等皆恚，万化乃获推，会帝报罢而止。及是，锡爵将谢政，廷推代者。宪成举故大学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归。事具有年传。

宪成既废，名益高，中外推荐无虑百十疏，帝悉不报。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禄少卿，力辞不就。四十年，卒于家。天启初，赠太常卿。魏忠贤乱政，其党石三畏追论之，遂削夺。崇祯初，赠吏部右侍郎，谥端文。

宪成姿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力辟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既而淮抚李三才被论，宪成贻书叶向高、孙丕扬为延誉。御史吴亮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哗。而其时于玉立、黄正宾辈附丽其间，颇有轻浮好事名。徐兆魁之徒遂以东林为口实。兆魁腾疏攻宪成，恣意诬诋。谓浒墅有小河，东林专其税为书院费；关使至，东林辄以书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馈；讲学所至，仆从如云，县令馆谷供亿，非二百金不办；会时必谈时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图；及受黄正宾贿。其言绝无左验。光禄丞吴炯上言为一致辨，因言：“宪成贻书救三才，诚为出位，臣尝咎之，宪成亦自悔。今宪成被诬，天下将以讲学

为戒，绝口不谈孔、孟之道，国家正气从此而损，非细事也。“疏入，不报。嗣后攻击者不绝，比宪成殁，攻者犹未止。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借魏忠贤毒焰，一网尽去之。杀戮禁锢，善类为一空。崇祯立，始渐收用。而朋党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中于国，迄明亡而后已。

欧阳东凤，字千仞，潜江人。年十四丧父，哀毁骨立。母病呕血，跪而食之。举于乡，县令悯其贫，遗以田二百亩，谢不受。万历十七年成进士，除兴化知县。大水坏堤，请振于上官不应，遂自疏于朝。坐越奏停俸，然竟如所请。屡迁南京刑部郎中，擢平乐知府。抚谕生瑶，皆相亲如子弟。因白督学监司，择其俊秀者入学，瑶渐知礼让。税使横行，东凤力抗之。以才调常州。布帷瓦器，胥吏不能牟一钱，擒奸人剧盗且尽。宪成辈讲学，为建东林书院。居四年，谢事归。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仆少卿，并辞不就。卒于家。

吴炯，字晋明，松江华亭人。万历十七年成进士，授杭州推官。入为兵部主事，乞假归。恬静端介，不骛荣利。家居十二年，始起故官。久之，进光禄丞。天启中，累迁南京太仆卿。魏忠贤私人石三畏追论炯党庇宪成，落职闲住。崇祯初，复官。炯家世素封，无子，置义田以赡族人。郡中贫士及诸生赴举者，多所资给。尝输万金助边，被诏旌奖。

顾允成，字季时，宪成弟。性耿介，厉名节，举万历十一年会试，十四年始赴殿试。对策中有曰：“陛下以郑妃勤于奉侍，册为皇贵妃，廷臣不胜私忧过计。请立东宫，进封王恭妃，非报罢则峻逐。或不幸贵妃弄威福，其戚属左右窃而张之，内外害可胜言！顷张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为不足信，而付之二

三匪人。恐居正之专，尚与陛下二。此属之专，遂与陛下一。二则易间，一难图也 。”执政骇且恚，置末第。

会南畿督学御史德清人房寰连疏诋都御史海瑞，允成不胜愤。偕同年生彭遵古、诸寿贤抗疏劾之。略言 ：“寰妒贤丑正，不复知人间羞耽事。臣等自幼读书，即知慕瑞，以为当代伟人。寰大肆贪污，闻瑞之风，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诬，臣等所为痛心 。”因劾其欺罔七罪。始寰疏出，朝野多切齿。而政府庇之，但拟旨谯让。及得允成等疏，谓寰已切让，不当出位妄奏，夺三人冠带，还家省愆，且令九卿约束办事进士，毋妄言时政。南京太仆卿沈思孝上言 ：“二三年来，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职加人罪，且移牒诸司约禁，而进士观政者，复令堂官钳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谠言直谏；教其砥行立节可也，而反教以缄默取容。此风一开，流弊何极。谏官避祸希宠不言矣，庶官又不当言；大臣持禄养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许言。万一权奸擅朝，倾危宗社，陛下安从闻之？臣历稽先朝故事，练纲、邹智、孙磐、张璁并以书生建言，未闻以为罪，独奈何锢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责，三人遂废。寰复诋瑞及思孝，其言绝狂诞，自是获罪清议，出为江西副使。给事中张鼎思劾其奸贪，寰亦讦鼎思请寄事。诸给事中不平，连章攻寰，寰与鼎思并谪，遂不复振。

久之，南京御史陈邦科请录用允成等，不许。巡按御史复言之，诏许以教授用。允成历任南康、保定。入为国子监博士，迁礼部主事。三王并封制下，偕同官张纳陛、工部主事岳元声合疏谏曰 ：“册立大典，年来无敢再渎者，以奉二十一年举行之明诏。兹既届期，群臣莫不引领。而元辅王锡爵星驾趣朝，一见礼部尚书罗万化、仪制郎于孔兼，即戒之弗言，慨然独任，臣等实喜且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札，竟付锡爵私邸，而三王

并封之议遂成，即次辅赵志皋、张位亦不预闻。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议。元子封王，祖宗以来未有此礼，锡爵安得专之，而陛下安得创之！”当是时,光禄丞硃维京、给事中王如坚疏先入。帝震怒，戍极边。维京同官涂杰、王学曾继之，斥为民。及是谏者益众，帝知不可尽斥，但报“遵旨行”。已而竟寝。

未几，吏部尚书孙鑨等以拾遗事被责。允成谓阁臣张位实为之，上疏力诋位，因及锡爵。纳陛亦抗章极论，并侵附执政者。帝怒，谪允成光州判官，纳陛邓州判官。皆乞假归，不复出。

纳陛，字以登，宜兴人。年十六，从王畿讲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由刑部主事改礼部。生平尚风节。乡邑有利害，辄为请于有司而后已。东林书院之会，纳陛为焉。又与同邑史孟麟、吴正志为丽泽大会，东南人士争赴之。

时与允成等同以部曹争三王并封，又争拾遗事者，户部主事滁人贾岩，亦贬曹州判官。投劾归，卒。天启中，赠允成、纳陛光禄少卿，岩尚宝丞。

诸寿贤，字延之，昆山人。既释褐，上疏愿放归田，力学十年，然后从政。章下所司，寝不奏。既斥归。久之，起南阳教授。入为国子助教，擢礼部主事。戚里中贵干请，辄拒之。遘疾，请告归，授徒自给。久之卒。

彭遵古，麻城人，终光禄少卿。

钱一本，字国瑞，武进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庐陵知县，征授御史。入台即发原任江西巡按祝大舟贪墨状，大舟至遣戍。已，论请从祀曹端、陈真晟、罗伦、罗洪先于文庙。出按广西。

帝以张有德请备大礼仪物，复更册立东宫期，而申时行柄国，不能匡救。一本上论相、建储二疏。其论相曰：

昨俞旨下辅臣，令辅臣总政。夫朝廷之政，辅臣安得总之？

内阁代言拟旨 ，本顾问之遗，遇有章奏 ，阁臣宜各拟一旨。今一出时行专断。皇上断者十一，时行断者十九。皇上断谓之圣旨，时行断亦谓之圣旨。惟嫌怨所在，则以出自圣断为言，罪何可胜诛。所当论者一。

评事雒于仁进四药之箴，陛下欲见之施行，辅臣力劝留中。既有言及辅臣之章，亦尽留中不下。道吾君以遂非文过如此，复安望其尽忠补过耶？所当论者二。

科场弊窦，污人齿颊，而敢拟原无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请执政子弟有中式而被人指摘者，除名改廕。又与见从仕籍者，暂还里居，俟父致政，乃议进止。毋令犬马报主之心，不胜其牛马子孙之计。所当论者三。

大臣以身殉国，安复有家。乃以远臣为近臣府库，又合远近之臣为内阁府库。开门受赂自执政始，而岁岁申馈遗之禁何为哉？所当论者四。

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启言事，先臣弗为。今阁臣或有救援之举，或有密勿之谋，类具揭帖以进，虽格言正论，谠议忠谋，已类斜封密启之为，非有公听并观之正。况所言公，当与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奈何援中书之故事，启留中之弊端，昭恩怨之所由，示威福之自己。所当论者五。

我国家仿古为治，部院即分职之六卿，内阁即论道之三公。未闻三公可尽揽六卿之权，归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颟首屏气，唯唯听命于三公，必为请教而后行也。所当论者六。

三公职在论道。师，道之教训。今讲幄经年不御，是何师也？傅，傅之德义。今外帑匮乏，私藏充盈，不能一为救正，是何傅也？保，保其身体。今圣躬常年静摄，尚以多疾为辞，是何保也？其兼衔必曰太子之师、傅、保，而册立皇元子之仪，至今又复改迟，臣不知其所兼者何职矣。所当论者七。

翰林一途，谓之储相。累赀蹑级，循列卿位，以觊必得。遂使国家命相之大任，仅为阁臣援引之私物。庸者习软熟结纳之态，黠者恣凭陵侵夺之谋。外推内引，珰阁表里。始进不正，安望其终？故自来内阁之臣一据其位，远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败不止。嵩之鉴不远，而居正蹈之；居正之鉴不远，而时行又蹈之。继其后者庸碌罢驽，或甚于时行；褊隘执拗，又复为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相道终未可言。所当论者八。

先民询刍荛之言，明王设诽谤之木。今大臣惧人攻己，而欲钳天下之口，不目之为奸、为邪、为浮薄，必詈之为谗、为谤、为小人。目前之耳目可涂，身后之是非难罔。所当论者九。

君臣之分，等于天地。今上名之曰总政，己亦居之曰总政。以其身居于宠利之极，耐弹忍辱，必老死于位而后已。古所谓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进退存亡者耶？大臣既无难进易退之节，天下安有顽廉懦立之风！举一世之人心风俗，糜烂于乞祼登垄之坑，滔滔而莫之止。是故陛下之治，前数年不胜其操切惨刻，而势焰烁人；后数年不胜其姑息委靡，而贤愚共贯。前之政自居正总，今之政自时行总，而皆不自朝廷总故也。所当论者十。

然君道莫先论相，而取人亦在君身，愿陛下勿以国本为儿戏。昔孔子以九经告君，而先之修身、劝贤。大抵谗夫女谒货利之交，一有惑溺，则内之心志决不清明，外之身体决不强固。矧以艳处之褒姒，而为善谮之骊姬，狐媚既以蛊其心，鹿台又复移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贵德尊士，而修身取人哉！

其论国本曰：

陛下所以迟迟建储者，谓欲效皇祖世宗之为耳。然皇祖中

年尝立庄敬为太子，封皇考为裕王，非终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体又迥然不同。皇贵妃宠过皇后。其处心积虑，无一日而不萌夺嫡之心，无一日而不思为援立其子之计。此世宗时所无也。凡子必依于母，皇元子之母压于皇贵妃之下。陛下曰“长幼有序”，皇贵妃曰“贵贱有等”。倘一日遂其夺嫡之心，不审陛下何以处此？此世宗时所无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在京。今则章服不别，名分不正。弟既凭母之宠而朝夕近幸，母又觊子之立而日夜树功。此世宗时所无也。传闻陛下先曾失言于皇贵妃，皇贵妃执此为信。及今不断，蛊惑日深，刚断日馁，事体日难。此世宗时所无也。

前者有旨，不许诸司激扰，愈致迟延，非陛下预设机阱，以御天下言者乎！使届期无一人言及，则佯为不知，以冀其迟延。有一人言及，则御之曰“此来激扰我也”，改迟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则又曰“此又来激扰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无一人敢言而后已，庶几依违迁就，以全其衽席昵爱之私，而曾不顾国本从此动摇，天下从此危乱。臣以为陛下之御人至巧，而为谋则甚拙也。此等机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妇，顾欲以欺天下万世耶！

疏入，留中。时廷臣相继争国本，惟一本言最戆直。帝衔之。无何，杖给事中孟养浩。中旨以养浩所逞之词根托一本，造言诬君，摇乱大典，遂斥为民。屡荐，卒不用。一本既罢归，潜心《六经》濂、洛诸书，尤研精《易》学。与顾宪成辈分主东林讲席，学者称启新先生。里居二十五年，预克卒日，赋诗志之，如期而逝。天启初，赠太仆寺少卿。

子春，字若木，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知高阳、献二县，征授御史。太仆少卿徐兆魁攻李三才，因痛诋顾宪成。春三疏首发其憸邪。出按湖广，请予礼部侍郎郭正域及光禄少卿顾宪

成恤典。楚宗人以讦伪王事，锢高墙者甚众，春为讼冤，寻复请释回故宗家属，语甚切至。咸宁知县满朝荐久系，奏请释之，因请并释王邦才、卞孔时。又再疏劾守备中官杜茂，且备陈采榷之害，言：“臣不忍皇上听小人之谋，名出汉桓、唐德下，为我明基祸之主。”帝以湖广地为福王庄田。春三疏力争，帝降旨切责。叶向高致政去，方从哲为首辅。春抗疏言：“今天下人材则朝虚野实，货财则野虚朝实。从哲不能救正，而第于福王则无事不曲从。臣尝叹皇上有为尧、舜之资，而辅佐无人。仅得王家屏、沈鲤，又俱不信用。其余大抵庸恶陋劣，奸回媚嫉之徒，不意至从哲而风益下。臣闻从哲每向人言，辄云内相之意，是甘为万安、焦芳，曾赵志皋，沈一贯之不若也。”从哲疏辨乞去。帝慰留，而责春妄言渎奏，出为福建右参议。寻丁父艰。天启初，起故官。召为尚宝少卿，历迁光禄卿。五年，魏忠贤党门克新劾春倚恃东林，父作子述，削籍归。

崇祯九年，召拜通政使。迁户部右侍郎，历尚书。总督仓场，条行厘弊十事。以劳瘁予告。未几，起南京户部尚书。疏请皇太子出阁，从之。累疏引疾，不允。九年，条上战守之策，并论贼三可击状。帝如议敕行。十一年，黄道周、刘同升等谏杨嗣昌夺情，被贬谪。范景文等疏救，春名与焉。明年正月，削景文籍，置春不问。春为御史，甚有声。及居大僚，循职无咎。会上疏请改折白粮，忤旨，罢归。是年卒。

于孔兼，字元时，金坛人。万历八年进士。授九江推官。入为礼部主事，再迁仪制郎中。疏论都御史吴时来晚节不终，不当谥忠恪，因请谥杨爵、陈瓒、孟秋。乃夺时来谥，而谥爵忠介。大学士王家屏以争册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徇内嬖之情，而摇主鬯之器。不纳辅臣之言，反重谏官之罚。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万国钦获罪申时行，饶伸获罪王锡爵，非

获罪于陛下也。辅臣于数千里外，能遥制朝权若此，毋乃陛下以此示恩，欲其复来共成他图耶！自陛下有近日之举，而善类寒心，邪臣鼓掌。将来逢君必巧，豫教无期，申生、杨广再见于今，此宗庙之不利，非直臣等忧也 。”帝得疏，怒甚。已，竟留中。

明年正月，有诏并封三王。孔兼与员外郎陈泰来合疏争曰：“ 立嫡之训 ，自古有之 。然历考祖宗以来，未有虚东宫之位以候嫡子者。昔陛下正位东宫，年甫六岁，仁圣皇太后方在盛年，先皇帝曾不少待，陛下岂不省记乎？地逼则嫌生，礼殊则分定。愿收还新谕，建储、封王一时并举，宗社幸甚 。”未报。孔兼又言 ：“ 陛下坚持待嫡之说，既疑群臣谤讪，又谓朝纲倒持，遂欲坐谏者以无礼于君之罪。夫谓元子当立不容缓者，君子也。此有礼于君者，王如坚诸人是也。谓并封可行逢上意者，小人也。此无礼于君者，许梦熊一人是也。今欲以无礼之罪，而加之有礼于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国法？臣又惟巫蛊之谤启于尧母；承乾之诛成于偏爱。自古乱臣，未有不窥人君之隙而逢迎以遂其奸者。始锡爵之两谕并拟，其负国误君大矣。既不能转移君心决计于初，乃以杜门求去为计。夫前无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后争，争而不得，虽去不足塞责矣。人谓锡爵言无不尽，特苦陛下听断之不行。臣则云陛下悔心已萌，特忧锡爵感孚之未至。若姑云徐徐，坐视君父之过举，锡爵纵不为宗社计，独不为身名计乎？ ”会廷臣多谏者，其事竟寝。

亡何，考功郎中赵南星坐京察削籍。孔兼、泰来各疏救。帝积前恨，谪孔兼安吉判官，泰来饶平典史。孔兼投牒归。家居二十年，杜门读书，矩矱整肃，乡人称之无间言。

泰来，字伯符，平湖人。年十九，举万历五年进士，授顺天教授，进国子博士。见执政与言路相水火，上书规之，坐是

五年不调。南京礼部郎中马应图，泰来同邑，又同年生也，十三年，上疏讥切执政，又力诋给事中齐世臣，御史龚懋贤、蔡系周、孙愈贤、吴定，而盛称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李植诸人。忤旨，谪大同典史。给事中王致祥、御史柴祥等希执政意，复连章劾应图，且言泰来为点定奏章。帝以应图既贬不问。泰来引疾归。久之，起礼部主事，进员外郎。疏请建储，不报。逾年遂卒，年三十六。天启中，孔兼、泰来俱赠光禄少卿。

于氏为金坛望族。孔兼祖湛，户部侍郎。兄文熙，大名兵备副使。再从弟仕廉，南京户部侍郎，有清望。史孟麟，字际明，宜兴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庶吉士，改吏科给事中。疏劾少詹事黄洪宪典试作奸，左都御史吴时来沮抑言路。执政庇之，格不行。员外郎赵南星、主事姜士昌相继劾两人，并及副都御史詹仰庇。执政滋不说。吏科都给事中陈与郊素附执政，属同官李春开三疏讦南星、士昌妄言。帝止下春开疏，而留南星、士昌奏不发。给事中王继光、万自约不平，复抗章论时来等，词甚峻切。孟麟亦上疏力攻春开，语并侵执政，因求罢，不许。孟麟竟自引归。春开亦谢病去，后以考察罢。孟麟寻召为兵科右给事中。

二十年，大学士赵志皋、张位言：“凡会议会推，并令廷臣类奏，取自上裁，用杜专权。”孟麟疏争曰：“自臣通籍以来，窃见阁臣侵部院之权，言路希阁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责久矣。陛下更置辅臣，与天下更始，政事归六部，公论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治，奈何忽有此令？曩太祖罢中书省，分设六部，恐其专也；而官各有职，不相侵越，则又惟恐其不专。盖以一事任一官，则专不为害；即使败事，亦罪有所归。此祖宗建官之意也。今令诸臣各书所见，类奏以听上裁，则始以一部之事，分而散之于诸司；究以诸司之权，合而收之于禁密。

事虽上裁，旨由阁拟。脱有私意奸其间，内托上旨，外诿廷言，谁执其咎？又脱有冯保、张居正者，夤缘为奸，授意外廷，小人趋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当官不能争其是，又谁执其咎？臣窃谓政权分之六部，不可以为专。惟六部不专，则必有专之者。是乃收揽威权之渐，必不可从也。”忤旨，不纳。

再迁吏科都给事中。三王并封议起，孟麟、于孔兼等诣王锡爵邸争之。又进《或问》一篇，别白尤力。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掌癸巳京察，孟麟实佐之。南星以谗言斥，孟麟亦引疾归。召拜太仆少卿，复以疾去。

孟麟素砥名节，复与东林讲会，时望益重。家居十五年，召起故官，督四夷馆。会睹梃击事，疏请册立皇太孙，绝群小觊觎之望。且救御史刘光复。帝怒，谪两浙盐运判官。熹宗立，稍迁南京礼部主事。累擢太仆卿，卒。

薛敷教，字以身，武进人。祖应旗，字仲常。嘉靖十四年进士。由慈溪知县屡迁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大学士严嵩尝为给事中王晔所劾，嘱尚宝丞诸杰贻书应旗，令黜晔。应旗反黜杰，嵩大怒。应旗又黜常州知府符验，嵩令御史桂荣劾应旗挟私黜郡守，谪建昌通判。历浙江提学副使。应旗雅工场屋文字，与王鏊、唐顺之、瞿景淳齐名。其阅文所品题，百不失一。以大计罢归，顾宪成兄弟方少，从之学，敷教遂与善，用风节相期许。及举万历十七年进士，与高攀龙同出赵南星门，益以名教自任。

会南京御史王籓臣疏劾巡抚周继，不具揭都察院，为其长耿定向所劾。左都御史吴时来因请申饬宪规，籓臣坐停俸。敷教上言：“时来壅遏言路，代人狼噬。而二三辅臣，曲学险诐，又故绳庶寀，以崇九列，塞主上聪明。宜严党邪之禁，更易两都台长，以清风宪。”疏上，大学士申时行等疏言：“故事，

御史建白，北京即日投揭台长，南京则以三日。藩臣废故事，薄罚未为过。必如敷教言，将尽抑大臣而后可耶？”副都御史詹仰庇劾敷教煽惑人心，淆乱国是。诏敷教归，省过三年，以教职用。大学士许国以敷教其门生，而疏语侵己，尤愤，自请罢斥。因言：“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师讹言东南赤旱，臣未为忧，而独忧此区区者，彼止一时之灾，此则世道之虑也。”时来亦乞休，力诋敷教及主事饶伸。帝慰留国、时来。都给事中陈与郊复上疏极诋建言诸臣，帝亦不问。

二十年夏，起敷教凤翔教授，旋迁国子助教。明年，力争三王并封，又上书王锡爵。寻以救南星，谪光州学正。省母归，遂不复出。敷教禔身严苦，垢衣粝食，终身未尝受人馈。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议，大吏有举动，多用敷教言而止。后与宪成兄弟及攀龙辈讲学。卒，赠尚宝司丞。

安希范，字小范，无锡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行人。迁礼部主事，乞便养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龙以赵用贤去国，疏争之，与郑材、杨应宿相讦。攀龙谪揭阳典史。御史吴弘济复争，亦被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来，正直之臣不安于位。赵南星、孟化鲤为选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赵用贤节概震天下，止以吴镇竖子一疏而归，使应宿、材得窥意指，交章攻击。至如孙钅龙之清修公正，李世达之练达刚明，李祯之孤介廉方，并朝廷仪表。鑨、世达先后去国，祯亦坚怀去志，天下共惜诸臣不用，而疑阁臣媢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龙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辅臣诤友。至如应宿辨疏，涂面丧心，无复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议，未尝不是攀龙非应宿。及奉处分之诏，则应宿仅从薄谪，攀龙又窜炎荒。辅臣误国不忠，无甚于此。乃动辄自文，诿之宸断。坐视君父过举，

弼违补衮之谓何！苟俟降斥之后，阳为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吴弘济辨别君子小人，较若苍素，乃与攀龙相继得罪。臣之所惜，不为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进，谁为受其祸者。乞陛下立斥应宿、材，为小人媚灶之戒；复攀龙、弘济官，以奖忠良；并严谕阁臣王锡爵，无挟私植党，仇视正人。则相业光而圣德亦光矣 。”时南京刑部郎中谭一召、主事孙继有方以劾锡爵被谴。希范疏入，帝怒，斥为民。希范恬静简易，与东林讲学之会。熹宗嗣位，将起官，先卒。赠光禄少卿。

吴弘济，字春阳，秀水人。希范同年进士。由蒲圻知县擢御史。连劾福建巡抚司汝济、大理卿吴定、戎政侍郎郝杰、蓟辽总督顾养谦，不纳。三王并封诏下，偕同官抗疏争。既而以论应宿、攀龙事，贬二秩调外。王锡爵等疏救，给事、御史、执政疏每上，辄重其罚，竟斥为民。未几卒。熹宗时，赠官如希范。

谭一召，大庾人。孙继有，余姚人。一召疏曰 ：“ 辅臣锡爵再辅政以来，斥逐言者无虚月。攀龙、弘济之黜，一何甚也。自赵南星秉公考察，锡爵含怒积愤。故南星一挂弹章而斥，于孔兼、薛敷教、张纳陛等以申救而斥，孟化鲤等以推张栋而斥，李世达、孙鑨又相继罢去矣。怒心横生，触事辄发，又安知是非公论耶！”继有疏曰 ：“ 吴弘济救攀龙则黜 ，黄纪贤、吴文梓救弘济则罚，郑材倾陷善类，而黜罚不加，何其舛也。今所指为攀龙罪者，以攀龙谓陛下不亲一事，批答尽出辅臣。然疏内初无此语，何以服攀龙心？然此犹小者耳。本兵、经略，安危所系，乃以匪人石星、宋应昌任之 ，岂不误国家大计哉！”与一召疏并上。帝怒曰 ：“ 近罪攀龙，出朕独断。小臣无状，诋诬阁臣，朋奸党恶，不可不罪。其除一召名，谪继有极边杂

职 。”给事中叶继美疏救二人及希范。帝益怒，并除继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召，夺继美俸一年。锡爵力救，诏免逮。诸人遂废于家。继有终知府。

刘元珍，字伯先，无锡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初授南京礼部主事，进郎中，亲老归养。起南京职方，厘汰老弱营军，岁省银二万有奇。

三十三年京察，吏部侍郎杨时乔、都御史温纯，尽黜政府私人钱梦皋等。大学士沈一贯密为地，诏给事、御史被黜者皆留，且不下察疏。元珍方服阕需次，抗疏言 ：“一贯自秉政以来，比昵憸人，丛集奸慝，假至尊之权以售私，窃朝廷之恩以市德，罔上不忠，孰大于是！近见梦皋有疏，每以党加人。从古小人未有不以朋党之说先空善类者。所关治乱安危之机，非细故也 。”疏奏，留中。一贯亟自辨，乞明示独断之意，以释群疑。梦皋亦诋元珍为温纯鹰犬。疏皆不报。未几，敕谕廷臣以留用言官之故，贬元珍一秩，调边方。一贯佯救，给事、御史侯庆远、叶永盛等亦争之，不从。时员外郎贺灿然、南京御史硃吾弼相继论察典。而主事庞时雍则直攻一贯欺罔者十，误国者十，且曰 ：“一贯之富贵日崇，陛下之社稷日坏。顷南郊雷震，正当一贯奏请颁行敕谕之时。意者天厌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谗慝乎！”帝得疏怒，命并元珍、灿然贬三秩 ，调极边。顷之，庆远及御史李柟等申救。帝益怒，夺其俸，谪元珍等极边杂职。俄御史周家栋指陈时政，语过激。帝迁怒元珍等，皆除其名。然察疏亦下，诸被留者皆自免去。

光宗即位，起元珍光禄少卿。时辽、沈既没，故赞画主事刘国缙入南四卫，以招抚军民为名，投牒督饷侍郎，令发舟南济。议者欲推为东路巡抚，元珍上疏言 ：“国缙乃李成梁义儿，成梁弃封疆，国缙为营免，遂基祸本。杨镐、李如柏丧师，国

缙甫为赞画，即奏保二人，欲坐杜松以违制。创议用辽人，冒官帑二十万金募土兵三万，曾不得一卒之用。被劾解官，乃忽拥数万众，欲问道登、莱，窜处内地。万一敌中间谍阑入其间，何以备之？”疏下兵部巡抚议，遂寝。

未几，元珍卒官。初，元珍罢归，以讲学为事。表节义，恤鳏寡，行义重于时。

时雍，汶上人。万历二十年进士。知丹徒县，历户、兵二部主事。既除名，未及起用而卒。

叶茂才，字参之，无锡人。万历十七年进士。除刑部主事，以便养改南京工部。榷税芜湖，课登，辄纵民舟去。既而课羡，请以饷边卒，不取一钱。就改吏部，进郎中，三迁南京大理丞。复引疾。四十年，起南京太仆少卿。时朝士方植党争权。祭酒汤宾尹、修撰韩敬既败，其党犹力庇之。御史汤世济者，敬邑人也，疏陈时政，阴诋发敬奸弊者。茂才驰疏驳之。其党给事中官应震辈遂连疏力争。茂才更具揭发其隐，因移疾乞休。世济益恚，偕同年金汝谐、牟志夔攻之不已。茂才再疏折之，竟自引去。当是时，党人悉踞言路，凡他曹有言，必合力逐之。茂才既去，党人益专，无复操异议者。天启初，召为太仆少卿，改太常，皆不赴。四年，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明年抵官。甫三月，以时政日非，谢病归。友人高攀龙被逮，赴水死，使者将逮其子，茂才力救免之。未几卒。

茂才恬淡寡嗜好。通籍四十年，家食强半。始同邑顾宪成、允成、安希范、刘元珍及攀龙并建言去国，直声震一时，茂才只以醇德称。及官太仆，清流尽斥，邪议益棼，遂奋身与抗，人由是服其勇 。时称“东林八君子”，宪成、允成、攀龙、希范、元珍、武进钱一本、薛敷教及茂才也。

赞曰：成、弘以上，学术醇而士习正，其时讲学未盛也。

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而名高速谤，气盛招尤，物议横生，党祸继作，乃至众射之的，咸指东林。甘陵之部，洛、蜀之争，不烈于是矣。宪成诸人，清节姱修，为士林标准。虽未尝激扬标榜，列“君宗”、“顾”、“俊”之目，而负物望者引以为重，猎时誉者资以梯荣，附丽游扬，薰莸猥杂，岂讲学初心实然哉？语曰“为善无近名”，士君子亦可以知所处矣。

列传第一百二十

魏允贞 弟允中 刘廷兰 王国 余懋衡 李三才

魏允贞，字懋忠，南乐人。万历五年进士。授荆州推官。大学士张居正归葬，群吏趋事恐后，允贞独不赴，且抉其奴。治行最，征授御史。吏部尚书梁梦龙罢。允贞言：“铨衡任重。往者会推之前，所司率受指执政或司礼中官，以故用非其人。”帝纳其言，特用严清，中外翕服。俄劾兵部尚书吴兑，兑引去。已，陈时弊四事，言：“自居正窃柄，吏、兵二部迁除必先关白，故所用悉其私人。陛下宜与辅臣精察二部之长，而以其职事归之。使辅臣不侵部臣之权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辅臣之间以自行其私，则官方自肃。自居正三子连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请自今辅臣子弟中式，俟致政之后始许廷对，庶幸门稍杜。自居正恶闻谠言，每遇科道员缺，率择才性便给、工谄媚、善逢迎者授之，致昌言不闻，佞臣得志。自今考选时，陛下宜严敕所司，毋循故辙。俺答自通市以来，边备懈弛。三军月饷，既克其半以充市赏，复克其半以奉要人，士无宿饱，何能御寇？至辽左战功，尤可骇异。军声则日振于前，生齿则日减于旧。奏报失真，迁叙逾格，赏罚无章，何以能国哉！”疏入，下都察院。

先是，居正既私其子，他辅臣吕调阳子兴周，张四维子泰徵、甲徵，申时行子用懋，皆相继得举。甲徵、用懋将廷对，而允贞疏适上。四维大愠，言：“臣待罪政府，无所不当闻。

今因前人行私，而欲臣不预闻吏、兵二部事，非制也 。”因为子白诬，且乞骸骨。时行亦疏辨。帝并慰留，而责允贞言过当。户部员外郎李三才奏允贞言是，并贬秩调外。允贞得许州判官。给事中御史周邦杰、赵卿等论救，不纳。允贞虽谪，然自是辅臣居位，其子无复登第者。久之，累迁右通政。

二十一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允贞素刚果，清操绝俗。以所部地疹民贫，力裁幕府岁供及州县冗费，以其银数万缮亭障，建烽堠，置器市马易粟。又奏免平阳岁额站银八万，以所省邮传羡补之。雁门、平定军以逋屯粮窜徙，允贞奏除其租，招令复业。岢岚互市，省抚赏银六万。汾州有两郡王，宗人与军民杂处，知州秩卑不能制，奏改为府。自款市成，边政废。允贞视要害，筑边墙万有余丈。政声大著。帝亦数嘉其能。会诏中官张忠矿山西，允贞抗疏极谏，不报。已，西河王知燧请开解州、安邑、绛县矿，以仪宾督之。指挥王守信请开平定、稷山诸矿。帝并报允。允贞恐民愈扰，请令忠兼领，亦不纳。

三殿灾，诏求直言。允贞言咎在辅臣，历数赵志皋、张位罪。且曰 ：“前二臣以二月加恩，逾月两宫灾。今年又加恩，而三殿复灾。天意昭然 。”位等力辨，求罢。帝慰留，责允贞边臣不当言朝事，因屡推不用，遂肆狂言，夺俸五月。顷之，允贞疏举遗贤，请召还王家屏、陈有年、沈鲤、李世达、王汝训及小臣史孟麟、张栋、万国钦、马经纶、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等，疏留中。以久次，进右副都御史。

二十八年春，疏陈时政缺失，言 ：“行取诸臣，几经论荐，陛下犹不轻予一官。彼鲁坤、马堂、高淮、陈朝辈，试之何事，举之何人，乃令其衔命横行，生杀予夺，恣出其口。廷臣所陈率国家大计，一皆寝阁，甚者严谴随之。彼报税之徒，悉无赖奸人，乡党不齿，顾乃朝奏夕报，如响应声。臣不解也。胥徒

入乡，民间犹扰，况缇骑四出，如虎若狼，家室立破。如吴宝秀、华钰诸人，祸至惨矣，而陛下曾不一念及。钱谷出入，上下相稽，犹多奸弊。敕使手握利权，动逾数万。有司不敢问，抚按不敢闻，岂无吮膏血以自肥者，而陛下曾不一察及。金取于滇，不足不止；珠取于海，不罄不止；锦绮取于吴越，不极奇巧不止。乃元老听其投闲，直臣几于永锢，是陛下之爱贤士，曾不如爱珠玉锦绮也 。”疏奏，亦不省。

先是，张忠以开矿至，后孙朝复至榷税，诛求百方，允贞每事裁抑。会忠杖死太平典史武三杰，朝使者逼杀建雄县丞李逢春，允贞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贞抗命沮挠。帝留允贞疏不下，而下朝疏于部院。吏部尚书李戴、都御史温纯等力称允贞贤，请下允贞疏平议。帝并留中。山西军民数千恐允贞去，相率诣阙诉冤，两京言官亦连章论救。帝乃两置不问。明年，忠以夏县知县彭应春抗礼，劾贬之。允贞请留应春，不报。

允贞父已九十余，允贞岁岁乞侍养，章二十上。廷议以敕使害民，非允贞不能制，固留之。其年五月，请益力，始听归。士民为立祠。已，阅视者奏允贞守边劳，即家进兵部右侍郎。寻卒。天启初，追谥介肃。

弟允中、允孚。允中为诸生，副使王世贞大器之。岁乡试，世贞戒门吏曰 ：“非魏允中第一，无伐鼓以传也 。”已而果然。时无锡顾宪成、漳浦刘廷兰并为举首，负俊才，时人称“三解元”。寻与廷兰举万历八年进士。张居正专政，灾异见 ，而中外方竞颂功德。允中、廷兰各上书座主申时行，劝之补救。时行不能用。允中寻授太常博士，擢吏部稽勋主事，调考功，未几卒。允孚官刑部郎中，亦有名。

廷兰与兄廷蕙、廷芥亦皆举进士，有名。世所称“南乐三魏”、“漳浦三刘”者也。

王国，字子桢，耀州人。万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御史。出视畿辅屯田，清成国公硃允祯等所侵地九千六百余顷。张居正疾笃，疏荐其座主潘晟入内阁，帝从之。国与同官魏允贞、雷士桢及给事中王继光、孙炜、牛惟炳、张鼎思抗言不可，寝其命。已，极论中官冯保罪。且言：“居正死，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夜光珠九、珠帘五、黄金三万、白金十万。居正子简修躬赍至保邸，而保扬言陛下取之，诬污圣德。”因发曾省吾、王篆表里结纳状。国疏自外至，与李植疏先后上。帝已纳植言罪保，植遂受知，而国亦由此显名。还朝，荐王锡爵、陆树声、胡执礼、耿定向、海瑞、胡直、颜鲸、魏允贞。寻出督南畿学政，以疾归。

起掌河南道。首辅申时行欲置所不悦者十九人察典，吏部尚书杨巍等依违其间，国力持不可。时行以御史马允登资在国前，乃起允登掌察，而国佐之。诸御史咸集，允登书十九人姓名，曰：“诸人可谓公论不容者矣。”国熟视，叱曰：“诸人独忤执政耳。天日监临，何出此语！”允登意不回。国怒，奋前欲殴允登。允登走，国环柱逐之，同列救解。事闻，两人并调外，国得四川副使。移疾归。而十九人赖国以免。

久之，起故官，莅山西。改督河南学政，迁山东参政。所在以公廉称。召为太仆少卿。复出为山西副使，历南京通政使。三十七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岁凶，屡上宽恤事宜。大盗刘应第、董世耀聚众称王，剽劫远近，督兵讨灭之。进右都御史，巡抚如故。国刚介。与弟吏部侍郎图并负时望，为党人所忌。乞休归，卒。

余懋衡，字持国，婺源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永新知县。征授御史。时以殿工，矿税使四出，骄横。懋衡上疏言：“与其骚扰里巷，榷及鸡豚，曷若明告天下，稍增田赋，共襄殿工。

今避加赋之名，而为竭泽之计，其害十倍于加赋 。”忤旨，停俸一年。

巡按陕西。税监梁永辇私物于畿辅，役人马甚众。懋衡奏之。永大恨，使其党乐纲贿膳夫毒懋衡。再中毒，不死。拷膳夫，获所予贿及余蛊。遂上疏极论永罪，言官亦争论永，帝皆不省。永虑军民为难，召亡命擐甲自卫。御史王基洪声言永必反，具陈永斩关及杀掠吏民状。巡抚顾其志颇为永讳，永乃藉口辨。帝疑御史言不实。而咸宁、长安二知县持永益急。永党王九功辈多私装，恐为有司所迹，托言永遣，乘马结阵驰去。县棣追及之华阴，相格斗，已皆被系，懋衡遂以反逆闻。永窘甚，爪牙尽亡，独纲在，乃教永诬劾咸宁知县满朝荐，朝荐被逮。永不久亦撤还，关中始靖。懋衡寻以忧归。起掌河南道事。擢大理右寺丞，引疾去。

天启元年，起历大理左少卿，进右佥都御史，与尚书张世经共理京营戎政。进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右侍郎，俱理戎政。三年八月，廷推南京吏部尚书，以懋衡副李三才；推吏部左侍郎，以曹于汴副冯从吾。帝皆用副者。大学士叶向高等力言不可，弗听。懋衡、于汴亦以资后三才等，力辞新命，引疾归。明年十月，再授前职。懋衡以珰势方张，坚卧不起。既而奸党张讷丑诋讲学诸臣，以懋衡、从吾及孙慎行为首，遂削夺。崇祯初，复其官。

李三才，字道甫，顺天通州人。万历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与南乐魏允贞、长垣李化龙以经济相期许。及允贞言事忤执政，抗疏直之，坐谪东昌推官。再迁南京礼部郎中。会允贞、化龙及邹元标并官南曹，益相与讲求经世务，名籍甚。迁山东佥事。所部多大猾积盗，广设方略，悉擒灭之。迁河南参议，进副使。两督山东、山西学政，擢南京通政参议，召为

大理少卿。

二十七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时矿税使四出。三才所部，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隆，棋布千里间。延引奸徒，伪锲印符，所至若捕叛亡，公行攘夺。而增尤甚，数窘辱长吏。独三才以气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恶者，且密令死囚引为党，辄捕杀之，增为夺气。然奸民以矿税故，多起为盗。浙人赵一平用妖术倡乱。事觅，窜徐州，易号古元，妄称宋后。与其党孟化鲸、马登儒辈聚亡命，署伪官，期明年二月诸方并起。谋泄，皆就捕。一平亡之宝坻，见获。三才再疏陈矿税之害，言：“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臣请涣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欲心既去，然后政事可理。”逾月未报，三才又上言：“臣为民请命，月余未得请。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塊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亦不报。三十年，帝有疾，诏罢矿税，俄止之。三才极陈国势将危，请亟下前诏，不听。

清口水涸阻漕，三才议浚渠建闸，费二十万，请留漕粟济之。督储侍郎赵世卿力争，三才遂引疾求去。帝恶其委避，许之。淮扬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学迁、袁九皋交章乞留。而学迁言：“陛下以陈增故，欲去三才，托词解其官。年来中使四出，海内如沸。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贞之去以孙朝，前漕臣李志之去亦以矿税事。他监司守令去者，不可胜数，今三才复继之。淮上军民以三才

罢，欲甘心于增，增避不敢出。三才不当去可知 。”疏仍不答。三才遂去淮之徐州。连疏请代，未得命。会侍郎谢杰代世卿督储，复请留。乃命三才供事俟代者，帝亦竟不遣代也。

明年九月，复疏言 ：“乃者迅雷击陵，大风拔木，洪水滔天，天变极矣。赵古元方磔于徐，李大荣旋枭于亳，而睢州巨盗又复见告，人离极矣。陛下每有征求 ，必曰‘内府匮乏’。夫使内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谓貌病而天下肥也。而其实不然。陛下所谓匮乏者，黄金未遍地，珠玉未际天耳。小民饔飧不饱，重以征求，箠楚无时，桁杨满路，官惟丐罢，民惟请死，陛下宁不惕然警悟邪！陛下毋谓臣祸乱之言为未必然也；若既已然矣，将置陛下何地哉！”亦不报 。既而睢盗就获，三才因奏行数事，部内晏然。

翕人程守训以赀官中书，为陈增参随。纵横自恣，所至鼓吹，盛仪卫，许人告密，刑拷及妇孺。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赃数十万。增惧为己累，并搜获其奇珍异宝及僭用龙文服器。守训及其党俱下吏伏法，远近大快。

三十四年，皇孙生。诏并矿税，释逮系，起废滞，补言官，既而不尽行。三才疑首辅沈一贯尼之，上疏阴诋一贯甚力。继又言 ：“恩诏已颁，旋复中格，道路言前日新政不过乘一时喜心，故旋开旋蔽 。”又谓 ：“一贯虑沈鲤、硃赓逼己。既忌其有所执争，形己之短，又耻其事不由己，欲坏其成。行贿左右，多方蛊惑，致新政阻格 。”帝得疏，震怒。严旨切责，夺俸五月。其明年，暨禄卒。三才因请尽撤天下税使，帝不从，命鲁保兼之。

是时顾宪成里居，讲学东林，好臧否人物。三才与深相结，宪成亦深信之。三才尝请补大僚，选科道,录遗佚。因言：“诸臣只以议论意见一触当途，遂永弃不收 ，要之于陛下无忤 。

今乃假天子威以锢诸臣，复假忤主之名以文己过。负国负君，罪莫大此 。”意为宪成诸人发。已，复极陈朝政废坏，请帝奋然有为，与天下更始。且力言辽左阽危，必难永保状。帝皆置不省。

三才挥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税监得民心。及淮、徐岁侵，又请振恤，蠲马价。淮人深德之。屡加至户部尚书。会内阁缺人，建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宜与外僚参用，意在三才。及都御史缺，需次内召。由是忌者日众，谤议纷然。工部郎中邵辅忠遂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继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给事中金士衡相继为三才辨。大学士叶向高言三才已杜门待罪，宜速定去留，为漕政计。皆不报。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钱策，南京给事中刘时俊，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硃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张邦俊、王万祚，复连章劾三才。而给事中胡忻、曹于汴，南京给事中段然，御史史学迁、史记事、马孟祯、王基洪，又交章论救。朝端聚讼，迄数月未已。宪成乃贻书向高，力称三才廉直，又贻书孙丕扬力辨之。御史吴亮素善三才，即以两书附传邸报中，由是议者益哗。应甲复两疏力讦，至列其十贪五奸。帝皆不省。三才亦力请罢，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也。

三才既家居，忌者虑其复用。四十二年，御史刘光复劾其盗皇木营建私第至二十二万有奇 。且言三才与于玉立遥执相权，意所欲用，铨部辄为推举。三才疏辨，请遣中官按问。给事中刘文炳、御史李徵仪、工部郎中聂心汤、大理丞王士昌，助光复力攻三才。徵仪、心汤，三才尝举吏也。三才愤甚，自请籍其家。工部侍郎林如楚言宜遣使覆勘。光复再疏，并言其

侵夺官厂为园囿。御史刘廷元遂率同列继之，而潘汝祯又特疏论劾。既而巡按御史颜思忠亦上疏如光复指。三才益愤，请诸臣会勘，又请帝亲鞫。乃诏徵仪偕给事中吴亮嗣往。

其明年，光复坐事下狱。三才阳请释之，而复力为东林辨白，曰：“自沈一贯假撰妖书，擅僇楚宗，举朝正人攻之以去。继汤宾尹、韩敬科场作奸，孽由自取，于人何尤。而今之党人动与正人为仇，士昌、光复尤为戎首。挺身主盟，力为一贯、敬报怨。腾说百端，攻击千状。以大臣之贤者言之，则叶向高去矣，王象乾、孙玮、王图、许弘纲去矣，曹于汴、胡忻、硃吾弼、叶茂才、南企仲、硃国祯等去矣，近又攻陈荐、汪应蛟去矣。以小臣之贤者言之，梅之焕、孙振基、段然、吴亮、马孟祯、汤兆京、周起元、史学迁、钱春等去矣，李朴、鲍应鳌、丁元荐、庞时雍、吴正志、刘宗周等去矣。合于己则留，不合则逐。陛下第知诸臣之去，岂知诸党人驱之乎？今奸党仇正之言，一曰东林，一曰淮抚。所谓东林者，顾宪成读书讲学之所也。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岳元声、薛敷教，并束身厉名行，何负国家哉？偶曰东林，便成陷井。如邹元标、赵南星等被以此名，即力阻其进。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继偕诸人耳。人才邪正，实国祚攸关，惟陛下察焉。”疏入，众益恨之。亮嗣等既往勘，久之无所得。第如光复言还报，遂落职为民。

天启元年，辽阳失。御史房可壮连疏请用三才。有诏廷臣集议。通政参议吴殿邦力言不可用，至目之为盗臣。御史刘廷宣复荐三才，言：“国家既惜其才，则用之耳，又何议，然广宁已有王化贞，不若用之山海。”帝是其言，即欲用三才，而廷议相持未决。詹事公鼐力言宜用，刑部侍郎邹元标、佥都御史王德完并主之。已，德完迫众议，忽变前说。及署议，元标

亦不敢主。议竟不决，事遂寝。三年，起南京户部尚书，未上卒。后魏忠贤乱政，其党御史石三畏追劾之。诏削籍，夺封诰。崇祯初复官。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赞曰：朋党之成也，始于矜名，而成于恶异。名盛则附之者众。附者众，则不必皆贤而胥引之，乐其与己同也。名高则毁之者亦众。毁者不必不贤而怒而斥之，恶其与己异也。同异之见岐于中，而附者毁者争胜而不已，则党日众，而为祸炽矣。魏允贞、王国、余懋衡皆以卓荦闳伟之概，为众望所归。李三才英遇豪俊，倾动士大夫，皆负重名。当世党论之盛，数人者实为之魁，则好同恶异之心胜也。《易》曰：“涣其群，元吉。”知此者，其惟圣人乎！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姜应麟 从子思睿 陈登云 罗大摐 黄正宾 李献可 舒弘绪 陈尚象 丁懋逊 吴之佳 叶初春 杨其休 董嗣成 贾名儒 张栋 孟养浩 硃维京 王如坚 王学曾 涂杰 张贞观 樊玉衡 子鼎遇 维城 孙自一 谢廷赞 兄廷谅 杨天民 何选 冯生虞 任彦蘖

姜应麟，字泰符，慈谿人。父国华，嘉靖中进士。历陕西参议，有廉名。应麟举万历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贵妃郑氏有殊宠，生子常洵，诏进封为皇贵妃。而王恭妃育皇长子已五岁，无所益封。中外籍籍，疑帝欲立爱。十四年二月，应麟首抗疏言：“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非所以重储贰、定众志也。伏请俯察舆情，收还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请先封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礼既不违，情亦不废。然臣所议者末，未及其本也。陛下诚欲正名定分，别嫌明微，莫若俯从阁臣之请，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望慰，宗社之庆长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遍召大珰谕曰：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手击案者再。诸珰环跪叩首，怒稍解，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于是得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继言之，并得罪。两京申救者疏数十上，皆不省。自后言者蜂起，咸执

“立储自有长幼”之旨，以责信于帝。帝虽厌苦之，终不能夺也。

应麟居广昌四年，量移余干知县。以父忧归。服阕，至京，会吏部数以推举建言诸臣得重谴，应麟遂不复补。家居二十年。光宗立，起太仆少卿。给事中薛凤翔劾应麟老病失仪，遂引疾去。崇祯三年卒，赠太常卿。

从子思睿，字颛愚。少孤，事母孝。举天启二年进士，授行人。崇祯三年擢御史。明年春，陈天下五大弊：曰加派病民，曰邮传过削，曰搜剔愈精，头绪愈乱，曰惩毖愈甚，颓废愈多，曰督责愈急，蒙蔽愈深。忤旨，切责。其冬遣宦官监视边务，抗疏切谏。已，劾首辅周延儒以家人周文郁为副将，弟素儒为锦衣，叔父人瑞为中书，受赇行私，请罢斥。已，论救给事中魏呈润、御史李曰辅、王绩灿。巡按云南。陛辞，历指诸弊政，而言：“举朝拯焚救溺之精神，专用之摘抉细微，而以察吏诘戎予夺大柄仅付二三阉寺。厝火自安，不知变计，天下安望太平！”忤旨，切责。还朝，值帝撤还二部总理诸镇监视内臣。思睿请并撤监视京营关、宁者。因诋向来秉政大臣阿承将顺之罪，意指温体仁也。体仁二子俨、伉数请嘱提学佥事黎元宽。会元宽以文体险怪论黜，遂发其二子私书。思睿劾体仁纵子作奸，以元宽揭为据。体仁谓揭不出元宽手，思睿等群谋排陷。元宽上疏证明，思睿再劾体仁以“群谋”二字成陷人之阱，但知有子，不知有君。帝怒，夺俸五月。出视河东盐政。安邑有故都御史曹于汴讲学书院，思睿为置田构学舍，公余亲莅讲授。代还，乞假归里。未几卒。

陈登云，字从龙，唐山人。万历五年进士。除鄠陵知县。政最，征授御史。出按辽东，疏陈安攘十策，又请速首功之赏。改巡山西。还朝，会廷臣方争建储。登云谓议不早决，由贵妃

家阴沮之。十六年六月，遂因灾异抗疏，劾妃父郑承宪，言：“承宪怀祸藏奸，窥觊储贰。日与貂珰往来，绸缪杯酌，且广结山人、术士、缁黄之流。曩陛下重惩科场冒籍，承宪妻每扬言事由己发，用以恐喝勋贵，簧鼓朝绅。不但惠安遭其虐焰，即中宫与太后家亦谨避其锋矣。陛下享国久长，自由敬德所致，而承宪每对人言，以为不立东宫之效。干挠盛典，蓄隐邪谋，他日何所不至。苟不震奋乾刚，断以大义，虽日避殿撤乐、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格，天变未可弭也。”疏入，贵妃、承宪皆怒，同列亦为登云危，帝竟留中不下。

久之，疏论吏部尚书陆光祖，又论贬四川提学副使冯时可，论罢应天巡抚李涞、顺天巡抚王致祥，又论礼部侍郎韩世能、尚书罗万化、南京太仆卿徐用检。朝右皆惮之。时方考选科道，登云因疏言：“近岁言官，壬午以前怵于威，则摧刚为柔；壬午以后昵于情，则化直为佞。其间岂无刚直之人，而弗胜龃龉，多不能安其身。二十年来，以刚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党，逐嗜乞怜，如所谓‘七豺’、‘八狗’者，言路顾居其半。夫台谏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贱辱至此，安望其抗颜直绳，为国家锄大奸、歼巨蠹哉！与其误用而斥之，不若慎于始进。”因条数事以献。

出按河南。岁大饥，人相食。副使崔应麟见民啖泽中雁矢，囊示登云，登云即进之于朝。帝立遣寺丞钟化民赍帑金振之。登云巡方者三，风裁峻厉。以久次当擢京卿，累寝不下，遂移疾归。寻卒。

罗大纮，字公廓，吉水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行人。十九年八月，迁礼科给事中。甫拜命，即上《定制书》数千言。已，复言视朝宜勤，语皆切直。先有诏以二十年春册立东宫，至是工部主事张有德以预备仪物请。帝怒，命夺俸三月，更缓

册立事。尚书曾同亨请如前诏，忤旨，切让。大纮复以为言，诏夺俸如有德。大学士许国、王家屏连署阁臣名，乞收新命，纳诸臣请，帝益怒。首辅申时行方在告，闻帝怒，乃密揭言：“臣虽列名公疏，实不与知。”帝喜，手诏褒答，而揭与诏俱发礼科。故事，阁臣密揭无发科者。时行惭惧，亟谋之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遣使取揭。时独大纮守科，使者绐取之。及往索，时行留不发。大纮乃抗疏曰：“臣奉职无状，谨席稿以待。独念时行受国厚恩，乃内外二心，藏奸蓄祸，误国卖友，罪何可胜言。夫时行身虽在告，凡翰林迁改之奏，皆俨然首列其名，何独于建储一事深避如此。纵陛下赫然震怒，加国等以不测之威，时行亦当与分过。况陛下未尝怒，而乃沮塞睿聪，摇动国本，苟自献其乞怜之术，而遏主上悔悟之萌，此臣之所大恨也。假令国等得请，将行庆典而恩泽加焉，时行亦辞之乎？盖其私心妄意陛下有所牵系，故阳附廷臣请立之议，而阴缓其事，以为自交宫掖之谋。使请之而得，则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则别为集菀之计。其操此术以愚一世久矣，不图今日乃发露之也。”疏入，帝震怒，命贬边方杂职。俄以六科钟羽正等论救，斥为民，羽正等夺俸。中书舍人黄正宾复抗疏力诋时行。帝怒，下狱拷讯，斥为民。时行亦不安，无何，竟引去。大纮志行高卓。乡人以配里先达罗伦、罗洪先，号为“三罗”。天启中，赠光禄少卿。

正宾，歙人。以赀为舍人，直武英殿。耻由赀入官，思树奇节，至是遂见推清议。后李三才、顾宪成咸与游，益有声士大夫间。熹宗立，起故官。再迁尚宝少卿，引病归。魏忠贤下汪文言狱，词连正宾。坐赃千金，遣戍大同。庄烈帝嗣位，复官，致仕。崇祯元年六月，魏党徐大化、杨维垣已罢官，犹潜居辇下，交通奄寺，正宾在都，抗疏发其奸。勒两人归田里，

都人快之。而疏有“潜通宦寺”语，帝令指名。正宾以赵伦、于化龙对。帝以其妄，斥回籍。

李献可，字尧俞，同安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武昌推官。课最，征授户科给事中。屡迁礼科都给事中。二十年正月，偕六科诸臣疏请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当及首春举行。倘谓内庭足可诵读，近侍亦堪辅导，则禁闼幽闲，岂若外朝之清肃；内臣忠敬，何如师保之尊严。”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误书弘治年号，责以违旨侮君，贬一秩调外，余夺俸半岁。大学士王家屏封还御批，帝益不悦。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言：“献可之疏，臣实赞成之，请与同谪。”吏科给事中舒弘绪亦言“言官可罪，豫教必不可不行”。帝益怒，出弘绪南京，而羽正及献可并以杂职徙边方。大学士赵志皋论救，被旨谯让。吏科右给事中陈尚象复争之，坐斥为民。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御史邹德泳，户兵刑工四科都给事中丁懋逊、张栋、吴之佳、杨其休，礼科左给事中叶初春，各上疏救。帝益怒，廷杖养浩百，除其名。德泳、懋逊等六人并贬一秩，出之外。献可、羽正、弘绪亦除名。

当是时，帝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然谏者卒未已。礼悦员外郎董嗣成、御史贾名儒特疏争之，御史陈禹谟、吏科左给事中李周策亦偕其僚论谏。帝怒加甚，夺嗣成职，名儒谪边方，德泳、懋逊等咸削籍，禹谟等停俸有差。礼部尚书李长春等亦疏谏，帝复诘让。献可等遂废于家。久之，吏部尚书蔡国珍、侍郎杨时乔先后请收叙，咸报寝。

天启初，录先朝言事诸臣。献可已前卒，诏赠光禄卿。

弘绪、名儒皆献可同年进士。尚象、懋逊、之佳、初春、其休、嗣成皆万历八年进士。

弘绪，通山人。由庶吉士改给事中。天启中，赠光禄少卿。

尚象，都匀人。以中书舍人为给事中。尝劾罢尚书沈鲤，为士论所非。至是以直言去，国人始称焉。天启中，赠官如弘绪。

懋逊，沾化人。为余姚知县，有治绩，入为吏科给事中。既削籍，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太仆少卿，累迁工部左侍郎。卒，赠尚书。

之佳，长洲人。初为襄阳知县。初春，吴县人。初为顺德知县。并以治行征。至是与张栋并斥，称“吴中三谏”。天启初，赠之佳太仆少卿，初春光禄少卿。之佳孙适，亦兵科给事中。敢言。

其休，青城人。由苏州推官擢吏科给事中。内官张德殴杀人，帝令司礼按问，蔽罪其下。其休乞并付德法司，竟报许。帝数不视朝。十七年正月，其休以万邦入觐，请临御以风励诸臣。他论奏甚众。罢归，卒，赠太常少卿。

嗣成，乌程人。祖份，礼部尚书。父道醇，南京给事中。仍世贵显。嗣成以气节著，士论多之。

名儒，真定人。赠官如初春。

栋，字伯任，昆山人。万历五年进士。除新建知县。征授工科给事中。请尽蠲天下逋租，格不行。时蠲租例，相沿但蠲存留，不及起运。栋请无拘故事，从之。再迁刑科左给事中。吴中白粮为累，民承役辄破家，栋请令出赀助漕舟附载。申时行、王锡爵绌其议，栋遂移疾归。起兵科都给事中。劾去南京户部尚书张西铭、刑部侍郎詹仰庇。军政拾遗，劾恭顺侯吴继爵、宣城伯卫国本、忻城伯赵泰修、宣府总兵官李迎恩。继爵留，余并罢。已，言边臣叙功不宜及内阁、部、科，帝亦从焉。遣视固原边备。时经略郑洛方议和，栋言搀力克负固不归，卜失兔杰黠如故，火落赤、真相雄据海上，不可使洛委责以去。

因论兵部尚书王一鹗。会一鹗已卒，洛亦报擢力克东归，遂寝其奏。栋又言：“洮、河失事，陛下赫然震怒。命洛视师，岂止欲其虚词媚敌，博一顺义东归毕事耶？今火、真依海为窟，出没自如，不宜叙将吏功。”报闻。母卒，栋年已六十，毁瘠庐墓，竟卒于墓所。天启中，赠太常少卿。

德泳，祭酒守益孙。养浩、羽正自有传。

孟养浩，字义甫，湖广咸宁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行人。擢户科给事中,迁左给事中。帝严谴李献可，养浩疏谏曰：“人臣即至狂悖，未有敢于侮君者，陛下岂真以其侮而罪之耶？献可甫跻礼垣，骤议巨典。一字之误，本属无心，乃遽蒙显斥。臣愚以为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请，实为宗社计。陛下不惟不听，且从而罚之，是坐忍元子失学，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长幼定序，明旨森严，天下臣民既晓然谅陛下之无他矣。然豫教、册立？本非两事。今日既迟回于豫教，安知来岁不游移于册立，是重启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于天性，豫教之请，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爱。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槛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计，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万世谓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献可等所论，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实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献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实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还成命，亟行豫教。”帝大怒，言册立已谕于明年举行，养浩疑君惑众，殊可痛恶。令锦衣卫杖之百，削籍为民，永不叙用。中外交荐，悉报寝。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半岁中迁至南京刑部右侍郎。未之官，卒。

硃维京，字大可，工部尚书衡子也。举万历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进右寺副。九年京察，谪汝州同知，改知崇德。入为屯田主事，再迁光禄丞。火落赤败盟，经略郑洛主和，督抚

魏学曾、叶梦熊主战。维京请召洛还，专委学曾等经理。及学曾以宁夏事被逮，复抗疏救之。

二十一年，三王并封诏下，维京首上疏曰：“往奉圣谕，许二十一年册立，廷臣莫不延颈企踵。今忽改而为分封，是向者大号之颁，徒戏言也，何以示天下？圣谕谓立嗣以嫡，是已。但元子既长，欲少迟册立，以待中宫正嫡之生，则祖宗以来，实无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三年；宪宗之立，以正统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一二龄，多亦不过五六龄耳。维时中宫正位，嫡嗣皆虚，而祖宗曾不少待。即陛下册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远，何不取而证之。且圣人为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王并举，冠服宫室混而无别，车马仪仗杂而无章，府僚庶寀淆而无辨。名既不正，弊实滋多。且令中宫苟耀前星，则元子退就藩服，嫡庶分定，何嫌何疑。今预计将来，坐格成命，是欲愚天下，而实以天下为戏也。夫人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陛下虽有并封之意，犹不遽行，必以手诏咨大学士王锡爵，锡爵纵不能如李沆引烛之焚，亦当为李泌造膝披陈，转移圣心而后已。如其不然，王家屏之高踪自在，陛下优礼辅臣，必无韩瑗、来济之辱也。奈何噤无一语，若胥吏之承行，惟恐或后。彼杨素、李勣千古罪人，其初心岂不知有公论，惟是患得患失之心胜，遂至不能自持耳。”帝震怒，命谪戍极边。锡爵力救，得为民。家居甫二年，卒。天启时，赠太常少卿。

王如坚，字介石，安福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怀庆推官。入为刑科给事中，抗疏争三王并封，其略曰：

谨按十四年正月圣谕“元子幼小，册立事俟二三年举行”，是明言长子之为元子也。又十八年正月诏旨“朕无嫡子，长幼自有定序”，是明示伦次之不可易也。已而十九年八月，

奉旨“ 册立之事 ，改于二十一年举行 ”，此则陛下虽怒群臣激聒，辄更定期，未尝遽寝册立之事。乃今已届期，忽传并封为王，以待嫡嗣。臣始而疑，既而骇。陛下言犹在耳，岂忘之耶？曩者谓二三年举行 ，已迟至二十年矣 ，二十年举行又改至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倏改为并封，是陛下前此灼然之命，尚不自坚，今日群臣，将何所取信？

夫立嫡之条，《祖训》为废嫡者戒也 。今日有嫡可废乎？且陛下欲待正嫡，意非真待也。古王者後宫无偏爱，故適后多後嗣。后世爱有所专，则天地之交不常泰，欲後嗣之繁难矣。我祖宗以来，中宫诞生者有几？国本早定，惟元子是属。或二三龄而立，或五六龄而立。即陛下春宫受册时，止六龄耳，宁有待嫡之议与潞王并封之诏哉？今皇长子且十二龄矣，闻皇后抚育无间己出。元子早定一日，即早慰中宫一日之心。后素贤明，何有舍当前之冢嗣，而觊幸不可知之数耶？宫闱之内，衽席之间，左右近习之辈，见形生疑，未必不以他意窥陛下。即如昨岁册立之旨，方待举行，而宗室中已有并封之疏，安知非机事外泄，彼得量朝廷之浅深？

夫别名号，辨嫌疑，礼之善经也。元子与众子，其间冠服之制，齿簿之节，恩宠之数，接见之仪，迥然不齐矣。一日并封而同号，则有并大之嫌，逼长之患。执狐疑而来谗贼，几微之际，不可不慎。苟谓涣命新颁，难于遽改，则数年已定之明旨，尚可移易，今纶言初发，何不可中止也。

帝怒甚，命与硃维京皆戍极边。王锡爵疏救，免戍为民。寻卒。天启中，赠光禄少卿。

王学曾，字唯吾，南海人。万历五年进士。授醴陵知县，调崇阳。擢南京御史。时吏民有罪，辄遣官校逮捕。学曾疏请止之，不纳。十三年，慈宁宫成，诸督工内侍俱廕锦衣。学曾

论其太滥，且劾工部尚书杨兆谀谄中官。兆惶恐，引罪。已，言龙江关密迩芜湖，芜湖已征税，龙江不宜复征，格不行。光山牛产一犊若麟，有司欲以闻，巡抚臧惟一不可。帝命礼部征之，尚书沈鲤谏，惟一亦疏论，不听。学曾抗言：“麟生牛腹，次日即毙，则祥者已不祥矣。不祥之物，所司未尝上闻，陛下何自闻之？毋亦左右小人以奇怪惑圣心也？今四方灾旱，老稚流离，啼饥号寒之声，陛下不闻；北敌枭张，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状，陛下不闻；宗室贫穷，饔餐弗给，愁困涕洟之态，陛下不闻；而独已毙之麟闻。彼为左右者，岂诚忠于陛下乎？愿收还成命，内臣语涉邪妄者，即严斥之。”帝责其要名沽直，降兴国判官。时御史蔡时鼎亦以言获罪。南京御史王藩臣、给事中王嗣美等交章救两人。帝怒，夺俸一级。

学曾累迁南京刑部主事，召为光禄丞。与少卿涂杰合疏争三王并封，忤旨，皆削籍。后数年，吏部尚书蔡国珍疏请起用，不纳。卒于家。杰，新建人。隆庆五年进士。由龙游知县入为御史。擢官光禄。熹宗时，赠学曾太仆少卿，杰太常少卿。

张贞观，字惟诚，沛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益都知县，擢兵科给事中。出阅山西边务。五台奸人张守清招亡命三千余人，擅开银矿，又缔姻潞城、新宁二王。帝纳巡按御史言，敕守清解散徒党，谕二王绝姻。守清乞输课于官，开矿如故。贞观力争，乃已。前巡抚沈子木、李采菲皆贪。子木夤缘为兵部侍郎，贞观并追劾之。子木坐贬，采菲夺职。还，进工科右给事中。泗州淮水大溢，几啮祖陵。贞观往视，定分黄道淮之策。

再迁礼科都给事中。三王并封制下，贞观率同列力争。沈王珵尧由郡王进封，其诸弟止应为将军，珵尧为营得郡王。贞观及礼部尚书罗万化守故事极谏。不纳。时郊庙祭享率遣官代行，贞观力请帝亲祀。俄秋享，复将遣官。贞观再谏，不报。

明年正月，有诏皇长子出阁讲读。而兵部请护卫，工部奏仪仗，礼部进仪注，皆留中。又止令预告奉先殿，朝谒两宫，他礼皆废。于是贞观等上言：“礼官议，御门受贺、皇长子见群臣之礼，载在旧仪；即诸王加冠，亦以成礼而贺，贺毕谒见。元子初出，乃不当诸王一冠乎？且谒谢止两宫，而缺然于陛下及中宫母妃之前，非所以教孝；贺靳于二皇子，而漠然于兄弟长幼之间，非所以序别。”疏入，忤旨，夺俸一年。

工科给事中黎道照上言：“元子初就外傅，陛下宜示之身教。乃采办珠玉珍宝，费至三十六万有奇，又取太仆银十万充赏，非作法于初之意。且贞观等秉礼直谏，职也，不宜罚治。”给事中赵完璧等亦言之。帝怒，夺诸臣俸，谪贞观杂职。大学士王锡爵等切救，乃贬三秩。顷之，都给事中许弘纲、御史陈惟芝等连章申论，帝竟除贞观名，言官亦停俸。中外交荐，卒不起。天启中卒，赠太常少卿。

樊玉衡，字以齐，黄冈人。万历十一年进士。由广信推官征授御史。京察，谪无为判官。稍迁全椒知县。二十六年四月，玉衡以册立久稽，上言：“陛下爱贵妃，当图所以善处之。今天下无不以册立之稽归过贵妃者，而陛下又故依违，以成其过。陛下将何以托贵妃于天下哉？由元子而观则不慈，由贵妃而观则不智，无一可者。愿早定大计，册立、冠婚诸典次第举行，使天下以元子之安为贵妃功，岂不并受其福，享令名无穷哉！”疏奏，帝及贵妃怒甚。旨一日三四拟，祸且不测。大学士赵志皋等力救，言自帝即位未尝杀谏臣。帝乃焚其疏，忍而不发。再逾月，以《忧危竑议》连及，遂永戍雷州。长子鼎遇伏阙请代者再，不许。光宗立，起南京刑部主事，以老辞。疏陈亲贤、远奸十事，优诏答之。寻命以太常少卿致仕，卒于家。

子维城，举万历四十七年进士。除海盐知县，迁礼部主事。

天启七年，坐事谪上林苑典簿。庄烈帝即位，魏忠贤未诛，抗疏言：“高皇帝定律，人臣非有大功，朦胧奏请封爵者，所司及封受之人俱斩。今魏良卿、良栋、鹏翼，白丁乳臭儿，并叨封爵，皆当按律诛。忠贤所积财，半盗内帑，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因请褒恤杨涟、万璟等一十四人，召还贺逢圣、文震孟、孙必显等三十二人，亟正张体乾、许显纯、杨寰等罪。其月，又言：“崔呈秀虽死，宜剖棺戮尸。‘五虎’、‘五彪’之徒，乃或赐驰驿，或仅令还乡，何以服人心，昭国典。”末斥吏科陈尔翼请缉东林遗孽之非，乞释御史方震孺罪。帝并采纳之。

崇祯元年，迁户部主事，进员外郎。历泉州知府、福建副使。八年，以大计罢归。十六年，黄州城南门哭五日夜。众知祸必至，倾城走，妇女多不及行。三月二十四日，张献忠破黄冈，知县孙自一、县丞吴文燮死之。贼欲屈维城，抗声大骂，刃洞胸而死。贼遂驱妇女堕城，稍缓，辄断其腕，血淋漓土石间。三日而城平，复杀之以实堑焉。自一，光山人。

谢廷赞，字曰可，金谿人。父相，由乡举为东安知县。初，岁饥，吏伪增户口冒振，继者遂按籍征赋，民困甚。相为请，得减户千三百。奸人杀四人，弃其尸，狱三年不决。相祷于神，得尸所在，狱遂成。廷赞举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未授官，即极论矿税之害。旋授刑部主事。先是，诏二十八年春举行册立、冠婚之礼。将届期，都御史温纯、礼科给事中杨天民、御史冯应凤相继言，不报。廷赞上疏言阁员当补，台省当选，矿税当撤，冠婚、册立当速，诏令当信。持疏跪文华门，候命逾时。帝震怒，遣中官田义诘责。赵数日，命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拟敕谕，令礼部具仪。比拟谕进，竟不发。志皋、一贯趣之，帝乃言因廷赞出位邀功，以致少待，命示诸司静俟。遂褫廷赞

职为民，并夺尚书萧大亨，侍郎邵杰、董裕俸一岁，贬郎中徐如珂、员外郎林耀，主事钟鸣陛、曹文伟三秩，调极边。是岁册立之礼不行，廷赞归。侨寓维扬，授徒自给。久之，卒。天启中，赠尚宝卿。

兄廷谅，字友可。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帝命李廷机入阁，又召王锡爵。廷谅言：“廷机才弱而暗，锡爵气高而扬，均不宜用。”又曰：“储君之立为王也，自锡爵始；举人之有考察也，自廷机始；巡按之久任也，自赵世卿始；章疏之留中也，自申时行始；年例之不举，考察之不下也，自沈一贯始。此皆乱人国者也。”疏入，留中。终顺庆知府。

杨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万历十七年进士。除朝城知县。调繁诸城，有异政，擢礼科给事中。时方纂修国史，与御史牛应元请复建文年号，从之。二十七年，狄道山崩，下成池，山南涌大小山五。天民言：“平地成山，惟唐垂拱间有之，而唐遂易为周。今虎狼之使吞噬无穷，狗鼠之徒攘夺难厌。不市而征税，无矿而输银。甚且毁庐坏冢，籍人赀产，非法行刑。自大吏至守令，每被谴逐。郡邑不肖者，反助虐交欢，藉润私橐。嗷嗷之众，益无所归命，怀乐祸心，有土崩之势。天心仁爱，亟示谴告，陛下尚不觉悟，翻然与天下更始哉！”不报。文选郎中梅守峻贪黩，将擢太常少卿，天民劾罢之。延绥总兵官赵梦麟潜师袭寇，以大捷闻，督抚李汶、王见宾等咸进秩予廕。寇乃大入，杀军民万计，汶等又妄奏捷。天民再疏论之，夺见宾职，梦麟戍边，汶亦被谴。

天民寻进右给事中。册立久稽，再疏请，不报。无何，贵妃弟郑国泰疏请皇长子先冠婚后册立，天民斥其非。国泰惧，委罪都指挥李承恩，夺其俸。顺天、湖广乡试文多用二氏语，天民请罪考官杨道宾、顾天飏等，疏留中。二十九年五月，天

民复偕同官上言，请早定国本。帝大怒，谪天民及王士昌杂职，余夺俸一年，以士昌亦给事礼科也。时御史周盘等公疏请，亦夺俸。天民得贵州永从典史。至十月，帝迫廷议，始立东宫，而天民等卒不召。天民幽愤卒。天启中，赠光禄少卿。

初，天民去诸城，民为立祠。其后长吏不职，父老率聚哭祠下。

何选，字靖卿，宛平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南昌知县，征授御史。廷臣争国本多获谴，选语郑贵妃弟国泰，令以朝野公论、郑氏祸福恳言于贵妃，俾妃自请。国泰犹豫，选厉色责之曰：“若不及今为身家计，吾侪群击之，悔无及矣。”国泰惧，乃入告于妃，且疏请早定，以释危疑。帝意不怿。已，知出选指，深衔之。未几，吏部拟调验封员外郎邹元标于文选，疏六日不下，选以为言。帝忆前事，谪湖广布政司照磨。稍迁南京通政司经历。刑部缺员外郎，吏部拟用选。帝憾未释，谓特降官不当推举，切让尚书孙丕扬等，谪文选郎中冯生虞、员外郎冯养志等极边，而斥选为民。以阁臣言，稍宽生虞、养志等罚。南京给事中任彦蘖抗章论救，语侵阁臣。帝复怒，谪彦蘖于外，生虞仍以杂职调边方。旋以言官论救，并斥彦蘖为民。于是御史许闻造上言：“陛下顷岁以来，谓公忠为比周，谓论谏为激扰；诎铨衡之所贤，挠刑官之所执。光禄太仆之帑，括取几空；中外大小之官，县缺不补。敲扑遍于宫闱，桁杨接于道路。论救忠良，则愈甚其罪；谏止贡献，则愈增其额。奏牍沉阁而莫稽，奄寺纵横而无忌。今欲摘陈一事，则虑陛下益甚其事；欲摘救一人，则虑陛下益罪其人。陛下执此以拒建言之臣，诸臣因此而塞进言之路。迩年以来，诸臣謇谔之风，视昔大沮矣。”不报。

生虞，大足人。彦蘖，任城人。天启中，赠选光禄少卿，

生虞太常少卿。

赞曰：野史载神宗金合之誓。都人子之说，虽未知信否，然恭妃之位久居郑氏下，固有以滋天下之疑矣。姜应麟等交章力争，不可谓无羽翼功。究之郑氏非褒、骊之煽处，国泰亦无驷、钧之恶戾，积疑召谤，被以恶声。《诗》曰：“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诸臣何其好争也！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卢洪春 范俊 董基 王就学等 李懋桧 李沂 周弘禴 潘士藻 雒于仁 马经纶 林熙春 林培 刘纲 戴士衡 曹学程 子正儒 郭实翁宪祥 徐大相

卢洪春，字思仁，东阳人。父仲佃，广西布政使。洪春举万历五年进士，授旌德知县，擢礼部祠祭主事。十四年十月，帝久不视朝，洪春上疏曰：“陛下自九月望后，连日免朝，前日又诏头眩体虚，暂罢朝讲。时享太庙，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礼’。臣愚捧读，惊惶欲涕。夫礼莫重于祭，而疾莫甚于虚。陛下春秋鼎盛，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而又因以废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所闻，更有异者。先二十六日传旨免朝，即闻人言籍籍，谓陛下试马伤额，故引疾自讳。果如人言，则以一时驰骋之乐，而昧周身之防，其为患犹浅。倘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更深。若乃为圣德之累，则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谓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岂有寂然无闻于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导陛下，则将顺之意多，而爱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颂谀必多喜，遇谏诤必多怒，一涉宫闱，严谴立至，孰肯触讳，以蹈不测之祸哉？群臣如是，非主上福也。愿陛下以宗社为重，毋务矫托以滋疑。力制此心，慎加防检。勿以深宫燕闲有所恣纵，勿以左右近习有所假借，饬躬践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则天下万世，将

慕义无穷。较夫挟数用术，文过饰非，几以聋瞽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疏入，帝震怒。传谕内阁百余言，极明谨疾遣官之故。以洪春悖妄，命拟旨治罪。阁臣拟夺官，仍论救。帝不从，廷杖六十，斥为民。诸给事中申救，忤旨，切让。诸御史疏继之，帝怒，夺俸有差。洪春遂废于家，久之卒。光宗嗣位，赠太仆少卿。

御史范俊尝陈时政。帝方疾，见俊疏中“防人欲”语，斥之。主事董基以谏内操谪官。其后员外郎王就学因谏帝托疾不送梓宫，寻罢去。皆与洪春疏相类。

范俊，字国士，高安人。万历五年进士。为义乌知县，征授御史。十二年正月，陈时政十事，语皆切至，而中言“人欲宜防，力以靡曼麴蘖为戒”。先是，慈宁宫灾，给事中邹元标疏陈六事，忤帝意。及帝遘微疾，大臣方问安，而俊疏适入。帝恚曰：“向未罪元标，致俊复尔，当重惩之。”申时行等拟镌秩。帝犹怒，将各予杖。是夜大雷雨，明日朝门外水三尺余。帝怒少霁，时行等亦力救，乃斥为民。明年，给事中张维新请推用谴谪诸臣，诏许量移，惟俊不叙。给事中孙世祯、御史方万山等言俊不宜独遗，坐夺俸。自是屡荐不起，里居数十年卒。天启初，复官，赠光禄少卿。

董基，字巢雄，掖县人。万历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十二年，帝集内竖三千人，授以戈甲，操于内廷。尚书张学颜谏，不纳。基抗疏曰：“内廷清严地，无故聚三千之众，轻以凶器尝试，窃为陛下危之。陛下以为行幸山陵，有此三千人可无恐乎？不知此皆无当实用。设遇健卒劲骑，立见披靡，车驾不可恃以轻出也。夫此三千人安居美食，筋力柔靡，一旦使执锐衣坚，蒙寒犯暑，臣闻顷者竟日演练，中暍濒死者数人，若辈未有不怨者。聚三千蓄怨之人于肘腋，危无逾此者。且自内操

以来，赏赉已二万金。长此不已，安有殚竭？有用之财，糜之无用之地，诚可惜也 。”疏入，忤旨，命贬二秩，调边方。九卿、给事、御史交章论救，且请纳基言，不听。竟谪基万全都司都事。明年，兵科给事中王致祥言 ：“ 祖宗法，非宿卫士不得持寸兵。今授群不逞利器，出入禁门，祸不细 。”大学士申时行亦语司礼监曰 ：“ 此事系禁廷，诸人擐甲执戈，未明而入。设奸人窜其中，一旦缓急，外廷不得闻，宿卫不及备，此公等剥肤患也 。”中官悚然，乘间力言。帝乃留致祥疏，即日罢之。会谪降官皆量移，基亦迁南京礼部主事，终南京大理卿。致祥，忻州人。隆庆五年进士。历官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

王就学，字所敬，武进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三王并封议起，朝论大哗。就学，王锡爵门人也，偕同年生钱允元往规之，为流涕。会庶吉士李腾芳投锡爵书，与就学语相类。锡爵悟，并封诏得寝。就学改礼部，进员外郎，寻调吏部。二十四年，孝安陈太后梓宫发引，帝嫡母也，当送门外，以有疾，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孙继皋言之，帝怒，抵其疏于地。就学抗疏曰 ：“ 人子于亲惟送死为大事。今乃靳一攀送，致圣孝不终。岂独有乖古礼，即圣心岂能自安。于此而不用其情，乌乎用其情？于此而可忍，乌乎不可忍？恐难以宣诸诏谕，书诸简册，传示天下万世也 。”疏奏，不省。逾二年，诏甄别吏部诸郎，斥就学为民。寻卒于家。

继皋抗疏未几，给事中刘道亨劾文选员外郎蔡梦麟紊铨政，并及继皋。乞罢，不报。及三殿灾，大臣自陈，皆慰留，独继皋致仕去。卒，赠礼部尚书。继皋，字以德，无锡人。万历二年进士第一。

李懋桧，字克苍，安溪人。万历八年进士。除六安知州，入为刑部员外郎。十四年三月，帝方忧旱，命所司条上便宜。

懋桧及部郎刘复初等争言皇贵妃及恭妃册封事，章一日并上。帝怒，欲加重谴，言者犹不已。阁臣请帝诏诸曹建言止及所司职掌，且不得专达，以慰解帝意。居数日，帝亦霁威，诸疏皆留中。而懋桧疏又有保圣躬、节内供、御近习、开言路、议蠲振、慎刑罚、重举刺、限田制七事，亦寝不行。

明年，给事中邵庶因论诚意伯刘世延，刺及建言诸臣。懋桧上言："庶因世延条奏，波及言者，欲概绝之。'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庶岂不闻斯语哉？今天下民穷财殚，所在饥馑，山、陕、河南，妇子仳离，僵仆满道，疾苦危急之状，盖有郑侠所不能图者，陛下不得闻且见也。迩者雷击日坛，星坠如斗，天变示儆于上；畿辇之间，子杀父，仆杀主，人情乖离于下。庶以为海内尽无可言已乎？夫在廷之臣，其为言官者十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不为言官者不必皆愚。无论往事，即如迩岁冯保、张居正交通乱政，其连章保留，颂功诩德，若陈三谟、曾士楚者，并出台垣，而请剑引裾杖谪以去者，非庶僚则新进书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无事则可，脱有不虞之变，陛下何从而知？庶复以堂上官禁止司属为得计，伏睹《大明律》，百工技艺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闻，但有阻遏者斩。《大明会典》及皇祖《卧碑》亦屡言之。百工技艺之人，有言尚不敢阻，况诸司百执事乎？庶言一出，志士解体，善言日壅，主上不得闻其过，群下无所献其忠，祸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职之禁，不若严言官失职之罚。当言不言，坐以负君误国之罪。轻则记过，重则褫官。科道当迁，一视其章奏多寡得失为殿最，则言官无不直言，庶官无事可言，出位之禁无庸，太平之效自致矣。"

帝责其沽名，命贬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偕同列胡时麟、梅国楼、郭显忠复交章论劾，乃再降一秩，为湖广按察司

经历。历礼部主事，以忧归，屡荐不起。家居二十年，始起故官。进南京兵部郎中。天启初，终太仆少卿。

李沂，字景鲁，嘉鱼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十六年冬，授吏科给事中。中官张鲸掌东厂，横肆无惮。御史何出光劾鲸死罪八，并及其党锦衣都督刘守有、序班邢尚智。尚智论死，守有除名，鲸被切让，而任职如故。御史马象乾复劾鲸，诋执政甚力，帝下象乾诏狱。大学士申时行等力救，且封还御批，不报。许国、王锡爵复各申救，乃寝前命，而鲸竟不罪。外议谓鲸以金宝献帝获免。沂拜官甫一月，上疏曰：“陛下往年罪冯保，近日逐宋坤，鲸恶百保而万坤，奈何独濡忍不去？若谓其侍奉多年，则坏法亦多年；谓痛加省改，犹足供事，则未闻可驯虎狼使守门户也。流传鲸广献金宝，多方请乞，陛下犹豫，未忍断决。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为陛下富有四海，岂爱金宝；威如雷霆，岂徇请乞。及见明旨许鲸策励供事，外议藉藉，遂谓为真。亏损圣德，夫岂浅甚！且鲸奸谋既遂，而国家之祸将从此始，臣所大惧也。”是日，给事中唐尧钦亦具疏谏。帝独手沂疏，震怒，谓沂欲为冯保、张居正报仇，立下诏狱严鞫。时行等乞宥，不从。谳上，诏廷杖六十，斥为民。御批至阁，时行等欲留御批，中使不可，持去。帝特遣司礼张诚出监杖。时行等上疏，俱诣会极门候进止。帝言：“沂置贪吏不言，而独谓朕贪，谤诬君父，罪不可宥。”竟杖之。太常卿李尚智、给事中薛三才等抗章论救，俱不报。国、锡爵以言不见用，引罪乞归。锡爵言：“廷杖非正刑，祖宗虽间一行之，亦未有诏狱、廷杖并加于一人者。故事，惟资贼大逆则有打问之旨，今岂可加之言官。”帝优诏慰留锡爵，卒不听其言。

初，冯保获罪，实鲸为之，故帝云然。或谓鲸罪不至如保。张诚掌司礼，素德保，授意言者发之，事秘莫能明也。其时，

周弘禴、潘士藻皆以忤鲸得罪，而沂祸为烈。家居十八年，未召而卒。光宗嗣位，赠光禄少卿。

弘禴，字元孚，麻城人。倜傥负奇，好射猎。举万历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降无为州同知，迁顺天通判。十三年春，上疏指斥朝贵，言：“兵部尚书张学颜被论屡矣。陛下以学颜故，逐一给事中、三御史，此人心所共愤也。学颜结张鲸为兄弟，言官指论学颜而不敢及鲸，畏其势耳。若李植之论冯保，似乎忠谠矣，实张宏门客乐新声为谋主。其巡按顺天，纳娼为小妻，猖狂干纪，则恃宏为内援也。鲸、宏既窃陛下权，而植又窃司礼势，此公论所不容。《祖训》，大小官许至御前言事。今吏科都给事中齐世臣乃请禁部曹建言。曩居正窃权，台省群颂功德，而首发其奸者，顾在艾穆、沈思孝，部曹言事果何负于国哉？居正恶员外郎管志道之建白也，御史龚懋贤因诬以老疾；恶主事赵世卿之条奏也，尚书王国光遂锢以王官。论者切齿，为其附权奸而弃直言，长壅蔽之祸也。今学颜、植交附鲸、宏，鲸敢窃柄，世臣岂不闻？已不敢言，奈何反欲人不言乎？前此长吏垣者周邦杰、秦耀。当居正时，耀则甘心猎犬，邦杰则比迹寒蝉。今耀官太常，邦杰官太仆矣，谏职无补，坐陟京卿，尚谓台省足恃乎？而乃禁诸臣言事也。夫逐一人之言者其罪小，禁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严嵩及居正犹不敢明立此禁，何世臣无忌惮一至此哉！乞放学颜、植归里，出耀、邦杰于外，屏张鲸使闲居，而夺世臣谏职，严敕司礼张诚等止掌内府礼仪，毋干政事，天下幸甚。”帝怒，谪代州判官，再迁南京兵部主事。

十七年，帝始倦勤，章奏多留中不下。弘禴疏谏，且请早建皇储，不报。寻召为尚宝丞。明年冬，命监察御史阅视宁夏边务。巡抚佥都御史梁问孟、巡茶御史钟化民，取官帑银交际，

弘禴疏发之。诏褫问孟职，调化民于外。河东有秦、汉二坝，弘禴请以石为之，浚渠北达鸳鸯诸湖，大兴水利。还朝，以将材荐哱承恩、土文秀、哱云。明年，承恩等反，坐谪澄海典史。投劾归，卒于家。天启初，以尝请建储，赠太仆少卿。

潘士藻，字去华，婺源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温州推官。擢御史，巡视北城。慈宁宫近侍侯进忠、牛承忠私出禁城，狎妇女。逻者执之，为所殴，诉于士藻。私牒司礼监治之。帝恚曰：“东厂何事？乃自外庭发。”杖两阉，毙其一。鲸方掌东厂，怒。会火灾修省，士藻言：“今天下之患，莫大于君臣之意不通。宜仿祖制，及近时平台暖阁召对故事，面议所当施罢。撤大工以俟丰岁，蠲织造、烧造以昭俭德，免金花额外征以佐军食。且时召讲读诸臣，问以经史。对贤人君子之时多，自能以敬易肆，以义夺欲。修省之实，无过于此。”鲸乃激帝怒，谪广东布政司照磨。科道交章论救，不听。寻擢南京吏部主事。再迁尚宝卿，卒官。

雒于仁，字少泾，泾阳人。父遵，吏科都给事中。神宗初即位，冯保窃权。帝御殿，保辄侍侧。遵言：“保一侍从之仆，乃敢立天子宝座，文武群工拜天子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冲，无礼至此！”遵乃大学士高拱门生。保疑遵受拱指，遂谋逐拱。遵疏留中。寻劾兵部尚书谭纶，因荐海瑞。吏部尚书杨博称纶才，诋瑞迂滞，疏遂寝。顷之，纶陪祀日坛，咳不止。御史景嵩、韩必显劾纶衰病。居正素善纶，而冯保欲缘是为遵罪，因传旨诘嵩、必显欲用何人代纶，令会遵推举，遵等惶惧不敢承。俱贬三秩，调外。遵得浙江布政司照磨。保败，屡迁光禄卿。改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罢归，卒。

于仁举万历十一年进士。历知肥乡、清丰二县，有惠政。十七年，入为大理寺评事。疏献四箴以谏。其略曰：

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榜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犹经年不朝，过此以往，更当何如？

孟轲有取于法家拂士，今邹元标其人也。陛下弃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标入朝，必首言圣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贤，忌而弗用。独不思直臣不利于陛下，不便于左右，深有利于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杀之权，人畏之而不敢言，则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幽独之中，指视所集。且保禄全躯之士可以威权惧之，若怀忠守义者，即鼎锯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也。惟陛下垂察。

酒箴曰：耽彼麴蘖，昕夕不辍。心志内懵，威仪外缺。神禹疏狄，夏治兴隆。进药陛下，醲醑勿崇。

色箴曰：艳彼妖姬，寝兴在侧。启宠纳侮，争妍误国。成汤不迩，享有遐寿。进药陛下，内嬖勿厚。

财箴曰：“竞彼镠镣，锱铢必尽。公帑称盈，私家悬罄。武散鹿台，八百归心。隋炀剥利，天命难谌。进药陛下，货贿勿侵。

气箴曰：逞彼忿怒，恣睢任情。法尚操切，政盩公平。虞舜温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怨孔彰。进药陛下，旧怨勿藏。

疏入，帝震怒。会岁暮，留其疏十日 。所云“ 十俊 ”，盖十小阉也。明年正旦，召见阁臣申时行等于毓德宫，手于仁疏授之。帝自辨甚悉，将置之重典。时行等委曲慰解，见帝意不可回，乃曰 :“ 此疏不可发外，恐外人信以为真。愿陛下曲赐优容，臣等即传谕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 。” 帝乃颔之。居数日，于仁引疾，遂斥为民。久之卒。天启初，赠光禄少卿。

马经纶，字主一，顺天通州人。万历十七年进士。除肥城知县，入为御史。二十三年冬，兵部考选军政。帝谓中有副千户者，不宜擅署四品职。责部臣徇私，兵科不纠发。降武选郎韩范、都给事中吴文梓杂职。镌员外郎曾伟芳、主事江中信、程僖、陈楚产、给事中刘仕瞻三秩，调极边。以御史区大伦、俞价、强思、给事中张同德言事常忤旨，亦镌三秩。而五城御史夏之臣、硃凤翔、涂乔迁、时偕行、杨述中籍中官客用家，不称旨，并谪边远典史。又以客用赀财匿崇信伯费甲金家，刑部拷讯无实，谪郎中徐维濂于外。一时严旨频下，且不得千户主名，举朝震骇。时东厂太监张诚失帝意。诚家奴锦衣副千户霍文炳当迁指挥佥事，部臣先已奏请，而帝欲寻端罪言官，遂用是为罪。旋移怒两京科道，以为缄默，命掌印者尽镌三秩。于是给事中耿随龙、邹廷彦、黎道昭、孙羽侯、黄运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顾际明、彭可立、綦才、吴礼嘉、王有功、李固本，南京给事中伍文焕、费必兴、卢大中，御史柳佐、聂应科、李文熙等十九人俱调外，留者并停俸一年。又令吏部列上职名，再罢御史冯从吾、薛继茂、王慎德、姚三让四人。大学士赵志皋、陈于陛、沈一贯及九卿各疏争，尚书石星请罢职

以宽诸臣，皆不纳。于陛又特疏申救。帝怒，命降诸人杂职，悉调边方。尚书孙丕扬等以诏旨转严，再疏乞宥。帝益怒，尽夺职为民。经纶愤甚，抗疏曰：

顷屡奉严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罚俸供职，今日乃臣谏诤之日矣。陛下数年以来，深居静摄，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隐忧。所恃言路诸臣，明目张胆为国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虽庙堂处分，未必尽协舆论，而缙绅公议，颇足维持世风，此高庙神灵实鉴佑之。所资台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为一旦自涂其耳目邪？

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于他给事，又波连于诸御史。去者不明署其应得之罪，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虽圣意渊微，未易窥测，而道路传说，啧有烦言。陛下年来厌苦言官，动辄罪以渎扰，今忽变而以箝口罪之。夫以无言罪言官，言官何辞。臣窃观陛下所为罪言官者，犹浅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故典排闼以诤，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开至诚牵裾以诤，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辍朝不御，停讲不举，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复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决，任贤不笃，言官言之而不能强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货成癖，御不少恩，肘腋之间，丛怨蓄变，言官俱虑之，而卒不能批鳞谏止，是陷陛下甘弃初政，而弗犹克终。罪五。言官负此大罪，陛下肯奋然励精而以五罪罪之，岂不当哉！奈何责之箝口不言者，不于此而于彼也！

日者廷臣交章论救，不惟不肯还职，而且落职为民。夫诸臣本出草莽，今还初服，亦复何憾。独念朝廷之过举不可遂，大臣之忠恳不可拂。陛下不听阁疏之救，改降级而为杂职，则

辅臣何颜？是自离其腹心也。不听部疏之救，改杂职而为编氓，则九卿何颜？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体，元首虽明，亦赖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离其腹心，自戕其股肱，陛下将谁与共理天下事乎！

夫人君受命于天，与人臣受命于君一也。言官本无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职，无一敢抗命者。既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万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帝、不朝不讲、不惜才、不贱货，咎失人君之职，而赫然降非常之灾，不知陛下尔时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独不思自为社稷计乎？

帝大怒，亦贬三秩，出之外。

经纶既获谴，工科都给事中海阳林熙春等上疏曰：“陛下怒言官缄默，斥逐三十余人，臣等不胜悚惧。今御史经纶慷慨陈言，窃意必温旨褒嘉，顾亦从贬斥。是以建言罪邪，抑以不言罪邪？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既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令臣等安所适从哉？陛下诚以不言为溺职，则臣等不难进忧危之苦词；诚以直言为忤旨，则臣等不难效喑默之成习。但恐庙堂之上，率谄佞取容，非君上之福也。臣等富贵荣辱之念岂与人殊，然宁为此不为彼者，毋亦沐二百余年养士之恩，不负君父，且不负此生耳。陛下奈何深怒痛疾，而折辱至是哉！”帝益怒，谪熙春茶盐判官，加贬经纶为典史。熙春遂引疾去。是日，御史定兴鹿久徵等亦上疏，请与诸臣同罪，贬泽州判官。二疏列名凡数十人，悉夺俸。

顷之，南京御史东莞林培疏陈时政。帝追怒经纶，竟斥为民。既归，杜门却扫凡十年。卒，门人私谥闻道先生。

培由乡举为新化知县。县僻陋，广置社学教之。民有死于盗者，不得。祷于神，随蝴蝶所至获盗，时惊为神。征授南京

御史，劾罪诚意伯刘世延，置其爪牙于法。已，上书言徐维濂不当谪；陕西织花绒、购回青扰民，宜罢；湖广以鱼鲊、江南以织造并夺抚按官俸，苏州通判至以织造故褫官，皆不可训；并论及沈思孝等。帝怒，谪福建盐运知事。告归，卒。

天启初，复经纶官，赠太仆少卿。培赠光禄少卿，熙春亦还故职。屡迁大理卿，年老乞罢。时李宗延、柳佐辈咸官于朝，颂其先朝建言事。诏加户部右侍郎，致仕。

刘纲，邛州人。祖文恂，孝子。父应辰，举乡试，不仕，亦以孝义闻。纲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二十五年七月，上疏曰：

去岁两宫灾，诏示天下，略无禹、汤罪己之诚，文、景蠲租之惠，臣已知天心之未厌矣。比大工肇兴，伐木榷税，采石运瓷，远者万里，近者亦数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费，绝筋骨不足任劳，鬻妻子不能偿贷。加以旱魃为灾，野无青草，人情胥怨，所在如仇。而天下悔祸，三殿复灾。《五行志》曰：“君不思道，厥灾烧宫。”陛下试自省，昼之为、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

凡敬天法祖，亲贤远奸，寡欲保身，贱货慎德，俱谓之道，反是非道矣。陛下比年以来，简禋祀，罢朝讲，弃股肱，阂耳目，断地脉，忽天象，君臣有数载之隔，堂陛若万里而遥。陛下深居静摄，所为祈天永命者何状，即外廷有不知，上天宁不见邪？今日之灾，其应以类，天若曰：皇之不极，于谁会归，何以门为？朝仪久旷，于谁禀仰，何以殿为？元宰素餐，有污政地，何以阁为？其所以示警戒，劝更新者，至深切矣。尚可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

臣闻五行之性，忌积喜畅。积者，灾之伏也，请冒死而言积之状。皇长子冠婚、册立久未举行，是曰积典。大小臣僚以

职事请，强半不报，是曰积牍。外之司府有官无人，是曰积缺。罪斥诸臣，概不录叙，是曰积才。阃外有扬帆之丑，中原起揭竿之徒，是曰积寇。守边治河，诸臣虚词罔上，恬不为怪，是曰积玩。诸所为积，陛下不能以明断决，元辅赵志皋不能以去就争，天应随之，毫发不爽。陛下何不召九卿、台谏面议得失，见兔顾犬，未为晚也。若必专任志皋，处堂相安，小之隳政事而羞士类，大之丛民怨而益大怒。天下大计奈何以此匪人当之！此不可令关白诸酋闻也。

帝得疏，恚甚，将罪之。以方遘殿灾，留中不报。

已而授编修。居二年，京察。坐浮躁，调外任，遂归。明年卒。故事，翰林与政府声气相属。纲直攻志皋短，故嗛之不置，假察典中之。明世以庶吉士专疏建言者，前惟邹智，后则刘之纶与纲，并四川人。

戴士衡，字章尹，莆田人。万历十七年进士。除新建知县，擢吏科给事中。蓟州总兵官王保滥杀南兵，士衡极论其罪。已，请亟补言官，劾石星误国大罪五。山东税使陈增请假便宜得举刺将吏，淮、扬鲁保亦请节制有司，士衡力争。仁圣太后梓宫发引，帝不亲送，士衡言：“母子至情，送死大事，奈何于内庭数武地，靳一举足劳。今山陵竣事，愿陛下扶杖出迎神主，庶少慰圣母之灵，答臣民之望。”锦衣千户郑一麟奏开昌平银矿。士衡以地逼天寿山，抗疏争。皆不报。

二十五年正月，极陈天下大计，言：“方今事势不可知者三：天意也，人心也，气运也。大可虑者五：纪纲废弛也，戎狄侵陵也，根本动摇也，武备疏略也，府藏殚竭也。其切要而当亟正者一，则君心也。陛下高拱九重，目不睹师保之容，耳不闻丞弼之议，美丽当前，燕惰自佚，即欲殚聪明以计安社稷，其道无由。诚宜时御便殿，召执政大臣讲求化理，则心清欲寡，

政事自修 。”亦不报。

日本封事败，再劾星及沈惟敬、杨方亨，且列上防倭八事。多议行。俄劾南京工部尚书叶梦熊、刑部侍郎吕坤、蓟辽总督孙幰及通政参议李宜春。时幰已罢，宜春自引归，坤亦以直谏去。给事中刘道亨右坤，力诋士衡，谓其受大学士张位指。士衡亦劾道亨与星同乡，为星报复。帝以言官互争，皆报寝。寻劾罢文选郎中白所知。帝恶吏部郎，贬黜者二十二人，因诘责吏科朋比。都给事中刘为楫、杨廷兰、张正学、林应元及士衡俱引罪。诏贬为楫一秩，与廷兰等并调外。士衡得蕲州判官。无何，诏改远方，乃授陕西盐课副提举。未赴，会《忧危竑议》起，竟坐遣戍。

先是，士衡再劾坤，谓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 ，因请举册立、冠婚诸礼。帝不悦。至是有跋《闺范》后者，名曰《忧危竑议 》，诬坤与贵妃从父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吏科给事中程绍、吏部员外郎邓光祚及道亨、所知等同盟结纳，羽翼贵妃子。承恩大惧。以坤、道亨、所知故与士衡有隙，而全椒知县樊玉衡方上疏言国本，指斥贵妃，遂妄指士衡实为之，玉衡与其谋。帝震怒，贵妃复泣诉不已，夜半传旨逮下诏狱拷讯。比明，命永戍士衡廉州、玉衡雷州。御史赵之翰复言 ：“是书非出一人，主谋者张位，奉行者士衡，同谋者右都御史徐作、礼部侍郎刘楚先、国子祭酒刘应秋、故给事中杨廷兰、礼部主事万建昆也。诸臣皆位心腹爪牙，宜并斥 。”帝入其言，下之部院。时位已落职闲住，署事侍郎裴应章、副都御史郭惟贤力为作等解，不听。夺楚先、作官，出应秋于外，廷兰、建昆谪边方，应章等复论救。帝不悦，斥位为民。

士衡等再更赦，皆不原。四十五年，士衡卒于戍所。巡按

御史田生金请脱其戍籍，释玉衡生还，帝不许。天启中，赠太仆少卿。

曹学程，字希明，全州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历知石首、海宁。治行最，擢御史。帝命将援朝鲜。已而兵部尚书石星听沈惟敬言，力请封贡。乃以李宗城、杨方亨为正副使，往行册封礼。未至日本，而惟敬言渐不售，宗城先逃归。帝复惑星言，欲遣给事中一人充使，因察视情实。学程抗疏言：“迩者封事大坏，而方亨之揭，谓封事有绪。星、方亨表里应和，不足倚信。为今日计，遣科臣往勘则可，往封则不可。石星很很自用，赵志皋碌碌依违，东事之溃裂，元辅、枢臣俱不得辞其责。”初，朝鲜甫陷，御史郭实论经略宋应昌不足任，并陈七不可。帝以实沮挠，谪怀仁典史。后已迁刑部主事。会封贡议既罢，而朝鲜复恳请之。帝乃追怒前主议者，以实倡首，斥为民。并敕石星尽录异议者名，将大谴责。志皋等力解乃已。及遣使不得要领，因欲别遣，已而罢之，即以方亨为正使矣。而学程方督畿辅屯田，不知也。疏入，帝大怒，谓有暗嘱关节，逮下锦衣卫严讯。榜掠无所得，移刑部定罪。尚书萧大亨请宥，帝不许，命坐逆臣失节罪斩。刑科给事中侯廷佩等讼其冤。志皋及陈于陛、沈一贯言尤切，皆不纳。自是救者不绝，多言其母年九十余，哭子待毙。帝卒弗听，数遇赦亦不原。

其子正儒，朝夕不离犴狴。见父憔悴骨立，呕血仆地，久之乃苏，因刺血书奏乞代父死，终不省。三十四年九月，始用硃赓言，谪戍湖广宁远卫。久之，放归，卒。天启初，赠太仆少卿。崇祯时，旌正儒为孝子。

郭实，字伯华，高邑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朝邑知县，选授御史。御史王麟趾劾湖广巡抚秦耀结政府状，谪徐沟丞。实复劾耀，耀乃罢。比去任，侵赃赎银巨万，为衡州同知沈鈇

所发，下吏戍边。故事，抚按赃赎率贮州县为公费，自耀及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祝大舟咸以自润败。自是率预灭其籍，无可稽矣。实以论朝鲜事黜。久之，封贡不成，星下吏。给事中侯廷佩请还实官，不许。家居十五年，起南京刑部主事，终大理右寺丞。

翁宪祥，字兆隆，常熟人。万历二十年进士。为鄞县知县。课最，入为礼科给事中。以忧去。补吏科，疏陈铨政五事。其一论掣签法，言：“使尽付之无心，则天官之职一吏可代。苟为不然，则地本预拟，何必于大廷中为掩饰之术。请亟停罢。”时不能从。故事，正郎不奉使，抚按必俟代，至是多反之。而江西巡抚许弘纲以父忧径归，广西巡抚杨芳亦以忧乞免代，宪祥极言非制。弘纲贬官，芳亦被责。言者诋硃赓、李廷机辄被谴，宪祥疏论。已，劾云南巡抚陈用宾、两广总督戴耀，并不报。是时大僚多缺。而侍郎杨时乔、杨道宾旬日间相继物故，吏、礼二部长贰遂无一人。兵部止一尚书，养疴不出。户、刑、工三部暨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注籍。通政大理亦无见官。宪祥言九卿俱旷，甚伤国体。因陈补缺官、起遗佚数事，报闻。屡迁刑科都给事中。吏部尚书孙丕扬、副都御史许弘纲以考察为言路所攻，求去。宪祥言：“一时贤者，直道难容，相率引避。国是如此，可为寒心。”既而军政拾遗，疏为锦衣都督王之桢所挠，久不下。罪人陈用宾等已论死，疏亦留中。宪祥皆抗章论驳。知县满朝荐、李嗣善，同知王邦才，以忤税使系狱，乃请释之。会冬至停决囚，复请推缓刑德意，宥捻臣、矜楚狱。帝皆不报。寻调吏科。四十一年，命辅臣叶向高典会试，给事中曾六德以论救被察官坐贬，旨皆从内出。宪祥力谏。中官黄勋、赵禄、李朝用、胡滨等不法，亦连疏弹劾。久之，擢太常少卿。居数年卒。

徐大相，字觉斯，江西安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东昌推官。改武学教授，稍迁国子博士。四十七年九月朔，百僚将早朝，司礼中官卢受传免。众趋出，受从后姗侮。大相愤，归草二疏。一论辽左事，一论受奸邪。时接疏者即受也。见辽事疏曰：“此小臣，亦敢言事。”及帝阅第二疏，顾受曰：“此即论汝罪者。”受错愕，叩头流血请罪，曰：“奴当死。”疏乃留中。是日，南京国子学录乔拱璧亦疏劾受，不报。明年，迁兵部主事。天启二年，调吏部稽勋主事，移考功。明年，进验封员外郎。进士薛邦瑞为其祖蕙请谥，大相与尚书张问达议如其请。熹宗方恶恤典冗滥，镌大相三秩，出之外。问达等引罪，不问。大学士叶向高、都御史赵南星等连疏救，乃改镌二秩。大相方候命，群奄党受者数十辈，持梃噪于门。比搜大相橐，止俸金七十两，乃哄然散。家居，杜门读书，里人罕见其面。

崇祯元年，起故官。俄改考功，迁验封郎中。历考功、文选。奏陈遵明旨、疏淹滞、破请托、肃官评、正选规、重掌篆、崇礼让、励气节、抑侥幸、核吏弊十事，帝即命饬行。故尚书孙丕扬等二十六人为魏忠贤削夺，大相请复其官，帝不许。旋以起废忤旨，贬秩视事。给事中杜三策言大相端廉，起废协舆论，不当谴，不听。父忧归，卒于家。

赞曰：神宗中年，德荒政圮。怀忠发愤之士，宜其激昂抗词以匡君失。然纳谏有方，务将以诚意。绞讦摩上，君子弗为。谓其忠厚之意薄，而衒沽之情胜也。雒于仁、马经纶诋讥谯让，几为侪偶所不能堪矣。圣人取讽谏，意者殆不如是乎！

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王汝训 余懋学 张养蒙 孟一脉 何士晋 陆大受 张庭 李俸 王德完 蒋允仪 邹维琏 吴羽文

王汝训，字古师，聊城人。隆庆五年进士。除元城知县。万历初，入为刑部主事。改兵部，累迁光禄少卿。吏科都给事中海宁陈与郊者，大学士王锡爵门生，又附申时行，恣甚。汝训抗疏数其罪，言：“与郊今日荐巡抚，明日荐监司。每疏一出，受贿狼籍。部曹吴正志一发其奸，身投荒徼。吏部尚书杨巍亦尝语侍郎赵焕，谓为小人。乞速罢谴。且科道以言为职，乃默默者显，谔谔者绌。直犯乘舆，屡荷优容。稍涉当途，旋遭摈斥。言官不难于批鳞，而难于借剑，此何为也？天下惟公足以服人。今言者不论是非，被言者不论邪正，模棱两可，曲事调停，而曰务存大体。是惩议论之纷纭，而反致政体之决裂也。乞特敕吏部，自后迁转科道，毋恶异喜同，毋好谀丑正。”是时，巍以政府故，方厚与郊。闻汝训言引己且刺之，大恚，言：“臣未尝诋与郊。汝训以寺臣攻言路，正决裂政体之大者。”乃调汝训南京。顷之，御史王明复劾与郊，并及巍，诏夺明俸，擢与郊太常少卿。都人为之语曰：“欲京堂，须弹章。”与郊寻以忧去。后御史张应扬追劾其交通文选郎刘希孟，考选纳贿，并免官。未几，其子杀人论死，与郊悒悒卒。

汝训入为太常少卿。孟秋飨庙，帝不亲行。汝训极谏。帝愠甚，以其言直，不罪也。寻进太仆卿，调光禄。汝训先为少

卿，寺中岁费二十万 ，至是滥增四万有奇。汝训据《会典》，请尽裁内府冗食，不许。

二十二年，改左佥都御史。旋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汝训性清介，方严疾恶。巡按御史南昌彭应参亦雅以强直名，相与力锄豪右。乌程故尚书董份、祭酒范应期里居不法，汝训将绳之。适应参行部至，应期怨家千人遮道陈牒。应参持之急，檄乌程知县张应望按之。应期自缢死，其妻吴氏诣阙诉冤。帝命逮应参、应望诏狱，革汝训职，诘吏部都察院任用非人。尚书孙丕扬、都御史衷贞吉等引罪，且论救。帝意未释，谪救应参者给事中乔胤等于外。言官讼汝训、应参，亦及胤，帝愈怒。疏入，辄重胤谴，至除名，而谪应望戍烟瘴，应参为民。

汝训家居十五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署部事。初，矿税兴，以助大工为名。后悉输内帑，不以供营缮。而四方采木之需多至千万，费益不訾。汝训屡请发帑佐工，皆不报。在部岁余，力清夙弊。中官请乞，辄执奏不予，节冗费数万。卒，赠工部尚书，谥恭介。

余懋学，字行之，婺源人。隆庆二年进士。授抚州推官，擢南京户科给事中。万历初,张居正当国，进《白燕白莲颂》。懋学以帝方忧旱，下诏罪己，与百官图修禳。而居正顾献瑞，非大臣谊，抗疏论之。已，论南京守备太监申信不法，帝为罢信。久之，陈崇惇大、亲謇谔、慎名器、戒纷更、防佞谀五事。时居正方务综核，而懋学疏与之忤，斥为民，永不叙录。居正死，起懋学故官，奏夺成国公硃希忠王爵，请召还光禄少卿岳相、给事中魏时亮等十八人。帝俱报可。寻擢南京尚宝卿。

十三年，御史李植、江东之等以言事忤执政。同官蔡系周、孙愈贤希执政指，纷然攻讦，懋学上言：

诸臣之不能容植等，一则以科场不能无私，而恶植等之讦

发；一则以往者常保留居正，而忌吴中行、沈思孝等之召用。二疑交于中，故百妒发于外也。夫威福自上，则主势尊。植等三臣，陛下所亲擢者也，乃举朝臣工百计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诸臣敢力挫之乎？臣谨以臣工之十蠹为陛下言之。

今执政大臣，一政之善，辄矜赞导之功，一事之失，辄诿挽回之难，是为诬上。其蠹一。进用一人，执政则曰我所注意也，冢宰则曰我所推毂也，选郎则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是为招权。其蠹二。陛下天纵圣明，犹虚怀纳谏。乃二三大僚，稍有规正，辄奋袂而起，恶声相加，是为讳疾。其蠹三。中外臣工，率探政府意向，而不恤公论。论人则毁誉视其爱憎，行政则举置徇其喜怒，是为承望。其蠹四。君子立身，和而不同。今当路意有所主，则群相附和，敢于抗天子，而难于违大臣，是为雷同。其蠹五。我国家谏无专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曰出位，则曰沽名，沮忠直之心，长壅蔽之渐，是为阻抑。其蠹六。自张居正蒙蔽主聪，道路以目，今余风未殄，欺罔日滋。如潘季驯之斥，大快人心，而犹累牍连章为之申雪，是为欺罔。其蠹七。近中外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讦，始以自用之私，终之好胜之习。好胜不已，必致忿争，忿争不已，必致党比。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岂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为竞胜。其蠹八。佞谀成风，日以浸甚。言及大臣，则等之伊、傅；言及边帅，则拟以方、召；言及中官，则夸吕、张复出；言及外吏，则颂卓、鲁重生。非藉结欢，即因邀赂，是为佞谀。其蠹九。国家设官，各有常职。近两京大臣，务建白以为名高，侵职掌而听民讼。长告讦之风，失具瞻之体，是为乖戾。其蠹十也。

懋学夙以直节著称，其摘季驯不无过当。然所言好胜之弊，必成朋党，后果如其言。累迁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理漕储。疏

白程任卿、江时之冤，二人遂得释。二十二年，以拾遗论罢。卒，赠工部尚书。天启初，追谥恭穆。

张养蒙，字泰亨，泽州人。万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历吏科左给事中。少负才名，明习天下事。居言职，慷慨好建白。以南北多水旱，条上治奸民、恤流民、爱富民三事，帝嘉纳之。锦衣都指挥罗秀营佥书，兵部尚书王遴格不行，失欢权要而去，秀竟夤缘得之。养蒙疏发其状，事具遴传。御史高维崧等言事被谪，养蒙偕同官论救，复特疏讼之。忤旨，夺俸。

寻迁工科都给事中。都御史潘季驯奏报河工，养蒙上言曰："二十年来，河几告患矣。当其决，随议塞，当其淤，随议浚，事竣辄论功。夫淤决则委之天灾而不任其咎，浚塞则归之人事而共蒙其赏。及报成未久，惧有后虞，急求谢事，而继者复告患矣。其故皆由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三：后先异时也，人己异见也，功罪难执也。请仿边臣例，增秩久任，斯职守专而可责成功。"帝深然之。

有诏潞安进绸二千四百匹。未几，复命增五千。养蒙率同官力争，且曰："从来传奉职造，具题者内臣，拟旨者阁臣，抄发者科臣。今径下部，非祖制。"不从。出为河南右参政。寻召为太仆少卿，四迁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极谏时政阙失，言：

迩来殿廷希御，上下不交。或疑外臣不可尽信，或疑外事未可尽从。君臣相猜，政事积废。致市猾得以揣意旨，左右得以播威权。惟利是闻，祸将胡底。谨以三轻二重之弊为陛下陈之。

一、部院之体渐轻。或虚其位而不补，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亚卿专署，已为异事，乃冢宰何官，数月虚位。法司议刘世延罪，竟尔留中，主事刘冠南疏入即发。何小臣听

而大臣不听，单疏下而公疏不下哉！以至户曹三疏谏开矿，臣院九疏催行取，皆置不报。议大事则十疏而九不行，遇廷推则十人而九不用。失大臣师表百僚，奈何轻之至此！

一、科道之职渐轻。五科都给事中久虚不补，御史曹学程一系不释，考选台谏，屡请屡格，乃至服阕补任，亦皆废阁。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夫政无缺失，何惮人言。徒使唯诺风成，謇谔意绝，国是将何定乎？

一、抚按之任渐轻。如开矿一事，抚按有言，咸蒙切责。于是郑一麟以千户而妄劾李盛春。夫阉人、武弁得以制巡抚之命，纪纲不倒置乎？一珰得志，诸珰效尤，抚按敛手，何有于监司？从此陛下之赤子将无人拊循矣。

一、进献之途渐重。下僚捐俸，儒士献资，名为助工，实怀觊幸。甚者百户王守仁以谋复世爵，妄构楚府，而使陛下恩薄于懿亲；主簿张以述以求复旧秩，妄献白鹿，而使陛下德损于玩物。部臣纠之不听，言官纠之不听，业已明示好恶，大开受献之门。将见媚子宵人，投袂竞起，今日献灵瑞，明日贡珍奇，究使败节文官、偾军武帅，凭藉钱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浊乱不止也。

一、内差之势渐重。中使纷然四出，乞请之章无日不上，批答之旨无言不温。左右藉武弁以营差，武弁藉左右以网利，共构狂言，诳惑天听。陛下方厌外臣沮挠，谓欲办家事，必赖家奴，于是有言无不立听。岂武弁皆急君，而朝绅尽误国乎？今奸宄实繁有徒。采矿不已，必及采珠；皇店不止，渐及皇庄。继而营市舶，继而复镇守，内可以谋坐营，外可以谋监军。正德敝风，其鉴不远。

凡此三轻二重，势每相因。德与财不并立，中与外不两胜，惟陛下早见而速图之。

不报。

又明年六月，两宫三殿继灾。养蒙复上疏曰：

近日之灾，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儆，痛革敝风，恐虚文相谩，大祸必至。臣请陛下躬谒郊庙以谢严谴，立御便殿以通物情，早建国本以系人心。停银矿、皇店之役，杜四海乱阶；减宦官宫妾之刑，弭萧墙隐祸。然此皆应天实事，犹非应天实心也。罪己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享倦于躬临，章奏倦于省览。古帝王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则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则僚采不安于位。究且谋以疑败，奸以疑容。古帝王至诚驭物，似不如此。一曰好胜。奋厉威严以震群工，喜谄谀而恶鲠直，厌封驳而乐顺从。古帝王予违汝弼，似不如此。一曰好货。以聚敛为奉公，以投献为尽节。古帝王四海为家，似不如此。愿陛下戒此四者，亟图更张，庶天意可回，国祚可保。

帝亦不省。

寻迁户部右侍郎。时再用师朝鲜，命养蒙督饷。事宁，予一子官。三十年，尚书陈蕖称疾乞罢。诏养蒙署事。会养蒙亦有疾在告，固辞。给事中夏子阳劾其托疾，遂罢归。卒于家。天启初，赐谥毅敏。

孟一脉，字淑孔，东阿人。隆庆五年进士。为平遥知县。以廉能擢南京御史。万历六年五月，上言：“近上两宫徽号，覃恩内外，独御史傅应祯、进士邹元标、部郎艾穆、沈思孝，投荒万里，远绝亲闱，非所以广锡类溥仁施也。”疏入，忤张居正，黜为民。居正死，起故官，疏陈五事，言：

近再选宫女至九十七人，急征一时，辇下甚扰。一也。

中外章奏，宜下部臣议覆，阁臣拟旨，脱有不当，台谏得纠驳之。今乃不任臣工，颛取宸断，明旨一出，臣下莫敢犯颜。

二也。

士习邪正，系世道污隆。今廉耻日丧，营求苟且。亟宜更化救弊，先实行而后才华。三也。

东南财赋之区，靡于淫巧，民力竭矣，非陛下有以倡之乎？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 ，明日取之太仆 ，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遇圣节则有寿服，元宵则有灯服，端阳则有五毒吉服，年例则有岁进龙服。以至覃恩锡赉，小大毕沾；谒陵犒赐，耗费巨万。镒铢取之，泥沙用之。于是民间习为丽侈，穷耳目之好，竭工艺之能，不知纪极。夫中人得十金，即足供终岁之用。今一物而常兼中人数家之产。或刻沉檀，镂犀象，以珠宝金玉饰之。周鼎、商彝、秦铊、汉鉴，皆搜求于海内。穷岁月之力，专一器之工；罄生平之资，取一盼之适。殊不知财贿易尽，嗜欲无穷。陛下诚能恭俭节约以先天下，禁彼浮淫，还之贞朴，则财用自裕，而风俗亦淳。四也。

边疆之臣，日弛戎备，上下蒙蔽，莫以实闻。由边臣相继为本兵，题覆处分，尽在其口。言出而中伤随之，谁肯为无益之谈，自取祸败哉？渔夫舍饵以得鱼，未闻以饵养鱼者也。今以中国之文帛绮绣为蕃戎常服，虽曰贡市，实则媚之。边臣假贡市以赂戎，戎人肆剽窃而要我。彼此相欺，以诳君父。幸其不来，来则莫御。所谓以饵养鱼者也。请明诏枢臣，洗心易虑。战守之备，一一请求，付之边臣。使将识敌情，兵识将意，庶乎臂指如意，国可无虞。五也。

疏入，忤旨，谪建昌推官。屡迁南京右通政。移疾归。四十一年，起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居三年，廷推左副都御史。未得命，给事中官应震论其纵子骄恣。疏虽留中，一脉竟引疾去。年八十一卒。

一脉初以直谏著声。晚膺节钺，年力已衰，不克有所表树云。

何士晋，字武莪，宜兴人。父其孝，得士晋晚。族子利其资，结党致之死。继母吴氏匿士晋外家。读书稍懈，母辄示以父血衣。士晋感厉，与人言，未尝有笑容。万历二十六年举进士。持血衣诉之官，罪人皆抵法。初授宁波推官，擢工科给事中。首疏请通章奏、缓聚敛。俄言：“衮职有阙，廷臣言虽逆耳，每荷优容。独论及辅臣，必欲借主威以泄愤。是陛下负拒谏之名，辅臣收固宠之实，天下所以积愤辅臣而不能平也。如孙幰、郭子章、戴耀、沈子木，宜舍不舍，公论乖违，辅臣赓安得不任其咎？”无何，劾左都督王之桢久掌锦衣，为内阁爪牙，中枢心腹。又劾大学士王锡爵逢君贼善，召命宜停；户部尚书赵世卿误国，无大臣体。已，复言：“朝端大政，宜及今早行者，在放辅臣以清政地，罢大臣被论者以伸公议。斥王之桢以绝祸源，释卞孔时、王邦才等以苏冤狱。”

初，皇长孙生，有诏起废，列上二百余人。阅三年，止用顾宪成等四人。士晋请大起废籍。瑞王将婚，诏典礼视福王，费当十九万。初，帝弟潞王婚费不及其半，士晋请视潞王。帝将崇奉太后，诏建灵应宫，士晋以非礼力争，且曰：“圣母所注念者东宫出讲，诸王早婚，与遗贤之登进也，乃诸臣屡请不应。而不时内降者，非中贵之营求，即鬼神之香火，何也？”帝皆不省。

未几，有张差梃击之事。王之寀钩得差供，帝迁延不决，士晋三上疏趣之。当是时，变起非常，中外咸疑谋出郑国泰，然无敢直犯其锋者。郎中陆大受稍及之，国泰大惧，急出揭自明，人言益籍籍。士晋乃抗疏曰：

陛下与东宫，情亲父子，势共安危，岂有祸逼萧墙，不少

动念者？候命逾期，旁疑转棘。窃详大受之疏，未尝实指国泰主谋，何张皇自疑乃尔？因其自疑，人益不能无疑，然人之疑国泰，不自今日始也。陛下试问国泰，三王之议何由起？《闺范》之序何由进？妖书之毒何由构？此基祸之疑也。孟养浩等何由杖？戴士衡等何由戍？王德完等何由锢？此挑激之疑也。南宗顺，刑余也，而阴募死士千人，谓何？顺义王，外寇也，而各宫门守以重兵，谓何？王曰乾，逆徒也，而疏中先有庞保、刘成名姓，谓何？此不轨之疑也。三者积疑至今日，忽有张差一事，正与往者举措相符，安得令人不疑！且今日之疑国泰，又非张差一事已也。恐骑虎难下，骇鹿走险，一击不效，别有阴谋。陛下不急护东宫，则东宫为孤注。万一东宫失护，而陛下又转为孤注矣。

国泰欲释人疑，惟明告贵妃，力求陛下速执保、成下吏。如果国泰主谋，是乾坤之大逆，九庙之罪人，非但贵妃不能庇，即陛下亦不能庇也。借剑尚方，请自臣始。或别有主谋，无与国泰事，请令国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长孙起居悉属国泰保护，稍有疏虞，罪即坐之，则臣与在廷诸臣亦愿陛下保全国泰身，无替恩礼。若国泰畏有连引，预荧惑圣聪，久稽廷讯，或潜散党与，俾之远逃，或阴毙张差，以冀灭口，则罪愈不容诛矣。惟圣明裁察。

疏入，帝大怒，欲罪之，念事已有迹，恐益致人言。而吏部先以士晋为东林党，拟出为浙江佥事，候命三年未下。至是，帝急简部疏，命如前拟。吏部言阙官已补，请改命。帝不许，命调前补者。吏部又以士晋积资已深，秩当参议。帝怒，切责尚书，夺郎中以下俸。士晋之官四年，移广西参议。光宗立，擢尚宝少卿，迁太仆。

天启二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安南入犯，督将吏屡

击却之。四年，擢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明年四月，魏忠贤大炽，争梃击者率获罪。御史田景新希旨，诬叛臣安邦彦贿士晋十万金，阻援兵。遂除士晋名，征贿助饷。士晋愤郁而卒。有司征赃急，家人但输数百金，产已罄。会庄烈帝立，获免，复官赐恤。

陆大受，字凝远，武进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行人，屡迁户部郎中。福王将之国，诏赐庄田四万顷。大受请大减田额，因劾郑国泰骄恣乱法状，疏留中。王之寀发张差事，大受抗疏言：“青宫何地，张差何人，敢白昼持梃，直犯储跸，此乾坤何等时耶！业承一内官，何以不知其名？业承一大第，何以不知其所？彼三老、三太互相表里，而霸州武举高顺宁者，今皆匿于何地？奈何不严竟而速断耶？”户部主事蒲州张庭者，大受同年生也，亦上言：“奸人突入大内，狙击青宫，陛下宜何如震怒，立穷主谋。乃廷臣交章，一无批答，何也？君侧藏奸，上下蒙蔽，皆由陛下精神偏注，皇太子召见甚稀，而前此册立、选婚及近时东宫出讲、郭妃卜葬诸事，陛下皆弗胜迟回，强而后可。彼宦寺者安得不妄生测度，阴蓄不逞，以侥幸于万一哉！”皆不报。大受寻出为抚州知府，以清洁著闻。居二年，徐绍吉、韩浚以京察夺其官。庭再迁郎中，被齮齕。引退，抑郁以死。

又有闻喜李俸者，为刑部郎中。当诸司会鞫时，张差语涉逆谋，郎中胡士相等相顾不敢录。俸力争，乃得入狱词，遂为郑氏党所恶。及迁凤翔知府，诸党人以言慑之，竟不敢之任。后复中以京察，卒于家。

天启初，御史张慎言、方震孺、魏光绪、杨新期交章讼三人冤。乃赠庭、俸光禄寺少卿，大受起补韶州。已，都御史高攀龙请加庭、俸廕谥，不果。大受未几卒。

王德完，字子醇，广安人。万历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兵科给事中。西陲失事，德完言：“诸边岁糜饷数百万，而士气日衰，戎备日废者，以三蠹未除，二策未审也。何为三蠹？一曰欺，边吏罔上也。二曰徇，市赏增额也。三曰虚，边防鲜实也。何谓二策？有目前之策，有经久之策。谨守誓盟，苟免搏噬，此计在目前。大修战具，令贼不敢窥边，则百年可保无事，此计在经久。今经略郑洛主款，巡抚叶梦熊又言战，边臣不协，安望成功。”帝为饬二臣。石星为本兵，德完上十议以规时，帝纳之。已，请裁李成梁父子权，劾褫黔国公沐昌祚冠服，罢巡抚硃孟震、贾待问、郭四维、少卿杨四知、赵卿。又发广东总督刘继文、总兵官李栋等冒功罪。半岁章数十上，率军国大计。

累迁户科都给事中。上筹画边饷议，言：“诸边岁例，弘、正间止四十三万，至嘉靖则二百七十余万，而今则三百八十余万。惟力行节俭，足以补救。盖耗蠹之弊，外易剔而内难除。宜严劾内府诸库，汰其不急。又加意屯田、盐法，外开其源，而内节其流，庶几国用可足。”时弗能用。倭寇久躏朝鲜，再议封贡。德完言：“封则必贡，贡则必市，是沈惟敬误经略，经略误总督，总督误本兵，本兵误朝廷也。”后封果不成。德完寻以疾归。

二十八年，起任工科。极陈四川采木、榷税及播州用兵之患。又言三殿未营，不宜复兴玄殿、龙舟之役。皆不报。已，劾湖广税使陈奉四大罪。再疏极论，谓奉必激变。奉果为楚人所攻，仅以身免。寻因祷雨言：“今出虎兕以噬群黎，纵盗贼而吞赤子，幽愤沉结，叩诉无从，故雨泽缘天怒而屯，螟蚱因人妖而出。愿尽撤矿税之使，释逮系之臣，省愆赎过，用弭灾变。”不报。四川妖人韩应龙奏请榷盐、采木。寻甸知府蔡如

川、赵州知州甘学书以忤税使被逮。德完皆力争。复劾山东税使陈增、畿辅税使王虎罪。不报。已极陈国计匮乏，言：“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今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而袍服之费复二百七十余万，冗费如此，国何以支？”因请减织造，止营建，亟完殿工，停买珠宝，慎重采办，大发内帑，语极切至。帝亦不省。

时帝宠郑贵妃，疏皇后及皇长子。皇长子生母王恭妃几殆，而皇后亦多疾。左右多窃意后崩，贵妃即正中宫位，其子为太子。中允黄辉，皇长子讲官也，从内侍微探得其状，谓德完曰：此国家大事，旦夕不测，书之史册，谓朝廷无人。”德完乃属辉具草。十月，上疏言：“道路喧传，谓中宫役使仅数人，伊郁致疾，阽危弗自保，臣不胜惊疑。宫禁严秘，虚实未审。臣即愚昧，决知其不然。第台谏之官得风闻言事。果中宫不得于陛下以致疾与？则子于父母之怒，当号泣几谏。果陛下眷遇中宫有加无替欤？则子于父母之谤，当昭雪辨明。衡是两端，皆难缄默。敢效汉朝袁盎却坐之议，陈其愚诚。”疏入，帝震怒，立下诏狱拷讯。尚书李戴、御史周盘等连疏论救。忤旨，切责，御史夺俸有差。大学士沈一贯力疾草奏为德完解，帝亦不释。旋廷杖百，除其名。复传谕廷臣：“诸臣为皇长子耶？抑为德完耶？如为皇长子，慎无扰渎。必欲为德完，则再迟册立一岁。”廷臣乃不复言。然帝自是惧外廷议论，眷礼中宫，始终无间矣。

光宗立，召为太常少卿。俄擢左佥都御史。天启元年，京师获间谍，词连司礼中官卢受。德完请出受南京。

初，德完直声震天下。及居大僚，持论每与邹元标等异。杨镐、李如桢丧师论死，廷臣急欲诛之。德完乃上疏请酌公论，

或遣戍立功，或即时正辟，盖设两途以俟帝宽之。且因荐顺天府丞邵辅忠、通政参议吴殿邦，以两人尝力攻李三才也。疏出，果宽镐等。于是给事中魏大中再疏论之，德完亦力辨。帝为诘责大中，事乃已。德完寻进户部右侍郎。给事中硃钦相、倪思辉言事获罪，疏救之。明年，迁左。亡何卒官。其后辅忠、殿邦以党逆败，佥为德完惜之。

蒋允仪，字闻韶，宜兴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桐乡知县，移嘉兴。天启二年，擢御史。时广宁已失，熊廷弼、王化贞俱论死，而兵部尚书张鹤鸣如故，纠之者反获谴。允仪不平，疏诋其同罪佚罚。因言：“近言官稍进苦口，辄见龃龉，迁谪未已，申之戒谕。使诸臣不遵明谕，而引裾折槛以甘斥逐，天下事犹可为也；使诸臣果遵明谕，而箝口结舌以保禄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顷者恒旸不雨，二麦无秋，皇上于宫中祈祷，反得冰雹之灾。变不虚生，各以类应。夫以坤维之厚重而震撼于妖孽，以胡眉之丈夫而交关于妇寺，以籍丛炀灶之奸而托之奉公洁己，是皆阴胁阳之徵也。”报闻。鹤鸣既屡被劾，因诋劾者为群奸朋谋，而反与前尚书黄嘉善、崔景荣并以边功晋宫保。允仪益愤，言：“鹤鸣既以斩级微功邀三次之赏，即当以失地大罪伏不赦之辜。且以七百里之榆关，兼旬而后至，畏缩无丈夫气，偃蹇无人臣礼。犹且靦颜哆口评经、抚功罪，若身在功罪外者。陛下试问鹤鸣，为本兵，功罪杀于边臣，今日经、抚俱论辟，鹤鸣应得何罪？又问鹤鸣，旧日经、抚俱论辟，嘉善、景荣应得何罪？赫然震怒，论究如法，庶封疆不致破坏。”帝不用。

会议红丸事，力诋方从哲，请尽夺官阶、禄廕。其党恶之。徐州旧设参将，山东盗炽，以允仪请，改设总兵。寻疏论四川监司周著、林宰、徐如珂等功，请优叙。而劾总督张我续退缩，

请罢斥。不从。逾月，请杜传宣、慎爵赏、免立枷、除苛政。且言：“向者丁巳之察，凡抗论国本系籍正人者，莫不巧加罗织。阴邪盛而阳气伤，致有今日之祸。今计期已迫，愿当事者早伐邪谋，亟培善类。”疏入，魏忠贤、刘朝辈皆不悦。以丁巳主察之人不指名直奏，责令置对。允仪言：“丁巳主察者郑继之、李志也，考功科道则赵士谔、徐绍吉、韩浚也。当日八法之处分，台省之例转，大僚之拾遗，黑白颠倒，私意横行。凡抗论建簿，催请之国，保护先帝，有功国本者，靡不痛加摧抑；必欲败其名，锢其身，尽其伦类而后快。于是方从哲独居政府，亓诗教、赵兴邦等分部要津。凡疆圉重臣，皆贿赂请托而得，如李维翰、杨镐、熊廷弼、李如柏、如桢，何一不出其保举？迨封疆破坏，囹圄充塞，而此辈宴然无恙。臣所以痛心辽事，追恨前此当轴之人也。”中旨将重谴允仪，以大学士叶向高言，停俸半岁。

已，复因灾祲上言：“内降当停，内操当罢。陵工束手，非所以展孝思；直臣久废，非所以光圣德。东南杼柚已空，重以屡次之加派；金吾冒滥已极，加以非分之袭封。圣心一转移，天下无不顺应。区区修禳虚文，安能格上穹哉！”帝不能用。

巡按陕西，条上筹边八事。太常少卿王绍徽家居，与里人冯从吾不协。允仪重从吾，薄绍徽。魏忠贤擢绍徽佐都察院用事。五年，允仪还朝，即出为湖广副使。其冬又使给事中苏兆先劾其为门户渠魁，遂削籍。崇祯元年，荐起御史，言：“奸党王绍徽创《点将录》，献之逆奄，其后效之者有《同志》、《天监》、《盗柄》诸录，清流遂芟刈无遗。乞加削夺，为倾陷忠良之戒。”从之。其冬，掌河南道事，陈计吏八则。明年，佐都御史曹于汴，大计京官，贬黜者二百余人，坐不谨者百人，仕路为清。寻擢太仆少卿。

四年六月，以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诸府标兵止五百，饷六千，不及一大郡监司。且承平久，人不知兵，而属城率庳薄，无守具。六年，流贼将窥湖广。兵部令移镇襄阳，郧阳益虚。其冬，贼大至，陷郧西上津。明年，陷房县、保康。允仪兵少，不能御，上章乞援，且请罪。会贼入川，郧得少缓。中官陈大金与左良玉来援，副使徐景麟见其多携妇女，疑为贼，用砲击之，士马多死。大金怒，诉诸朝，命逮景麟，责允仪陈状。已而并逮允仪下狱，戍边，而以卢象升代。十五年，御史杨尔铭、给事中倪仁祯相继论荐，未及用而卒。

邹维琏，字德辉，江西新昌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延平推官。耿介有大节。巡抚袁一骥以私憾摭布政窦子偁罪，维琏以去就争。监司欲为一骥建生祠，维琏抗词力阻。行取，授南京兵部主事，进员外郎。辽左用兵，疏陈数事。寻以忧去。

天启三年，起官职方，进郎中。刑部主事谭谦益荐妖人宋明时能役神兵复辽左地，魏忠贤阴主之。维琏极言其妖妄。忠贤怒，矫旨谯责。海内方用师，将帅悉贿进，职方尤冗秽。维琏素清严，请寄皆绝，因极论债帅之弊，讥切中官、大臣。

吏部尚书赵南星知其贤，调为稽勋郎中。时言路横恣，凡用吏部郎，必咨其同乡居言路者。给事中傅櫆、陈良训、章允儒以南星不先咨己，大怒，共诟谇维琏。及维琏调考功，櫆等益怒，交章力攻。又以江西有吴羽文，例不当用，两人迫羽文去，以窘辱维琏。维琏愤，拜疏求罢，即日出城。疏中以章惇攻苏轼、蔡京逐司马光为言，櫆等愈怒。櫆遂显攻魏大中、左光斗以及维琏。自是朝端水火，诸贤益不安其位矣。维琏欲去不得，诏留视事。乃严核官评，无少假借。

杨涟劾魏忠贤，被旨切责。维琏抗疏曰：“忠贤大奸大恶，罄竹难书。陛下怜其小信小忠，不忍割弃。岂知罪恶既盈，即

不忍不可得。汉张让、赵忠，灵帝以父母称之；唐田令孜，僖宗亦以阿父称之；我朝王振、曹吉祥、刘瑾，亦尝宠之群臣之上。有一人老死牖下，获保富贵哉？今陛下以太阿授忠贤，非所以为宗社计，亦非所以为忠贤计也。若夫黄扉元老，九列巨卿，安可自处于商辂、刘健、韩文下？”疏入，责其渎奏。崔呈秀坐赃被劾，维琏论戍边。诸媚珰者力别其是非，请托，拒不听，诸逆党交憾。及赵南星去国，维琏愿与俱去，忠贤即放归。无何，张讷劾南星，追论维琏调部非法，诏削籍。复构入汪文言狱，下吏，戍贵州。

崇祯初，起南京通政参议，就迁太仆少卿，疏陈卜相、久任、纳言、议谥、筹兵五事。五年二月，擢右佥都御史，代熊文灿巡抚福建。海寇刘香乱，遣游击郑芝龙击破之。海外红夷据彭湖，挟互市，后徙台湾，渐泊厦门。维琏屡檄芝龙防遏之，不听。明年夏，芝龙剿贼福宁，红夷乘间袭陷厦门城，大掠。维琏急发兵水陆进，芝龙亦驰援，焚其三舟，官军伤亦众。寇乃泛舟大洋，转掠青港、荆屿、石湾。诸将御之铜山，连战数日，始败去。维琏在事二年，劳绩甚著。会当国者温体仁辈雅忌维琏，而闽人宦京师者腾谤于朝，竟坐是罢官。八年春，叙却贼功，诏许起用。旋召拜兵部右侍郎，遘疾不赴，卒于家。

吴羽文既谢病归，至崇祯六年始复出。历考功文选郎中。帝以积疑吏部有私，选郎十一人谴黜大半，迁者三人而已。羽文痛绝诸弊，数与温体仁牴牾。贼毁皇陵，有诏肆赦。体仁令刑部尚书冯英以逆案入诏内。羽文执止之，而议起钱龙锡、李邦华等。侦事者诬羽文纳二人赇，下狱。羽文用高凤翔为大名知府。凤翔故尝坐小罚，言者复谓其徇私，坐谪戍。侍郎吴甡等交荐，复官，未赴卒。羽文，字长卿，南昌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赞曰：王汝训诸人建言，挺謇谔之节，洊历卿贰，不陨厥问。余懋学之言十蠹，有以哉！邹维琏抗魏奄，拒逆党，仅坐谪戍，幸矣。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李植 羊可立 江东之 汤兆京 金士衡 王元翰 孙振基 子必显 丁元荐 于玉立 李朴 夏嘉遇

李植，字汝培。父承式，自大同徙居江都，官福建布政使。植举万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十年冬，张居正卒，冯保犹用事。其党锦衣指挥同知徐爵居禁中，为阅章奏，拟诏旨如故。居正党率倚爵以自结于保，爵势益张。而帝雅衔居正、保，未有以发。御史江东之首暴爵奸，并言兵部尚书梁梦龙与爵交欢，以得吏部，宜斥。帝下爵狱，论死，梦龙罢去。植遂发保十二大罪。帝震怒，罪保。植、东之由是受知于帝。

明年，植巡按畿辅，请宽居正所定百官乘驿之禁，从之。帝用礼部尚书徐学谟言，将卜寿宫于大峪山。植扈行阅视，谓其地未善。欲偕东之疏争，不果。明年，植还朝。时御史羊可立亦以追论居正受帝知。三人更相结，亦颇引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为重。执政方忌中行、用贤，且心害植三人宠。会争御史丁此吕事及论学谟卜寿宫之非，与申时行等相拄，卒被斥去。

初，兵部员外郎嵇应科、山西提学副使陆檄、河南参政戴光启为乡会试考官，私居正子嗣修、懋修、敬修。居正败，此吕发其事。又言：“礼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试策，而侍郎高启愚主南京试，至以‘舜亦以命禹’为题，显为劝进。“大学士申时行、余有丁、许国皆嗣修等座主也，言考官止据文艺，安知姓名，不宜以此为罪，请敕吏部核官评，以定去留。

尚书杨巍议黜雒文，改调应科、檄，留启愚、光启，而言此吕不顾经旨，陷启愚大逆。此吕坐谪。植、东之及同官杨四知、给事中王士性等不平，交章劾巍，语侵时行。东之疏言：“时行以二子皆登科，不乐此吕言科场事。巍虽庇居正，实媚时行。”时行、巍并求去。帝欲慰留时行，召还此吕，以两解之。有丁、国言不谪此吕，无以安时行、巍心。国反覆诋言者生事，指中行、用贤为党。中行、用贤疏辨求去，语皆侵国，用贤语尤峻。国避位不出。于是左都御史赵锦，副都御史石星，尚书王遴、潘季驯、杨兆，侍郎沈鲤、陆光祖、舒化、何起鸣、褚鈇，大理卿温纯，及都给事中齐世臣、御史刘怀恕等，极论时行、国、巍不宜去。主事张正鹄、南京郎中汪应蛟、御史李廷彦、蔡时鼎、黄师颜等又力攻请留三臣者之失。中行亦疏言：“律禁上言大臣德政。迩者袭请留居正遗风，辅臣辞位，群起奏留，赞德称功，联章累牍。此谄谀之极，甚可耻也。祖宗二百余年以来，无谏官论事为吏部劾罢者，则又壅蔽之渐，不可长也。”帝竟留三臣，责言者如锦等指。其后，启愚卒为南京给事中刘一相劾去，时行亦不能救也。

帝追仇居正甚，以大臣阴相庇，独植、东之、可立能发其奸，欲骤贵之，风示廷臣。一相又劾锦衣都督刘守有匿居正家资。帝乃谕内阁黜守有，超擢居正所抑丘橓、余懋学、赵世卿及植、东之凡五人。时行等力为守有解，言橓等不宜骤迁。帝重违大臣意，议虽寝，心犹欲用植等。顷之，植劾刑部尚书潘季驯朋党奸逆，诬上欺君，季驯坐削籍。帝遂手诏吏部擢植太仆少卿，东之光禄少卿，可立尚宝少卿，并添注。廷臣益忌植等。

十三年四月旱，御史蔡系周言：“古者，朝有权臣，狱有冤囚，则旱。植数为人言：‘至尊呼我为儿，每观没入宝玩则

喜我。’其无忌惮如此。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书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实由于植。”又曰：“植迫欲得中行柄国，以善其后；中行迫欲得植秉铨，而骋其私。倘其计得行，势必尽毒善类，今日旱灾犹其小者。”其他语绝狂诞。所称尚书，谓季驯也。疏上，未报，御史龚懋贤、孙愈贤继之。东之发愤上疏曰：“思孝、中行、用贤及张岳、邹元标数臣，忠义天植，之死不移，臣实安为之党，乐从之游。今指植与交欢为党，则植犹未若臣之密，愿先罢臣官。”不允。可立亦抗言：“奸党怀冯、张私惠，造不根之辞，以倾建言诸臣，势不尽去臣等不止。”乞罢职。章下内阁，时行等请诘可立奸党主名。帝仍欲两为之解，寝阁臣奏，而敕都察院：“自今谏官言事，当顾国家大体，毋以私灭公，犯者必罪。”植、东之求去，不许。给事御史齐世臣、吴定等交章劾可立不当代植辨。报曰：“朕方忧旱，诸臣何纷争？”乃已。七月，御史龚仲庆又劾植、中行、思孝为邪臣，帝恶其排挤，出之外。世臣及御史顾钤等连章论救，不听。

是时，竟用学谟言，作寿宫于大峪山。八月，役既兴矣，大学士王锡爵，植馆师，东之、可立又尝特荐之于朝，锡爵故以面折张居正，为时所重。三人念时行去，锡爵必为首辅，而寿宫地有石，时行以学谟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合疏上言：“地果吉则不宜有石，有石则宜奏请改图。乃学谟以私意主其议，时行以亲故赞其成。今凿石以安寿宫者，与曩所立表，其地不一。朦胧易徙，若弈棋然，非大臣谋国之忠也。”时行奏辨，言：“车驾初阅时，植、东之见臣直庐，力言形龙山不如大峪。今已二年，忽创此议。其借事倾臣明甚。”帝责三人不宜以葬师术责辅臣，夺俸半岁。三人以明习葬法荐侍郎张岳、太常何源。两人方疏辞，锡爵忽奏言耻为植三人所引，义不可

留，因具奏不平者八事。大略言：“张、冯之狱，上志先定，言者适投其会，而辄自附于用贤等撄鳞折槛之党。且谓舍建言别无人品；建言之中，舍采摭张、冯旧事，别无同志。以中人之资，乘一言之会，超越朝右，日寻戈矛。大臣如国、巍、化辈，曩尝举为正人。一言相左，日谋事刂刃，皆不平之大者。”御史韩国桢，给事中陈与郊、王敬民等因迭攻植等，帝下敬民疏，贬植户部员外郎，东之兵部员外郎，可立大理评事。张岳以诸臣纷争，具疏评其贤否，颇为植、东之、可立地，请令各宣力一方，以全终始。于时行、国、锡爵、巍、化、光祖、世臣、定、愈贤皆褒中寓刺，而力诋季驯、懋贤、系周、仲庆，惟中行、用贤、思孝无所讥贬。帝责岳颂美大臣，且支蔓，不足定国是，岳坐免。帝犹以植言寿宫有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皆石，恐宝座将置于石上。闰月，复躬往视之，终谓大峪吉，遂调三人于外。御史柯梃因自言习葬法，力称大峪之美，获督南畿学政。而植同年生给事中卢逵亦承风请正三人罪，士论哂之。

植、东之、可立自以言事见知，未及三岁而贬。植得绥德知州，旋引疾归。居十年，起沅州知州。屡官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时二十六年也。植垦土积粟，得田四万亩，岁获粮万石。户部推其法九边。以倭寇退，请因师旋，选主、客锐卒，驱除宿寇，恢复旧辽阳。诏下总督诸臣详议，不果行。奏税监高淮贪暴，请召还，不报。后淮激变，委阻挠罪于植。植疏辨乞休，帝慰留之。明年，锦、义失事，巡按御史王业弘劾植及诸将失律。植以却敌闻，且诋业弘。业弘再疏劾植欺蔽，诏解官听勘。勘已，命家居听用，竟不召。卒，赠兵部右侍郎。

可立，汝阳人。由安邑知县为御史，与植等并擢。已，由评事调大名推官。终山东佥事。

江东之，字长信，歙人。万历五年进士。由行人擢御史。首发冯保、徐爵奸，受知于帝。佥都御史王宗载尝承张居正指，与于应昌共陷刘台，东之疏劾之。故事，御史上封事，必以副封白长官。东之持入署，宗载迎谓曰：“江御史何言？”曰：“为死御史鸣冤。”问为谁？曰：“刘台也。”宗载失气反走，遂与应昌俱得罪。东之出视畿辅屯政，奏驸马都尉侯拱宸从父豪夺民田，置于理。先是，皇子生，免天下田租三之一，独不及皇庄及勋戚庄田。东之为言，减免如制。还朝，擢光禄少卿，改太仆。坐争寿宫事，与李植、羊可立皆贬。东之得霍州知州，以病免。久之，起邓州，进湖广佥事。三迁大理寺右少卿。二十四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击高砦叛苗，斩首百余级。京察，被劾免官。复以遣指挥杨国柱讨杨应龙败绩事，黜为民。愤恨抵家卒。

东之官行人时，刑部郎舒邦儒阖门病疫死，遗孤一岁，人莫敢过其门。东之经纪其丧，提其孤归，乳之。舒氏卒有后。

汤兆京，字伯闳，宜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丰城知县。治最，征授御史。连劾礼部侍郎硃国祚、蓟辽总督万世德，帝不问。巡视西城，贵妃宫阉竖涂辱礼部侍郎敖文祯，兆京弹劾，杖配南京。时矿税繁兴，奸人竞言利。有谓开海外机易山，岁可获金四十万者，有请征徽、宁诸府契税，鬻高淳诸县草场者，帝意俱向之。兆京偕同官金忠士、史学迁、温如璋交章力谏，不报。出按宣府、大同，请罢税使张晔、矿使王虎、王忠，亦不纳。掌河南道。佐孙丕扬典京察，所谴黜皆当，而被黜者之党争相攻击。兆京亦十余疏应之。其词直，卒无以夺也。详具丕扬传中。寻出按顺天诸府。守陵中官李浚诬军民盗陵木，逮系无虚日。兆京按宣府时奏之，浚亦诬讦兆京。帝遣使按验，事已白，而诸被系者犹未释，兆京悉纵遣之。东厂太监卢受纵

其下横都市，兆京论如法。

还复掌河南道。福王久不之国，兆京倡给事御史伏阙固请，卒不得命。南京缺提学御史，吏部尚书赵焕调浙江巡按吕图南补之，寻以年例出三御史于外，皆不咨都察院。兆京引故事争。图南之调，为给事中周永春所劾，弃官归。兆京及御史王时熙、汪有功为图南申雪，语侵永春，并及焕，二人连章辨，兆京亦争之强。帝欲安焕，为稍夺兆京俸。兆京以不得其职，拜疏径归。御史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遂助兆京攻焕。帝亦夺其俸，然焕亦引去。

兆京居官廉正，遇事慷慨。其时党势已成，正人多见齮齕。兆京力维持其间，清议倚以为重。屡遭排击，卒无能一言污之者。天启中，赠太仆少卿。

金士衡，字秉中，长洲人。父应徵，云南参政，以廉能称。士衡举万历二十年进士，授永丰知县，擢南京工科给事中。疏陈矿税之害，言：“曩者采于山，榷于市，今则不山而采，不市而榷矣。刑余小丑，市井无藉，安知远谋，假以利柄，贪饕无厌。杨荣启衅于丽江，高淮肆毒于辽左，孙朝造患于石岭，其尤著者也。今天下水旱盗贼，所在而有。萧、砀、丰、沛间河流决堤，居人为鱼鳖，乃复横征巧取以蹙之。兽穷则攫，鸟穷则啄，祸将有不可言者。”甘肃地震，复上疏曰：“往者湖广冰雹，顺天昼晦，丰润地陷，四川星变，辽东天鼓震，山东、山西则牛妖，人妖、今甘肃天鸣地裂，山崩川竭矣。陛下明知乱徵，而泄泄从事，是以天下戏也。”因极言边糈告匮，宜急出内帑济饷，罢撤税使，毋事掊克，引鹿台、西园为戒。帝皆不听。南京督储尚书王基、云南巡抚陈用宾拾遗被劾，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张以渠等考察被黜，为沈一贯所庇，帝皆留之。士衡疏争。侍郎周应宾、黄汝良、李廷机当预推内阁。士衡以

不协人望，抗章论。姜士昌、宋焘言事得罪，并申救之。给事中王元翰言军国机密不宜抄传，诏并禁章奏未下者。由是中朝政事，四方寂然不得闻。士衡力陈其非便。疏多不行。帝召王锡爵为首辅，以被劾奏辨，语过愤激，士衡驰疏劾之。寻擢南京通政参议。时元翰及李三才先后为言者所攻，士衡并为申雪。三十九年，大计京官。掌南察者，南京吏部侍郎史继偕，齐、楚、浙人之党也，与孙丕扬北察相反，凡助三才、元翰者悉斥之。士衡亦谪两浙盐运副使，不赴。天启初，起兵部员外郎。累迁太仆少卿。引疾去，卒于家。

先是，杨应龙伏诛，贵州宣慰使安疆臣邀据故所侵地。总督王象乾不许。士衡遂劾象乾起衅。后象乾弟象恒巡抚苏、松，以兄故颇衔士衡。廉知其清介状，称说不置云。

王元翰，字伯举，云南宁州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三十四年，改吏科给事中。意气陵厉，以谏诤自任。时廷臣习偷惰，法度尽弛。会推之柄散在九列科道。率推京卿，每署数倍旧额。而建言诸臣，一斥不复。大臣被弹，率连章诋讦。元翰悉疏论其非。

寻进工科右给事中，巡视厂库，极陈惜薪司官多之害。其秋上疏，极言时事败坏，请帝味爽视朝，廷见大臣，言官得随其后，日陈四方利病。寻复陈时事，言：“辅臣，心膂也。硃赓辅政三载，犹未一觏天颜，可痛哭者一。九卿强半虚悬，甚者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或一人绾数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两都台省寥寥几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馆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无人。威令不行，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废诸臣，久沦山谷。近虽奉诏叙录，未见连茹汇征。苟更阅数年，日渐销铄。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痛哭者四。九边岁饷，缺至八十余万，

平居冻馁，脱巾可虞；有事怨愤，死绥无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师十余万兵，岁靡饷二百余万，大都市井负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驱使赴敌哉？可痛哭者五。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只章疏耳，今一切高阁。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无济,第存此议论耳’。言路惟空存议论，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榷税使者满天下，致小民怨声彻天，降灾召异。方且指殿工以为名，借停止以愚众。是天以回禄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禄剥万民也。众心离叛，而犹不知变，可痛哭者七。郊庙不亲，则天地祖宗不相属；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无事者。且青宫辍讲，亦已经年，亲宦官宫妾，而疏正人端士，独奈何不为宗社计也！可痛哭者八。”帝皆不省。

武定贼阿克作乱。元翰上言：“克本小丑，乱易平也。至云南大害，莫甚贡金、榷税二事。民不堪命，至杀税使，而征榷如故。贡金请减，反增益之。众心愤怒，使乱贼假以为名。贼首纵扑灭，虐政不除，滇之为滇，犹未可保也。”俄言：“矿税之设，本为大工。若捐内帑数百万金，工可立竣，毋徒苦四方万姓。”疏皆不报。寻两疏劾贵州巡抚郭子章等凡四人，言：“子章曲庇安疆臣，坚意割地，贻西南大忧。且尝著《妇寺论》，言人主当隔绝廷臣，专与宦官宫妾处，乃相安无患。子章罪当斩。”不纳。

先是，廷推阁臣。元翰言李廷机非宰相器。已而黄汝良推吏部侍郎，全天叙推南京礼部侍郎。汝良，廷机邑人；天叙，硃赓同乡也。元翰极论会推之弊，讥切政府，二人遂不用。至是，将推两京兵部尚书萧大亨、孙幰为吏部尚书。元翰亦疏论二人，并言职方郎申用懋为大亨谋主，太常少卿唐鹤征为幰谋主，亦当斥。寻因灾异，乞亟罢赓、大亨及副都御史詹沂。且

言：“近更有二大变。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顾嗤笑，此一变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谴告亦悍然弗顾，此又一变也。有君心之变，然后臣工之变因之。在今日，挽天地洪水寇贼之变易，挽君心与臣工之变难。”又言：“陛下三十年培养之人才，半扫除于申时行、王锡爵，半禁锢于沈一贯、硃赓。”因荐邹元标、顾宪成等十余人。无何，又劾给事中喻安性、御史管橘败群丛秽，皆不报。掌厂内官王道不法，疏暴其罪，亦弗听。

元翰居谏垣四年，力持清议。摩主阙，拄贵近，世服其敢言。然锐意搏击，毛举鹰鸷，举朝咸畏其口。吏科都给事中陈治则与元翰不相能，御史郑继芳，其门人也，遂劾元翰盗库金，克商人赀，奸赃数十万。元翰愤甚，辨疏诋继芳北鄙小贼，语过激。于是继芳党刘文炳、王绍徽、刘国缙等十余疏并攻之，而史记事、胡忻、史学迁、张国儒、马孟祯、陈于廷、吴亮、金士衡、刘节、刘兰辈则连章论救。帝悉不省。元翰乃尽出其筐箧，舁置国门，纵吏士简括，恸哭辞朝而去。吏部坐擅离职守，谪刑部检校。后孙丕扬主京察，斥治则、国缙等，亦以浮躁坐元翰，再贬湖广按察知事。方继芳之发疏也，即潜遣人围守元翰家。及元翰去，所劾赃无有，则谓寄之记事家。两党分争久不息。而是时劾李三才者亦指其贪，诸左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党之势成矣。

天启初，累迁刑部主事。魏忠贤乱政，其党石三畏劾之，削籍。庄烈帝即位，复官。将召用，为尚书王永光所尼。元翰乃流寓南都，十年不归。卒，遂葬焉。

孙振基，字肖冈，潼关卫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除莘县知县，调繁安丘。三十六年四月，以治行征，与李成名等十七人当授给事中，先除礼部主事。四十年十月命始下，振基得户

科。时吏部推举大僚，每患乏才，振基力请起废。

韩敬者，归安人也，受业宣城汤宾尹。宾尹分校会试，敬卷为他考官所弃。宾尹搜得之，强总裁侍郎萧云举、王图录为第一。榜发，士论大哗。知贡举侍郎吴道南欲奏之，以云举、图资深，嫌挤排前辈，隐不发。及廷对，宾尹为敬夤缘得第一人。后宾尹以考察褫官，敬亦称病去，事三年矣。会进士邹之麟分校顺天乡试，所取童学贤有私，于是御史孙居相并宾尹事发之。下礼官，会吏部都察院议，顾不及宾尹事。振基乃抗疏请并议，未得命。礼部侍郎翁正春等议黜学贤，谪之麟，亦不及宾尹等。振基谓议者庇之，再疏论劾。帝乃下廷臣更议。御史王时熙、刘策、马孟祯亦疏论其事，而南京给事中张笃敬证尤力。方宾尹之分校也，越房取中五人，他考官效之，竞相搜取，凡十七人。时宾尹虽废，中朝多其党，欲藉是宽敬。正春乃会九卿赵焕及都给事中翁宪祥、御史余懋衡等六十三人议坐敬不谨，落职闲住。御史刘廷元、董元儒、过庭训，敬同乡也，谓敬关节果真，罪非止不谨，执不署名，意欲迁延为敬地。正春等不从，持初议上。廷元遂疏劾之，公议益愤。振基、居相、笃敬及御史魏云中等连章论列。给事中商周祚亦敬同乡，议并罪道南。孟祯以道南发奸，不当罪，再疏纠驳。帝竟如廷元等言，敕部更核。廷元党亓诗教遂劾正春首鼠两端，正春寻引去。

会熊廷弼之议亦起。初，宾尹家居，尝夺生员施天德妻为妾，不从，投缳死。诸生冯应祥、芮永缙辈讼于官，为建祠，宾尹耻之。后永缙又发诸生梅振祚、宣祚朋淫状。督学御史熊廷弼素交欢宾尹，判牒言此施、汤故智，欲藉雪宾尹前耻。又以所司报永缙及应祥行劣，杖杀永缙。巡按御史荆养乔遂劾廷弼杀人媚人，疏上，径自引归。廷弼亦疏辨。都御史孙玮议镌养乔秩，令廷弼解职候勘。时南北台谏议论方嚣，各自所左右。

振基、孟祯、云中策及给事李成名、麻僖、陈伯友，御史李邦华、崔尔进、李若星、潘之祥、翟凤翀、徐良彦等持勘议甚力。而笃敬及给事中官应震、姜性、吴亮嗣、梅之焕、亓诗教、赵兴邦，御史黄彦士，南京御史周远等驳之，疏凡数十上。振基及诸给事御史复极言廷弼当勘，斥应震等党庇，自是党廷弼者颇屈。帝竟纳玮言，令廷弼解职。其党大恨。吏部尚书赵焕者，惟诗教言是听，乃以年例出振基及云中、时熙于外。振基得山东佥事，玮亦引去。

振基劲直敢言。居谏垣仅半岁，数有建白。既去，科场议犹未定，策复上疏极论。而宾尹党必欲十七人并罪，以宽敬。孙慎行代正春，复集廷臣议。仍坐敬关节，而为十七人昭雪。疏竟留中。宾尹、敬有奥援，外廷又多助之，故议久不决。笃敬复上疏论敬，阴诋诸党人。诸党人旋出之外，并逐慎行。既而居相、策引去，之祥外迁。孟祯不平，疏言：“廷弼听勘一事，业逐去一总宪，外转两言官矣，独介介于之祥。敬科场一案，亦去两侍郎、两言官矣，复断断于笃敬，毋乃已甚乎！”孟祯遂亦调外。凡与敬为难者，朝无一人。敬由是得宽典，仅谪行人司副。盖七年而事始竣云。振基到官，寻以忧去，卒于家。

子必显，字克孝。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官文选员外郎，为尚书赵南星所重。天启五年冬，魏忠贤罗织清流，御史陈睿谟劾其世投门户，遂削籍。崇祯二年，起验封郎中，移考功。明年，移文选。尚书王永光雅不喜东林，给事中常自裕因劾其推举不当数事，且诋以贪污。御史吴履中又劾其紊乱选法。必显两疏辨，帝不听，谪山西按察司经历，量移南京礼部主事。道出柘城、归德，适流贼来犯，皆为设守，完其城。一时推知兵。历尚宝司丞、大理左寺丞。十一年冬，都城被兵，兵部两侍郎

皆缺，尚书杨嗣昌请不拘常格，博推才望者迁补，遂擢必显右侍郎。甫一月，无疾而卒。

丁元荐，字长孺，长兴人。父应诏，江西佥事。元荐举万历十四年进士。请告归。家居八年，始谒选为中书舍人。甫期月，上封事万言，极陈时弊。言今日事势可寒心者三：饥民思乱也，武备积弛也，日本封贡也。可浩叹者七：征敛苛急也，赏罚不明也，忠贤废锢也，辅臣妒嫉也，议论滋多也，士习败坏也，褒功恤忠未备也。坐视而不可救药者二，则纪纲、人心也。其所言辅臣，专斥首辅王锡爵，元荐座主也。

二十七年京察。元荐家居，坐浮躁论调。阅十有二年，起广东按察司经历，移礼部主事。甫抵官，值京察事竣，尚书孙丕扬力清邪党，反为其党所攻。副都御史许弘纲故共掌察，见群小横甚，畏之，累疏请竣察典，语颇示异。群小藉以攻丕扬。察疏犹未下，人情杌陧，虑事中变，然无敢言者。元荐乃上言弘纲持议不宜前却，并尽发诸人隐状。党人恶之，交章论劾无虚日。元荐复再疏辨晰，竟不安其身而去。其后邪党愈炽，正人屏斥殆尽，至有以“《六经》乱天下”语入乡试策问者。元荐家居不胜愤，复驰疏阙下，极诋乱政之叛高皇、邪说之叛孔子者。疏虽不报，党人益恶之。四十五年京察，遂复以不谨削籍。天启初，大起遗佚。元荐格于例，独不召。至四年，廷臣交讼其冤，起刑部检校，历尚宝少卿。明年，朝事大变，复削其籍。

元荐初学于许孚远，已，从顾宪成游。慷慨负气，遇事奋前，屡踬无少挫。通籍四十年，前后服官不满一载。同郡沈淮召入阁，邀一见，谢不往。尝过高攀龙，请与交欢，辞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遽别去。当东林、浙党之分，浙党所弹射东林者，李三才之次，则元荐与于玉立。

玉立，字中甫，金坛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刑部主事，进员外郎。二十年七月，疏陈时政阙失，言：“陛下宠幸贵妃，宴逸无度。恣行威怒，鞭笞群下，宫人奄竖无辜死者千人。夫人怀必死之心，而使处肘腋房闼间，倘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义本一奸竖，陛下宠信不疑。迩者奏牍或下或留，推举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谓义簸弄其间。盖义以陛下为城社，而外廷之憸邪又以义为城社。党合谋连，其祸难量。且陛下一惑于嬖幸，而数年以来，问安视膳，郊庙朝讲，一切不行。至边烽四起，祸乱成形，犹不足以动忧危之情，夺晏安之习。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于今日者矣。夫宫庭震惊，而陛下若罔闻，何以解两宫之忧？深拱禁中，开夤缘之隙，致邪孽侵权，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渐？万国钦辈未尝忤主，而终于禁锢，何以励骨鲠之臣？上下隔越，国议、军机无由参断，而陛下称旨下令，终不出闺闼之间，何以尽大臣之谋？忠良多摈，邪佞得名，何以作群臣之气？远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乐，不顾百姓涂炭，何以系天下之心？”因力言李如松、麻贵不可为大将，郑洛不当再起，石星不堪为本兵。疏入，不报。

寻进郎中，谢病归。久之，起故官。康丕扬辈欲以妖书陷郭正域，玉立独左右之。会有言医人沈令誉实为妖书者，搜其箧，得玉立与吏部郎中王士骐书，中及其起官事。帝方下吏部按问，而玉立遽疏辨。帝怒，褫其官。

玉立倜傥好事。海内建言废锢诸臣，咸以东林为归。玉立与通声气，东林名益盛。而攻东林者，率谓玉立遥制朝权，以是诟病东林。玉立居家久之，数被推荐。三十七年，稍起光禄丞，辞不赴。言者犹齮齕不已，御史马孟祯抗章直之，帝皆不省。又三年，以光禄少卿召，终不出。天启初，录先朝罪谴诸臣，玉立已前卒，赠尚宝卿。

李朴，字继白，朝邑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由彰德推官入为户部主事。四十年夏，朴以朝多朋党，清流废锢，疏请破奸党，录遗贤，因为顾宪成、于玉立、李三才、孙丕扬辨谤，而荐吕坤、姜士昌、邹元标、赵南星。帝不听。明年，再迁郎中。齐、楚、浙三党势盛，稍持议论者，群噪逐之。主事沈正宗、贺烺皆与相拄，坐贬官。朴性戇，积愤不平。其年十二月，上疏曰：

朝廷设言官，假之权势，本责以纠正诸司，举刺非法，非欲其结党逞威，挟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结戚畹近坐，威制大僚；日事请寄，广纳赂遗；亵衣小车，遨游市肆，狎比娼优；或就饮商贾之家，流连山人之室。身则鬼蜮，反诬他人。此盖明欺至尊不览章奏，大臣柔弱无为，故猖狂恣肆，至于此极。臣谓此辈皆可斩也。

孙玮、汤兆京、李邦华、孙居相、周起元各争职掌，则群攻之。今或去或罚，惟存一居相，犹谓之党。夫居相一人耳，何能为？彼浙江则姚宗文、刘廷元辈，湖广则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辈，山东则亓诗教、周永春辈，四川则田一甲辈，百人合为一心，以挤排善类，而赵兴邦辈附丽之。陛下试思居相一人敌宗文辈百人，孰为有党耶？乃攻东林者，今日指为乱政，明日目为擅权，不知东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谓无权，而林下投闲杜门乐道者，反谓有权，此不可欺三尺竖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黄克缵赃私钜万，已败犹见留；顾宪成清风百代，已死犹被论；而封疆坐死如陈用宾，科场作奸如韩敬，趋时鬻爵如赵焕，杀人媚人如熊廷弼，犹为之营护，为之称冤。国典安在哉！

望俯察臣言，立赐威断，先斩臣以谢诸奸，然后斩诸奸以谢天下，宗社幸甚。

疏奏，台谏皆大恨。宗文等及其党力诋，并侵居相，而一甲且罗织其赃私。帝雅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会大学士叶向高、方从哲亦谓朴言过当，乃下部院议罚。而朴再疏发亮嗣、应震、彦士、一甲赃私，及宗文、廷元庇韩敬、兴邦媚赵焕状，且言：“诗教为群凶盟主，实社稷巨蠹，陛下尤不可不察。”帝为下诏切责言官，略如朴指。党人益怒，排击无虚日。侍郎李汝华亦以属吏出位妄言劾朴。部院议镌朴三级，调外任，帝持不下。至明年四月，吏部奉诏起废，朴名预焉。于是党人益哗，再起攻朴，并及文选郎郭存谦。存谦引罪，攻者犹未已。朴益愤，复陈浙人空国之由，追咎沈一贯，诋宗文及毛一鹭甚力，以两人皆浙产也。顷之，又再疏劾宗文、一鹭及其党董定策等。帝皆置不问。其年六月，始用阁臣言，下部院疏，谪朴州同知。自后党人益用事，遂以京察落其职。

天启初，起用，历官参议。卒，赠太仆少卿。魏忠贤窃柄，御史安伸追论，诏夺其赠。崇祯初，复焉。

夏嘉遇，字正甫，松江华亭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保定推官。

四十五年，用治行征。当擢谏职，先注礼部主事。帝久倦勤，方从哲独柄国。碌碌充位，中外章奏悉留中。惟言路一攻，则其人自去，不待诏旨。台谏之势，积重不返，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齐则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则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则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辈阴为之主。其党给事中赵兴邦、张延登、徐绍吉、商周祚，御史骆骎曾、过庭训、房壮丽、牟志夔、唐世济、金汝谐、彭宗孟、田生金、李徵仪、董元儒、李嵩辈，与相倡和，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其时考选久稽，屡趣不下，言路无几人，盘踞益坚。后进当入为台谏者，必钩致门下，以为羽翼，

当事大臣莫敢撄其锋。

诗教者，从哲门生，而吏部尚书赵焕乡人也。焕耄昏，两人一听诗教。诗教把持朝局，为诸党人魁。武进邹之麟者，浙人党也。先坐事谪上林典簿，至是为工部主事，附诗教、浚。求吏部不得，大恨，反攻之，并诋从哲。诗教怒，焕为黜之麟。时嘉遇及工部主事钟惺、中书舍人尹嘉宾、行人魏光国皆以才名，当列言职。诗教辈以与之麟善，抑之，俾不与考选。以故嘉遇不能无怨。

四十七年三月，辽东败书闻，嘉遇遂抗疏言：“辽左三路丧师，虽缘杨镐失策，揆厥所由，则以纵贷李维翰故。夫维翰丧师辱国，罪不容诛，乃仅令回籍听勘。谁司票拟？则阁臣方从哲也；谁司纠驳？则兵科赵兴邦也。参貂白镪，赂遗绎络，国典边防，因之大坏。惟陛下立断。”疏入，未报。从哲力辨，嘉遇再疏劾之，并及诗教。于是诗教、兴邦及亮嗣、延登、壮丽辈交章力攻。诗教谓嘉遇不得考选，故挟私狂逞。嘉遇言：“诗教于从哲，一心拥戴，相倚为奸。凡枚卜、考选诸大政，百方挠阻，专务壅蔽，遏绝主聪。遂致纲纪不张，戎马驰突，臣窃痛之。今内治尽坏，纵日议兵食、谈战守，究何益于事？故臣为国击奸，冀除祸本，虽死不避，尚区区计升沉得丧哉！

时兴邦以右给事中掌兵科。先有旨，俟辽东底宁，从优叙录。至是以嘉遇连劾，吏部遂立擢为太常少卿。嘉遇益愤，疏言：“四路奏功，兴邦必将预其赏。则今日事败，兴邦安得逃其罚？且不罚已矣，反从而超陟之。是臣弹章适为荐剡，国家有如是法纪哉！”疏奏，诸御史复合词攻嘉遇。嘉遇复疏言：“古人有云，见无礼于君者逐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教、兴邦谓臣不得台谏而怒。夫爵位名秩，操之天子，人臣何敢干？必如所言，是考选予夺，二臣实专之。此无礼于君者一。事

宁优叙，非明旨乎？乃竟蔑而弃之。此无礼于君者二。魏光国疏论诗教，为通政沮格。夫要截实封者斩。自来奸臣不敢为，而诗教为之。此无礼于君者三。二奸每事请托，一日以七事属职方郎杨成乔。成乔不听，遂逐之去。诗教以旧憾欲去其乡知府，考功郎陈显道不从，亦逼之去。夫吏、兵二部，天子所以驭天下也，而二奸敢侵越之。此无礼于君者四。有臣如此，臣义岂与俱生哉！”

先是，三党诸魁交甚密，后齐与浙渐相贰。布衣汪文言者，素游黄正宾、于玉立之门，习知党人本末。后玉立遣之入都，益悉诸党人所为，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齐、楚则应兵。成功之后，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构也。”遂多方设奇间之，诸人果相疑。而邹之麟既见恶齐党，亦交斗其间。扬言齐人张凤翔为文选，必以年例斥宗文、廷元。于是齐、浙之党大离。及是嘉遇五疏力攻，诗教辈亦窘。而浙人唐世济、董元儒遂助嘉遇排击。自是亓、赵之势顿衰，兴邦竟不果迁，自引去。时论快焉。

光宗立，嘉遇乞改南部，就迁吏部员外郎。天启中，赵南星秉铨，召为考功员外郎，改文选署选事。时左光斗、魏大中以嘉遇与之麟、韩敬同年相善，颇疑之。已，见嘉遇公廉，亦皆亲善。及陈九畴劾谢应祥，语连嘉遇，镌三级，调外，语具南星传。未几，党人张讷诬劾南星，并及嘉遇，遂除名。寻锻炼光斗、大中狱，诬嘉遇尝行贿。逮讯论徒，愤恨发病卒。崇祯初，赠太常少卿。

赞曰：李植、江东之诸人，风节自许，矫首抗俗，意气横厉，抵排群枉，迹不违乎正。而质之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义，不能无疚心焉。“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圣人所为致慨

于末世之益衰也。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傅好礼 姜志礼 包见捷 田大益 冯应京 何栋如 王之翰 卞孔时 吴宗尧 吴宝秀 华钰 王正志

傅好礼，字伯恭，固安人。万历二年进士。知泾县，治最，入为御史。尝陈时政，请节游宴，停内操，罢外戚世封，止山陵行幸，又上崇实、杜渐诸疏。语皆剀直。巡按浙江。岁大侵，条上荒政。行部湖州，用便宜发漕折银万两，易粟振饥民。改按山东。泰安州同知张寿朋当贬秩，文选郎谢廷寀用为永平推官，谓州同知六品，而推官七品也。好礼驰疏劾其非制，廷寀坐停俸，寿朋改调。好礼寻谢病归。召进光禄少卿，改太常。时税使四出，海内骚然。二十六年冬，奸民张礼等伪为官吏，群小百十人分据近京要地，税民间杂物，弗予，捶至死。好礼极论其害，因言：“自朝鲜用兵，畿民富者贫，贫者死，思乱已久，奈何又虐征。国家纵贫，亦不当头会箕敛，括细民续命之脂膏；况奸徒所得千万，输朝廷者什一耳，陛下何利为之。”奏入，四日未报，复具疏请。帝大怒，传旨镌三级，出之外。大理卿吴定疏救。帝益怒，谪好礼大同广昌典史，定镌三级，调边方。言官复交章论救，斥定为民。既而帝思好礼言，下其疏，命厂卫严缉，逮礼等二十八人诏狱，其害乃除。好礼之官，未几，请急归。家居十五年卒。天启中，赠太常卿。

姜志礼，字立之，丹阳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历建昌、衢州推官，入为大理评事。三十三年，以囚多瘐死，疏言：“犴

狴之间，一日毙十五人。积日而计，亦何纪极！又况海内小民，罹灾寝而转死沟壑，及为矿税所罗织、貂珰所攫噬、含冤毕命者，又复何限！乞亟为矜宥，勿久淹系，且尽除矿税，毋使宵人窃弄魁柄，贼虐丞黎 。”不报。历刑部员外，出为泉州知府，迁广东副使，并有声。进山东右参政，分守登、莱。福王封国河南，诏赐田二百万亩，跨山东、湖广境。既之国，遣中贵徐进督山东赋，势甚张。志礼抗疏曰 ：“ 臣所辖二郡，民不聊生，且与倭邻，不宜有藩府庄田以扰兹土也明甚。且自高皇帝迄今累十余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赐田二万顷，延连数十郡者乎？继此而封，尚有瑞、惠、桂三王也。倘比例以请，将予之乎，不予之乎？况国祚灵长，久且未艾。嗣是天家子姓，各援今日故事以请，臣恐方内土田，不足共诸藩分裂也 。”帝大怒，贬三秩为广西佥事。久之，迁江西参议。天启三年，由浙江副使入为尚宝少卿，寻进卿。河南进玉玺，魏忠贤欲志礼疏献之。志礼不可。忠贤怒，令私人劾其衰老，遂乞休。诏加太常少卿致仕，已而削夺。崇祯初，复官。志礼性淳朴，所居多政绩，亦以行谊称于乡。

包见捷，云南临安卫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屡迁都给事中。奸人李本立请采珠广东，帝命中官李敬偕往。见捷极言其害，不听。时小人蜂起言利。千户李仁请税湖口商舟，命中官李道往。主簿田应璧请卖两淮没官余盐，令税使鲁保兼理。见捷等并力争。顷之，令道、保节制有司。见捷又陈不便者数事。皆不报。益都知县吴宗尧劾税使陈增不法，见捷因请尽罢矿税。无已，先撤增还。未几，天津税使王朝死，见捷请勿遣代。忤旨，切责。以马堂代朝。见捷又劾堂、保及浙江刘忠。帝不纳，益遣高寀、暨禄、李凤榷税于京口、仪真、广东，并专敕行事。又以奸人阎大经言，命高淮

征税辽东。见捷等累请停罢，至是言：“辽左神京肩臂，视他镇尤重。奸徒敢为祸首，陛下不惩以三尺，急罢开采，则辽事必不可为，而国步且随之矣。”辽东抚按及山海主事吴钟英相继争。皆不纳。时中外争矿税者无虑百十疏，见捷言尤数，帝心衔之。居数日，又率司官极论，乃谪见捷贵州布政司都事，余停俸一年。大学士沈一贯、给事中赵完璧等先后论救，完璧等亦坐停俸。见捷寻引疾去。三十四年，起兴业知县。累迁太仆少卿。久之，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光宗即位，召拜吏部右侍郎。明年卒官。

田大益，字博真，四川定远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钟祥知县。擢兵科给事中，疏论日本封贡可虞。又言：“东征之役，在将士，则当据今日之斩馘以论功；在主帅，则当视后日之成败以定议。”时韪其言。母丧除，起补户科。二十八年十月，疏言：“陛下受命日久，骄泰乘之，布列豺狼，殄灭善类，民无所措，靡不蓄怨含愤，觊一旦有事。愿陛下惕然警觉，敬天地，严祖宗，毋轻臣工，毋戕民命，毋任阉人，毋纵群小，毋务暴刻，毋甘怠荒，急改败辙，遵治规，用保祖宗无疆之业。”未几，极陈矿税六害，言：

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供，反致缺损。即令有司威以刀锯，只足驱民而速之乱耳。此所谓敛巧必蹶也。

陛下尝以矿税之役为裕国爱民。然内库日进不已，未尝少佐军国之需。四海之人，方反脣切齿，而冀以计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此所谓名伪必败也。

财积而不用，祟将随之。脱巾不已，至于揭竿，适为奸雄睥睨之资。此时虽家给人予，亦且蹴之覆之而不可及矣。此所

谓贿聚必散也。

夫众心不可伤也。今天下上自簪缨，下至耕夫贩妇，茹苦含辛、搤腰侧目、而无所控诉者，盖已久矣。一旦土崩势成，家为仇，人为敌，众心齐倡，而海内因以大溃。此所谓怨极必乱也。

国家全盛二百三十余年，已属阳九，而东征西讨以求快意。上之荡主心，下之耗国脉。二竖固而良医走，死气索而大命倾。此所谓祸迟必大也。

陛下矜奋自贤，沈迷不返。以豪珰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药石之言，亵如充耳。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此所谓意迷难救也。

此六者，今之大患。臣畏死不言，则负陛下，陛下拒谏不纳，则危宗社。愿深察而力反之。

皆不报。明年，疏论湖广税监陈奉，救佥事冯应京。忤旨，切责。时武昌民以应京被逮，群聚鼓噪，欲杀奉，奉逃匿楚府以免。大益因上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衅自上开，愤由怨积，奈何欲涂民耳目，以自解释，谩曰权宜哉！今楚人以奉故，沈使者不返矣，且欲甘心巡抚大臣矣。中朝使臣不敢入境侦缓急，逾两月矣。四方观听，惟在楚人。臣意陛下必且旷然易虑，立罢矿税，以靖四方，奈何犹恋恋不能自割也！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为哉！今四方万姓，见陛下遇楚事而无变志，知祸必不解，必且群起为变。此时即尽戮诸珰以谢天下，宁有济耶？”帝怒，留中。

又明年迁兵科都给事中。时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大益

力请简补，亦不听。

三十一年，江西税监潘相请勘合符牒勿经邮传。巡按御史吴达可驳之，不听。大益复守故事力争，竟如相请。内使王朝尝言，近京采煤岁可获银五千，乃率京营兵劫掠西山诸处。煤户汹汹，朝以沮挠闻。有旨逮治，皆入都城诉失业状。沈一贯等急请罢朝，且拟敕谕抚按，未得命。大益言：“国家大柄，莫重于兵。朝擅役禁军，请急诛,为无将之戒。”御史沈正隆、给事中杨应文、白瑜亦疏谏。帝俱不纳。俄用中官陈永寿奏，乃召朝还。辽东税监高淮拥精骑数百至都城。大益言：“祖制，人臣不得弄兵。淮本扫除之役，敢盗兵权，包祸心，罪当诛。”帝亦不问。

明年八月，极陈君德缺失，言：“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绝不措意。中外群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变异，罔不毕集。乃至皇陵为发祥之祖而灾，孝陵为创业之祖而灾，长陵为奠鼎之祖而亦灾。天欲蹶我国家，章章明矣。臣观十余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而病源止在货利一念。今圣谕补缺官矣，释系囚矣，然矿税不撤，而群小犹恣横，闾阎犹朘削，则百工之展布实难，而罪罟之罗织必众。缺官虽补，系囚虽释，曾何益哉！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一旦变生，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居月余，复以星变乞固根本，设防御，罢矿税。帝皆不省。又明年，以久次添注太常少卿，卒官。

大益性骨鲠，守官无他营。数进危言，卒获免祸。盖时帝

倦勤，上章者虽千万言，大率屏置勿阅故也。

冯应京，字可大，盱眙人。万历二十年进士。为户部主事。督蓟镇军储，以廉干闻。寻改兵部，进员外郎。二十八年，擢湖广佥事，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绳贪墨，摧奸豪，风采大著。税监陈奉恣横，巡抚支可大以下唯诺惟谨，应京独以法裁之。奉掊克万端，至伐　冢毁屋，刳孕妇，溺婴儿。其年十二月，有诸生妻被辱，诉上官。市民从者万余，哭声动地，蜂涌入奉廨，诸司驰救乃免。应京捕治其爪牙，奉怒，阳饷食而置金其中。应京复暴之，益惭恨。明年正月，置酒邀诸司，以甲士千人自卫，遂举火箭焚民居。民群拥奉门。奉遣人击之，多死，碎其尸，掷诸途。可大噤不敢出声，应京独抗疏列其十大罪。奉亦诬奏应京挠命，陵敕使。帝怒，命贬杂职，调边方。给事中田大益、御史李以唐等交章劾奉，乞宥应京。帝益怒，除应京名。是时，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枣阳县知县王之翰亦忤奉被劾。诏宅、之翰为民，栋如遣逮。俄以都给事中杨应文论救，遂并逮应京、宅、之翰三人。顷之，奉又诬劾武昌同知卞孔时抗拒，孔时亦被逮。

缇骑抵武昌，民知应京获重谴，相率痛哭。奉乃大书应京名，列其罪，榜之通衢。士民益愤，聚数万人围奉廨，奉窘，逃匿楚王府，遂执其斥牙六人，投之江，并伤缇骑；詈可大助虐，焚其府门，可大不敢出。奉潜遣参随三百人，引兵追逐，射杀数人，伤者不可胜计。日已晡，犹纷拏。应京囚服坐槛车，晓以大义，乃稍稍解散。奉匿楚府，逾月不敢出，亟请还京。大学士沈一贯因极言奉罪，请立代还。言官亦争以为请。帝未许。俄江西税监李道亦奏奉侵匿状，乃召还，隶其事于承天守备杜茂。顷之，东厂奏缇骑有死者。帝愠甚，手诏内阁，欲究主谋。一贯言民心宜静，请亟遣重臣代可大拊循，因以侍郎赵

可怀荐。帝乃褫可大官，令可怀驰往。未至，可大已遣兵护奉行。舟车相衔，数里不绝。可怀入境，亦遣使护之。奉得迄逦去。

应京之就逮也，士民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既去，则家为位祀之。三郡父老相率诣阙诉冤，帝不省。吏科都给事中郭如星、刑科给事中陈维春更连章劾奉。帝怒，谪两人边方杂职，系应京等诏狱，拷讯久之不释。应京乃于狱中著书，昕夕无倦。三十二年九月，星变修省。廷臣多请释系囚，于是应京及宅、栋如获释。之翰先瘐死，而孔时系狱如故。

应京志操卓荦，学求有用，不事空言，为淮西士人之冠。出狱三年卒。天启初，赠太常少卿，谥恭节。

何栋如，无锡人。居官守正。既为奉所陷，襄阳人赴阙诉冤，不听。及出狱，削籍归，家居十七年。天启初，始起南京兵部主事。会辽阳陷，时议募兵，栋如自请行。遂赍帑金赴浙江，得六千七百人。甫至而广宁复陷，又自请出关视形势。乃进太仆少卿，充军前赞画。栋如志锐而才疏。初在浙，不能无浮费。所募兵畏出关，多逃亡。及两疏论熊廷弼、王化贞功罪，给事中蔡思充、硃童蒙，御史陈保泰遂交章劾之。栋如疏辨，因请非时考察京官，用清朋党。朝贵大恨，遂下诏狱，榜掠备至。五年秋，坐赃戍滁阳。崇祯初，复官。致仕卒。

王之翰，绛州人。官枣阳。力阻开矿，遂被逮拷死。天启初，赠光禄少卿。

孔时既长系，廷臣救者数十上。帝皆不省。四十一年，万寿节，叶向高复以为言，乃削籍放还。熹宗立，起南京刑部员外郎。

吴宗尧，字仁叔，歙县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益都知县。性强项。中官陈增以开矿至，诬奏福山知县韦国贤阻挠，

被逮削籍。守令多屈节如属吏，宗尧独具宾主礼。增党程守训，宗尧邑子也。宗尧恶其奸，不与通。驿丞金子登说增开孟丘山矿，宗尧叱其欺罔。子登惧，构于增。日征千人凿山，多捶死；又诬富民盗矿，三日捕系五百人。二十六年九月，宗尧尽发增不法事。帝得疏意动，持不下。会给事中包见捷极论增罪，请撤还。帝责增，令检下。见捷同官郝敬复请治增罪，帝乃不悦，责宗尧狂逞要名。已而山东巡抚尹应元劾增背旨虐民二十罪。帝遂发怒，切责应元，削宗尧籍。敬复抗疏谏，帝益怒，夺俸一年，并夺应元俸。增遂劾宗尧阻挠矿务，且令守训诬讦之。帝既遣逮治，御史刘景辰、给事中侯庆远争之，不听。使者至，民大哗，欲杀增。宗尧行，民哭声震地。既至，下诏狱拷讯，系经年。礼部郎鲍应鳌等言于沈一贯曰：“南康守吴宝秀已得安居牖下，宗尧何独不然？”一贯揭入，即释为民，未几卒。天启时，赠光禄少卿，赐祭，录一子。

吴宝秀，字汝珍，平阳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大理评事。历寺正，出为南康知府。湖口税监李道横甚，宝秀不与通。漕舟南还，乘风扬帆入湖口。道欲榷其货，遣卒急追之，舟覆，有死者。道遣吏捕漕卒，宝秀拒不发。道怒，劾宝秀及星子知县吴一元、青山巡检程资阻挠税务，诏俱逮治。给事中杨应文等请下抚按公勘。大学士沈一贯、吏部尚书李戴、国子祭酒方从哲等交章为言，俱不报。宝秀妻陈氏恸哭，请偕行，宝秀不可。乃括余赀及簪珥付其妾曰：“夫子行，以为路费。”夜自经死。宝秀至京，下诏狱。大学士赵志皋上言：“顷臣卧病，闻中外人情汹汹，皆为矿税一事。南康守吴宝秀逮系时，其妻至投缳自尽，阖郡号呼，几成变乱。事关民生向背，宗社安危，臣不敢以将去之身，隐默而不言。”星子民陈英者，方庐墓，约儒士熊应凤等走京师，伏阙讼冤，乞以身代。于是抚按及南

北诸臣论救者疏十余上，帝皆不省。一日，司礼田义汇诸疏进御前，帝怒掷地。义从容拾起，复进之，叩首曰：“阁臣跪候朝门外，不奉处分不敢退。”帝怒稍平，取阅阁臣疏，命移狱刑部。皇太后亦闻陈氏之死，从容为帝言。至九月，与一元等并释为民。归家，逾年卒。

初，南康士民建祠，特祀陈氏，后合宝秀祀之。天启中，赠太仆少卿，赐祭，录其一子。

华钰，字德夫，丹徒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荆州推官。税监陈奉仆直驰府署中，钰笞之。奉佯谢，衔之刺骨。奉所受敕止江税，乃故移之市，又倍蓰征之。稍与辨，辄殴击破面。商贾怖匿，负担者不敢出其途。钰白御史严戢，奉益恨。奉欲榷沙市税，沙市人群起逐之，奉疑钰所使。已，欲榷黄州团风镇税，复为镇民所逐，奉又疑经历车任重教之。遂上疏极论钰、任重阻挠罪，并及巡按御史曹楷、襄阳知府李商耕、黄州知府赵文焕、荆门知州高则巽等数十人。帝切责楷，贬商耕等三人官，钰、任重皆被逮。时二十七年八月也。既至，下镇抚狱讯治，俾引御史楷。钰坚不承，系狱中。初，吴宗尧、吴宝秀皆不久即释。帝欲痛折辱以惧之，于是钰与冯应京、王正志等先后十余人悉长系。廷臣论救章数上，皆不报。狱中有鸟，形类鹤而小，怪鸣，则逮者至。一夕，鸟鸣甚哀。钰起坐俟之，则应京至。居久之，语钰以主静穷理之学，日相与研究。三十二年六月，长陵灾，肆赦，钰与任并释为民。家居四年卒。天启中，赠尚宝少卿，赐祭，录一子。

王正志，祥符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除富平知县。二十八年，税使梁永、赵钦肆虐，正志捕其党李英，杖杀之，因极论二人不法罪。钦亦以李英事讦奏，帝怒，命逮之。给事中陈惟春言正志劾钦罪多，宜提讯；钦所劾正志事宜下抚按核实，

免其逮系。御史李时华亦言近日所逮吴应鸿、劳养魁、蔡如川、甘学书及正志等，俱宜敕下抚按勘虚实，不得以一人单词枉害良善。皆不报。未几，梁永亦讦正志。帝命诸抗违欺隐者悉指名劾奏，重治之。宦官盆张，长吏皆丧气。正志系诏狱四年，三十一年夏，瘐死。天启时，赠祭，廕子，皆视钰。

自矿税兴，中使四出，跆藉有司。谤书一闻，驾帖立下。二十四年，则辽东参将梁心；二十五年，则山东福山知县韦国贤；二十六年，则山东益都知县吴宗尧；二十七年，则江西南康知府吴宝秀、星子知县吴一元、山东临清守备王炀；二十八年，则广东新会在籍通判吴应鸿，举人劳养魁、钟声朝、梁斗辉，云南寻甸知府蔡如川，赵州知州甘学书及正志；二十九年，则湖广按察佥事冯应京、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枣阳知县王之翰、武昌同知卞孔时、江西饶州通判陈奇可；三十年，则凤阳临淮知县林鋐；三十四年，则陕西咸阳知县宋时际；三十五年，则陕西咸宁知县满朝荐；三十六年，则辽东海防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皆幽系诏狱，久者至十余年。炀、应鸿、获阳毙狱中，其他削籍、贬官有差。至士民幽系死亡者，尤不可胜纪也。

赞曰：神宗二十四年，军府千户仲春请开矿助大工，遂命户部锦衣官各一人同仲春开采。给事中程绍言嘉靖中采矿，费帑金三万余，得矿银二万八千五百，得不偿失，因罢其役。给事中杨应文继言之。皆不纳。由是卑秩冗僚，下至市井黠桀，奋起言利。而珰使四出，毒流海内，民不聊生，至三十三年乃罢。嗣是军兴征发，加派再三。府库未充，膏脂已竭，明室之亡，于是决矣。